

晋冀鲁豫
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

(太行太岳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 冀 鲁 豫
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
(太行太岳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开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6 字数: 480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册

*

书号: 10088·794 定价: 1.80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发扬我国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满足广大人民和专业单位对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太岳地区艺术的了解与研究，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本选集。

《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艺术作品选》收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反映太行太岳人民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小说二十一篇；散文、报告文学十五篇；诗歌三十多首），以当时写的反映太行太岳生活的作品为编选范围。编目大体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这些作品大都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或印过小册子。通过这些作品，使读者对太行太岳的文艺有所了解和研究。由于篇幅有限，对每位作者的作品只能选一至二篇。又因剧本单独编了选集，本书不再选入。

本书后面还附有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太岳艺术作品目录索引，以供资料室及研究单位参考查阅。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和资料不全，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希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批评指正。

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许多老作家和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谨致谢意。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小 说

“良民证”	李 庄 (1)
“我要做公民”	蒋 弼 (10)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6)
地 板	赵树理 (31)
雇 工	葛 洛 (37)
母 子	黑 丁 (45)
情 书	郑 笃 (58)
东山王	高沐鸿 (67)
鞋	苗培时 (97)
不 屈	李南力 (120)
回 地	赵枫川 (141)
约 会	纪 英 (153)
掩 护	曾 克 (161)
保明上区	革 飞 (173)
生 长	思 基 (181)
爱	曾 克 (201)
由鬼变人	袁毓明 (218)

见 面	李古北 (232)
窟窿岩	王 前 (242)
苏科之死	吴 象 (265)
阎铁梁	唐仁均 (272)

散文 报告文学

中条山上的小战士	白 朗 (280)
陈赓将军印象记	荒 煤 (287)
沁 州 行	吴伯箫 (295)
年轻的县长	孟 奚 (314)
白云山上	袁 潮 (317)
纪念左权同志	刘白羽 (330)
窑洞阵地战	华 山 (340)
旅长马忠全同志	刘备耕 (350)
劳动的回忆	张天林 (355)
神头之战	张香山 (358)
包围圈内	柯 岗 (367)
送 奠	云 岑 (375)
英雄沟	郑 笃 (379)
卫生员的榜样	冯 牧 (401)
计 划	苏 策 (408)

诗 歌

我喊叫	冈 夫 (417)
沁河三唱	丘 琴 (422)
悼	磊 生 (424)

拦牛人的故事	王博习	(426)
拓荒	朱穆之	(428)
血债	路庚	(430)
太行山之歌	孟美	(435)
俺还要活下去	江横	(440)
诗三章	路工	(451)
我的诗，永远是年轻的	张秀中	(455)
痛悼何云同志	林火	(457)
蝗旱	高沐鸿	(458)
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袁勃	(462)
农村的歌	振瑞	(467)
正月里	高志华	(469)
太行山赞	冈夫	(471)
猎人之母	柯岗	(477)
战斗吧，我的故乡	卢焰	(489)
漳河牧歌传	高咏	(494)
盼喜报	阮章竞	(524)
弹唱小王五	刘衍洲	(529)
河水谣	王博习	(538)
血的证件	园丁	(540)
歌唱刘伯承将军(民歌)		(543)
铁西瓜(民歌)		(544)
童谣	高鸿基	(545)
送哥哥去参军	李红	(546)
致天水岭人民	张赛周	(548)

揭开石板看(民歌).....	(559)
柳泉村群众斗争诗(民歌).....	(560)
槐树下.....	胡 征 (561)
百团大战(民歌).....	(563)
黄岩洞大战(民歌).....	(564)
漳河水.....	阮章竞 (566)
太行太岳文艺作品目录索引.....	(602)

“良民证”

李 庄

老寿推着车，在崎岖不平的大路上挣扎着。北方的天气，真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路上的浮土准有半尺厚，独轮车的辐板全给淹没了。浮土围着车轮转，钻进人的鼻孔里，怪痒痒的，爬在多皱而且干瘪的脸孔上，被汗水冲成一条一条的小河。

车子“吱吱扭扭”的叫，使人的牙齿酸溜溜的。你越不愿听它，它就叫得越响。老寿把眉头皱起来，这两捆八九十斤的高粱秸子，竟变得这么沉重了。

放下车子，用大襟抹了一把汗。气喘喘的自言自语着：“‘人过四十天过午’，到底是不行了。”每当这种时候，就会想到他的那匹大白马。照例的这么骂一句：“马要在着有多好哇，这些狗日的东西们。”

去年冬天风雪少，现在已是“春分”，还没有见过一滴雨。中午前后已经脱得棉衣服了。天干，人容易“上火”，老寿这几天，就不断的咳嗽。他今天到城里卖柴火——本来不想去，可是小牛非让他跑一趟，不去不行。太阳已经有些烧人，路又这么不好走。他本能地向着半里地开外的汽路骂起来：“妈那×，地是占的庄稼人的，路也是庄稼人修的，可是走路时，却没有庄稼人的份儿。”

三年的工夫，老寿脸上添了不少皱纹，胡子也变得硬硬的了。其余呢，只是袋子里多了一张“良民证”。每当看见这个小东西，老寿心头马上堆起一团火。他虽不识字，那上面的一切可都记熟了。汉奸总是把它抓在手里，顺着上面的条款，一项一项的问他：“叫什么？”“张老寿。”“多大年纪？”“四十三了。”“原籍什么地方？”“本县张家庄。”“现在住什么地方？”“张家庄。”“作什么的？”“种庄稼的。”汉奸对一对像片，放开手。老寿转脸就是这么一句，“妈那×，这个黑狗。”

老寿一辈子没有照过像。人都说照像多了会把人的精神抽了去。可是汉奸说，“皇军”的命令，“良民证”上一定要用像片，非照不行，照的时候还得笑。老寿忍着痛缴出两块钱，鼓起全身的气力，拿捏着，准有三分钟没有敢呼吸。他以为照的总该不错了，谁知洗出来，竟是那副鬼样子，死刻板板，不象哭不是笑的。

摸了摸“良民证”，还在袋子里，老寿放心的推起车子，“吱吱扭扭”地走起来。什么都变了，城关的样子使他看着难受。“广聚兴”是刘举人开的三几十年的老杂货店，也被鬼铺子挤倒了，和他一同倒闭的，还有永丰粮行，公合药店。左也是日本，右也是日本，这么好的地方，简直就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尤其是那贩卖大烟的“吸食店”，更使老寿生气，谁不知道，谢三先生是抽大烟败的家，今天鬼子光天化日的公开提倡！

看见城楼上临风飘摆的太阳旗，照例的吐了两口。为避免给鬼子鞠躬，他绕了两个弯子，走到关外王老大的店门前。

“老大，买卖好哇！这几天怎么样？”

“这几天怎么样？反正稀的干的，一天混上两顿就算了。大生意都不行，咱们这小买卖算个啥！”王老大从嘴里取下早烟管，接着叹了一口气：“这个年头儿什么都不行了。”这王老大是个安分守己的买卖人，旁人只卖三毛钱的東西，他决不敢卖三毛

二，只不过偶尔在咸盐里多掺上一点水，白面里和上点玉菱面。如果说一年中他能作上一百元的生意，那么至少有七十元是卖给熟人的。

“这两个秸子留下吧！”老寿把旱烟袋掏出来，去对火。

“下回再说吧，上回留下的还没烧完呢。”

“留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不烧哇，是老熟人。——啊，我问你，洋火什么价钱？”老寿这回可一本正经了。

“三毛六，咸盐涨的更厉害，四毛五一斤了。”

“了不得，庄稼人以后真吃不起咸盐了。还按三毛八卖给我一斤吃吃吧！”

“不只买的人嫌贵，就连我们这些做买卖的，看着也都不贱呢。”

闲扯了一会子，老寿慢慢地换了话头。

“这几天没有过汽车吧？”象是漫不经心的问。

“前儿天走了七辆，今天是初八——初三来了三辆，里边有一辆听说是铁甲车。”

“载的又是兵？又添了人了？”

“来的大概是子弹吧，盖着布看不见。走的满满的载着兵。我听巡官说，山本少佐也走了，怪不得，他们成天朝野田大尉那里跑。”

“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听说又捉住两个便衣队，前天在城西——不知道，不知道。”老寿问他便衣队都叫什么名字，王老大赶紧摇摇头，说他“不知道”，其实，知道可也不敢说。

买了四两盐，两个烧饼，推起车子走了。一车柴火，卖了三块半鬼票子，价钱倒算不小，只是这时候钱不值钱了。

尽管老寿对于这种工作已经相当熟，究竟有些不自然。肚子里有事，真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走起路来老象是

有人在追他。他随时记着那一套话，随时准备好他的“良民证。”

想到“良民证”，老寿不由得就会想起赵拴子。那个倔强义气的家伙，真不愧是他老寿的一个相好的。他还清楚的记得，去年十月的一个黄昏，拴子突然悄悄的跑到他家里。往常拴子来他家，没有进门总是先嚷上这么一两句：“老寿哥在家吗？”连街坊邻居都知道。这次他却没有嚷，一直走到老寿的房子里。

“老寿哥，有些日子不见了，你还是这么个样子？”

“可不是，混了清明混冬至，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呢？”

“我吗？也是这样子，——我问你，你这几天出门不进门？”拴子把嘴巴凑到老寿的耳朵边，悄悄的问。

“前天刚送了一车菜，这几天没事情，也许不出去。”

“良民证借我用一用吧！明儿黄昏准还你。”

他说，他的丢了。明天非进一趟城不可。老寿是自家兄弟，借用一下也不要紧，只是不要对旁人说。

拴子是帮过老寿的大忙的。五年前老寿买他表弟那匹大白马的时候，如不是拴子给他筹兑九块钱，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凑得够九十块钱呢？并且，拴子借给他的钱，一年零四个月就没有要利息，只是说说笑笑的喝了老寿半斤烧酒也就算了。这回拴子借用“良民证”，心里虽然有些踌躇，嘴里可是说不出来。五儿他妈当时却表示不很愿意，虽然她并没有当面拦挡，拴子走后，她可唠叨了一晚上。据她看，拴子楞头楞脑的，拿着老寿的“良民证”进城，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并且，一个“良民证”就要一块二毛钱，丢了，可不是玩的。

五儿她妈猜对了。第二天中午，唐二奎从城里回村来，看见老寿，气急败坏的告诉他：这可了不得，拴子在城里被鬼子捉住了，说是游击队的探子，抽两袋烟的工夫，就把个小伙子头朝下

脚朝上的活埋了。老寿听见这话自然难过，五儿她妈更是一头撞在老寿的怀里，“天杀的，不叫你借你偏要借，闹出事可痛快了。这可不是闹玩儿的，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哭着、喊着、闹着。

老寿也慌了，跑到老么叔家里去请教。老么叔知道事情多，叔叔和侄子，想来也不碍什么事。结果，他照着老么叔出的主意，连中饭都没有顾得吃，揣起两块钱，把腿故意碰得一块青一块紫的，压住无边的愤怒和无名的烈火，到县里的“公安局”去报告。他说他昨天走亲戚，遇上天杀的游击队，不但抢去“良民证”，而且把腿也打坏了。现在，他情愿自己出钱，再补领一个。

从此，他是更加明白了。拴子死得惨，可是做的对。这件事，拴子实在对不起他，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事先不对他明说呢？告诉他，也可以大家想办法。自家兄弟，还有什么可以瞒人的？他老寿，也不是什么脓包呀！

还在和拴子一起给人家扛长活的时候，他就常常听到人们说：“这个是日本货，不要买！”，“这是日本仁丹，吃不得的。”以后父亲死了辞去长工，回家种自己的五六亩地。不久，就生了一个孩子，靠着自已省吃俭用，打个短，卖个菜，不招事，不惹人，倒也紧紧缩缩的过得日子。碰巧表弟因为赌输了，把个大白马用九十块钱卖给他。从此，他的日子就益发松动了。以后听人说，长城开了火，日本飞机专找白马炸，二十九军的白马都不敢要了。他听了这种话，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妈那×，真不知道都是些个什么东西。”

三年前，日本人真的来了。在城里杀了许多人，接着，就出了假知事。第一件调查户口，就使老寿感觉头痛，这是不是要抽丁呢？接着每家门口钉上一个门牌，缴两块“登记费”，发“良民证”，每人又一块钱。这次他一共出了三块钱。修路，支差，

拿各种花销……一句话，这个日子过不成了。

小五儿，那天笑嘻嘻的拿回四两糖和两包洋火，说是“宣抚班”给的。他妈当然很高兴，接过孩子手里的东西，对老寿说：

“怎么他们还给东西哪！”老寿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天，五儿哭着回来了，告诉他妈，宣抚班给孩子们照像，因为他笑的不好，就打了两个耳光。老两口子，看着五儿脸上的巴掌印，禁不住淌下几滴老泪来。

“坏是坏，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呀？”老寿常常对着旁人这样说。老么叔的教训他是记得很准的。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日子还是“过了一天算一天吧……”等到敌人开始收粮食，他才感觉真不行了。五六亩地，每年就得出两石粮食。

“妈的，粮食全都喂了狗了。”

最不能忘的还是他那匹白马，多么好的马呀！去年八月里，突然来了一个鬼子，三个汉奸。其中有一个就是刘二混子。前五六年，因为争一棵树，老寿和他吵过一场嘴。这回二混子拿着枪，说是“皇军”的命令，一定要买老寿这匹马，没有办法，赔不是吧！五儿他妈给人家跪着说好话，哭，都不行。二混子甜言蜜语的说照老寿买马的原价，可以发给九十块钱。

老寿算一算，买马的时候，一毛钱可买两尺布，现在是三毛钱一尺，两相折合，才不过只给了十几块，这亏吃的太大了。老寿怎么说也要添钱，五儿的妈无论如何不让拉牲口。结果钱也不给了，人家说“不识抬举”。掏出枪来，硬抢去了。五儿和他妈拉住那个日本人的衣服，带哭带磕，结果一靴子一个，都给踢倒了。老寿本想赶上去，可是他终于没敢这么做。

老寿给这苦难的几个月折磨坏了。嘴唇变得更厚，腮帮子变得更宽了。颧骨突出来，黑皱纹在脸上纵横织成一面网。眉毛常常结在一起，眼睛无力的眨呀眨的。他变得非常暴躁，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小五儿兴兴头头跑过来：“爸爸，爸爸”，他却用力

把脚一顿：“去，你这小兔羔子。”日本飞机从天上飞过去，他就祷告它们掉下来。游击队晚上破坏公路，打敌人；他是只嫌打的少。

是一个下雪的晚上。每一个人那时候都会蜷伏在自己的家里。张家庄突然闯进许多人。村子四周都是哨，没有谁这时候能够走出村子去。静寂的紧张笼罩了整个的村子，人们都知道，这是游击队又来收“良民证”了。起先大家都不愿意拿出来，以后感觉不给不行，也就满腹委曲的交出了。没有“良民证”就没有保障，重领“良民证”可又得花钱。

老寿偶然发现这些游击队里面，也有赵拴子的兄弟赵小虎。老寿究竟上了几岁年纪，看见他这个“无依无靠”的青年人，忍不住淌下几滴眼泪来。那个青年人反在一旁劝导他：“老寿哥，哭什么呀！哥哥死了，还有咱们呢！”老寿擦擦眼告诉他，现在拿“良民证”不象先前有用处，因为那上边有了像片了。小虎他们也深深感觉这一点，只是没有这东西，无论如何进不了城。

“进城有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办得到呢？”老寿把小虎拉到一边，吞吞吐吐的问，这一下子，他好象找到门路了。

“怎么不行，只要愿意干就成。学会了方法，小心点儿，不要对别人说——连五儿他妈也别说。”赵小虎深知老寿的为人，所以敢于切切实实的告给他。当下谈了半天，去时如何如何，有人盘问怎么办……得到消息，只要告诉本街的王小牛就行了。

过后两天，老寿心惊胆战的到城里试验了一次，觉得这种事情也并不怎么难。他和王老大本来很熟，扯扯闲天就可以得到不少消息。许多情报就这样的传到了游击队里，眼见得城里的“皇军”一天比一天的陷于不利了。游击队每打一次胜仗，老寿，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用白灰在墙上画他这么一杠杠。

老寿这次回到家里，把烧饼抛给小五儿，饭都顾不得吃，赶快跑去找小牛。这天晚上，枪声一直响到出太阳。中午过了，人

们纷传着游击队昨夜攻入南关，日本人死的不少。又说从什么地方开来了大队，这时候正在到处捉人。老寿听了，心里暗自好笑。

清明到了，庄稼人都忙起来。城里这几天闹着要伏要差，看样子，又要“扫荡”了。大概是清明过后三四天吧，小牛突然跑过来，叫他无论如何立时到城里跑一趟。一忽儿也不能耽误。老寿放下手中的锄头，拔上一小车菠菜，“吱吱扭扭”的进城了。天刚下过雨，路上没有浮土，也没有淤泥，他走得很快。

到了南关，看见街上乱哄哄的，有人有马。日本兵和“黄协军”，背着背包，提着枪过来过去。老寿心里“咚”的一跳，一直跑到王老大的店子里。照例是漫不经心的问：“街上为什么这么多人哇？”

“听说又要打仗了。”

“又要打仗了？在什么地方？”

“也许往西吧，刚才巡官过去的时候说，大概是往西。”

“真的，你没有听错了？”

“没有，清清楚楚的。你打听这个作什么呀？”

“我怕在我们近边打呀！”

老寿可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老大，招呼着我车子，去厕泡尿。”

车子虽然心痛，也顾不得要了。穿过两个胡同儿，就往家里跑。这事情可不是玩的，听小牛说，小虎他们就在西乡住着呢。他们若是还不知道县里的情形，这还了得吗？几十几百条性命，这时候就系在他老寿一个人的身上了。

两步并一步，头也不回的向着自己的村子跑。他感觉后面也许有人在追他，可是也顾不得回头看。风在耳边呼呼的响。肚子硬得象块石头，鼻子张得大大的，眼睛只看着道旁的树木和前面的村子。“叭嗒叭嗒”的脚步声，如象有人在催他，跟着他跑。

好长的路啊！假使有人追住他怎么办呢？“不怕，我还有‘良民证’呢！”他一面跑，一面不时摸摸那个小东西。

选自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出版之《华北文艺》创刊号

“我要做公民”

蒋 砾

周七嫂这两年来，常常和不一定的男人在一起过日子。至于周七，那已经成了历史上的人名，简直是无关大局的了。人们都不大想到这个他，她呢，也不大想。

这一天，天忽然转得有点迷茫。羽片般的雪花，竟然不顾季节的飘了起来。——四月了，虽说是落地就化，究竟总抵不住有些作冷。周七嫂坐在炕上，收拾了半天头发，匀了一会儿脸，对着镜子里的她，蓦然间想起心事来。

“我，菜子根，野花命，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如今，人家都讲解放，该轮着我先翻身，嘿，人家倒都王八敬神，尿也不尿我了……好，就算我个臭婆娘，我也是身臭心不臭呀！我倒偏要这个解放，我这个解放还解放不到，还等下一辈子咧？……”

她记得今天有个会，她周七嫂可不能不早去，反正人家也不会来叫她，她要是不去，人家讨论些什么，就更没地方去打听了。想着，霍地站了起来。看着飘着的雪花，就在大红袄上加了一件青衣——也算是免得惹眼，挨骂。

会场本来在庙里的戏台底下，因为下雪，移到了小学校。屋子里挤挤地坐满了男人女人，有的挤不上一个坐处，就靠墙站着。她进去的时候是打后边挤过去的，看见的人很少。只有台上的妇救主任跟她点了点头，其余的人，就象几辈子没通过来往，

谁也没有理她。她挤到了一个角上，碰见了孙大娘；孙大娘一把拉住她靠紧她坐下。

会已经开始在进行，大家讨论的是准备选举的事。现在正在讨论公民的问题，要先有公民的资格，才能参加选举。这村子的人，谁是公民，写在白牌上，谁不是公民，写在黑牌上。

除了汉奸，还有哪些人不能算公民呢？

有人站起来来了。男的。

“破鞋！破鞋不能算公民！她自己不知道自己还是人，一天到晚腐化，俗话说，一摊软牛屎，稀烂喷臭。国家要这种人干啥？这种人，她还管什么叫民族，什么叫国家？！”

又有人站起来。也是男的。

“譬如我们村里的周七嫂，今天接这个，明天接那个，你敢担保她不接汉奸呢？汉奸么，头上生疮，脚下流脓，是从头坏到底的呀！”

周围涌起了一阵笑声，他的最后一句话，就在笑声里被淹没了。

接着，有一个妇女站起来：

“她是有错，但也不都是她的错，可是，她总不该。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坐得稳，那怕跟和尚共板凳！自己要骨头贱，睡阴沟，怪不得人家要瞧不起我们女人哩！”

周七嫂的头，慢慢地垂了下来，只见她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牙齿在嘴唇上咬过来咬过去的。笑声哄隆隆的传来，所有的眼光，都扫到了她坐的角上。孙大娘心慌气粗地踌躇了一会，终于站起来了。她的脸发红。

“你们这样讨论，太不讲道理，周七嫂就是一万个不好，也该不着把她和汉奸拉在一起……你们……我不讲了。”

“依你说她应该算公民！那是哩！她怎么能不算公民呢？她是我们村里的宝贝呀！”有人讥讽地说。

“对啦！还应该是模范公民，她还跟这个那个讲自由哩！”又是一阵嘲笑。

“吊！臭狗屎！我们村里出这样的臭货，丢尽大家的人！”漫骂也开始了。

会场上互相议论，乱哄哄地闹了起来。台上的村干部，几乎都撑开嗓子喊起来了。

周七嫂那梳得匀整光滑的头发散乱了，乱发搭到了她的眼睛上。眼睛圆睁着，转也不转。脸，还是一阵白一阵青。身上，抖擻得筛糠一般，尤其是脚和手。忽然，她站起来了。她推开了前面的人。

“走开！”她急促地说，眼发直。人们都惊奇的看着她，不知不觉的给她让出来一条路。只听得她的脚在地上急促地通通的响。“我要讲话！”她象是一只失了孩子的母鸡，展开翅膀，什么也拦不住的冲上台去。村干部们给她让出来一个地方，妇救主任就说：“你有话尽管讲吧！”“你们，都说得好！……”她的眼还是直直的，脸也还在白里转红，红里转白的变化；嘴唇也在轻微的颤动，象是有说不尽的话在逼迫着。

“你们要把我上黑牌，上黑牌，不让我做公民！是我去找的人吗？你们去问问！杨福生，他怎么上我家来的？他用钱来买感我，他送我东西，我一个女人，既无亲，又无故，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我凭什么过日子？是我把他请来的吗？他仗势仗他的钱来找我！王长俊，他，你们去问他，他是第一个害了我的。有一天晚上，我关了大门在家里做活，他爬墙过来。是我找的他吗？还有陈升孩来我家，……”

“你不要当着全村的人来掏毛坑好不好？”有人开始抗议了。

“你们怕什么？反正如今这都是我的丑事！你们都是干净的，檀香熏过的，你们男人……”

“乌龟还要个壳，你连脸都不要了。”

“我要什么脸，你们要把我上黑牌，要把我同汉奸一样待，不要我当公民！哼，我都要说出来。你，”她指着刚才说她不要脸的那个胡子，“留起一撇猫胡，蛮正派，你去年就上我家来过，你如今也算是农会会员，充正经人，干净人，还来骂我。你的心才是该上黑牌的！”

“我几时上你家去过？你这真是瞎扯一批纱！好鞋不沾臭狗屎，我会理你？”

“你几十岁的人了，说出来不怕你不好做人，你还要逼我，你去年春天跑到我家来，老牛想吃嫩草，我问你，是谁摸我来着，是谁对我说风话来着，‘那个’来着？哼，如今倒来装正经人，跟着人家来踹我，不让我做公民……”

“你，你这这这这……”那胡子脸红了，胡子也跳起来了，要跑过去打她，却被旁边一个什么人拉住，按到了他坐的凳子上。

“呃呃，听她讲……”

“……不让我做公民……”她的嘴唇象患着羊痴疯的人，可怕地扯动起来，“我要做公民，我要做公民，我要做公民——！”

她发疯似的说了这几句，就一直冲下台来，冲出会场去。

回到家里，她目瞪口呆的坐了好一会，忽然从柜里取出杨福生送她的直贡缎，哗哗地几下撕了。又把炕上那些梳子，镜子，粉盒子，雪花膏瓶子……一拖手摔到了地下。还嫌它不破，又捡起来一件一件的再摔一次，一边摔，一边咒：啪！“不让我做公民！”撕啦！“不让我做公民！”嚓！“不让我做公民！”……摔完了，还不满足；想起了衣服，就把穿在身上的那件大红袄连纽扣也不及解的，连撕带脱，扯了下来。她一下一下的撕着，撕不破，就剪，直到剪成了乱七八糟的小块。正当风平浪过，要上炕去的时候，她又发现了自己那双委实好看的鞋子，于是塔拉两下，

扯了下来，她跑出了门，象要去丢脱“破鞋”这个坏名声似的，朝着院外无边无尽地抛去。

这一来，才象是从身上脱去了腐化的生活，从脚上丢弃了“破鞋”的污贱，她，舒舒服服地吸了一口气，象一个人（！）似的坐下来了。

忘记了地上的潮湿，忘记了身上的寒冷，忘记了脚上的麻痛。她的眼前，掉满了红红绿绿的东西：公民，公民，公民……她的耳里，灌满了热辣辣的声音：公民，公民，公民……

“周七嫂！”孙大娘一面嚷，一面走了进来。

她没有听见。

“周七嫂！”孙大娘摇了摇她的肩膀，看看她。

她没有动。

“啊呀，周七嫂，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脱得只剩这一点点衣服？”

她没有回答。

“我说，你怎么这么坐着，还脱了鞋？”

“什么？”她蓦地抬起头来，“孙大娘，你是头一个可怜我这苦命人的，怎么你竟也骂我破鞋了？！”

“哪里！我是来告诉你，你走了以后，大家讨论了你，后来村干部都说话了，他们都说你可以做公民，不过，你要改。”

“真的？”

“我还骗你？！村干部的话都讲道理。”

“那么他们呢？”

“你说谁？”

“那些不让我做公民的？”

“大家都举了手，都被村干部说明白了！”

“啊呀，孙大娘！”

孙大娘这才看见她的脸色通通转红，眼里滚出两颗晶亮的泪

珠来。

她站起来了，拉着孙大娘往屋子里走去：

“是的呀！这才是讲道理罗！”一面又想起了那句“不过，你要改”的话，便冲口地骂了起来：“他娘的个杂种，谁要是再上我的家里来，老娘要敲断他的蹄脚！”

这时，雪花已尽，雾混混的天空，露出一个通红浑圆的太阳来。

选自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出版之《华北文艺》创刊号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一 神仙的忌讳

刘家峻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

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得很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把做饭也忘了。一会，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开玩笑的人，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米烂了没有？”

二 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于福他爹看见不象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老婆替他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去问神，还不如说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胡子，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有那些

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他女儿小芹身上。

三 小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

“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前庄的人来回一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她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

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串门，家里只留小芹一个人，金旺来了，嘻皮笑脸向小芹说：“这回可算是个空子吧？”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路膊悄悄说：“不要装模做样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来，刘家蛟没有人不恨他，只有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劲。

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却是刘家蛟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谁，就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下个命令，自有金旺兴旺代办。

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那时金旺他爹已经死了，金旺、兴旺弟兄两个，给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后来八路军来，打垮溃兵土匪，他两人才又回到刘家蛟。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蛟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蛟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它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只有青

抗先队长，老头子充不得。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他爹二诸葛虽然不愿意，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没有敢说什么。

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只要瞒住村长一个人，村里人不论哪个都得由他两个调遣。这几年来，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个，而他两个却好象铁桶江山。大家对他两个虽然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

五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蛟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的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象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都都传为笑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

“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不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挂。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的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象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声名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账。父子俩吵了几天，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关系。

六 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

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旺说：“小二黑发疟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他已是有了女人的。”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令，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唇舌，才给他们调解开。

七 三仙姑许亲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这是合理合法的，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象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

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见过小芹一面，愿意续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说，三仙姑当然愿意。不几天过了礼贴，就算定了，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经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听他娘的话？过礼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闹起来，把吴先生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下一地。媒人走后，小芹跟她娘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饭以后，说是神上了身，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还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叫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小芹听了这话，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的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干脆躲了出去，让她娘一个人胡说。

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

八 拿 双

小芹把她娘怎样主婚怎样装神，唱些什么，从头至尾细细向小二黑说了一遍，小二黑说：“不用理她！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说到这里，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小二黑伸出头来一看，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有一个说：“拿双拿双！”他两人都听出是金旺的声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没有犯了

法！”兴旺也来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给你操了好几天心了！”小二黑说：“你说去哪里咱就去哪里，到边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走！”兴旺说：“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来！”小二黑挣扎了一会，无奈没有他们人多，终于被他们七手八脚打了一顿捆起来了。兴旺说：“里边还有个女的，也捆起来！捉奸要双，这是她自己说的！”说着就把小芹也捆起来了。

前庄上的人都还没有睡，听见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来看，麻杆火把下看见捆着的两个人，大家不问就都知道了八九分。二诸葛也出来了，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道：“兴旺！咱两家没有什么仇！看在我老汉面上，请你们诸位高高手……”兴旺说：“这事情，我们管不了，送给上级再说吧！”小二黑说：“爹！你不用管！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兴旺说：“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三个民兵说：“带他们走！”一个民兵问：“带到村公所？”兴旺说：“还到村公所干什么？上一回不是村长放了的？送给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理！”说着就把他两个人拥上走了。

九 二诸葛的神课

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们捆人，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直等到他们走后，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

二诸葛连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睺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哪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他罗哩罗嗦念了一大堆，邻居们听了有些厌

烦，又给他说了一会宽心话，就都散了。

有事人哪里睡得着？人散了之后，二诸葛家里除了童养媳之外，三个人谁也没有睡。二诸葛摸了摸脸，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吓得他面色如土。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当，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人家说要按军法处理，不当队长哪里犯得了军法？”老婆也拍手跺脚道：“小爹呀！谁知道你要闯这么大的事啦？”大黑劝道：“不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么大罪！既然他们送到区上了，我先到区上打听打听！你们都睡吧！”说着点了个灯笼就走了。

二诸葛打发大黑走后，仍然低头细细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会，远远听见有个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会就来到窗下，一推门就进来了。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哪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两个女人滚成一团，二诸葛一个人拉也拉不开，也再顾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见二诸葛老婆已经不顾命了，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少闹了一会挣脱出来就走了。二诸葛老婆追出门来，被二诸葛拦回去，还骂个不休。

十 恩典恩典

二诸葛一夜没有睡，一遍一遍念：“大黑怎么还不回来，大黑怎么还不回来。”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走到半路，

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他远远就喊叫道：“大黑！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大黑说：“没有事！不怕！”说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员跟三个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员说：“这就是我爹！”又向二诸葛说：“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没有事！二黑跟小芹两个人，一到区上就放开了。区上早就说兴旺跟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已经把他两个人押起来了，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我赶到那里人家就问罢了，听说区上还许咱二黑跟小芹结婚。”二诸葛说：“不犯罪就好，结婚可不行，命相不对！你没有听说添传我做什么？”大黑说：“不知道，大约也没有什么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说。”交通员说：“老汉！这就算见了你了！你去吧，我再传那一个去！”说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

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闹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后，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迟，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她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象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的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饭，换上新衣服、新首饰、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上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良首饰；还以为是前两

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于小芹的娘！”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

“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象个人不象？”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问：“还有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你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啾啾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

“看那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于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于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

愿意跟人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问三仙姑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和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

十二 怎么到底

三个民兵回到刘家峽，一说区上把兴旺金旺二人押起来，又派助理员来调查他们的罪恶，真是人人拍手称快。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起先大家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有个被他两人作践垮了的年轻人说：“我从前没有忍过？越忍越不得安然！你们不说我说！”他先从金旺领着土匪到他家绑票说起，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他一说开了头，许多受过害的也都抢着说起来：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上民夫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直说了五六十款。

区上根据这些罪状把他两人送到县里，县里把罪状一一证实之后，除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村里人也都敢出头了。不久，村干部又都经过大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这期间，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选。偏她还变了口吻，说：“以后我也要进步了。”

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象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象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诸葛那天从区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对，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说二黑这回了不得吗？你一辈子放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我看小芹满不错，能跟咱二黑过就很好！什么命相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不宜栽种’？”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趁势和说和说，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后来两家都准备了一下就过门。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

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一九四三年五月写于太行
选自《赵树理小说选》

地 板

赵树理

王家庄办理减租。有一天解决地主王老四和佃户们的租佃关系，按法令订过租约后，农会主席问王老四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王老四说：“那是法令，我还有什么意见？”村长和他说：“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咱们不只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王老四叹了口气说：“老实说，思想我是打不通的！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为什么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我应该照顾佃户，佃户为什么不应该照顾我？我一大家人就是指那一点租来过活，大前年遭了旱灾，地租没有收一颗，把几颗余粮用了个光，弄得我一年顾不住一年，有谁来照顾我？为什么光该我照顾人？”农会主席给他解释了一会，区干部也给他解释了一会，都说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解释过后，问他想通了没有，他说：“按法令减租，我没有什么话说，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你们是提倡思想自由的，我这么想是我的自由，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

小学教员王老三站起来面对着王老四讲道，——

老四！再不要提地板！不提地板不生气！

你知道！我常家窑那地板都怎么样！从顶到凹，都是红土夹沙地，论亩数，老契上虽写的是荒山一处，可是听上世人说，自

从租给人家老常他爷爷，十来年就开出三十多亩好地来；后来老王老孙来了，一个庄上安起三家人来，到老常这一辈三家种的地合起来已经够一顷了。论打粮食，不知道他们共能打多少，光给我出租，每年就是六十石。如今啦，不说六十石，谁可给我六升呢！

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姬镇魁的土匪部队扰乱，又遭了大旱灾，二伏都过了，天不下雨满地红。你知道吧！咱村二百多家人，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七零八落丢下了三四十家。就在这时候，老常来找我借粮，说老王和老孙都饿得没了办法，领着家里人逃荒走了。后来老常饿死，他老婆领着孩子回了林县，这庄上就没有人了。——我想起来也很后悔，可该借给人家一点粮。

那年九月间，八路军来打鬼子的碉堡，咱不是还逃到常家窑吗？你可见来：上半年虽没有种上庄稼，下半年下了连阴雨，蒿可长得不低，那一片地也能藏住人。庄上的房子没人住了，牵牛花穿过窗里去，梁上有了碗口大的马蜂窝。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呼噜呼噜睡下一地，我可一夜也没有睡着。你想：我在咱本村里，就只有南墙外的三亩菜地，那中啥用！每年的吃穿花销，还都不是凭这常家窑的顷把地吗！眼见常家窑的地里，没有粮食光有蒿，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这年秋天，自然是一颗租子也没有人给。咱们这些家，是大手大脚过惯了的，“钟在寺院音在外”，撑起棚子来落不下；冬天出嫁闺女，回礼物、陪嫁妆、请亲戚、女婿认亲、搬九，哪一次也不愿丢了脸，抬脚动手都要花钱。几年来兵荒马乱，鬼子也要，姬镇魁也抢，你想能有几颗余粮？自己吃了是它，办事花的也是它，不几天差不多糟塌光了。良钱是硬头货，虚棚子能撑几天？谷囤子麦囤子，一个一个都见了底，我有点胆寒，没等过了年就把打杂的、做饭的一齐都打发了。

七岁的孩子能吃不能干，你三嫂活了三四十岁也是个坐在炕

上等饭的，我更是出门离马不行的人。这么三个人来过日子，不说生产，生的也做不成熟的。你三嫂做饭扫地就累坏了她，我喂喂马打个油买个菜也顾住了我，两个人一后晌锄不了两个干草，碾磨上还得雇零工。

过了年，接女婿住过了正月十五，囤底上的几颗粮食眼看扫不住了，我跟你三嫂着实发了愁。依我说就搬到常家窑去种我那地，你三嫂不愿意，她说三口人孤零零的去那里不放心。后来正月快过完了，别人都在地里送粪，我跟你三嫂说：“要不咱就把咱那三亩菜地也种成庄稼吧？村边的好地，收成好一点，俭省一点，三亩地也差不多够咱这三口人吃。”她也同意。第二天，我去地里看了一下，辣子茄子秆都还在地里直撅撅长着，我打算收拾一下就往里送粪。

老弟！我把这事情小看了，谁知道种地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不信你试试！光几畦茄子秆耽误了一前晌：用镰削，削不下来，用斧砍，你从西边砍，它往东歪，用镢刨，一来根太深，二来枝枝碍事，刨不到根上。回家跑了三趟，拿了三件家具都不合适，后来想了个办法：用镢先把一边刨空了，搬倒，用脚踩住再用斧砍。弄了半晌还没有弄够一畦。邻家小刚，挑着箩头从地里回来，看见我两只手抡着斧剥茄根，笑得合不住口，羞得我不敢抬头。他笑完了，告我说不用那样弄，说着他就放下箩头拿起镢来刨给我看。奇怪！茄杆上的枝枝偏不碍他的事！哪一枝碰镢把，就把那一枝碰掉了。他给我做了个样子就刨了一畦，跟我半前晌做的一般多。他放下镢担起箩头来走了，我就照着他的样子刨。也行！也刨得起来了，只是人家一镢两镢就刨一棵，我五镢六镢也刨不下一棵来。刨了不几颗，两手上磨起两溜泡来；咬着牙刨到晌午才算刨完，吃了饭，胳膊腿一齐疼，直直睡了一后晌。

第二天准备送粪。我胳膊疼得不想去插（插是往驮子里装的意思。因为用镢插进粪里，才能把粪取起来，所以叫“插”），

叫你三嫂去，这一下把她难住了。她给她娘守服，穿着白鞋。老弟！我说你可不要笑，你三嫂穿鞋，从新穿到破，底棱上也不准有一点黑，她怎么愿意去插粪呢？可是粪总得用人插，她也没理由推辞，只好拿着铁锨走进马圈里。她走得很慢，看准一个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小心谨慎照顾她那对白鞋，我在她背后看着也没有敢笑。往年往菜地里上的粪，都是打杂的从马圈里倒出来，捣碎了的；这一年把打杂的打发了，自然没人给捣。她拿着一张锨，立插插不下去，一平插就从上面滑过去了，反过锨来往回刮也刮不住多少，却不幸把她一对白鞋也埋住了。老弟！你不要笑！你猜她怎么样？她把锨一扔，三脚两步跑出马圈来，又是顿，又是蹙，又是用手绢擦，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来。我越笑，她越气，擦了半天仍然有许多黄麻子点；看看手，已经磨起了一个泡来，气得她咕嘟着嘴跑回去了。得罪了老婆，自然还得自己干，不过我也不比人家强多少，平插立插也都一样插不上，后来用上气力尽在堆上撞，才撞起来些大片子。因为怕弄碎了不好插，就一片一片装进驮子里去。绝没有想起来这一下白搭了：备起马来没人抬——老婆才生了气，自然叫不出来，叫出来也没有用；邻居们也都不在家，干看没办法；后来在门口又等到小刚担粪回来，他抬得起我抬不起，还是不算话。两个人想了一会，他有了主意，把粪又倒出半驮，等抬上以后他又一锨一锨替我添满，这才算插出第一驮粪。这一下我又学了一样本领，第二驮我就不把驮子拿下来，只把马拴住往上插。地不够一百步远，一晌只能送三驮，因为插起来费事。

老弟！这么细细给你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是粗枝大叶告诉你吧！

粪送到地了，也下了雨，自己不会犁种，用个马工换了两个人工才算把谷种上。

村里牲口都叫敌人赶完了，全村连我的马才只有三个牲口。

八路军来了，人家都组织起互助组，没牲口的都是人拉犁。也有人劝我加入互助组，我说我不会做活，人家说：“你不能多做少做一点，只要把牲口组织起来就行。”那时候我的脑筋不开，我怕把牲口组织进去给大家支差，就问人家能不参加不能。人家说是自愿的才行，我说：“那啦我不自愿。”隔了不几天，人也没吃的了，马也没有一颗料，瘦干了，就干脆卖了马养起人来了。

谷苗出得很不赖，可惜锄不出来。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锄，好象尽管锄也只是那么一大片，在北头锄了这院子大一片，南头的草长起来就找不见苗了。四面地邻也都种的是谷，这一年是丰收年，人家四面的谷都长够一人高，我那三亩地夹在中间，好象个长方池子。到了秋收时候，北头锄出来那一小片，比起四邻的自然不如。不过长的还象个谷，穗秀也不大不小，可惜片子太小了。南头太不象话，最高的一层是蒿，第二层是沙蓬，靠地的一层是抓地草。在这些草里也能寻着一些谷：秀了穗的，大的象猪尾巴，小的象纸烟火，高的挂在蒿杆上，低的钻进沙蓬里，没秀穗的，跟抓地草锈成一片，活着的象马鬃，死了的象鱼刺，三亩地打了五斗。老弟！光我那一圈马粪也不止卖五斗谷吧？我跟你三嫂连马工贴上，一年才落下这点收成，要不连这五斗谷也打不上。这一年，人家都是丰年，我是歉年，收完秋就没有吃的了。

村里人都打下两颗粮食了，就想叫小孩子们认几个字，叫干部来跟我商量拨工——他们给我种那三亩地，我给他们教孩子。我自然很愿意，可惜马上就没有吃的。村里人倒很大方，愿意管我饭，又愿意给你三嫂借一部分粮，来年给我种地还不用我管饭。这一下把我的困难全部解决了，我自然很高兴，马上就开了学。

这是前年冬天的事。去年就这样拨了一年工，还是那三亩地，还种的是谷，到秋天打了八石五。老弟！你看看人家这本领大不大？我虽是四十多的人了，这本领我非学不可！今年村里给

学校拨了二亩公地，叫学生们每天练习一会生产啦！我也参加到学生组里，跟小孩们学习学习。我觉着这才是走遍天下饿不死的真正本领啦！

老弟！在以前我也跟你想的一样，觉着我这轿上来马上去，遇事都要耍个排场，都是凭地板啦，现在才知道是凭人家老常老孙啦！唉，真不该叫把人家老常饿死了来！我看我常家窑那顷把地不行了，地广人稀，虽然有些新来的没地户，可是论东路两旁的好地还长着蒿啦，谁还去种山地？再迟二年，地边一塌，还不是又变成“荒山一处”了吗！

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地板什么也不能换，我那三亩菜地，地板不比你的赖，劳力不行了，打的还不够粪钱；常家窑那顷把红土夹沙地，地板也不赖，没有人只能长蒿，想当柴烧还得亲自去割，雇人割回来，不比买柴便宜。

老弟！人家农会主席跟区上的同志说得一点也不差，粮食确实确实是劳力换的，不信你今年自己种上二亩去试试！

一九四四年

选自《赵树理小说选》

雇 工

葛 洛

窗子外枪声密密地响着。房子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房门口的地上生着一堆木柴火，浓烟向上升着，整个房子里都是烟沉沉的。村农会主席和几个村干部围在方桌的旁边。这里原先是村农会的办公处，现在成为村指挥部了。

一月十四日，国民党的军队过了黄河。战争还在向这边继续扩展。从今天黄昏起，情况更紧急起来，枪声直响了半夜，现在是越响越近了。全村的民兵和农会会员都去参了战，农会主席和几个村干部在最后地布置着全村的工作。

房门开了，一个人进到房里来，他是村里的情报委员老陈。农会主席放下手里的一支步枪，从方桌旁边站起来，老陈看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叠着的纸递给他，那是前边村里传来的情报信。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向着情报信围拢来。老陈口里补充着说：

“中央军已经占了油房庄。咱们的队伍转过桑树岭去了。……”

“村里的人是不是全转移到西沟了？”农会主席从信上抬起头来，向着村长问。

“我进来的时候，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村长答。“后勤委员还正在街上催哩。”

“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下，”农会主席说，“找个人把那

个家伙送到韩村……”

大家互相看着各人的脸，一时沉默下来。各人都有各人的紧急任务要去作的。农会主席的眼光在每个人的身上扫视着。

枪声沉默了一会，但紧接着就响起一阵震耳的手榴弹声。

“老陈，你去！”农会主席最后决断地说，一面把身旁的一支步枪递给他。

老陈接过枪来，把子弹上了膛。等村书记写好了介绍信，他便接过信揣在怀里，向门口走去。农会主席最后对他嘱咐着：

“到了韩村，把他交给区农会的姚主席，他在那里的。现在情况很紧急，这个人就托咐给你了。”

老陈“嗯嗯”地答应着，走出了屋子。村长帮着他打开厢房的门，黑暗里把一个被缚着的人拉出来。老陈接过绳子，跟在被缚着的人的后边，走出大门去。在他们的身后，传过来农会主席的声音：“跟着我来！”脚步声“踢踢”着，村干部们都走到街上了。

被缚着的人名叫孔庆昭，是村里敌人统治时代的伪保长，一个恶霸。在就任伪保长期内，他在村里勒索敲诈，吸尽了群众的血。群众的冤仇是深重的。在不久以前，大家起来和他算了账，迫使他减了租。他在大会上哭哭啼啼地向群众作了“坦白”，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作坏事情。群众宽大了他。接着情况紧急起来。随着情况的紧急，村子里却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而且在一天早晨，村干部们在村里的墙壁上揭下了许多“黑头”帖子，帖子上写着：中央军在当天晚上就要打到村里来，到那时候要把村里在农会的人杀得一个不留。……村干部们对这事严密注意起来。於是在一个半夜里，民兵队长发现有一个陌生人，来到孔庆昭的家里，他立刻带着民兵去搜查。那个陌生人跑掉了，民兵们却在孔庆昭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没有写完的“黑头”帖子。於是村指挥部将他逮捕了，扣压了起来。

老陈是孔庆昭的雇工。他是一个外乡人。在闹大灾荒年间，一天傍晚，村子里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他逢人便作揖磕头。请求人们帮助他一件事。他是从东路逃难来的；一路上他用一辆破小车推着他七十多岁的老娘。但当他们走到村子外边的大路上的时候，他的老娘在小车上饿死了。他到了村里来，希望慈善的人家能舍给他一张破席子，和一小块能够埋下他老娘的土地。人们把他引到了保公处里。保长孔庆昭在听了他的来意以后，却命令保丁，把他立刻赶出村去，因为在保里埋一个外乡的死人，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最后，一个老年人出来劝住了保长，并替这个外乡人出主意，劝他留在这里给人当雇工，用挣得的工钱埋葬老人。外乡人噙着眼泪接受了这个忠告。但这是一件触及保长的事，谁敢出来收留他呢？老年人只有找保长说好话。保长在考虑半天以后，答应了这个请求，於是老年人作保，给写了文契，外乡人在文契上按了手印。当天夜里，外乡人得到了一张席子，两件半旧的女人衣裳。他趁着月光，在观音庙后边的荒地挖了一个坑，把他的老娘背去埋葬了。他呆呆地在新土墓堆上坐了半天，他没有哭。第二天，人们便看见他赶着保长的一对大黄牛，去犁保长南滩的地。从此村子里便有了一个雇工老陈了。

老陈每天背着簸头到地里去下苦，挑着担子去送粪，天黑便睡在前院一间堆放干草的屋子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但到了今年七八月间，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天下着雨，村子里突然响起枪声。枪声直响了半夜。天明打开门来看，村子里已经被八路军住满了。从此世道就不同了。随着八路军，来了农会的工作人员。村子里整天锣声“噹噹”地，召集人们去开会。穷人们都活动起来，大家要算账，要清债，要减租增资。大家都在讲说着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翻身。”

老陈也跟着穷人们一起去开会。他被选为雇工组长，民兵小

组长。每天他领导着全村十几个雇工，找掌柜们去算账，去说理。在他那窄狭的草屋里的土墙上，挂上了一条步枪，旁边贴着农会的口号标语。民兵和农会会员们在那小屋里出出进进的。世界变样了，人们变样了。……

天黑得对面看不见人。风刮着，满天的乌云在慢慢地向南移走。远处黑黝黝的山峦起伏着，划分出天和地的界限。前边的山岭上，一片野火在蔓延着。枪声从东南方传过来，稠密得象爆豆一样。

老陈把枪掂在手里，紧紧地跟在孔庆昭的后边。他们向正东的方向走去。越过一个小山岭，他们顺着小路转入一条深沟里。风平静下来，枪声也不象刚才那样清晰了。

“老陈！”孔庆昭开口说，刚才因为突然被拉出来而受的恐惧，已在他心里慢慢消散了。“我听着你来送我，我的心里就好象一块千斤石着了地。我到了这个地步，是哭天不灵，哭地不应，我是无亲无故无依靠。好歹咱们是掌柜伙计一趟，在一块坩臑了好几年。路远识骏马，日久见人心。不管怎样，你总算是我的一个靠手，一个贴近人。我在心里难受的时候，就想到你……咱们歇一歇再走吧。”

孔庆昭说着话，就在小路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老陈停住脚步，说：

“我看咱们还是实实在在吧！不要弄得不好看。你有话留着在大会上当着众人再对我讲，现在还是赶路的好！”

“是，我这就走……”孔庆昭说。“我到了这步田地，我不会叫你受连累的，你放心吧。——给我抽口烟吧……你没有带烟么……唉！你是清楚我的。我有顷把坡梁地，祖宗给留下的，同志们说我是‘地主’。我将我的骨头熬成油，挖干我的米缸面罐，给农会减了租，我可没敢说一句‘扯牙’话。我干过几天保长，我自己愿意干的么？众人给你往火坑里推呀，可是我身为保

长，我可曾做作孽的事么？……现在同志们又说我是特务汉奸了。……”

“你说你没作过坏事？逼死史成双的女人，打赵二旦的黑枪，这些都不是你干的？这些都是诬赖你的么？”老陈狠狠地说。

“苍天老爷在上！”孔庆昭叫道。“杀人还要有杀人的心呀！凭你看，我象一个掂刀杀人的人么？旁人不知道，你该知道我的。那年你逃荒到了这里，半路上死了你的老娘。是谁把你收留下的？是人总得凭个良心呀……”

“你还敢再唠叨下去么？”老陈咆哮地说，在黑暗里把枪托举得高高的。“你提起我的老娘，我把你的脑袋打瘪！……”

孔庆昭从石头上跳了起来，他的嘴里还在咕哝着：

“是，是，我这就说完了。上天是长眼睛的，它看得见的……”

他们继续沿山路向前走去。孔庆昭沉默下来。山沟里很寂静，北风吹动着山坡上的枯草，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远处的枪声还在继续响着，但比起刚才已经稀疏得多，模糊得多了。

他们走尽了山沟，又从一座山岭的半腰间转过去，眼前模糊地展开一道平川。平川里散布着一块一块深色的黑影，那是一个个村庄。正在这时候，枪声突然在平川里响起来。子弹发着“噓噓”的哨音掠过天空，手榴弹爆炸时的火光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快走，不准说话！”老陈向孔庆昭命令着，带着他急急地转入路边的荒草地里，在一块大石头的后边伏下来。老陈依着石头向平川里探望。战事是在平川里偏南的地方进行的。根据方向来判断，那里是王虎村。王虎村离开韩村只有四里地。这样看来，环境是更紧张的了。

过了有吃一碗饭工夫，枪声冷疏下来，最后只有一声两声的冷枪了。老陈从大石头后边站起来，向着四周张望着。隔了一

会，他向孔庆昭说一声“跟着我走！”便带起他匆匆地走上小路，以小跑的步子向山坡下走去。

他们走下山坡，穿过一个小小的枣树林，踏上了平川的路。他们继续疾走了一里来地，面前开始显现出一个村子的轮廓，那就是韩村了。

“老陈！”孔庆昭一面走，一面用发颤的声音说，“你忍心一定把我往死里送么？”

“你用不到着慌，你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呢。”老陈回答着。

现在是到了村子跟前了，村口的韩家祠堂，和写在祠堂墙壁上的大字标语，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放缓了脚步，走进了村街。

村子里冷冷清清的，不见一个人影。各家的门户都紧紧地闭着。几条狗躲在墙角的黑影里，向着来人发出低沉的“呜呜”声。他们来到了村当中火神庙跟前，这里是村农会的办公处。火神庙的门是半掩着的。老陈带着孔庆昭走了进去，东边的大殿和厦房却都是空洞洞的，只有散乱的干草撒满了一地。他急急地带着孔庆昭回到村街上，他想到村农会主席的家里去找。但在这时候，村街上却现出一个人影。那人靠墙根站着，显然是有些惊惶。但后来他终于慢慢地走到老陈的跟前，审视着老陈的脸。压低着声音说：

“你是西柿村的老陈么？我的天，这时候你到这里来干啥呀？！”

老陈把来意说明了。那人连声“唉唉”地说：

“区农会主席早到东边五里地的马王庄去了。现在南坡底三里地的麻塌村已经到了中央军，情报员刚才探回来消息，说他们正在向这边开。我们的队伍已经从这里转移走了。我是为着取走一件要紧的东西才回来一下的。”

“马王庄现在有敌人没有？”老陈问。

“不清楚。听说区长指导员都在那里的。我看你还是折回去吧。”

“不，我要到马王庄找姚主席去！”

老陈带上孔庆昭，折转身便向村外走。现在他的脚步已经变成飞跑了。他用枪口对着孔庆昭的背，紧逼着他飞快的跑。他们跑出了村街，跑上了大路。

“朝麦地里走！”老陈压低着声音向孔庆昭吆喝着。他们撇开大路，向着松软的麦田跑去。风在他们的耳边“呼呼”地响着。孔庆昭的长衫子绊着他的腿发出“扑闪，扑闪”的响声。最后在跳过一块凹地时，孔庆昭踉踉跄跄地跌倒在地。他在地上打着滚，用腿踢打着麦地，“呜呜”地哭了起来。

“好老陈，饶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一生一世忘不了你的恩……我把我的家当统统给了你！我的红契文书全埋在茅坑里的大石头底下的，那里还埋着两万块老银洋。你不为发财，只为救命吧！你行行好吧！……”

“坏杂种！你哭什么！你叫什么！你还想跟在大会上一样，耍死狗么？……”老陈狠狠地骂着，用枪托在他的背上狠狠地敲着，扯着他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拖起来。但正在这时候，麦田南头突然发出一声喊声：

“口令！”

孔庆昭立刻静默下来。老陈抬起头向发出喊声的方向看去，在那麦地中间的小路上，已经密密地站满了穿军衣的人，他的脑子里立刻闪过刚才村里那个人的话：“我们的队伍已经转移走了，中央军正在向着这边开……”

“爬下！”他对着孔庆昭厉声说，爬到麦田里。紧接着一声枪声从小路上传过来。就在这一瞬间，孔庆昭挣脱了握在老陈手里的绳子，一直向队伍跑去。他的口里没命地喊着：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都是自己人！自己人！……”

老陈托起枪来，瞄准跑去的黑影连打了两枪。他看见黑影打了一个踉跄，在麦田的土埂子跟前翻倒了。

枪声“哒哒”地从小路上扫射过来……

在黎明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收复了麻塌一带的村庄。救护员搜寻伤兵，在村外的麦田里发现了一个农民的尸体。他的身上中了两枪，胳膊上和腿上都有伤迹。救护员同志对工作细心负责的。她用手摸一摸农民的胸口，心脏还微微有些跳动。她立刻救护了他，找担架把他送到临时医院里。两天以后他恢复了知觉。当医生问他是谁时，他说他姓陈，西柿村人，是个雇工。……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邯郸

选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出版之《北方杂志》创刊号

母 子

黑 丁

元宵节，街上热热闹闹，锣鼓喧天。申老太婆在外头看了好久，心满意足的走回了家。她摸索了一根麻杆，在炕炉上吹了吹，点着了灯。

“怎么春发还不回来？”她依在炕沿上。儿子没回来总使她惦记着，心里很着急。

看热闹看得腿有点痛。脖子也有些发酸。她爬上了炕，在那儿歇息。区上一定有要紧事，要不那会在这时召集村干部去开会呢？她什么都明白，什么也想得开。

街上依然是热热闹闹，锣鼓喧天。要是春发能回来赶上看看多好！春节娱乐活动都是他亲自领导的。她想再出去逛一逛，可是站在街上直挺挺的又嫌太累。今年正月十五真是红火！那两座垒得象锅灶一样大的火炉，一层一层煤块，燃起了红红的火苗。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元宵节，人们的心情的确比往年不同，大家已经咬紧牙关熬过来了，如今能围在这“娱乐火”跟前说说笑笑，真是感到十分痛快。天黑她从家刚刚一出去，高兴得真不知要说什么好，眼睛只是看看这，望望那。她站在炉火跟前。火太旺了，大块大块的煤，象溶化了的铁，哗一下裂开了。火刺着她的眼睛有点花，热辣辣的睁也不敢睁，微微在闪动。她的脸给烤得现在还觉得有些痛！那炉火，把大街照得亮堂堂的。家家户户门

旁挂着红灯笼。贴在门框上头，写着标语口号，花花绿绿的“彩吊”，象一串飞跃的灯蛾，被风吹着，在扑拉扑拉响。她最爱看那座扎得又高又宽的松牌楼，给火一晃，披挂在架柱上头一层碧绿的颜色，显得更加崭新更加壮丽了。她看见好多人从它底下来往经过，好多人又挤在那儿恋恋不走。她自己也站在那儿，仰着脸，张动着嘴，象是在自言自语，又象是在对大家说什么。她脸上浮着轻松愉快的笑。看看毛主席的像。看看旁边那两面鲜艳的旗。又看看像下头，那三块排列着的红色木板上，用金纸贴成的几个大字：“和平民主”、“努力生产”、“团结统一”。金字明煌煌的，凸凸的非常好看，她一边瞧，一边在嘴里重复着，这是从群众心底呼喊出来的喜悦的声息。这些字，她在民校里都已念熟了。呵，多么耀眼！多么叫人喜欢呢！她感到很生动，很亲切。她用手扯住她那十岁的孙子大江说：“快给毛主席鞠个躬作个揖吧！”她自己也跟着鞠起躬，作起揖来了。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她，她觉着又光荣，又幸福。她记得很清楚，她说毛主席再不叫她拉着棍子要饭吃了，说吃水不忘掏井人。她被街上的光景，引动的不安了。这光景她生来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八路军刚一来，打了一个胜仗，帮助老百姓们翻了身，于是村里就在那一年正月十五这一天晚上，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庆祝胜利大会。街上也是垒着火炉，也是扎着松牌楼，松牌楼上也是插着旗，挂着毛主席的像，贴着大字。……

她坐在炕上，暗暗想着街上的情形。她听见农村剧团的小花戏，在炉火旁边小广场上，还在暖暖呀呀的唱着左权民歌小调。孩子们在这样一个难得的节日，也是痛快极了。他们走着、扭着。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情都演成了戏。他们唱抗战胜利，唱生产互助，唱和平民主。唱出老百姓心中的快乐和希望。

……

大江长大了，现在能演戏了。想着，想着，她想起部队上的春

发来了。日本投降后，他来信说，部队开庆祝胜利大会，他参加秧歌队。但她可没有看见呵！他一定跟大江一样扭得好。这样，她更乐起来。

街上的人都分散了。大门口有脚步声，她仔细一听，自己老汉跟大江正在外边说话。他们没有进来，一直走到前屋。

春发仍然没有回来。她焦急的在坐着等他。

外边刮起风来。她听了听街上，这时简直没有一个人在走路了。

“过年过节开什么会？自己村里闹娱乐，不能回来好好玩一玩！”一下子她可就又想起春发来。她心里有点恼，在嘟嘟哝哝埋怨他。

风在山上呜呜的叫。她感到身上有点冷了。说不定要变天，真是，怎么还是不回来？他病了好几天，早上他的头还热得象火炭！要是再不留心，回来准得躺下！叫他把那件破羊皮袄带去，他偏不听！她又可怜又恨他。她也知道儿子对工作很积极，什么事都要亲自出头。但她却怕他工作一忙起来，他自己身子好坏也不管了！一有病就叫她操心，一有病就叫她怕个死！她没有躺下，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稳。她从炕边撩起一个线拐，靠着墙壁在那儿倒线穗子。白净净的线，在她怀里一闪一闪。……

春发还是没有回来，她走下地，开开屋门，望望天上的星，天快亮了，也许他是住到区上？可是他没带一点盖的东西！猛一歪头，她的思虑给什么打断了，她好象听见有人在外头用手拨动门闩。这不会是别人，只有春发在外边开会回来才这样开门。她赶快出去，把大门一开，可是外边是黑黑的，寂静静的，她不放心的，脚步连停也没有停，便走到前屋，看看大门关着，知道春发没有来这里，于是她也没有惊动老汉和大江，就转回身去，走到后屋的大门了。

她迟疑着。看了看街上的炉火快熄灭了，只剩下淡淡的火

星，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她走到门前那片杨树林里，朝黑黑的山岗瞭了瞭，听听路上没有人走动，她这才慢慢走回了家。会不会病到区上呢？会不会呢？她坐在炕上倒着线，心里焦躁的又不安了。

当门闩真有人用手拨动开时，她困乏得正在那儿打盹。进来的年轻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农民。这就是春发。他是这李峪村党的负责人，政治主任兼民兵指导员。他一进屋，从肩膀上卸下来那支日本三八式步枪，往炕头上一放，惊奇地问：

“娘，你怎么还没睡呢？”

她一惊动，愣了愣，手里线穗子落到地上。她忙站起来，笑了笑，说：

“嗯，等着你哩！你回来这样晚！”

“爹跟大江都睡了吧？”他问。

“他们在街上玩了半夜。大江那孩子可累坏了。他演的戏你也没看见！今天区上开什么会？”

春发看着母亲。他怕被母亲看出脸色，忙低下头，用手遮住了两只发红的眼睛。回答：

“开会讨论动员民兵去参战。妈的，真气死人了，阎锡山破坏国共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他们军队又向咱们白晋路上进攻！咱们得去保卫和平，坚决把他们消灭掉！区上决定各村去个村干部带领着民兵，我自动报了名。”

母亲脸色一沉，很不高兴，忙说：

“怎么？你报了名！”

“是呵。咱是村里的政治主任，又担任民兵教育工作，自己不跑到前头，难道还叫别人去！”春发低着头说。

她迟疑了一会，怕儿子误会她是在拖尾巴，解释说：

“嗯，参战是光荣事，反动派军队打咱们，不去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病，怕体力不顶事！这次好不好先叫别的干部

去？”

春发小声回答：

“不要紧！病已经好了。这次不去不行，咱跟区上讲好了。去的任务也交给咱。这次去，下次再参战就叫别人去。”

“这次就是不去，咱也不是逃避工作！”她等儿子回答她。

可是春发沉默了。在沉默中，他表示出不同意母亲的话。

她看看儿子不能照她所想的那样做，内心感到有点悒郁。但她马上又说：

“嗯，你这孩子，什么事都不愿落在人家后头！你去就去吧，可要注意自己身体，病刚刚好……”

“娘，睡吧！你不要熬夜了！”他仍是用手遮住了眼睛，一转身，他在炕上躺下了。

她看看他，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不舒服？一定是回来受凉啦？”

“不是！”压在心里的事没法说。春发鼻子发酸了。声音有些发哽了。

她看出儿子不大痛快，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事。她沉默了一会，偷偷看看他的眼睛，便轻轻问：

“你哭什么？”

他一时想不出要怎么回答才合适，就这样吞吐起来了：

“我想明天的追悼会，想起大哥死的情况了！”

大哥叫春生，已经死了三年零九个月了。他是村里民兵创建人，武装中队长。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他为了掩护全村老百姓安全转移，却牺牲在敌人的包围里！死的时候他怕给敌人拿走了枪，还把枪栓卸下来埋在地里。那时因为战争紧急，老百姓们没有一天安生日子过，就把他凑凑合合先埋到山沟圪楞里。现在抗战胜利了。明天村里的民兵要给他起骨，移到烈士山上，全村举行公葬。想追悼会，想大哥的死，自然也是真的。但最主要的，他

是在想三弟。今天他在区上，看见和三弟一同参军的一个人，因为受伤成了残废回家来了。那人告诉他，三弟自从开到平汉线，不幸在十一月被反动派军队打死了。这个消息，他真不知道要怎么样回来告诉老人呢！说不说呢？说了，老人准得痛哭流涕！他从区上回来的路上，一边考虑，一边流泪。流泪只管流泪，可是一想到三弟在牺牲时，表现的那样英勇，他却暗自欢喜了，觉着兄弟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个个真如铁打的一般。

母亲说：

“嗯，真快呀！你大哥一转眼就死了三年多了！他死时，大江还不懂事。这孩子的模样现在越长越象他爹。他总算给咱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根……你不要难受吧，前人为咱们死了，后人就要替他们报仇！咱希望的是，叫春起在部队上快打胜仗，早点回家……”

一提到三弟，春发的眼泪又扑簌簌的流。他在炕上打滚一般，身子翻动着，把头埋在胸脯里。愤愤说：

“唉，说来说去，咱们哭天抹泪，还不都是日本人跟反动派把咱们害的吗！要是没有他们，日子不是和和平平的……唉！春起，春起……”

她瞪大眼睛：

“春起怎么样？”

春发不能再遮掩了。母亲一听，两手往炕席上一扑，喉咙象断了气似的，伤心的一头碰到炕上。

忽然，她仿佛从噩梦中惊醒，头上扎着的一块黑头巾弄掉了，花白的头发也披松开了。她两只冒火似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泪沿着面颊，滚到抽动的嘴唇上。她裂着嘴，咬着牙，一会儿她攥着拳，在炕上咚咚的捶；一会儿她又伸开手，在自己膝盖上啪啪乱打。她上气不接下气说：

“叫我怎么能不心痛呢！他们就这样把我孩子打死了……呵，我的心可要活活给揪碎！那些吃人的畜牲，他们进攻咱们解放区

……孩子去年十月不是还好好的吗……”

她真料想不到他会死。现在只能看看去年寄回来的那张像片，真的模样永远见不到了。去年过八月节，他想到家，他不是还把生产节约的几百块钱，自己舍不得用，都寄回来了吗！他不是还写信说不要叫家里人记着，等打完了敌人就回来吗！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国共讲和平，呵，这回以为他可真要回来了，那知反动派不顾信义又进攻解放区！他来信说开到平汉线了。就这样她等他的信，就这样她想他。……

申老汉在前屋惊醒了。他跑到后屋一听，半天说不上话来。他是一个性情开朗的人。这几年在磨难中锻炼着，什么事他都会咬着牙忍受熬过。他蹲在屋门口，叹着气，对她说：

“想开一点吧！春起为大家牺牲了！革命流血不流泪……”

春发也劝母亲，然而，她只是哭，好象要把心里的话都哭出来。她说：

“我的孩子去年十一月就不在了，可是现在才听到信！怪不得我一进腊月门，天天心神不定，晚上胡思乱想。年除夕，我亲眼看见他手里擎着两枝明晃晃的洋蜡回来了，我一睁眼，原来是在做梦呀！我把眼泪偷偷咽下去，又是欢天喜地跟大家一同闹哄……”哭也哭不完，要说的话太多了。本来过了正月十五，想把纺的线赶快倒好，浆一浆，打算织几尺布缝件小汗褂，做两只袜子给他捎去，谁想到他已经不在了！媳妇在娘家还不知道这消息，两个人自由结婚才半年就离开了，他们感情多好，从来就没红过脸。他死了，连个孩子也没给留下呀！解放区的老百姓过得好好的，要不是反动派来进攻，谁家会少儿缺女！老百姓要和平要民主，反动派偏来打内战。他当民兵跟日本人打了好几年也没死掉……想到这，她恨极了。她爬到炕上，用黑头巾蒙着脸，流着泪，感到沉痛！她又坐起来。自己总要活下去呵！几年来天天不是都在忍受着艰苦折磨挣扎吗？村子里不光自己是这样呵，那

家不是抗属？谁的儿子没参加民兵！有的出去没有信，有的光荣牺牲了。可是活着的人，在家里要劳动生产。昨天还流泪，今天脸就舒展开了。八年来大家经常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敌人来扫荡，明天敌人又来奔袭，房屋烧的烧了，拆的拆了。牲口也给抢走了。有的人也被杀了。但是有谁屈服过？全村人不是个个咬着牙至死不给敌人维持吗？在山沟野地里生活已经惯了。和敌人斗争，忍受苦楚也已经是平常的事了。人们经过一次悲痛，就更加坚定，更加激愤……

她沉默着，擦干了眼泪。

申老汉说：

“你们躺下睡吧。光难受也没用！”

于是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前屋了。春发吹灭了灯。然而，她没有睡，牙咬得咯咯的响，神经受到了深深的刺痛。在黑暗中，她躺下又坐起来，坐起来又躺下。她的脑子好象要裂开，一会儿也不安静！明天开追悼会，剩下这一个儿子又要去参战！这一去，要是再有一差二错怎么办？不让他去，上前拦着他，那真要叫人笑话死了！这样做不是太落后了吗？

很快的鸡叫第二遍了。忽然，她又仿佛从噩梦中惊醒，从炕上爬起来，一边低低的抽泣，一边在摸索。她给春发把一件破羊皮袄盖到被子上，一只手轻轻放到他微微发烧的脸额上。

“娘，你睡吧……”春发轻轻地说。

第二天，他一早爬起来。饭没有好好吃，只喝了半碗稀米汤。她叫大江挎着一篮子早几天炸好的油糕，便一同参加追悼会。

学校前边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然而人们并不吵闹，个个心里充满着沉重的抑压的情绪。锁呐、笙、笛子，奏着悲凄的哀乐。这哀乐被风吹着，传到全村各家各户，传到山沟，又传到山沟的那边。于是，牺牲儿女的老头老婆来了，牺牲丈夫的女人来

了，牺牲爹娘的孩子也来了。有好些村庄的干部，死者的亲戚朋友，部队上的首长和战士，他们带着蒸馍、油糕、点心、菜、猪肉、香烟、梨、花、花圈、挽联……一个一个来了。人们低着头，有的擦着泪，有的默默朝烈士的灵堂看。申老太婆大儿的红色棺材，静静的停放在那儿。棺材的前边，供着一排烈士的牌位，它一左一右挂满了白色的花朵，挂满了死者的英勇奋斗的历史，更挂满了追悼的人们送来的挽联。这挽联有些是农民自己写的。有的写出自己沉痛的哀悼，有的写出对敌人的愤恨，也有的写出自己斗争意志的坚定，那些字歪歪扭扭，笔画粗细不匀，但给明晃晃的烛光一照，却格外有力的活现在崭新有光的纸上，活现在粘在一起的大张的麻纸上，活现在写过的旧纸的翻面。这挽联，沿着白色的牌楼，在围绕着广场的一根粗绳子上，象一面一面战斗的旗帜，满满的挂了一绳子。人们被它包围着，遮掩着。在一阵一阵冷风的吹刮中，它飘动着，更增加了人们无限的哀思。

申老太婆看了看大儿子和三儿子的牌位，转身走到棺材头上，就坐在一条板凳上哭起来。大江扯着祖母的胳膊，眼里流着泪说：

“婆婆，不哭吧！别伤了身体！”

好多人都来劝她。但好多人都跟着她流眼泪。

申老汉对大家说：

“叫她痛痛快快哭一顿吧！不哭心里也是怪难受的！”

八年了呵！在八年对敌斗争当中，老百姓和八路军，保卫自己的解放区，真不知流了多少血汗！现在，他们来追悼自己敬爱的人了。他们胸襟上佩挂着一朵白花。这是一朵光荣花。一个流血的标志。民兵肩上背着枪，腰里掖着手榴弹。他们脸上抖动着紧张的表情，个个精神又很振奋，好象他们是来参加武装检阅大会，大家伙要把自己的力量，准备得更充实，更强大！

礼炮在广场上响了，追悼会开始了。

于是，村长报告开会的意义，主祭人读祭文。人们开始向烈士灵堂慢慢移动着脚步了。烈士的家属，个个流着泪，抑制着哭声，把自己带来的东西两手献上去。妇救会和儿童团的同志，拿着花和花圈也走上前去了。合作社和村干部献上菜和酒。村里的群众，四乡八村的干部，八路军的同志，随着也都把祭品献上去了。东西太多了，篮子压篮子，碗碟靠碗碟……

一个老太婆看了看这些东西，一边流泪，一边感动着，对身旁的人说：

“前几年，敌人不叫咱们好好过日子，今天爬山，明天钻沟！那些孩子们天天跟敌人干，也没吃上这样多好东西！可是他们熬不到抗战胜利就牺牲了……”

政治主任兼民兵指导员，从人空里跳出来了。

“刚才村长讲的话一点也不差，咱们八年来能坚持对敌人斗争，打死好多敌人，得到好多武器，一直把敌人打垮，这不但是烈士们流血换来的胜利，也是咱们八路军，全村的老百姓和民兵的功劳！咱们应当好好记在心里呵！现在抗战已经结束，可反动派又向解放区进攻！难道说咱们又要过那种山沟野地里的生活？……”

春发这激愤的话刚一停，一只一只手，树林似的从群众的头顶上伸出来了。民兵的枪也高高举起来了。于是，广场的人群，掀起了海浪一般的呼声：

“好么，叫他们来吧！他们敢进攻，咱们就敢消灭他们！”

“看看他们强，还是咱们强！日本人咱们都对付过去了，还怕他们反动派！”

“保卫咱们胜利的果实，争取全国和平民主……”

春发大声说：

“对，大家说的对呵！咱们民兵一定要去完成区上给的任务。我和大家一同去……”

人们流着泪，愤恨的叫着。于是，追悼会变成参战动员大会

了。变成民兵参战欢送会了。

申老太婆哭得非常伤心！她瞪大眼睛，跺着脚，攥着拳头直在棺材上捶，头直在墙上碰。大江拉着她的胳膊，春发扯着她的衣服，民兵们抱住她。

“你想想。儿子是怎么死的吗？你光哭怎么能行！”申老汉很着急，站在旁边劝她。

民兵说：

“大娘，大娘，你不哭吧！我们去给春生和春起哥报仇！”

她什么都明白，但这次太叫她难受了！春生死的时候，她并没有这样哭过。她记得很清楚，把儿子往山沟圪塔里一埋，自己不是还这样说：

“他为全村老百姓牺牲了！日本人和伪军别想叫咱们屈服，我还有两个孩子当民兵……”

可是抗战胜利，和平来到了。她在民校参加庆祝会，自己真就是有说不出的欢喜，白黑盼望春起回来。她哭的不是春生，春生是叫日本人和伪军打死了。她是哭春起不该死，不该死在中国人手里。人们围着她。她说：

“春起牺牲了，我不要这条老命了，他们反动派来进攻咱们，我跟他们去拼！”

春发说：

“娘，你歇歇吧，给三弟去报仇有我！”

好多民兵都抢着说：

“大娘，大娘……”

“大娘，大娘，你老了，有我们！”

“……………”

忽然，一个扶着拐杖的荣誉战士从人空里挤出来了，这是春起的同志。这是在区上告诉春发消息的那个人。他对大家说：

“我告诉你们，春起同志牺牲时真勇敢，敌人用刺刀把他刺倒了，可是他带着伤爬起来，轰隆的几个手榴弹，炸死了七八个敌人！他和我坚持阵地。敌人一个炮弹打来，他牺牲了，我挂了彩……”

大家被这个同志的话感动了。有的民兵举着枪，大声喊：

“咱们要向春起学习！”

武委会主任站出来，对群众说：

“我要求带民兵去参战！”

“不行，我已经跟区上讲好了，我去！”春发抢着回答。

申老汉对武委会主任说：

“还是叫春发去吧，咱们村上也不能离开你，还得准备第二批参战的人！”

申老太婆的心，象被火燃烧着似的，激起了强烈的仇恨。他说：

“春发，你去吧，你去吧……”

追悼会刚一结束，公葬的行列从广场慢慢往外走了。土炮连连响了三声。鼓手喇叭就在前头吹起来。村干部抬着棺材。儿童团打着挽联，这挽联被风吹着，发出呜咽一般的响声。群众在后边低着头，流着泪！

申老太婆，两手扶着棺材，她一边走，一边抽泣说：

“孩子，你们安心吧，村里人谁也不会忘了你们……”

公葬回来，春发带着民兵要出发了。申老太婆给打点上一个小行李卷，把过年过节剩下的几个馍馍，黄米团子包在里头。又把小米装在细而长的米袋里，给他斜挂在肩膀上。

“我走了，你不要惦记，春耕村干部会帮助咱。”春发对母亲说。

父亲说：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有我在家。你娘难受几天，也会放宽

心的。你在外头好好干！”

村里的老百姓把他们送到村外。

“你去吧……”

她抑压着难过的情绪说，这话带着希望，带着坚强的复仇的决心。

她站在杨树林里的路边上，一直用眼睛把他们送过了山岗，她才怀着喜悦和悲酸的心情走回了家。

一九四六年五月于邯郸边区文联

选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出版之《北方杂志》创刊号

情 书

郑 笃

竹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

二月二龙抬头的那天，她的当了排长的男人，给她捎回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她“心活的”（即兴奋的意思）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

她想立刻找人替她念念那封信，可是找人家谁呀？她拿着那封信，一直在想。

东头刘老汉识字也会写，从前她男人写回信来，她就是找他给念请他写回信的，可是现在她不愿再“劳动”（请求的意思）他了。那老汉耳聋眼花的，老糊涂啦，去年八月给她男人写那封信的时候，不知道她没说清话，还是那老汉有意无意的写错了，弄得她男人一连写回好几封信，一直追问那回事。从这以后，她就不再劳动他了。那时，她的邻家，住着一个机关上的女同志，从此以后，男人写回信来，她就找那个女同志给她念，给她写回信。可是现在那个女同志下乡去了，再找别人，又怕不靠实。

她难为起来。

信是从前方捎来的，可是信上写的是些啥呀？她看了看手里的信——一张极不平凡的，写在废纸背面上的信，她不禁又焦急起来。……

想着想着，她终于想到了住在二秃家的李同志。

李同志在她村也是时间长了，人也牢靠，于是她拿着信到二秃家去了。

二秃家离她家很近，一迈脚就到了。可是当她走进二秃家的院子时，这个平时在纺织组，在妇救会，不管开什么小会大会，或是逢年过节，闹红火、扭秧歌、演剧，都没有感到扭捏过的少妇，现在却居然有些害羞了。

李同志住在二秃家的南屋里，平时她也常好去那屋和李同志谈论问题，拉东拉西，可是今天手里的那封信，竟使她十分不自然了。

她站在院心，望了望李同志的南屋，踌躇了一下，终于又折到北屋里去了。

为了减少她的羞意。从北屋里，她好说歹说的拉了二秃，才和二秃一同走进李同志屋里。

“来吧，请坐！请坐！”

李同志正爬在桌子上写什么，一见他俩进来，便笑着站起来招呼。但她的羞意，似乎一直未减退。她进来后，只抿然的笑了一下，就伏在桌边，低着头一声也不响了。后来还是二秃替她开了口对李同志说：“替她念念那封信吧”，她才把捏在手里的那封信，轻轻的放在李同志的面前。

“谁的信？你男人的？”

李同志一边展开叠着的信，一边问她。

“……………”

她咬着嘴唇，害羞的笑了一下，没有吭。

“嗨，还害羞啦？来，我给你念！”

李同志替她念起信来，她的羞意，慢慢消除了。她凝然的谛听着。但她那安详的沉静的面庞上，低垂着的双眼皮，似乎垂得更低了。

“竹香我妻”，这句话，在她听来已不只一次了，但当每次

别人念给她的时候，那句话的甜密的意味，总是要使她内心里受到一种激动。同时也就在这刹那间，她的圆圆的脸庞上，便会立即翻起一层轻淡的红晕来。

这次李同志给她念，她听了那句话后，圆圆的脸庞上，和往常一样，立即翻起了一层红晕，但那句话一念过，她的心情，立刻就复原了。

为了谛听下面的话，她振作了一下心情，直了直伏在桌面上的身子。

她似乎是在细嚼着信上的每一句话，沉静的面庞，变得那样安祥了。她屏着气，用力的扼止着跳动的心，唯恐有一句话一个字听不真。满含着情意的眼睛，象水珠般凝然不动的望着那张用废纸写成的信。

信读完了，但这封词句并不通顺，字迹歪斜粗笨，而且话句重复又重复的信，仿佛使她回到了未婚前的少女时代了。

她松了口气，一种对丈夫充满了热爱的锺情，立刻占据了她的一切。她用双手驱散了一下脸上的沉静，又将剪短了的短发，向后拢了下，便下意识的轻轻的移动着脚步，退到了身后的床边，情意绵绵的坐下来。

她和她男人，形式上是父母主婚的，可也算是“自由的”。因为在她父母亲没有和她定这门亲事时，她就暗地里爱上他了。

她的男人，有一副强壮的身骨，进步、忠实、能团结人，干起营生来，青年伙里，谁也赶不上他。她觉得他很够“条件”，这是她热爱他的主要原因。

未结婚以前，她没有和他说过话，也没有多互相了解过，因为那刹刹（即那时），人们都还有些“老脑筋”，村上工作，也还没有到了那种程度，因此他俩也觉得害羞。

她的娘家，就是本村的，有时村上开会，或是上地，她和他男人，就碰上啦，一碰上，两个谁也不敢和谁说话，就匆匆的离

开，跑了。别人和她开玩笑时，时常叫她男人的名字，那时，她可真也还不很开通，一听见别人叫，就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

但此刻她所想的，并不是这些，眼前的事——男人的信，仍然紧紧的抓着她的心。

该给人家写个回信呀！想着想着，她笑了，对李同志说：“那你给咱写个回信吧！”

“好，那你说一句我写一句吧。”

李同志从手边顺手抽出一张白纸来，摊在面前，就拿笔写起来。

“根云我夫：”

写上这几个字后，李同志的笔停了下来，等着她的话。但不知怎样，她的脑子立刻乱起来。要说的话，可是多来，就是乱杂杂的不知道该先说啥。

时间很长了，她还没有想好该先说啥。后来二秃也帮她打主意，她才决定了，说：“就先告诉他家里情形吧。”

家里以前是不很和好的，她和娘起过“矛盾”。也和兄弟，兄弟媳妇赌过气，争吵过，家里人多嘴杂，有时起点小磨擦，可也是难免的。去年八月间，她和娘起“矛盾”，那是娘觉得她进步、能干，想叫她学管家，象村上培养干部一样，娘要是一旦下世了，家里也不会受影响。她觉得可也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现在虽说家庭也实行民主了，不兴统治独裁了，可是到什么时候，总不能没个当家人，领导人。于是她二话没说就管起来。但没管了几天，兄弟们的闲话出来了，生活好点了，说是浪费，节省些，又说是苛薄他们。好了不是，坏了也不是，她觉得咱可负不了这责，再也没去想啥办法，了解他们的思想，看他们是啥想法，有啥意见，就索性不管了。娘呢，也没从思想上帮助她，打通她的思想，替她想些办法，光是死活要她管，因此她就和她娘“矛盾”起来。这事情，那次给她男人写信时，她本来不

想叫告诉他，怕他知道了结记，影响工作，不想刘老汉老糊涂，不知怎样就写上了，使她男人为了这事，来了一次信又一次信。

这事情以后经村干部帮助，开了个家庭会议，早没什么问题了，但是这次男人的信里，又问起了家里情形，她叹了口气，对李同志说：

“唉，不用提那回事了，告诉他就说村干部帮助来，我也作了检讨，家里早已和好了，不用他……”

突然，刚才李同志念给她的一句话，在她耳边响起来：

“你在家里，要和咱娘和和好好的，三天生气，两天生气，那不好。”

这是她男人在信上嘱托她的话，她想起了这句话，立刻又让李同志替她附加了一句：

“再告诉他吧，不用他结记，咱可不是死脑筋、顽固蛋！一家人谁和谁还记仇？家里事，以后保证搞好关系。”

说完家里事，该说她自己了，但她不知怎的，却停住不说了。

她默然的坐在床边，沉思起来。

男人对她是很关心的，他问她的身骨可好？希望她在家求进步，学纺花织布，并要帮助家里生产，起模范作用。于是她回想起她的生活来。

纺织是学会了，去年腊月，她还当了村上的纺织模范。今年花是没有纺下，只纺了三四斤，织布也没学会，那可不能怨她不积极，是因为娘从开年就病，一直病了个把月，耽误了。识字也没学会，说起来也使她难受，每次男人写回信来，自己总是干着急看不懂，找人念总也不称心。能学会识字，那多好呀！不过这可也不能怨她，妇救会工作还没有发展到那程度，现在每天只能上政治课，识字课还没上，一个人学，可是困难哩。帮助家里生产，这可不成什么问题。村上刚提倡妇女参加生产时，有些老顽

固脑袋，还说，妇女们上地哩，那里是搞生产，和男人……。现在村上人脑筋都开了，不参加生产，人家就骂是女流氓，这可放心吧；不要结记，保险成不了流氓懒汉二流子。

她知道，她男人从去年前半年，就当排长，她虽然也知道他在八路军里，生活上不会困难，老百姓吃啥，军队吃啥，鞋袜衣服到穿的时候就发下来啦，可是她也想给他作件什么东西？鞋是不缺穿的，那可是人家公家的，不是她自己做的，自己男人能穿自己作的东西，他心里也熨贴。现在天热了，草帽可该捎一顶。

这些话都好说，有一件事，她可一下开不了口。

李同志，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停了笔，笑着对她说：

“有什么知心话，说吧，不要害羞！”

难以开口的事，使她茫然的站起来，她毫无着落的又走到了桌边，伏在了桌子上。

她静了一会儿，一双手扶着脸，眼皮低垂着怯弱的说：

“问他那里有照像馆没有？”

话音里似乎有些颤。李同志笑了笑，照她的话写上了。她是想叫他男人捎回张像片来。

这念头，她是好多天以前就有了的。

北院里根弟家的男人，当了班长，上个月，人家捎回信来，信封里还捎回一张小像片。一会儿，根弟家挤满了一家人。亲戚，朋友，邻家，还有村干部们，都跑来了。大家看了像片后，都说人家在外面工作“高升”啦，吃胖啦，根弟家可光荣哩。

因此，想着想着，她就又记起了这事。

她想：听别人说，他当的是一排长，一排长顶副连长哩，人家当的班长还往家里捎像片，他这副连长还不能捎回张像片来？

像片的事是写上了，可是她的思想，又有些乱了。

她希望也能捎回张像来，可也希望他能回家来看看。

她记得很清楚，男人参军时，正是收罢秋的时候。临走时，全村人欢送他，他披着红，带着花，头上箍着村上拥护他的新崭崭的白羊肚手巾，可是光荣来。在村上转时，他骑上毛驴，前拥后护的，比娶亲时还红火。可是现在算起来，已经整整二年多了。

她可真也想叫他回家来看看！

二年多以前，他在村上当民兵，时常背着枪上地。到了地里，放下枪，就干起营生来。休息时，他可不休息，拿起枪，就瞄准起来。一会儿将枪口对准那棵树，一会又移转来，对准那个山嘴嘴，可专心啦。平时清查户口，出操受训，顶数他积极。敌人扫荡时，当侦察、探情报，埋地雷，站岗放哨、掩护村上人退却转移，打游击、也顶数他能吃苦耐劳，胆大勇敢。二年多就升了一排长，顶副连长，一定是他在队伍上，比在村上还积极还进步。

她在回想男人在家时的情景，也在猜想着男人现在的情形。

男人的影子，在她的想念中，是越来越多了。

一会儿，她又想回来，又由战时想到了平时，想到了他在家时怎样教她工作、讲政治、学文化，甚至连未婚前的情形，也想起来了。

但此刻的情况，是不允许她细细多想的，她在杂乱的沉思中，蓦地一抬头，李同志的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停下来，于是她再没有多考虑什么，就说了：

“再告诉他说吧，能回来，叫他请假回来照照。”

信写完了，李同志放下笔的时候，她却象是不安似的，茫然的向屋外望着。

她男人，原先在村上当民兵，那可早啦，村上开始组织民兵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他和二秃们，都是一起。那时的老民兵，后来都参军走了。现在就只剩下二秃一个人了。本来二秃也早想

参军，那次她男人走时，他们是一块儿自动报了名的，因为二秃爹只二秃一个独生子，有些想不开，死也不让二秃走，到了区上点验，上级知道了，才让他回来，叫他在村上领导整个武装，培养新民兵，才没走成。

男人参军走时，她虽没有落后想法，拉男人的后腿，她心上可也有些不安，“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自己的男人要离开家了，谁是铁打的，还能不动动心？不过锺情的她可也没有说什么。抗战打日本是革命的大事情，谁还能拦人家？为了使男人更安心在外面抗战，她诚恳的向他说：

“不怕，你放心吧，咱可不是那号‘不正确’（即不正派）的女人，保证给你作不出什么歪事来。别人的话，我都不听，也不怕谁来挑拨。”

这次她仍然让李同志给她写了这几句话。

可是她的神经竟是那么过敏，信刚写完她立刻又想起了刚才她要她男人请假回来照照的话。

她觉得那句话没说周到，别人听了，容易发生误会。

让男人回家来照照，本来也没啥，她是怕别人听了，人家说你为啥要男人回来？现在人家村上的干部 培养起一茬又一茬，有了能耐的，人家都升到县上区上去了，还有的到外县工作了。现在他当了一排长，顶了副连长哩，日后还有前途，咱还能叫他回来不去了？其实她也很知道，她男人绝不会那样。她自己也是有了认识的，不是那号光依靠男人，或者光让男人守着自己的女人。她的真情实意是：前几天她在妇救会开会，听区上同志传达，说是“正邪会”（注）开会开好了，和平了，不打仗了。她想不打仗啦，军队上的工作，就该松些了，该许能请假回来照照吧。

她说明了她的意思后，李同志笑着又提起笔来，在“祝你在外平安”和“你妻竹香”的左旁又附加了一行她的话：

“叫你请假回来照照，可不是叫你回来不干了，是想现在和

平了，军队上工作该松点了。不过你看吧，国民党说话，也许不算话，要是他们还要进攻解放区，你就光捎回个像片来。”

选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注）正邪会就是政协会，有些老乡不识字，记错了。因为他们听说政协会是共产党、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开的会，按他们的了解，觉得共产党，全国各民主党派是正，国民党是邪，因此把政协会，认为是正派和邪派开的会。

东 山 王

高沐鸿

一、大县长

时兆庆在东山一带，就是一个最高的山头——也叫山王。它静静的高耸在那里，四周都卷着一股风似的，呜喇呜喇的响。他的脚步一移动，那股风便也呜啦呜啦的跟在他的背后卷去了，人们没望见他，便望见他的气势了。

民国二十年代，时兆庆做过几任阎锡山的大县长。那时，没有人懂得阎锡山是做什么的；但时兆庆却好象钻入他的心脏里，摸出他的心窍来了。他不仅懂得了阎氏的政治作用，而且懂得了阎氏的传统作风——所谓“就是对于自己的敌人，也要时常挂出一副笑脸来的”。二者一统一，他便做了十多年红腾腾的大县长：由洪洞而临汾、而阳曲、而大同了。当他把奴隶的肌骨变作白花花的大洋带了回来时，同时他也就带回那套政治作用和传统作风来了。

这里有一则著名的故事，是在他任职最后一刻，辉煌地演出的。从他的半生宦海史里面，也可以窥见一斑。

日本人的大炮，咚咚的跳过罅沱河，雁北快失守了。时县长抚着下巴，两只眼睛在天花板上转，耳边听着远来的轰隆的声

音。这声音，在他听来，就象一种野蛮的吃人的生番的吼声，以一派排山倒海的，不可抗的姿态奔涌而来。

“收拾了去！”

一条非常自然的规律，涌进他的心头，时县长想到弃城而去了。这条规律和“守土抗战”的规律是孪生子，为一般同僚们所心心相印的。时县长，想到二句俗谚：“天下老鸦一般黑——只争来早与来迟！”于是毅然得心头毫无愧怍，回头便来收拾他们的行装了。

可是他突然想起，任内有笔巨款，是颇难措置的：带上去吧，实在有点累赘，一旦丢掉了，倒是一回不美的事呢。他的头，于是摇摇摆摆起来了。蓦然间，他好象激悟过来似的，眉头一展，使用手拍着脑袋，自赞自叹说：“有了。”

“喂！”他招呼他的部下：“来人呀！”一边便手忙脚乱从厚厚的被套前面掏出一只小皮箱来，随手扔给笔直的站在面前的跟班了：“把这里面的款子全数送给银行去吧，也省得带累我们了。”

他心上豁然一阵清凉，觉得责任已经转移，便安安心心把行装收拾妥当，不时跟班回来，一溜烟的走了。

在路上，他坐在呜呜飞的汽车里，安心的想：

“战争这回事，也算是可怕的吧。那笔款在银行手里，怕会有危险的。……”

但他立刻想到——

“我推出手就行了，管他娘的！……”

于是他呜呜的坐着汽车，一直飞去不见影了。

他很知道，这笔款子，本来应由自己带去的；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腿比银行快，本来可以带这笔款子到太原，安然无事的。然而责任攸关，界限分明，他便这样欣然做了。

事情不出所料：三天之后，这笔款子，便终于从银行手里，

转移到日本人手里去了。……而这时，他却已经安安然然坐在太原市上，写过了交代的呈文，受着阎锡山“办事有方，殊堪加许”的奖励呢。……

时县长一回到家乡来，土佬们便嚷出一股风来了：

“时县长回来了！看看吧：一驮子接一驮子，尽是白的和黑的！”

但从来也就无人来细究这些东西，社会上却又传出了一股风来了：

“时县长说来：日本人可怕啦！咱们中国打不过人家，退下来了。不是他走的快，也叫掳走了。大家都准备准备吧！”

可是时兆庆前县长，并没有朝理这等事。在他的一旦成为大乡绅的眼睛里，倒是看出这乡下，好象刮起一大场风似的，雾气腾腾，样子有点变了。

二、乡绅时代

时兆庆退居在家乡，自己屁股后面和背后那股风，一时不再呜呜的响了。据时乡绅的眼睛看来（听说他的两只瞳孔，这时期忽然扩大起来，很象上午十二时猫的瞳孔扩大的那般，不免有点失神的样子。），倒好象外面的世界，陡然大风掀起，一阵模模糊糊，空空荡荡，把所有繁华美眷都扫尽了。他不禁满目荒凉，非常之沮丧。飘在风中漂亮的兵袍子，便觉得多余而不相衬。他的手按捺不住这飘飘的衣角，无可奈何的搓了起来，思想上竟落过了一层霜。

时乡绅在这一片萧条里，失掉了过去的世界。但当他猛然回头时，看见群众们在这萧条里沸腾着，大喊大叫了。他吃了一惊。他踟蹰着，瑟缩的去站在这人群的边沿，塑成了一个严肃的问号：

“啊呀，怎么了？怎么了？老百姓都吵吵闹闹的了——把个世界不掀翻？！……”

他忘了日本人来中国这回事了，他而且忘了；为了躲日本，他才丢了官印，丢了款子，夹着尾巴似的，不让炮弹打在屁股上，跑回来。那时，时县长是只看见日本人，看不见老百姓的；这时，时乡绅却又只看见这些土头土脑的老百姓在捣乱，而忘了日本人了。他于是继续纳闷道：

“你看，这些土家伙们，大模大样的，竟敢抗起日本人来了！说是抗日，却连面前的先生老财们都捎带着搞起来了！”

时乡绅吃透了这股风色，倏的心头一挣，转了个弯子，身子便不再瑟缩，暴长了许多。他觉得自己身上的那件袍子，这时竟又有点历史意味，既富且贵起来了。对于那些土佬儿捣乱的现象，他于是不得不出以曾经做过大县长的态度，不吭一声，只报以冷笑。这冷笑在肚子里骂道：

“好，小子们闹吧，我看你们还打得过日本呢！——倒日怪！——连我也退回来了，你小子们倒胆大！”

时乡绅便进一步的想，到自己任内眼见的阎锡山之流还对日本打败仗时，心头便好象伸出一双手来，对着丢在自己背后的群众们，摔脱了一下，说了：

“那里还希罕你们这班土包子动手脚啦！”

时乡绅于是离开这人群，掉头不顾的走了。

然而事情渐渐怪了：在时乡绅的眼里，也就看见了小子们越打越不怕，渐渐的就有了个打胜仗的办法和把握——连鬼子也吓得瞪起眼睛来了而同时，时乡绅敏感到，那些群众对于先生老财们，也竟象和对付日本人一样，差不多或者超过的搞了起来。

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时家堡的东寨里，有人推翻巍峨的东山似的，大胆的对时乡绅作出不利的议论来了。因为抗战时期村中合理负担问题，他们

撕开两片厚厚的大嘴唇，竟象两片南瓜条挂在门窗上似的，朝着时家的大门口，远远的吐出一口恶雾雾的风：

“时兆庆为什么不出合理负担呢！他不想抗战吗？他那一驮子接一驮子回来的白的黑的都那里去了？到现在还不出合理负担！是还想坑老百姓啦不是？政府向他要一文钱，他的头便炸了。”

同时，几双大张的嘴唇，就拍的一下合拢来，哇的吐出一口唾沫，添上去说：

“呸！敢怕他和日本人是通着声气吧？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一回来，就说：‘啊呀，日本人可怕啦！咱们中国可打不过人家，退下来了。’他还说：‘不是自己腿快，也早叫掳走了。没办法，大家都准备准备吧！’——老百姓有什么没办法？打日本就是了，准备投降吗，你们说？……”

这股风在时家大门口呼呼的吹着，不久便吹进时乡绅的耳朵，使他的脸色发白了。

时乡绅的脸色，一时变得活象个五阎王！他宽而且大的爬满了大麻子的脸，完全失血的狰狞起来，心头噗嗵噗嗵的跳着，浑身的肉都打颤着，嘴里吐出一口异样鲜辣的滋味：

“呸！反了！反了！！小子们造反了！！！！……”

这里的“小子们”是指曾经在他脚下践踏如同团泥土似的人们的。那就是历史上的奴隶们，为他做大县长时代所剥削，所桎梏的。时乡绅没有见过象这班人，还敢向他动手的！于是，他打算起自己一万四千零三百天的日子（这是他光荣的四十诞辰，他的一个朋友给他算出来的），尽所有求学作官的整个时代里，这算是第一次感到最大的威胁和侮辱了！莫非时老爷一条干干净净的身子，能够被这班下等人物来玷污！？他心里忐忑忐忑的质问着。

“他妈的！”他醒悟过来了，大骂道：“他们魔了！他们胡

作胡为竟连我也咬开了！！——敢情这年头变了！？”

时乡绅真正醒悟过来了。他发现一条历史逻辑，所谓“防共、反共”，真正有他的合理的出发点！

随之，一支闹锡山的歌子，便在他的嗓门里痒痒的低吟着：

“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先甜后辣真难熬！……”

三、韬 晦

时兆庆变了。

在这年头，东山的一个最高峰，隐然的，巧妙的缩回头去了。家居的时乡绅，很懂得这个年头的气候和脾气，于是改掉山王的脾气，换了衣装了。

他穿着一件短短的土布袄子；下巴下面吊着一绺为了躲日本不久才蓄起来的稀拉的长须；同时，用右手扶着那嘴上经常夹着的一管旱烟袋，噗吸噗吸的响。看起来，他就完全是一个土里土气的老百姓，再没有什么大县长和大乡绅的架子了。他和老百姓们一时很随和、很亲热起来，有说有笑，竟仿佛从来就是一家人似的。

一早起来，他便走出门外，站在太阳地里，和村人们攀搭了。旱烟嘴上冒出悠然的烟圈，转在透明的空中，照得他的气象，格外平静安祥，一颗心也就好象完全服服贴贴的，没有一点枝节和齟齬。

“啊，天气好晴快呀，”他抬头向天空望了一下，仿佛赞欣根据地的天地这般光明似的，回头对众人们说：“我觉得越活越有想头了啊！日本人就该快走了！”

村里人除开不劳动，不当兵的人们，都一致赞成他的论调了。即使是抱有点成见的人，也不会从他们的语句里，找出什么意见来。那些过时的症结，早就在这儿冰释了。

“要是打走日本的话，”一个受苦的老头子说：“我们可真好。这年头，就是日本在，闹慌乱，耽误了养种啦。”

时兆庆立刻堆下满脸靛然的笑来，温和的、恳切的回答道：

“我赞成你这话，我同意你这话！怎么你的意见，就和我的意见一模一样呀！我刚才不说吗：日本该快走了。我就是说，我们实在有了熬头了！”

他还伸出一双大拇指来，表示他赞同的决心和绝对。他的全身都一时要笑出来，毛孔子也抖抖的张开口想说话了。这就把冬天的空气都弄得温和起来了。他的嘴酿出的蜜汁，在人们心上掺和着，融合着，把任何拉杂都搅做一种粘液了。

“啊啊，”一个曾经做过长工的说：“这年头，人们出的多了些，可是心里总痛快的多。揭开瓮口一看，总还是有点长余啦。过去的年头，可是连这只瓮也叫人家拿走了。要不，也叭的一声给摔碎了。”

时兆庆瞅着说这话的人，笑眯眯的好象这话正是从他自己的心窝里挖出来似的，哇的一声答应道：“是的，是的，这可是正经话，正经话啦。这年头就是老百姓的。我虽说不是受苦的老百姓，可也知道受苦的老百姓的艰难啦。真个，现在公家那里拿走许多，不也还是为了咱们，给咱们打日本吗？”

他的脸上，这时演变出一忧一喜的彩色，仿佛画出他远在做大县长时代，早洞察过老百姓的这种痛苦了；而这种情形是他反对的；不得已不能免去的。可不能说那是他的过，那是年头的过。

当有人提起民主问题时，有个说话的人，却带出一点瑟瑟缩缩的样子，抱歉似的道：“又不是谁翻身了，欺负人啦”；他的眼圈子竟至有点儿红晕，“动不动就搞这个，斗那个。实在咱也不愿意。大家都平平等等的，安然过日子不好啦？”

这个口风，却把时兆庆的谈锋更加磨利啦。他的同情，甚至变为一番申斥和教训似的，大声向这位说道：

“你说，那还有什么不该吗？”他的眼睛瞪的几乎冒火一般。“谁不是这样的。群众们讲民主，老百姓翻身，那是一番‘天道’啦，谁堵得住！你不要太泄气了。该怎么，便怎么，一手一脚都不放过。要让老百姓始终骑在老财们的胯下的话，那还有什么平平等等，安然的日子可过啦？”他的议论，虽说震惊不了什么人，却已足够正直得说服任何人了。听的人都睁起眼来，向他望去。研究那“天道”，仿佛从他身上找见一条出路的指标。

“啊！”大家都说：“时先生说的好！正是啦！”

“不要叫我先生了！”时兆庆一面吟吟的笑，悠然转来说。他仿佛承担不住人们的敬佩十分抱歉似的。“啊啊，不要笑话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啊！”

之后，他和老百姓们，又谈过多少情投意合的话，一直把太阳由东半天推到天的正中，才挟着一股恋恋不舍的余情，安然掉转脚步，走回家里去了，人们望着他，虽说越走越远，可是觉得他还好象是自己的一块肉似的贴切地吊在自己的心上。因为他遗留在这儿一团好久不消失的温和的空气。……

四、两只脚沾在会议里

晚前，村中号召开村政会议。

当时兆庆去出席的时候，心里想，我怎么也不能让人们说，时兆庆还撑着县长和士绅的架子啊，他於是甚至在穿了土布短袄之外，头上还裹了一块白毛巾，拖着两条长腿，闯进会议室去了。他的两只脚蜜也似的，一进去就沾在会议室里，不到会散的时候，永不退出来。这是他新近养成的一种习惯了。

“啊啊，时先生困了？”村干部看见他严格遵守规则的精

神，有时殷勤的，慰问他说：“你不然，出去走走吧，坐着太久了。”

“不要叫我先生了。我不困，我不困。我坐得住，不要客气呀！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啊！”

遇到问题时，村长徵询他的意见说：“你的意见是怎样？”

时兆庆非常恳切地伸出一只手，正如蜜蜂展翅一样，拍着村长的肩膀说：“我赞成你们，我同意你们！怎么你们的意见就和我一模一样啊！”……

会议就这样很生动的进行下去了。有时先生在，人们好象更鼓一把劲了。

停够了点把钟工夫，时兆庆才收拾起蜜蜂似的脚，从会议室里退席出来。一派堂堂的笑貌，严谨的裹了他的全身，没有一点破绽露出。好象会议里什么问题的解决，特别在他本身上，政府是足够严明公正，实际照顾各阶层了。他满肚皮喜欢着，正如蜜蜂吃满一肚蜜汁，笑着笑着，走了。他走着，一直走到时家的大门口，还回头瞧站在会议门前的村政委员们、干部们，远远的高声招呼着：

“大家回去吧。这个会开得好！开得好！咱们大家以后都没问题了！”

五、“太阿倒持”

但是时兆庆的两只脚，一踏进自己的大门，气势却陡然变了——他又恢复了他的大乡绅大县长的时代了。

“啊呀！”他吼了一声，那历史上呜啦的风，便又卷土重来，风头里还高高的拄出一支火把说：

“刀把子落到人家手里了，他妈的，我总得有个对待！”

他把出席会议去时裹在头上的一块白毛巾，唰的撕了下来，身上猛然暴涨了一下，直挺挺的躺在一把太师椅里去了。……

在孤独的风子里，特别在夜静时，时乡绅按时作着他的严肃的思想工作：

“啊呀！‘太阿倒持！！太阿倒持’了！！！！……”

他想到的老上级阎锡山这句术语，心头怦怦的跳着。那时，阎氏看见农民们，由于自己放手了一下，便蠢然轰动起米的样子，有点可怕的、愤惋的叹息了。他害怕农民一旦参了政，这对于自己说，就等于“太阿倒持”——刀把子落到人家手里去了。阎氏很痛心这一个失着。同时，阎氏也十分点头自赞，这实在是一句刻划出时代的转捩的名言呀。……

时乡绅想挽救挽救这一失着，想个办法，打破这句话的宿命，然而他一时也自觉枉然了。……

一幕悲惨的戏剧，随着出现在他的脑际：

“农民是一只老虎，可不是好玩的。你一失手，它便吃掉你了！”

阎长官把农民运动，比做老虎吃人。因此他颇悔恨自己过去的傻头傻脑，在“七七事变”初期，竟允许一般青年去拨动农民的虎须了。他虽颁布过“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法令与政策，然而在当时他想：“合理负担，其意义不过就是加大予算”；而“减租减息”，也不过一口扯淡的西北风而已；有什么了不得！不料事态发展，意与愿违，这个手腕敢情弄糟了！

“啊！老虎来了！”阎长官睁起眼，警惕的申斥着他的部下说。“谁能闭着眼睛，坐待老虎吃掉吗？我们还赶得上回头啊！”

于是他便决定了“十二月事变”这条对策。

听说这事变期间，几次三番，秋林就有所谓高干会议。一般大人老爷们，连他的太太小姐也在内，都大喊大叫着“太阿倒持”

了。那是怎么一副背景呢？原因是：阎长官的案头，日夜雪片一般飞来了告急的电文；牺盟会赤化了；农民暴动了；旧政权推翻了；暴民专政了；——特别是这最普遍、最深入的暴民专政一条，大大的伤了阎氏和他部下的脑筋，竟使他们哇的一声吐出满口鲜血来，蓦地想起了一句古话：

“‘太阿倒持’！”

他们一阵竟吓死过去，出不得声了！

“哇呀，这可怎了？！刀把子落在人家手里去了！！！”当他们还魂了时，把这句古话译成了现代语，发狂的叫。紧急严重的口吻，竟好象一场暴风雨！

“‘暴民专政’！”这就是“太阿倒持”的真谛。

赶到新年不听调，竟敢“造反”时，阎锡山便感到这句古话的危险意义，更加具体而扩大了。

“老虎吃人啊！！太阿倒持！！！”他一时更加发疯的好象打着一面响锣在他部下的耳边，大声作了宣传了。……

“啊，‘太阿倒持’！……”

时兆庆想起这样的故事，毛发悚然了。

他躺在太师椅上，闭着眼睛，点着头，闷闷的叹息不已。而今，这个生动的故事，却早已抛弃它的躯壳，只留下一条深刻的思想，存在于他的脑际。“刀把子反握了！握在人家手里去了！！”排在一切感触前面这一条好似经典的词句，他虽在每个深夜里，都映着渺茫的月色念诵一遍，可是总得想出一个适当的对策呀？！……

“阿，‘太阿倒持’……”

时乡绅呆坐着，象一个死的影子，屹然不动的默默地念诵着。精密的考虑，在他的思想里拔出一条钢针，刺着他的心一直冒出鲜血。……但他仍然想不出一个对策。他呓语着：“总司令说得对的。这，敢情，敢情，真个不错——刀把子落在人家手里

了！……”

但他仍旧想不出一个对策。……

夜沉沉的。他回头想到村里的会议上去了。这会议，不是他自己愿意出席的；连在群众场合那些奉承话，也好像是谁强迫他说的。时乡绅很苦闷自己的一张嘴，竟不能由自己作主了。

“有谁能在人家面前永远的奉承呢？阳奉阴违，心里是多么齜扭呢？眼睁睁地看着刀把子握在人家手里去了，咱还‘赞成赞成’，‘同意同意’，这叫他妈的什么把戏呢？！……”

时乡绅谜一般的永远沉入疑问里去了。

六、绊脚石

时乡绅在村子里，从一面看，觉得自己是一个突出的山头，很孤立的；但从另一面看，倒又象有许多高山突起着，连环着，把自己压倒在下面，也成为很孤立的了。他虽说整天价如胶似漆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然而一到他揭开真正的镜面时，他便照出自己伶仃孤独的身影来了。

“人家是一团，自己是一个。”他不禁凋零之感道：“连个吆喝的人也没有了。看哪，小子们翻起身来，吹口气便刮起一场大风！”

村子里一户挨一户，象长长的密密的穗子，累累的挂在谷垛上。共产了；家家户户是新发的。土地从少数人的大门口吐了出去，就向这些新发户的大门里钻进去了。他们自给自足，脱掉破袄烂裤，穿起崭新的青布衣、羊皮裤来了。而破产的少数人呢？这在他看来，自然都是自己人，却就好象都已经死了！一口气都不吭了！他们胆小得连一面顺风旗也不敢给自己打了！……

从时乡绅的思想上，蓦然贴出一副高高的明朗的对联，这正如他的自己人们的思想上，共同的揭出来的一样：“倒了许多

英雄汉，威了许多臭瓜旦！”

他想到，这就是这年头恰好的一副图画了。谁要想举手把它撕了下来，那就会碰钉子，办不到。

愤懑的心情，使他悄然蹦起脚来，走出村子去了。他可不是又和村人们攀谈的。他如今却躲在一垛墙背后或者一棵树荫子里，竖起他的耳朵了。有一次，他竟发现了这等奇迹：

“嗨嗨，他娘的！”墙背后竖着象一只耗子似的耳朵中，朗朗的响道：“起得早了，磕着吊了；看看这块绊脚石，嘞嘞的碰了老子的脚趾头了！”

他还听见这个声音狠地踢了一脚去，突然有点叫痛似的，哼哼的缩回去了。不知怎么，时乡绅脸上蓦然袭来一阵红晕，脖子粗得象一颗西瓜，以为这话竟象有点来历似的了。

“啊，绊脚石？”他自己问自己说。“这不是骂我吗？！”

他睁了睁眼睛，闷然的从墙背后跑出来，一时竟沉不住气，打破和农民融洽的新习惯，一口气向那个正在慢慢的走在路上的声音，追去了。他几乎一把抓住他的脑瓢骨，责问道：

“你这是骂人啦，不是？你骂谁？”

那个家伙却丝毫不搭理他，连一眼也没有去睬他，扬扬长长的自己走自己的路去了。

他没有办法，心里却还不服气，便又紧追了几步，说：“你到底是骂谁的呀？是骂人啦，骂石头？”

他这很生气的声调，使那个家伙突然转过头来，大瞪起眼睛，向他发躁了：“你管得着？骂人也由我，骂石头也由我。你管得着？”

这个家伙一时真象一只老虎出了押，要吃人的样子，卷起一泡风雹电雷，乒乒乓乓打到时兆庆的头上来了。时兆庆失魂丢魄的，站在那儿不动。他想，他娘的，这家伙，真的是眼前一只吃人的虎。过去这班小子们，是只配打顺风旗的，而今竟反了？

反了？……

“绊脚石！”他心里呻吟着这个鬼名堂，有点刺痛了。他认定这绝对不是骂石头，而是骂“人”呢；而“人”自然就是他自己。

可巧又一个人，听着这场叫闹，跑过来了。这人仿佛十分看透了时兆庆的委屈，用好言好语安慰他道：

“这，这，他又不是骂你呢。我也听着来。这，你又何必着急呀！”

不幸这场安慰却不成功，倒勾出时兆庆的牢骚来了：

“你说的倒好。”他分辩着。眼睛睁得碟子大。“人家骂石头，为什么正正的对准咱的耳朵啦？人家指桑骂槐哩，咱什么不懂得？咱就是人家脚下一块绊脚石了，非踢开不可！……”

“唉，这个，这个，……自己村里的人嘛，谁还骂谁呢？别多心啦。”

听了这话，时兆庆本来还想再发作几句，却又想到这年头终究不是说话的年头了。于是他就咽一口闷气到肚里，自己走了。

回到家里，这才再忍不住这口闷气，爆炸起来：“啊，绊脚石！绊脚石！绊脚石！……”

他重复着这三个字，发火的叫。

他气极了。他以为群众是在把他这样的人物，当作一块无用的反而有害的绊脚石看待了。什么时候一脚踢开他去，这就是群众的要求。

他猛悟到群众这口语，竟好象是专门锻炼出来的。经过锻炼，才产生了“这条政策！”他也需要一场锻炼，一条对策！于是他呸了一声说：“老子将来有日子和你们算账啦！”

七、参议员在大会

晋冀鲁豫边区实行三三制，成立边区临时参议会了。征为时兆庆好久等待的日子，今天到临，他被政府聘为第三专区征聘的参议员了。

时兆庆在心里说：

“终究有这一天！这也是个办法呀——竟是一条对策！”

他以为人们终究还看得起他这个曾经做过大县长的人，自己的大县长、大乡绅的架子，终于还不倒，这的确不只是又可以吓吓老百姓，而且使他们想到天下猩猩惜猩猩，终于还是坐官的来坐官，仿佛倒是新官和旧官还在官官相卫呢！最重要的是——他可钻在这支旗子背后，作点什么对于这年头的对策工作了。

故事只从他的赴会说起吧：

当他带着满怀的喜欢，去开晋冀鲁豫边区第一次临参大会时，他便取了这种态度了。

他仍旧穿起那领土布短袄，下巴下吊着那络山羊似的长须，荷着那盘大麻子爬满了的脸，有精有彩的，便由武乡直驱临参会去了。

在这次崭新的、盛大的、民主会议里，四十余日，他一贯采取了“夫人不言”的态度。但在会议开幕的第一阶段，他一贯精神奋发的坐在七十八号的席位上，一边袖着手，一边两只眼向主席台上贯注着，嘴里哗哗的溢着涎水，透出赞叹和喜慰来，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只是没有说话！在他说这就是一场非常民主的会议了。他在休会期间，便对同人们——尤其是武乡县左近的几个县参议员——拍着手说：

“这可是边区第一次大放光明的日子呀！”巴巴巴！他的手响着。“我们的言论自由了；我们的发言，对会内负责对会外不

负责！而且我们参议员本身，也得到了一重保障：不通过临参会驻委会，政府是不能擅自逮捕的呀！我们还能不说话！”

他把会议的民主精神，剥下一条筋骨来了，谓之“言论自由”了；他又瞅中会议里存在的一点钢盔钢甲，拿来披在自己身上，谓之“保障人权”和“保障参议员”了。他非常赞成这些东西，就如同赞成、爱护自己的武器似的。可是同人们有的反问他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哈哈！”时参议员答道：“我满肚子赞成，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否则就嘻嘻哈哈的溢着涎水，摇摇头，回答道：

“咱们懂得什么啦，咱们不懂得新民主主义呀！听听就够了，说可是说不来！”

有些同人们，便都觉得时参议员，是一个最诚意的会议精神的拥护者了。……

“我们来开这次会议，可是赛如受一场大训啦。我们都会得到许多宝贵的从来找不到的知识了！这可是幸福之至呢！”

在人们闲谈里，时兆庆参议员，便又耸耸肩膀这样说。他在人们重复了他的意见时，便又拿出他在乡村会议里一贯那只“口套”，拍着手说：

“我赞成你的意见，我同意你的意见，怎么你的意见就和我的意见这末一致呀！我们可是有幸运，才来这里参加这一次富有意义的会议吗？”

他接着便把边区参议会，形容成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会议，好象对于他，在精神上不只给以许多安慰，而且启发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简直把他从一个不识不知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政治家的地位；而且使他的精神，好象就如大众——这新民主主义时代的主人翁符合了的样子，那末满肚皮赞成的了。他这就把临参会，真正认为是自己的会议——就是说：他自己如同真正是他的一个

忠实的可爱的分子了。

然而这是公开方面。秘密方面呢？时参议员在几个同人面前，也不知是因为会议太长了，而且没有长的内容的缘故；也不知道是自己精神疲乏了，再支持不住这番罗嗦；也不知道是真正从会议里提出他的精神和实质来了；也不知道是他自己忽然心血来潮了——但刚刚到会议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刚刚到二十天的头上，他便越来越就发在会议里不说话，在会外却更多的发言起来了。在他和武乡周围一些参议员同人们，夜晚去看各边区各大剧团特为临参大会每夜演著名的剧时，在这条夜路上，他的话才算恢复了大县长时代全部朗朗上口的呱呱叫了。他以悠悠荡荡人不知鬼不觉的口吻说：

“我们可算身当盛世了！不只来开会，而且来大吃大喝，而且夜里还有的戏看啊！哈哈！这可是没有见过的盛举！”

他的嘴一扁，仿佛涎水都已吸进肚里，完全变赞成为反对，接着便论起“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来：

“那一位大人物报告来呀？”他故作遗忘地暗射着彭副司令说。“他说：他有批评言论自由的人们的自由。着啦！我们也有言论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上头尽管讲民主，民主，下边却尽管不理这一套——这不真成了一套表面文章了？”他於是转而客气的说：“上头好，下头不好，你们说是不是啦？”

在他的冷笑里，就有许多人被俘虏了：

“对呀！时参议员说的对。就是这样上下不接气呢。我们也觉得有这么一股股味道，只是说不出来。一经你道破，倒好象把我们的心思吐出来了？”

自然时参议员，早就瞅中了他的目的物了。这些先生们拖着长袍大褂，刚刚被临参大会的民主精神洗礼过，还没剥掉自己心理上古老的残余的渣滓呢——那些被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所引起的恐怖的假象，吝啬的内疾，这就使他们一面想加以表扬，一面

想加以掩盖了。时参议员不待揭开他们精神的锅盖，早已窥见那里面这一套热腾腾蒸发着的淤结之气了。

“三三制？”时参议员很滑稽的提一个名词说：“那里来这一大套，眼见得大会场中，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没有公开呀，我们可不是瞎子，我们武乡便是个例！他们还不是掩耳盗铃吗？咱们给人家帮衬帮衬好了！作个陪客罢了！”

于是，便把“三三制”秘密的在他们的同志中间，呼为“陪客制”。他谈到乡下的“陪客制”时，更笑嘻嘻的说：

“那可就更耐看了！”他把两只手并举起来，排出十个指头说。“十个里不就有人家八个，还说是无党无派和什么政党都有份儿啦，你们说，耐听不耐听呀！把一些泥胎座子；财政委员呀，粮食委员呀，一派麻烦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岗位，剩给你们一二个，这就说是‘三三制’了！多好看的‘陪客制’呀！”

于是他一声尖锐的冷笑，便砸了碗碟似的，引出一阵成群的附和的笑来，大家便被这场讥笑，拖着进入戏场里了。……

时参议员诸如此类，进行了他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事例实在不少，可是会议已经进行到二十余日了，他还是死板板的坐在七十八号的议席上，没有公开的张口说过一句话。

表面上看来，会议进行了四十多天，时参议员是一贯精神贯注下来，满肚高兴下来，满眼放着笑嘻嘻的光芒下来，满身牢牢的坐在那里文丝不动下来，把会议支持和努力下来了。他可没有说一句反对话，连一点意见也没提，不只是大会精神好象是完全和他的精神吻合，而且每个参议员的发言的精神，也好象完全和他的精神吻合，成为一致，成为都是他的毫无遗憾的代表了。时参议员在人们的眼光里，在大会的整体中，都服服贴贴成为一个好分子，民主精神最健全和最健康的一个细胞，满身活泼的跳跃着、生动着，而且好象放出一股异彩来了。第一次临参大会的光明，你要找见的话，除非就找到他的身上。

可是时参议员在他的自由言论和批评之外，还作了些什么呢？鬼知道！只见他在会议开完了时，便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呀呀！这场会议可总算开完了。我还打算着要开一辈子啦，这总算不到一年就开完了！”

他对人们（参议员同人们，住在一个屋子里的和同乡的参议员们）这样说时，耸了耸肩膀，好象从肩膀上面扔下一副重担似的，申明自己这才是被解放了。于是人们当然有的也就被传染着耸耸肩膀赞成这番解放的言论了。

此后，便是时参议员被政府雇了几头骡子，赶紧用手拉着他的同乡参议员们，跳上征鞍，走上归途去了。在归途上，他除了朗朗的在口上赞成大会的“民主”精神之外，便不时又发出他的自由言论和自由批评的牢骚来。

八、参议员回乡

时参议员回乡来了。

在武乡，一场盛大的欢迎会上，他说明边区临参会的总精神道：

“大会以四十余日的努力，完成了树立边区民主政治的神圣任务。它的最重要的精神有二点：一为言论自由；二为保障人权。”他接着大声申明说：“言论自由，就是老百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保障人权，这是早经政府颁布，又经这次大会确定了，村区政权以及县政权，此后不能随便捆人、打人和枪决人犯了。”

关于大会的土地、劳工、婚姻三大法令，他却绝口不提了。（大概这些法令，都与他的精神，基本上有点冲突吧。即如婚姻法，他想，那也是反对他同时娶三个老婆。现在还企图再娶一个，说是膝下无男呢。）

时参议员一回得村里，便又摆着他的土布短袄，吊着山羊似的长须，站在太阳地里，和村人们攀搭了。

“大会开得好！开得好！”他指边区临参会说，“我们有了言论自由，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了；我们有了人权保障法令，再不怕干部们随便捆打了！一切要依照边区临参大会这种精神来做！”

他于是回到家里，巴巴巴的打起算盘来了，他第一次回答临参大会的精神和号召，便是这样作派：“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八……。”

他把家里二顷二十亩地：如何算分，如何负担，资产多少，收入多少，按照大会的国民负担不得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三十”，克算起来了。他经过了三番五次严格克打之后，算得清清楚楚，妥妥当当，十分可靠了，然后便飞呀似的走出门来，向村里人们喊道：

“啊呀！”他失惊似的说，“咱村里的负担可就有的人们，不只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且超过百分之六十了。这对于抗战，可不大妙！而且显然违背了临参会的政策和精神了！——这要向政府建议呀！”

当然他所指出的“建议”，就是要人们来“唾骂”和借作“谣言的材料”的；而他所谓“有的人们”，也就是指他这个自觉的代表大地主阶级的人物吧了。——而且他在临参会开会时，抄履历，却写自己家庭状况为一个中农，有人问他说：“你怎么是个中农呢？”他回答：“我家里很破落呀，我也学会了扛锄上地，难道够得个富农吗？”而且前些时在村里，还三次五次向农会主席要求，口口声声说他要加入农教会呢，好象不加入，倒是不切合他的身份的了。……只见他的一双大眼睛，便向天上空洞的望着，好象十分感慨这种“下头”的做法。他满身上下不舒服地在空中望望这头，然后转来停在人们身上说：

“临参会明文规定各阶层负担，都不得转超过百分之三十

呢！这是一条大法，怎么好违背的啦？！”

他一口咬定这条被曲解的规定，倒不来自己责问自己，却远远的向县区村各级执行干部，暗地射一支猛箭出去了。

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同县参议员某某了。他远远的望见他，便以一身上下满不舒服的态度，更加有点矛盾似的，仿佛自己规定的东西，自己倒不能解和，太惶恐了，对他说：

“喂！伙家！”他用亲昵得直至狎昵的口吻，招呼这位参议员说：“你们那百分之三十的负担的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体呀？”

他的态度突然又转变的那么文雅，那么自然，那么顾全大局，关怀大体的样子，悠悠的微笑着，说了：

“要说，我算来！”他倒不怕以自己的矛，刺自己的盾的，为了装老实说：“我家里的负担，就超过百分之六十了；而且有的人，就怕超过百分之百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体啦？”

那位参议员，便老老实实告诉他道：

“那是指国民平均负担说的，并不是指定某某一个人说。以某某一个人说，应该有的达到百分之六十。”

时参议员便在热脸上，忽然转来了冷冷的一笑，回答了：

“敢情是这末个解说呀？我可知道了！——原来咱还是出咱的百分之六十了，哈！”

他便拖着他满身不能节制的忿怒，燃烧着背过脸去，嘴里却还在咬定：

“好、好、好！好一个‘百分之三十’！”

赶到那一位参议员，和他接着进行了短时间的其它一些政治谈话时，才发现时参议员果然是个有心人，把临参会每条法令都钻透一条空子，断章取义出来，吹着他的斑斑的毛病了。诸如婚姻法、土地法、劳工法，这时他才和这位参议员谈得劲起来，条条条件件都好象不大合适，规定得失着了的样子，有害于团结和抗

战，令他很担心了。——他当然忘了一条义务：在会场上，他是不说一句话的。——不过他的态度，自来就好，特别是在提批评的时候，更好，因为牢牢记着阎锡山的作风：“即使面对敌人，也要托出一盘笑脸。”他就在眉尖上，又转出微微的笑，说了：

“这些都似乎有点空子，不大合适。对一般人，一般地方，都过不去。希望你建议一下！”

他的这番批评，可以说补救了他在大会会外的言论了，但却没有补救了他在大会会内的不声不响。不过他的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的作风，大概就是如此；对于他的任何对方，总是这样背面说话的。——这或者也是他的老上司的“传统作风”的演变吧。

然而不管好歹，时参议员总是做起参议员来了；人民对他更加“尊敬”起来了，政府对他更加“重视”起来了，他自己也仿佛更加“爱”起人民，更加“拥护”起政府来了。如果不遇什么事变，不出什么政治岔子的话，时参议员倒不折不扣的是一个

“新民主主义”似的政论家呢。……

藏着做出什么来呢？谁去捉摸他秘密的手里，掌握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勾当呢？人们，单单看见他是：更加有了一种大资格了；更加戴上了一个大官帽了；更加威风一些罢了。谁还想在这顶参议员的纱帽底下，敢情扣着他的“这也是一个办法，一条对策呢？”

人民是作这样想的。……

九、破 坏

时兆庆在做参议员之后，竟还没消散了心头的作呕。他想他总得有条对策，来改变改变这个奴才得势的世界。

“剥光了，人们把老财们都剥光了！”他时常吐着这样一口闷气来说。好象财东大户们，本来是满树青枝绿叶，却被流氓、

小偷，七手八脚，一阵儿剥光了，这是使他十分伤心的。

他的思想内时常装着连珠弹，直冲着“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清理旧债”，……这一切汹涌而来。他咬紧牙关。怒火从牙缝里吃吃挤出，好象炸弹片穿过空中，呜呜咽咽的响。他光着的两只眼，如果在夜色和灯光下看去，就活象两颗鬼火。

他也时常作出这样的结论：

“谁要以为这年头能久的话，那算我瞎了眼睛！”

有时，他竟直冲到他认为是他的最大的敌人身上：把八路军共产党从心里逮捕过去，满脸巴掌打着，又用嘴一块一块撕下他们的肉来，说道：

“敢情老虎翻身，讲民主，搞老财，都是你们在背后作怪呢！”……

诸如此类的故事，一时怎能说的尽呢？

让我且来介绍他的实际行动吧。

一个夜里，时兆庆心头一挣，便悄然蹑蹑着脚，迅急的奔到村外的土窑里去了。仿佛那里早藏好了几只惯于服从他的革命耳朵，他还没有看见这些人影，却已紧紧的咬上这些耳朵了：

“八月十五，请看是谁家的天下！……”

时兆庆宣布了他的计划了。他把自己的拇指和二指分开，伸了出来，作出个日本人呼唤八路军的手势，继续说：

“我们要看今天的天下，到底是谁家的天下，我们就来打倒个吧？”

会议中，部下们震动极了。当他的部署完成时，时兆庆才松了一口气，听他的一个脑袋偏偏的，脸上还印出一块疤痕的部下，诉苦道：

“我今天起的早了，一只乌鸦飞在头上，撒下一泼尿水来！我就知道不妙呀。这年头咱们倒运定了！”

“你遇到什么一回事呀？”

为了答复这质问，那部下使用他那还未褪掉的笨嘴，学着一般先生人物的腔调，在说话了。他的话打动了人们，令人觉得既好气又好笑。有的人，因为正在开这样秘密会议的关系，便把一场好笑，吱吱的压在肚皮里，象只耗子似的叫去了。时兆庆却立刻肃然起来。

不一阵，这张偏头脸，便正式说道：“啊呀，你们听我！咱今天到区公署打退租官司去啦。咱说，咱半文钱也没有；人家总说，咱有哩，是藏着不出口。咱说：‘区长你去看看，刨刨，你亲眼见个底，就好给咱作主！’人家却说：‘谁有那工夫！我也不去看，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正群众叫你退，你就得退！退不出来，看群众斗你！’你们说，这不活活的气死人啦？”

时兆庆瞪大眼睛，射出一支毒箭，刺中这句话的空子，说道：“你们还觉得好笑吗？这不是一场笑话！政府和群众，暗地里捏着指头哩。他妈的，坐不了官，就滚他妈的蛋好了！那里面有稀里糊涂的官不管，却推给群众去斗的道理呢！斗争？罢了，罢了，一鼻孔出气啊！我作了半辈子官，就没有见过这样个格局！”

接着，他又猛然摆一下头，向谁质问似的冷笑说：“这象个什么世界？抗日真是他妈的了！王八蛋们整天价还吉里巴拉的卖嘴呢！”

这个震动，给他的印象很深。因为打塌的假定是他自己，那就不仅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一套精神体系了。……

冷然的迷蒙的月光，笼罩着地面。时兆庆从暗银色里穿出了土窑，返回家来了。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炎炎的燃烧着他，使他想把一场魔梦变成现实。

他回到他的大门口，便把一只苍毛狗锁了起来。一条锁链串在这只狗的颈上，致使作为这年头主人的第三只耳朵的它，惊讶地却又习惯地以为又要发生什么事了。子是温顺的摆着尾巴，向

主人手上噢了一下，轻声的，低低哑哑的向主人撒娇起来。然而主人却一掌拍在他的脑袋上，做为惩戒和教育了。

时兆庆尖起两条眼光，从暗银色的月光里探讨什么似的，深深的穿进这三进院落里去了。好象什么都平静无事，足够放心的，家庭是一点事情也没有。他这才轻轻的蹦着脚，蹑进大楼底他的住屋里，扑倒在床上了。

他蜷在被窝里，便好象分明看见一个人一动不动的伏在一个草坡下。睁出一双灼灼似灯光的眼睛。赶到醒了过来竖起耳朵时，划然一声从他的听觉掠过，却已不是一场魔梦，而是一颗子弹的真实呜咽了。……

他一头坐起来，便张手张脚穿衣服。……

门里悄然走进几个人来，脸上都好象套着一副面具。是惊惶不是惊惶，是胆怯不是胆怯，倒是一场阴谋的胜利，把他们浓抹着，活象个鬼！他们大都是胖胖的，高高身材，有的撇着八字胡，有的髭毛鬍鬍的卷满了颊巴。这就标明他们都是这年头的“蓄发逃难派”了。——为了躲日本，他们都留起胡子来了：那末，为了打黑枪，为什么这胡子不正好借来吓吓人呢？……

“哈！”他们一进门，便掀起那副冷面具，吐出针尖细的气来说：“你听见了吗？”

“我已经听见了。”时兆庆回答道：“可是我只听见一声！快去，把应打的都打响！”

立刻，四野里枪声一声复一声，又从他的耳边呜咽起来了。……

第二天，村里人都站在太阳地里，吵着昨夜的枪声。

“吓，特务！”

时兆庆又穿起他的土棉袄，左手拥在袖子里，右手扶着旱烟管按在嘴上，朝着人群所在站下来了，他把两只大眼睛，怔怔的向四面望着，如同跟人们同样惊讶这一场乱子似的，口里轻轻发出

一番叹息：

“昨夜有枪响吗？真个有什么分子捣乱啦，这可得提防着点！”

起初那失惊打闪，装得活象一只呆鸡的样子，紧接着，却还原为漠若无事，不相信的态度了。他便从袖子里掏出那只拥着的手，把长长的一绺山羊须抹了一把，同时，旱烟管又在嘴上叹吸叹吸的响。

“有血啦，谁哄你！一个人快叫打死了，还不相信？……”

这个有意义的讽刺，倒吓了时兆庆一跳。但毕竟消灭不了人们眼中的惶惑。人们望着时兆庆，仍然见他是一个根据地秩序的足够的赞成与拥护者——参议员。眼尖些的人，也不过认为他是一个冷飕飕的批评家罢了。虽说他不比那个受伤的哨兵勇敢，但绝对不会怀疑他是什么阴谋，破坏者。——因为时兆庆是这样裹得严严实密的啊……

十、女儿

时兆庆近来，惯好讲这般道理：

“从今以后，我们就更有了一重靠山了！”

新民会在武乡秘密组成之后，东山一带的山王，便好象得到一番新显示似的，把蒋介石、阎锡山跟日本人，认作是不二的兄弟了。他们的根据在那儿？且听他说。

“要说这是投降，我可不相信！”他解注道：“日本人跟中国人，老早就是一家人了，这不是从历史上找出他的铁证？我们中华民族，原来跟大和民族是同父同族的哪。”

他讲着这般道理，眼睛便凝神的向辽远的空中望去，好象正在望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一般，要从那里检出一真材实料来。

“而且，”他更加阐发说：“从社会学上看，我们也应该得出这样一条推理：那个弱小民族在当自身危难的时候不去向一个强大民族拉手的呢？打开窗子说亮话，眼前见货；即便是根据地，还缺几个穷光蛋！要同老财们要好的？即便原来不是一家人，这又有何妨呢？……”

关于这样的理论，他的部下们听了，自然便眨眼，将本来冰冻着的一点疑虑、涣然消失了。他们都好象听众里的一位女同志——时兆庆的女儿时玉花似的女性的、温从的服从了。他们都点着头在心里说道：

“特派员说得对呀！特派员说得对呀！你老人家说啥就是啥，没有错！”

时兆庆每逢这个场合，眉尖上便流过一条胜利的河流，笑意简直要把满脸大麻子都填平了。豁的一下灵感接着飞来，他便扁一下嘴唇，批评性的说：

“所以说，新民会，这又有什么呢？结果吗；就只有从今以后，我们更有了一重靠山了。这就叫曲线救国！这就是新政策，新政策！——不是政策的话，当然，我们也就不和日本合作了。”

他这场锋利的结论，立地会换来光辉的喝彩和无限的感谢。因为他既然好象伸一只手到部下的灵魂深处，给大家祝福过了，那么当然大家也就要对他莫名感激了。

从武乡地皮上生长起来的国民党先生们，在这党内是称得起“后起之秀”的，要知今日，便看当初；民国十三年时代，他们都曾经聪明的，顽强的反对过国民党了。那时，他们有理由说：国民党是赤匪，他们决定不来参加这“实行三民主义”的匪党的！可是抗战来了，时局变了，国民党有了新领袖、新政策了。这就使得他们又有理由说：国民党落叶归根，到底还是咱的人。咱们终于熬到这一个年头了！这个年头里的国民党，在他们看去，就好象一个曾经被父亲撵出门去的浪子，现在翻然回头，哭哭啼

啼的又跪到父亲面前来了。于是，父子一场和解，便造成一个浑然无间的新家庭。

这组织里：打冷枪、割电线、造谣言、捆架、暗杀……都只是一种平凡的、开始的、部门工作。而组织维持会，响应敌人，勾结敌人，勾引敌人；组织情报站，给敌人送信，和敌人交织成一个网，“调查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一切，准备扫荡进攻，实现“变根据地为敌占区”的总方针；而放毒，企图一下消灭尽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和中华民族的一支血统，……这就是更进一步的新政策的具体内容了。优秀的新同志们，对于国民党的这番革新和布置，佩服得是五体投地，如同自己手创的呢！……

时兆庆因此时常谈到：为了目的，还择什么手段！择手段那才是龟孙子呢！他们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时兆庆的党，想对日本怎么，就对日本怎么，这是他赞成的。因为他想：他们有三百万军队，有国民政府，有中央政权，有国际地位，谁敢怎么他们呢？他们是“正统”啊！……

可是根据地老百姓将怎么样来回答他们哪？他是想不到的。
……

搁起这样国家大事，且听我来介绍他的女儿吧：

时兆庆的女儿时玉花，归宁来了。她十日半月便归宁一次，打探他的父亲来了。

时兆庆对于这个独生的失母的女儿，一贯是爱得如同掌上明珠的。东山一带的气脉，既不适宜于富贵人家老婆的长寿，也不适宜于使他们产生贵子。时兆庆也就如同其它一般富贵人家似的，同时娶过三房夫人，却在很短时间以内死掉了，而且没有一个遗留下一个宁馨儿来。于是在他鳏居着年愈不惑的时候，就更加把这个独生女儿，视作时门宗祧上一支不断的血脉了。

时玉花生着一副水红色的微麻的脸，左腿由于婴儿时代扶持

得过度小心，反而一时失手丢在地下，便闪挫了。可是她非常聪明和标致。她一贯走起路来，那种一闪一闪的丰姿，就好象更其加强了她的美丽呢，她今年十七周岁了，出嫁了刚刚八个月。

“玉花！”时兆庆在女儿回家来不过一阵之后，便由他住着的大楼底向转入厨下忙忙急急不知给父亲收拾什么饭食的，她喊了。“你忙什么呀？你来，孩子！不要太操心我了！……”

“噢”应着声，一串银铃似的尖叫，时玉花站在父亲而前了。她忽然好象长久没有见过父亲似的，生疏的睁起了两隻圆圆的眼睛，盯着他的眉角说：

“啊呀，你怎么样了呢？”

她立刻竖起了右手的二指来，在这隻指头上沾去了非常的温存和孝意，轻轻的点上父亲的眼角去了。那指头跟着又爬过眼眶下边，在那儿划了个圈儿，可怕的失惊的叫：

“天哪，爹爹！你连眼圈都载出来了！”

失惊了一番，她又发现父亲额上有两条皱纹，她便好象望见两条深沟似的又吓一跳说：

“看哪，这好象用彩笔画出来的呢；又长、又深、又黑！里面还有垢土！”

她便倏的一下，把指甲捺进一条皱纹里去，飕飕的沿着蜿蜒的道子，挖起那填满沟渠的垢土来了。

“天哪！天哪！天哪！”

她不断声的叫着，也不知道是喜乐，也不知道是哀愁。

时兆庆笑着，用眼睛拂去了女儿的安慰，好象申明他今天并不在意这些似的，却摇摇头向四下一瞥，指示她要等待着听他几句要紧话了。她便款身坐在父亲的一侧，竖起耳朵来。

时兆庆沉思着，两隻手搭在背上，习惯地在屋里踱起步来。那一只右手的中指，便在背骨上巴巴的磕着，应着思想的旋律，奏出冷然的音节。空气严肃里予告出一番政治性的谈话。

“那一天会议决定了。”父亲开口道：“我们要转变一下工作。这就是说，无论那一部门工作，都要服从新政策！”

他询问她“瓦解”部的工作，近来进行得怎样了。他重复说明共产党八路军的组织性很强，这一部门工作是比较难作的。而要使新的女会员们，都做得不露出马脚来，那就更费手脚。但他终于提出一项办法来，指示她说：

“自由恋爱，就会有人发昏。正好钻这个空子。正好借用‘共产’‘共妻’这套名义嘛，你说是不是？”

女儿怔怔的没有答应，但霎时便也欣然飞出满眼娇意来了。

“什么是应该讲究不应该讲究呢！”时兆庆叹一口气又说。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可是，这自然也是你的一点牺牲呀！”

当这似乎惋惜一点的教义说完了时，他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白郎宁，轻轻地递到女儿手中，说了：

“收起这个！你此后是要多跑点路了，有时也好用它一下的，你放心，我已经又找到一支日本造的。”

女儿接过白郎宁，立刻塞它到裤裆上一隻小衩口里去了。她现在穿着一身时髦的男军服，标明她也是抗日战线上的一个新型的女性。

时玉花站起身来，看了看父亲的脸皮，微微的笑着。她一边伸手到父亲的肩上，拂去一点猛然发现的灰尘，一边点点头，低吟着，好象在心里说道：

“请放心吧，爹爹！女儿总是听你话的。你说啥是啥，没有错。”

她的眉尖，这时节，同样流过一条胜利的河流，便使她颯然把头一扭，弹簧般跳起一闪一失的腿，美丽的、标致的、愉快的转入厨下去了。

选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鞋

苗培时

一、主人翁

石秋明长得个儿矮矮的，粗粗的；脸蛋子上两道浓黑的眉毛，盖着两只细细的肉泡眼。大腿又粗又结实，象两根粗木棍子，他在那里一站，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石头桩子。

别看石秋明长得笨，他可有着一身好本领，他力气很大，两只手能举起一百五六十斤的大石头。年青小伙子和他打架，三四个人一齐来，还不是他的对手。他能走路，走起路来，和别人跑着差不多，平平常常一点钟也走个十三四里地。他还能跳高，六七尺高的墙头，一跳就上去了。

石秋明出生在很穷的家里，他爷爷给老财家当长工，他爹爹也给老财家当长工。到了他本身，还是一天书没有念，从七岁的时候，就给老财家放羊、放牛，放到十二岁。后来他跑到井陘煤矿，下煤井拉煤，在那里有人向他宣传过共产党。后来日本鬼子杀到了他的家乡，八路军来到了敌后，他就在村子里当起民兵，参加了共产党。后来他的爹爹被鬼子杀死了，他要替他爹爹报仇，就到八路军领导的“保家民团”里当战士。在那里他开始学认字，学唱歌了。

石秋明和他们的“保家民团”，经常住在内邱、冯村、北良一带村庄。

冯村、北良一带的村庄，是敌后的隐蔽根据地，是“敌后的敌后”，四周围不出个四里五里的，就是敌人的炮楼据点。

在“保家乡，杀敌人”的口号下面，“保家民团”就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和敌寇坚持斗争。

别看“保家民团”当时只有三十多个战士，对于内邱一带敌人的威胁可大啦！三天两头，他们就炸断了平汉铁路的桥梁，包围火车站，背走了车站上的电话机，出其不意的袭击炮楼，将“钉子”拔掉。

石秋明在“保家民团”里，总不好和别人多说笑；和同志们打打闹闹的事请，就更少了。有了闲空，他就拿着书本子认字。同志们有时故意向他开两句玩笑，挖苦他两句，他从来就没有动过一点态度，笑笑就过去了。这样，“保家民团”里的许多战士，就认为他缺个心眼，是个半傻子。唯独团长，对于石秋明是有着特别的认识的。他从几次战斗中，细细的观察石秋明的行动，他觉着石秋明这个同志，是一个忠诚勇敢的好同志，表面上看着很笨，心里却是很有主意，有办法的。有几次打炮楼，都是他第一个进去，还鼓动他身边的同志说：“注意呀！子弹是没有眼睛的。前进要快，越不怕死，越死不了。子弹就专打那些胆小后退的人哪。”

二、“我的病完全好了！”

七月里，这天没有一点风。村边的白杨树梢，一动也不动，尖尖地指着天空。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太阳活象一盆火，高高地挂在那里烧着。人们浑身滴着汗，心里闷得慌。连树枝上的小鸟儿，也撑着翅膀，张着嘴喘气。

石秋明发了一场疟疾，刚刚好了几天，身上软绵绵，走路都打晃儿。屋子里热得受不住，他搬了个小凳，跑到村头龙王庙的大松树底下纳凉。

他坐在松树底下，远远看见敌人的炮楼。他想：“妈的！身体这样不好，战斗任务来了怎么办？一个游击队员，难道会被一点小病给缠倒吗？”

团部的通讯员小刘，气喘吁吁跑来了。

小刘脚步还没停下来，就喊：“石同志，你倒不错，藏在这躲心静来了。大热的天气，让我东找西找的，连脑袋都找晕了。还不赶快到团部去，团长等着你呢！”

“等我干啥？”石秋明问。

“不知道！你赶快去吧，团长很着急呐！”小刘说着就跑了。

石秋明站起来，身子立时晃荡了一下，脑袋有点沉重。心想：病了这么几天，就这样没有精神了。……团长找我去干啥呢？莫非今天夜里又要打岗头炮楼，让去当个突击兵吗？那倒也好，打起仗来，什么病都给子弹吓跑了。

他咬了咬牙，抖了抖精神，一口气就走到了团部。

石秋明向团长敬了礼。

“团长！”石秋明说：“你叫通讯员找我，有事情吗？”

团长个子高大，眉毛、眼睛、耳朵、脸庞都是很大的。他靠着窗户台坐着，一只手盘在桌子上，一只手正摇着芭蕉扇，满脸汗珠。衣服的钮扣，却一个个很严肃的结着。他出身红军老干部，待人可和气啦；不说话就先笑了。

团长说：“石秋明同志，你这两天觉着好点吗？走路还成吧！”他向石秋明点头招呼着。“你干吗站着不动呢？坐在那个凳子上吧，我有话和你商量。”

“是！”石秋明说：“我站着不累呀，我的病吗，就算好了

吧。只要团长命令我去工作，”他把声音放得重重的，牙齿咬了一下又说，“我的病就完全好了，我就没有病了啊！”

团长说：“你昨天不是还脑袋疼？”

“不！我脑袋现在是很轻快的！”

“你不发烧了吗？”

“不！我一点都不发烧了。”

“好，”团长说：“如果你身体能支持的话，我现在派你到内邱车站去一趟。这事情可危险哩，你怕吗？”

“我不怕！”石秋明说：“任啥危险我都不怕！为了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

团长说着站起来了；

“到内邱车站去，侦察侦察：那里现有多少伪军？多少鬼子？看看那封锁沟有水没水，好过不好过？……记着！最重要的，是从什么地方才容易打进去？在哪里放上哨，我们可以将敌人封锁在炮楼里，使他们出不来？”

“团长！”石秋明大声道：“就是这些吗？”

“不！还有。”团长说：“还有更重要的呢！你到了那里，就要好好的调查调查，鬼子的盐究竟有多少，是放在车站上呢？还是放在仓库里边？这可要弄清楚喽，不然，咱把老乡们都动员去了，结果没有，那会让老乡们多败兴呢。”

“你放心！”石秋明全身颤动了一下说：“我一定搞得很清楚的。还有别的事吗？我这就去了！”

“你等等！”团长从桌子上拿起一封密封着口的信。“秋明同志！这是党的秘密文件啊！你带着它，到了车站上，绕到车站后身，从南往北数第三个门，两扇破门上写着：‘剿灭英美，东亚复兴’的标语，交给那院里给车站上担水的老王就行了，你只要说：‘你是从西边来的，’他就一切都知道了。……老王长的胖胖的，说话是天津口音，他身上经常穿着件黑色的背心。他会

帮助你工作的。”

“是！”石秋明说：“我一定找着老王，亲手交给他！”

石秋明从团长手里将信接过来，很谨慎的藏在身边兜子里。他想：这可是件宝贝！可得小心的保护它！

“最好三天内能够回来喽！”团长十分叮咛着说：“至多也不要过七天哪！小心！小心！大意就要出岔子喽，敌人的眼睛，是很尖的！”

“团长的话，我都记着了。”石秋明说，“那么我就走了。”

三、老王

石秋明上路了。

石秋明换了一身小买卖人的衣服。

路上，很少走路的人。天气还是象火烧着一样的热。路上的谷子、棒子，都给太阳晒得有点枯萎了。

紧张、兴奋，使石秋明的病没有了。他恢复了他平时的走路速度。亮晶晶豆子似的汗珠儿，从他的两颊上，慢慢地朝下滚，他也忘了擦一擦。他想：最好三天完成任务，最慢也不要过了一星期。……

“你去的地方，是敌人的地方啊，敌人眼睛是很尖的！”团长的这些话，象一根针插在他的心窝里。

往内邱车站去的路子，石秋明是很熟悉的，他头也不回的往前赶着。

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石秋明到了内邱县城。

城门口站岗的伪军，迎头将他拦着。

“你是干什么的？这时候进城，到哪里去呀？”伪军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那眼光闪烁着一片凶光。

石秋明心里一跳，脸上一热。忙向这两个家伙鞠了个躬，满

脸堆出笑容说：“做小买卖的，到火车站上找个朋友。”

伪军追问着：

“你做什么买卖呀？你的朋友在火车站上干什么呀？”

石秋明咳了一下，他说：

“我的朋友在火车站上卖票，我是卖布的。”

伪军进一步追问：

“你朋友叫什么呀？”

石秋明一下答不上来了。他有些狼狈的说：

“他叫……”

“他到底叫什么呀？”

“他叫霍元！”石秋明忽然想起了这个名字——这是他舅舅的名字。

“你有‘居住证’吗？”

“有！”石秋明将事前准备好了的居住证，不慌不忙的从腰里摸出来，送到伪军的眼前。

“请你看吧！”他说，“这就是我的居住证。”

伪军看了看居住证，又打量了一下石秋明。

“这是你的？”伪军说，“这上边的手印也是你捺的吗？”

“算了吧！”却有另一个伪军说，“让他开路吧！这个老乡那里象个八路军。”

石秋明进城被盘问，出城被盘问，到了火车站上，又是一道盘问，他都很镇静的应付过去了。

他一直到了车站后身，找到了担水的老王。

“……你问我吗？”石秋明很机警的将老王上下细看了一遍，心想：不错，老王就是胖胖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说话带着天津的口音。

“我是西边来的！”

“西边来的？”老王带着疑惑的神情。“我西边没有什么朋

友啊！……你找错人了吧！”

“不！我一点都没有找错，我找的就是你这胖胖的、说话带着天津口音的老王。”石秋明说着笑了，“我记得千真万确的。”

老王向四周看了看，耸了耸肩膀。

“你由西边来，有信吗？拿出来我看看……”

“有！”石秋明从贴身的兜子里，慎重的将信拿了出来。就这样他和老王接上了头。

老王是个外路人，独身汉，约摸五十来岁的年纪。他从前是铁路上的修道夫，现在他给来往票车上，干着送水的营生。他是“保家民团”的敌占区情报站。

“石同志！你受惊了吧？”老王将信看完了说，“其实来到这个鬼地方，只要处处留些神，小心一点，也不会出什么岔子的。”

接着，老王马上将他迎到了家里。

“盐吗，”他和老王谈起话来，老王点了点头，盐是有的，前两天，鬼子才运来两列车。老王告诉了他，以后他又问盐都放在哪里，敌人警戒的严不严，车站上有多少敌人，有什么工事，老王都详细的告诉了他。

“噢，这样吧！”一切都明白了后，他和老王商量起来：“为了彻底了解一下情况，今天夜里，你领我到车站看看吧？”

“好，咱们晚上去。”

老王爽快的答应了他。

四、倒霉的鞋

夜里，石秋明和老王从车站上回来时，夜已很深了。老王一倒头就呼呼的睡着了，石秋明却怎样也睡不着。

“党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敌人一切情况都搞清楚了。”他兴奋起来。在车站的东南角上，咱架上一挺轻机关，敌人就是长了

翅膀，也别打算冲过来了。假如那些该死的龟孙，硬要往过跑，你看那歪把机关一响！对，这挺好机关就是上回在昔阳车站打敌人得来的。拿鬼子的枪去揍鬼子，真好玩。

哦！那车站上的盐真多呀——他想。简直和山一样，一包一包的堆在那里，真让人看着眼红啊！狠心的鬼子，封锁了路口，不让根据地有盐吃，打算让咱都吃淡饭哩，你想得倒容易！看着吧，八路军带着上万的老乡，象发了大河似的，就涌到车站上来了。年青的小伙子，力气大的，一个人扛一包，飞回根据地；年老的人力气衰了，几个人也伙抬它一包，跑回去了。那白花花盐，就不再象山一样的堆在内邱站上，而是堆在太行山上去了。

鸡叫着，东方发白了。石秋明的脑子里许多小圈子在乱转着：盐，团长，敌人的口令，机关枪响了，扛盐的人群，好老王同志，炮楼，封锁沟……。转着、转着，他昏沉沉地睡去，非常平稳的呼吸着了。

他睁开眼时，屋子里已经一片光亮，太阳照在墙上。

老王出去了。因为要急于回去，他没有等他就走了。

他由老王那里出来，走到街上，走到城外，走着走着，突然在他的背后，有了急促的脚步声。他猛然一回头，有个人紧紧地跟着他来了。他不由得心里一跳，就将脚步加紧了；但他后边的脚步也加紧了。

“噢！”石秋明有些心跳。他想避开那家伙，走进一家小饭铺。但刚坐下，那家伙也进来了。

那人和石秋明面对面，坐在一张八仙桌上。

石秋明没有理他。他要了两碗面吃着。心上却象有块石头压在那里，闷得很难受。

那人冲着石秋明笑了笑。

“老哥！你出城去吗？”

石秋明抬了抬头，又将头低下了。

“你在城里做什么买卖呀？”

石秋明沉默着。

“你出城是到西边去吗？”

石秋明仍然沉默着。

那人笑了笑，将坐的凳子挪了挪，靠近了石秋明，装做亲亲昵昵的样子。

“我和你说话呢，你没有听见吗？”

石秋明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

“老哥！你要是出城到西边去，咱们可以一块走啊！”那人将说话的声音，放得象蚊子叫一样，很机警的向四围望了望。

“你知道吗？我是北民团的人！你呐，你是不是南民团的？……咱们是一家人哪。你为什么不管理我呢？”

石秋明犹疑起来了。心里盘算着：“是啊！我是南民团的呀！北民团在邢台一带活动着，我们团部和他们有联系。可是他在什么地方认识我呢？”

那人进一步解释着：

“你不信吗？你不信我是北民团的吗？你听，你听，我给你讲讲那里的情形。”

石秋明静静的听着那人讲北民团的情况。

“对呀！”石秋明自己问着自己。“他讲的这些情况很对，他真的是北民团的吗？”

讲话的人在前一个月，确实是北民团的侦察员。现在呢？他叛变了。他现在是个忘了祖宗的混蛋，投降了鬼子，在敌人特务队里当狗了。

“你是北民团的，你到这里干什么来啦？”石秋明终于和那人搭了腔。“我不认识你啊！”

“我来这里侦察来啦。……哦！昨天真危险哪。好几个二鬼子拦着我，将我盘问，问得我个底儿掉。亏我事先有了点准备，

不然，还不糟了。这时候还不进了小黑屋子。——嘿！我问你！你到底是南民团的不是？”

“不！不！我怎么会是南民团的呢？我知道什么是民团呢。”石秋明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一样。“不是，不是，可不是，我是做买卖的。”

“你做的什么买卖呀？在城里吗？”那人追问着。

“我买布。”

“你是什么字号啊？”

“你问我这些干什么呢！”石秋明讨厌起来了，简直要想起掏拳头，饱锤他两下。“我和你又不认识。”

那人冷笑了一声，站起来，甩了甩袖子，又回头和掌柜的打了下招呼，死死的看了下石秋明，用鼻子哼了一声，便扬长而去了。

石秋明问掌柜的说：“你认识这人吗？”

掌柜的说：“不认识！”

石秋明觉着不妙，他想：“走吧！赶快走吧！”

石秋明才走出小饭铺，迎头就遇到了七八个人。

石秋明还来不及跑，他们已经将他包围住了。

“八路军同志！请你到我们那里休息休息去吧！”这些鬼脸，恶意的向石秋明挖苦着。

“我就这样软贴贴的让他们捕去吗？”石秋明想：“我是‘保家民团’的战士啊，我是八路军的侦察员哪！我还有两只手呢，我还有两只铁拳头呢！哼，看你们谁先来吧，谁先来，我就先给你一锤。”

“站着！不准动！”汉奸们喊。

石秋明真的没有动，站在那里就和石头桩子一样，眼珠子简直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他拳头举过了脑袋，当着第一个汉奸走过来时，恶狠狠的劈头就是一拳。那家伙哎呀一声，就倒在那里

了。接着又一个汉奸冲上来，石秋明又是狠狠的一拳。这家伙蹲在地下，抱着脑袋，象小孩一样哭起来了。第三个，第四个，……却都向石秋明拉开了手枪。

“走吧！到警察所去吧！”

石秋明被捉去了。

石秋明被汉奸们带到警察所。

房子的门开了，喊着：

“将那个‘匪军’带进来！”

房子里放着一张长条桌子，一个胖的和猪差不多的家伙，坐在桌子后面，两条腿叉开着，象狼要吃兔子似的，用它那两只一条线的眼睛，将石秋明从上到下仔细的看了看。

“就是他吗？”问着坐在他旁边的那人——那人就是石秋明刚才在饭铺遇见的那个家伙，就是自称是北民团侦察员的那个家伙。

“就是他！”那个家伙说。

石秋明看见那个人，眼睛早就冒出火来了。他真想冲过去咬他两口，不，他想过去一口吞掉他，可是他怎样能够呢，他的后面就有两支手枪。

“你还不承认你是‘保家民团’吗？”那家伙脸色一沉，
“你看看你脚上的鞋！”

石秋明把头一低，看了看自己脚上，穿着一双山鞋，不由得心窝里就砰砰的跳起来了。立时脑袋上的汗珠儿，也流了下来。怎么？是什么事将心窍迷着了呢？化装的时候，将鞋忘了换呢？

“你说话呀！”胖猪威武起来，好象抓到了有力的证据。
“这还能抵赖吗？你看，你的鞋，鞋，鞋！”

石秋明还想抵赖，那个自称北民团的侦察员却说：

“我的好同志咧，你还能哄过我吗？告诉你吧！”他长长吸了一口气，“你昨天一进城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我就看见你穿

的那双山鞋了，我——”他将声音拉的很长，“我就猜准了你有八成是个‘匪军’。我就偷偷的跟在你的后面……”。

石秋明的心更跳得厉害了。他想：“老王那里他也知道了吗？这可怎么好呢？”

那家伙继续往下说：“不想，一转眼的工夫，就找不见你了。累得我今天早晨，在城门口等了你两个时辰。你痛痛快快的说吧，你昨天夜里，住在什么地方，你们在这里还有些什么人？”

胖猪也搭腔说：

“说吧！不说，这个地方可有两天好日子让你过呐！”

石秋明听完了那家伙的话，心完全平静下来了：“只要你们没有发现老王，我个人怕什么呢？在必要时，我可以牺牲。你们这伙狗让我说，我要说出一个字才怪呢！”

“快说吧！还让我们费事吗？你的骨头真不怕挨打吗？”

胖猪有点不耐烦了。

“我说，”石秋明跳起来了。“我说你们这夥杂种，这夥汉奸，连一只好狗都不如！”

胖猪和那个家伙，脸都红了，浑身发着抖。

“这……这……这土匪！……”

“你们这夥忘掉祖宗，给鬼子当狗，反来杀中国人的东西，才真是土匪呢！……”

那家伙急得站起来。

“你……你……你再骂！……”

“骂你们还是好的呐！”

汉奸们被石秋明骂得愣怔的空儿，石秋明一回身，从茶几上拿起一只茶碗，用了十足的力气，照着那家伙的脑袋上，就是一下。又拿起一只茶壶，也用了十足的力气，照着胖猪的脑袋上，狠狠的一下。

那家伙和胖猪的脑袋，立时开了花了。他们抱着头，哎哟哎哟的叫唤着：“将这个土匪赶快绑起来！”

几只手立时扭住石秋明。他还想挣扎，一条重重的木棒，便在脑袋上击了一下，将他打得昏昏的了。他没有力气和他们招架了。他被他们绑了起来。

胖子一只手抚着脸，一只手向拿着手枪的家伙们，摆了一摆。他命令着说：

“去！你们多派上几个人，赶快将这个‘匪军’，送到城外大杨庄‘皇军’宪兵司令部去吧。到了那里，就说：今天早晨捉着的。他已经承认了他是‘保家民团’。他到了警察所里，还在打人呢。一定是个共产党！……”

那家伙头上滴着血。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也说：

“对！将他送到‘皇军’那里去审问吧！让‘皇军’好好地收拾收拾他。看他还野蛮不？”

“你们立刻就走吧！小心他跑掉了啊！”胖子又补充着说：“咱们这里送他的公事，立刻就到。”

他们将石秋明，象捆行李似的，捆了又捆，绑了又绑，胳膊上的绳子，都快绑进肉里边去了，殷殷地渗出了鲜红的血。石秋明连哼也没有哼。

“走吧！同志！”一个特务说。

送石秋明到日本宪兵那里去的，一共是四个特务。两个拿着手枪，两个背着大枪。

石秋明低着头，走在前面，走出了城门，走到郊野里来了。他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他说：

“兄弟们！你们都是中国人哪！”

一个特务，用手枪打了他一下说：

“请你别宣传吧！”

“不管怎样说，你们究竟还说着中国话呀，为什么甘心替日本人当走狗呢？”

特务却说：

“走路，不要说话。”

“难道你们就不想想，你们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吗？这样祸害中国人，良心那里去了啊？”

“不要你说话么！你胡扯些什么？”

石秋明不再和他们说话了，低着头走，立刻看见自己脚上的山鞋。唉！一切事情，都坏到这倒霉的鞋上呀，没有它，怎么会引起特务注意呐。可是这倒霉的山鞋，它是有过好处的！跑路、爬山，够多么舒适轻便！谁想到它现在是坏大事的呢？这能够怨谁呢？这只能怨自己脚上穿了一双倒霉的山鞋，怨自己太大意了。

他想到，他不久就会被打死的。他有什么留恋的！他的老爹爹早就被鬼子杀掉了。他一个出身很穷很穷，做过牧童、矿工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就是任务，就是党给他的光荣任务没有完成啊。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哪，没有完成党给他的任务，就被敌人捉着了，被敌人枪毙了，这是多么叫人伤心的事情啊！

倒霉的鞋啊！他想着，便狠狠的向地下跺了几脚。

到了敌人宪兵司令部的门口，两个特务到里面去报告，两个特务在门口看着他。

敌人的司令部，在村子外面。四周围有很多白杨树，石秋明看着白杨树出神。这些白杨树长的够多好多高啊，他小的时候，不是常常象猴子似的爬上白杨树的尖顶，干捉小喜鹊的事情吗？顺着白杨树的顶间再往上看，碧蓝的天空，够多么幽静啊。可是一转念，他又想到那双鞋上去，那双倒霉的鞋，……一个共产党员被敌人捉住了，……没有完成党的任务……。

石秋明越想越难过。

石秋明被特务们用绳子拉着，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到了一间小屋子里。又开始被审讯了。

这回审讯他的，是田中宪兵队长，这个魔鬼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田中的眼睛一闪，眼珠象流星似的，照着石秋明射过来。两片小黑胡子一动，牙齦出来，简直要吃人一样。

“唔！”他说。“你是什么？你就痛快一点说吧，不要和我找麻烦。我是田中，八路军、共产党犯在我的手里，能有脱过去的吗？我的厉害，你大概也会听说过的。”

石秋明想：田中你这个魔鬼，这个杀中国人的魔王，中国人会有一笔血账和你清算的。他却一声没吭。

“你叫什么呀？”田中再问。

“石秋明！”

“在八路军里干什么呀？”

石秋明将头抬起来，狠狠地瞪了田中一眼。他大声说：

“干中国人要干的事，干打你们这夥强盗的事！”

田中笑了笑。

“你到内邱来，是谁派的呀？”

“我自己要来的！”

“你找谁呀？”

“找你们这些禽兽拚命。”

“哈……”田中狼笑了几声。

“再不说，看着我对付你的。”田中威吓着。

“哼！”石秋明用鼻子出着气，把脑袋一扭，心里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不会被你们这夥魔鬼吓倒的。老子和你说，你等着吧！”

“你们‘保家民团’住在哪里呀？”

“住在村里！”

“住在什么村里？”

“住在中国人住的村里！”

“你们有多少人哪？”

“有的是人！”

“你故意装糊涂吗？”田中气起来了。

石秋明抬了抬头。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不客气了。”

石秋明只慢慢的用眼睛翻了他一下。

“你真的不怕打吗？”

石秋明想：“打吗？你就打吧！你们这些魔鬼，要打算让老子屈服了吗？恐怕是作梦。”

“看你这‘土匪’，不打是不会说话的！”

石秋明跺着脚骂着：

“你们才是真正的土匪呐！”

假若他不是被绳子绑着，他就会跳过去，象鹰抓兔子一样，将田中抓到手里，把他撕成片片了。

田中站起来，向门外招了招手。

“进来！”

四个魔鬼走到田中的面前。

田中说：

“给我打！给我狠狠的打！”

是的，田中有很多话，要问石秋明的。他想从石秋明的嘴里，弄出一些“保家民团”的情形，好向他的上级报功去。

他的上级曾三番五次的，向他催问过有关“保家民团”的材料，正骂他办事不力呢！这是因“保家民团”，对于敌人的秩序，太有害的。她威胁着每一个魔鬼的生活安定。她常常给魔鬼们个突然袭击，使魔鬼们最头痛。今天好容易捉着“保家民团”的人

了，简直就是得到了无价之宝啊！

四个魔鬼，将石秋明身上剥得光光的，他们将他捆在一条大板凳上，胸朝下，背朝上，一个按着他的头，两个按着他的两条腿。一个又拿着皮鞭子，用了吃奶的力气，照着石秋明的身上抡打着。

皮鞭子上上下下，一鞭子打下去，就是一条鲜红的血印。鞭子打在石秋明的背上、肩上、两肋上、屁股上。……

魔鬼们呼喊着的，打着。

石秋明咬着牙，一声也不哼。他想：事情已是这样了，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

田中将眼睛瞪得大大的：

“将鞭子抡圆了啊，要使劲啊！怎么？打人连一声哎哟的声音都打不出来。真是一群只会吃饭的东西。”

四个魔鬼换着班，鞭子已经打断了两条了。每个魔鬼都淌着满头大汗，气喘咻咻的蹲在一旁不动。

他们打人打累了。

石秋明还是咬着牙，一哼也不哼。

“将他放下来吧！”田中命令着，“看他还说不说。”

魔鬼们将石秋明从板凳上松下来。石秋明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浑身颤动一下，就很疲惫的坐在地下了。他几次想将手抬起来，预备重重的打魔鬼们几个耳光，可是无论如何再也抬不起来了。

田中坐近了他，一阵哈哈的笑声，使人听了，浑身会起鸡皮疙瘩的。

“好汉！你还是痛痛快快地将我问你的话说了吧！不说，我还有好受的玩意让你尝呢？你的骨头真是铁打的吗？”

石秋明大大的唾了他一口。

“我说，你们是土匪！”

田中冷不防被石秋明吐了一脸唾沫，用力往后一仰，他坐的椅子倒了。着着实实地摔了他一个四肢朝天。他羞愧的爬起来，伸出手，照石秋明的脸上打了一巴掌。石秋明也用脚照他腿上，猛力的蹬了一下，就将田中蹬的晃了几晃，差一点又摔倒了。

“中国人早晚会向你们算总账的，杂种们！”石秋明拉开嗓子骂了。

“让他骂……弄凉水灌他。”田中说着就往外走了。

“这样吧！”田中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多多的灌他两桶，灌完了他，再让他吐出来，然后，将他送到后面去，等明天我再好好的问他，反正他会说的。”

石秋明望着田中的背影，眼里冒着火。

“我说你等着吧！”

这四个魔鬼，又将石秋明仰面捆在板凳上了。将板凳的一头支高，头稍稍有点低。他们用棍子猛力的将石秋明的嘴撬开，洋瓶子里装得满满的水，就一瓶瓶地流到石秋明的肚子里了，流到他的眼睛里了，流到他的鼻子里了，流到他的耳朵里了，流到他的……。

起初，一阵巨大的压抑，闭塞着石秋明的呼吸。然后，他的脑子一胀，天旋地转，一会儿，石秋明晕过去了。

石秋明的肚子，被灌得鼓鼓的，和小山一样。

魔鬼们笑了。

魔鬼们又站到他的肚子上，用脚踩着。这样，肚子里的水，又一口一口的从石秋明的嘴里倒流出来了。

石秋明被魔鬼们用草纸熏过来，他浑身就象有一千把刀子刺着他，他实在不能动了。

魔鬼们拉着他，象拉死狗似的，将他拉到后面的炮楼里面。

五、跑 吧

炮楼里，早就有一个人，被关在那里了。这个人是抗日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前十天到敌占区来催公粮，被特务们捉住的。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石秋明的知觉完全恢复了。他浑身就和火烧着似的疼痛。他脑里却又转着：死有什么可怕呢？一个共产党员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的。……倒霉的山鞋啊！……三天完成任务啊。……团长……

“你是干什么的呀？”那个人走过来，坐在石秋明的眼前说。“看你穿的衣服，你是做买卖的吗？”

石秋明对着眼前这个人，细细的看了一眼，心想：“这是个被捕的同志吧？”

“你不是做买卖的吧？”那个人温和的又问着。
石秋明点了一下头。

“那么，你是哪部份呢？”

“保家民团。”

“噢！保家民团。”那个人惊奇的要喊了。

“你怎么被他们捉着的呢？是打仗受伤了吧？”

石秋明摇了摇头。

“不！我是因为脚上穿的这双山鞋被捕的。”

“山鞋——”那个人被石秋明的话迷惘了。

“你是哪部份呐？”石秋明问着那个人。

“我是区上的！”

“你姓什么呀？”

“我姓王，叫亮功。”

“你呐？”

“我叫石秋明。”

“噢！石同志！”

“噢！王同志！”

石秋明与区上的王同志，将关系慢慢的打通了，两个人热热闹闹的谈起来。

“王同志！”石秋明说，“你被他们捉着几天了？”

王亮功说：“有十天了。”

“他们一直就把你放在这里吗？”

“一直就在这里。”

“他们打过你吗？”

“打过两回了。”

“你说了什么吗？”

“我连一个字也没有给龟孙们说，说了那还得了！”

“这个村子是大杨庄吗？”

“是大杨庄。”

“王同志！你在这里熟吗？”

“这村子我很熟，我没有被捕时，我就常来这里催公粮。”

“咱这炮楼后面还有人家吗？”

“没有了。敌人这个据点，就是在村子外面的。咱这炮楼是敌人兵营里面最后面的了。离前面敌人住的地方，还有一二百步远，过去墙就是野地了。”

“墙那面就是野地了？”石秋明紧紧地追问着。

“是野地，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石秋明心里一动，浑身抖了一下。

“我问你！”他突然将声音放得低低的，用手指着门口，“夜里他们将这门锁上吗？”

“不锁，他们想我们跑不了的。”

“哨兵呢？”

“有时候两个 经常是一个。”

“是鬼子，还是中国特务？”

“这是敌人的司令部，放哨的都是鬼子，中国特务只管捉人，帮助审问抗日干部。”

石秋明霍地站起来，冷不防将王亮功倒吓的愣住了。他走到门口，从掩着的门缝里，往外看了看，天气已经黄昏了，一个鬼子，在门口满不经意的肩着枪，慢慢地踱着方步。

石秋明想：“今天老子若死不了，就得让你摸阎王鼻子去！”

“王同志！”石秋明说，“咱们今天想法跑吧！”

“跑？”王亮功吃了一惊，“那怎么能行呢？”

“怎么不行呢？”石秋明握紧了小铁锤子一般的拳头。心想：“我有一百五六十斤的力气呀，照准了鬼子的鼻子，一拳头就会打他个半死的。”

石秋明说：“我们两个人，在黑夜里，冷不防冲出去，将放哨的鬼子打死，不就跳墙跑了吗？”

石秋明立刻凑到王亮功的眼前，悄悄地咬了一会耳朵。

王亮功点了几下头，眼睛一亮。他说：

“咱们就这样干吧！”

“对！”石秋明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光辉。

六、搏斗

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说话夜幕就拉下来了。

半钩新月，悄悄的挂在白杨的梢头。淡淡的月光，从炮楼的枪眼里，斜斜地射进漆黑的炮楼。这一线光明，给囚在里边的两个人，带来了新的生命。

石秋明坐在炮楼的一角，默默的想着他的糟糕的事情，倒霉的山鞋。……三天完成任务……他咬着牙，准备着一切力量，和鬼子搏斗。他周身的疼痛、疲劳、火烧，他都忘了，他都没有

了，他只觉得他浑身的力量在跳跃着。

王亮功坐在炮楼的另一角，也在默默的想：这次拼着命干吧，干好了就又能和区上那些亲爱的同志见面了，快乐的谈着，唱着。

石秋明蹑手蹑足的走到门口，屏着气，借着月光往外看，还是那个鬼子，还是肩着枪，离炮楼两三步远，正背对着他们站着。

四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石秋明的心却跳起来了。他回头向王亮功吆呼了一声，就一脚踢开虚掩着的门，从炮楼里冲出来了。放哨的鬼子，还没来得及回过身来，石秋明就从他的背后，将他的枪扭住了。

这是生死的搏斗啊！王亮功也挥起了他的拳头，照着鬼子鼻子，用尽平生的力气，着着实实地就是几下。当鬼子要叫喊时，他的枪已经被石秋明夺走了。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上了。他的嘴已经被王亮功用手捂住了。

石秋明的手真快呀，闪着灰色光辉的刺刀，连连的在鬼子的肋下插下去，鬼子翻了一个身，哼了两声，不动了。鲜红的血，溅了石秋明和王亮功满脸满身。

“跳墙吧！”石秋明急促的说。

十分钟后，石秋明、王亮功象两隻耗子，轻轻地翻过了墙，又轻轻地跳过了沟。

石秋明说：“跑吧！”

“往哪里跑？”王亮功问。

“往冯村跑！”

王亮功路熟，在前面，石秋明紧紧的跟着他。

两个人是两条黑影，是两股风，沿着大路，沿着田野，顺着狗叫的声音，飞下去了。

在他们的后面，在离开他们几百步远的地方，鬼子的马蹄，

也扬起了一阵阵的灰尘。步枪的子弹，穿过夜里的晴空，嘶嘶的尖叫着。

七、完成任务了

清晨，太阳才从东边露出了一点红，很快，很快，就将东边半壁天空染成一片黄金色。

团长坐在屋子里纳闷：“石秋明到内邱车站去今天是第三天了。附近村庄的群众，都动员好了，如果他现在回来，晚间就行动起来，将那白花花的盐，一包一包的运上太行山够多好。”

团长盼着石秋明回来。

石秋明满身浴着早晨阳光的光辉，挂着湿漉漉的露水，一脚迈进了团部。

“噢！你回来啦！”团长又惊又喜的说。

石秋明将手中的大枪一举，响亮的喊着：

“报告团长！我完成了你给我下的命令，完成了党给我的任务。三天，我回来了！……我在内邱被捕了！……都因为我脚上那双倒霉的山鞋……它差一点把我毁了，后来，我将看守我的鬼子打死了！你看这枪，就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噢……噢……这是区上的王亮功同志，与我一齐跑回来的。……内邱车站的情况，我都弄清楚了。我报告你听吧。……”

过度的疲劳、疼痛、饥饿、激动、兴奋，都一齐向石秋明袭来。天翻地覆，石秋明晕倒在地上。

选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不 屈

李南力

一个伪军来传韦真家的去岗楼上问话。这是沦陷区日寇统治下的“和平”的村庄，每一个被日寇认为“和平”的居民的义务。什么是和平，老百姓是清清楚楚的。当岗楼还象铁蒺藜卡在人们喉咙里似地，鬼子象疯狗般猖獗的时候，“皇军”宣扬的“和平”在哪里呢！各种隐蔽的战争，以及枪对枪来刀对刀，精神对精神的战争仍在进行，而且人人都学会了。

要问什么话呢？天晓得！叫去，就去吧！

韦真家的略微收拾了一下家，又用了一条宽布带缠在肚上，因为她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身孕了。

这个伪军倒也是本村人，认识的，韦真家的问他：

“苟才哥，你知道问什么事吗？”

伪军没有作声。

“看你，说说怕什么？”韦真家的装着满不在乎，嘻嘻嘻地笑了。

“我也不知道！”伪军说。他向周围四面偷偷瞧了一下，韦真家的也跟着他那警惕的眼光向四周探索着。路上静静的，没有

别的人。

“韦家嫂子，”他忽然又缩回了话头，两眼盯着她，好象说：我不该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可是你怎样呢？靠得住吗？

“苟才哥，说吧，外人么？先晓得点，大家方便。”她说。并用一种完全坦白、真诚的眼光去回答他那猜疑不定的眼光。

“唉！告诉你吧！韦真哥被逮住了，鬼子要他承认是本村人，并招出这村里的暗八路还有些谁，就是这样。”他顿了一顿，看看她的脸上起了什么变化没有。但她只“哦”了一声，好象这事情她早预料到似的。于是他接下去说：“韦真哥被逮住的时候，和他们打，被他们用刀砍伤了脸，他们认不出他原来的样子了。他说他是老八路，长征过来的，他是不愿暴露本村的人呀！”

“这好，”她说：“我知道他会这样做。”

“是啊！谁不愿他这样呢？可是鬼子疑心他，狗日的翻译官告诉他们，他可能就是你的丈夫，所以传你去认呢！”

“呸！”她吐了一口大气，象所有的勇气都由这口气表达似的。她再没有说什么。

二

岗楼的第二层，从四面墙壁上的枪眼里，透进来稀微的光亮，屋子里昏暗不明，刚从外面进来的韦真家的，简直什么也看不清楚。但站在角落里的韦真，已经认清是她了。

他在这里被拷问了三天，头上被军刀砍伤了，脸上抹了一脸的泥土和污血，浑身还布满了鞭子、皮靴等的伤痕。他完全不象原来的样子了。声音也嘶哑破碎得一点不象原来的样子，加上他又故意学着南方人讲话的腔调。因此，就是那个狗杂种的翻译官

也终于不敢肯定，才去传了他妻子来认的。

一见她进来，他立刻懂得这是鬼子的又一个阴谋诡计，套他来了，他忙首先发出告诫的声音，通知她，不要认他。

“嘿！娘儿们来了，不行，老子不吃这一套。”

而他的声音无论怎么变，她还是听得出来的。这是她的丈夫，和她一起生活了五六年的丈夫，虽然并不常都在一起。循着这个声音，她立刻在墙角发现他了。她的确吓了一跳，那个血肉模糊的，乱蓬蓬的头颅发出来的声音，使她不相信那会是他的。但她仔细地看了看，她就认出来了，这是他，为什么不是他呢！

他的每一根头发她都清楚，因为她抚摸过、亲过。他底手上的粗糙的皮肤，和暴栗而凸起的筋络，她也很熟悉，而眉毛和眼睛呢？即使割它下来单另放在一处，她也辨别得出来。当她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去迎触了他射过来的眼光时，她已经完全肯定了，一点不错，那就是他。

但她不能认他。

她懂得，认了会怎样，那就是全村青年人的死灭，全村的大清洗，鸡犬不宁。这是有过例子的，离这里二十五里的河川村就是由子查出了一个暗八路，遭到了全村的毁灭，日寇在发现他自以为握紧的“和平”的村子里，碰上了意外的反抗，是连一点虚伪的人道也不讲的，因为他的幻梦破碎了，于是就要更加倍的残踏，用力抹去这不愉快的影子。

她可怜他，心疼他，想去摸一摸他的伤口、他的粗硬的头发，和他粗糙的手。她在他面前站住了，她又看见了从那被折断的眼皮重压下的一条细缝里射出来的坚毅的眼光，那眼光重复着说：不能认我，爱你自己吧！她感到急剧地心跳，肚子里的胎儿，也象冲撞得很厉害。

她极力要压抑住自己的情感，忙不知所措地，用惶惶然的眼

光，往屋子的别的地方望。

在她站的左边，一张白木桌后面，一个极肥胖的日本鬼子坐在一张陈旧的靠背椅上。他的块头那样大，看起来简直象塞在椅子上似的。她刚进来时，那大块头抖动了一下，象是要站起来看看他这个新的捕获物，大概是塞得太紧了，他抖动了一下之后，仍旧挤在那儿。她听见他哇哩哇啦不知讲了些什么，一个不穿军服的人，看样子完全是个中国人，可是她坚决地不相信他是中国人，她常听人说高丽棒子如何如何坏，她想他也许就是那高丽棒子吧！但一听他那口音，竟完全是本地的，于是她厌恶地别过了头。

“韦家嫂子，”那人装着认识她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不是你的丈夫韦真吗？”

“什么？”她故作惊奇地反问他：“你说什么？”

“别装傻，这是你丈夫，你认了，你可以领他回去，他被砍成这样子，你看，他被误伤了。”

她又偷看了韦真一眼，她忽然觉得十分难受，她不忍见他被糟踏成那样子，她一阵心酸，眼泪已经流到眼角上了，她想哭，大声的哭。然而，一股冷静的、坚毅的眼光射过来，止住了她的眼泪。于是她又有了力量，这眼光帮助了她，支持了她。

“不，你别乱讲，他不是我的丈夫。”她斩截的说。

“这是何苦呀！韦家嫂子，”那家伙冷笑了一下，阴森森地说：“人终归是你家的人，你看他成了这样子，你就不要了么！”

忽然，韦真又发出他那嘶哑的、破碎的声音说：

“给我个娘儿们，老子受用不起咯！”

这声音却象尖刀一样刺伤了她，她想偷偷地示意给他，不要这么说，这有点伤她的心，因为她就在此刻仍是极关怀他呵！她想去抚摸他，跪在他面前，她不能呵！

“我，我求你，翻译老爷，对‘太君’说说，让我回去吧！”

他不是我的丈夫，他不是。”

她咬紧了牙齿，才使得后面这两句话说得没有颤抖。

翻译和鬼子咕噜咕噜不知又说了些什么。他忽然生起气来，大块头则挤在椅子上，恶狠狠地望着她狞笑。

“不认！你不认！好。这是隐瞒八路，通‘匪’的。”

她不愿看那假作生气的、装腔作势的鬼样子，又把头别过一边去。

“给你苦头吃啦！”翻译咆哮起来，伸手在桌子上取了鞭子。

“打好人吗？你打吧！狗养的！”她一下兴奋起来，忘记在她面前的是敌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她一点也不害怕了，她用平时对付邻居间争吵的态度，挺了挺胸脯迎上去。

翻译的个子并不大的，看见她冲上来，后退了一步，惊诧地叫了一声：

“你……干吗？！”

“你打啊！狗养的，你们什么也打哟！你这种狗！”

翻译这才清楚了，明白了妇人在骂他，心头也就真的起了火，一鞭子朝她头上抽去。她把头一歪，落在肩膀上了。

大块头挤在椅子上在狞笑，笑得抖动起来，椅子发出承受不住的声音“吱咋吱咋”地乱叫。

带她来的伪军，别过了头装着注意韦真的样子。

她尖声地叫起来：“打啊！你们打和平的老百姓啊！”

韦真起初见他妻子的肥厚的肩膀挨了一下，还不怎么着急，可是当他看见又一下却是落在她那挺出的肚子上时，他的心疼了。那里面是他和她盼望了五六年的种子啊！是一个跟他一样，或跟她一样的活的宝贝，他们底儿女呀！

他不顾异常沉重的头，正难忍地疼得快要炸裂、快要麻木，想冲过去抢下翻译官的鞭子。他厉声叫着：

“欺负娘儿们，打娘儿们呀！你瞎了眼吗？她是个大肚子，有了娃娃的啦！”

但守住他的两个日本鬼子拖住了他，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鞭子一下下落在那圆鼓鼓的肚子上，比一鞭鞭打在他自己身上还疼痛。

“说！认不认？”翻译逼着问。

“狗东西！”她喘着气，双手护着肚子，“认什么？不是，不是，打死我也不是。”

日本鬼子的狞笑忽然收了，他阴险地虎着脸，对翻译哇哩哇啦说了几句。

“好，弄到下边去！”翻译泄气似的，用劲抽了她一鞭子，命令那个伪军。伪军忙过来带了她，一到下了两级梯子，他立刻警觉地朝后面看了一眼，伸手去扶着她走。

三

苟才到了二拴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夜雾笼罩着村庄，静得小虫子在地上扒泥土的声音也听得出来。他的突然的叫门，很引起二拴家的惊惧。

“开门，开门！”他低声地叫。

二拴忙抽身进了内房，揭开地窖子的板门，躲下去。又吩咐老婆说：“你去看看，要是日本鬼子，好好对付对付。”

二拴家的精细地盖上了板门，轻轻拍去了手上的尘土，走出来不耐烦地问道：

“谁呀？黑天半夜家来喊门，我屋里男人不在家。”

“二拴嫂子，开门来吧！我呀！听不清是我吗？苟才，我是苟才。”

“哦！”她缓了一口气，“是你哟！要进来吗？”

“是嘛！有要紧事呢！”

二拴家忙开了门让进了苟才，苟才一头大汗还没干了，不住地用衣袖在脸上擦。

“拴哥呢？”他问。

“不在家，早不在家啦！这年头除了你们跟上‘太君’的，谁还敢落屋呀！”

“不用挖苦了，拴嫂子，紧急事。”

“谁骗你来，当真是不在家呢！什么紧急事，跟我说说。”

“唉！你还不相信，那就先给你说几句吧！”他只得把一腔紧急心情，暂时停缓下来，在靠门的地方，摸上一个凳子坐了，继续说：“韦真哥被逮住了，听说了吧！”

“不很知道。”二拴家仍旧很警惕地回答。“不是听说抓住了个老八路吗？”

“这我不骗你，真的是韦真哥，不过他不承认就是了。他一口咬定说是老八路，他是为的好掩护咱们村子里的哥儿们啦！”

“嗯！”她似信非信地应了一声。

他见她这样冷淡，竟有些不愿讲下去了，刚才的紧急的心情又松弛了一些。

“把韦真嫂传去了，要她认。”他无精打彩的说。

二拴家的这才惊惶了起来，忙问：

“那她认了吗？”

“没有！”他凝望着房顶，象回忆着刚才韦真家的被拷问那一幕，“没有呢！拴嫂子，韦真家的是个好硬的人呵！”

“呀！”她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可不过是，他们打她啦！她又是个大肚皮，狗娘养的，专打那里咧！现在又把她和韦真关在一起，你想这是什么意思？”他停了一停，看见对方正紧张地注视着，没有插话。立即接下去说：“要他们不得不认呀！他们在暗中监视着呢！”

“鬼东西真毒呀！”她咬了咬牙说。同时很自信地补充了一句：“不会的，她一定还是不认。”

“不认是靠准了，不过恐怕熬不过明天了，鬼子的意思，再不认，一齐都枪毙。”

“什么？枪毙什么？”黑黝黝的屋角里，突然发出这个声音，随即一个高大的黑影子走了过来。

“二拴哥！”苟才惶乱地喊道：“你吓了我一大跳，我早知你在家，为啥这会才出来，二嫂要再不信，我就溜了。”

“还是警惕些好。”二拴笑着说：“我在地下闷得太久了，偷偷爬上来，一听是你，正说韦真哥的事情呢！我存心要吓你一下的。”停了一停，他焦急地问：“你看这事情怎么办呢？”

“这个……我是来通知通知你们，尽尽心就是了，办法还不是你们去想。”

“岗楼上的鬼子没有增加吧？”二拴问。

“还是那三个，和那翻译官，最讨厌的家伙，狗娘养的。”

“那请你们帮帮忙，反正你们这碗饭也吃不长了，就乘这机会拖过来吧！”二拴紧盯着他，露出非如此不可的神气。

“好是也好，你们在外头准备，我回去和胡明他们商量商量。”苟才说着起身要走。

二拴家的插进来说：“要干就干好咯！这个，”她拨开食指和姆指，“八路军就开来啦！听去过山里的人回来说。”

“要是八路能够很快开来，那就没问题。”

二拴沉吟了一下，“好吧！明天早晨你给个记号，我们来就是。八路的问题，交给我。”

门一开，苟才消失在黑夜里。接着是二拴，他本来站在门口吩咐老婆好生在家里等着他的，可是一到听不见脚步声，她也随手带上门，隐进夜的黑幕中去了。

四

刘老婆婆和儿媳妇刘明家的正在担心的谈论着什么。老婆婆苍老的声音时时因咳嗽而停顿，接着是困难的喘息。刘明家的也一直发愁的不住的叹息着，并痛恨着什么。

“咳，韦真，韦真家，一对好夫妇。”是刘老婆婆的声音。“狗东西们又不知道……。”

“唉……”

刘明家的又一阵感到难受。她和韦真家的，都是妇救会员，平日情感也很好。如今韦真被捕了，韦真家被传去问话，她和婆婆都深深替他们担忧。

忽然一阵轻微的叩门声。

婆媳两个一时都噤住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在菜油灯一闪一眨的光亮下，映出了两副惊慌不安的面孔。

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比第一次还紧一些。

“谁？”刘明家的大胆地问。

“我，刘嫂子。”二拴家的在门外答应。这声音她们是熟悉的。

“我当是谁呀！”刘明家的开了门，说：“你这个夜游神，跑来干吗？”

二拴家有一点喘息，老婆婆说：“你是有事情才来的哇！看你累成那样子。”

“可不是，你们知道韦真家的被传去了。”

“这个，晌午我们就知道了。”刘明家的不在意地说。

“挨了打啦！她不认。”二拴家的忙着把知道的继续告诉她们。

刘明家的和她婆婆，吃惊起来：

“挨打了么！厉害不厉害。”

“哼！狗杂种们专打她那怀着娃娃的大肚皮。”二拴家的很气愤。

“那还得了！惊动了胎位，会跌身子的呀！”刘明家的也很着急了。

“七个月了是不是？”老婆婆说，“小两口盼了五六年啦！那夥狗杂种。”她苍老起皱的面皮，也一下绷紧了，“不会好死的，狗杂种！”她喃喃地骂起来。

“等着那一天吧！八路来了就好了，”刘明家的满怀希望地说。

“呵！我来告诉你呀！八路就来啦，二拴邀他们去了。”

“真的！”刘明家的和刘老婆婆一齐说。

于是三个女人挤在一起，唧唧嘈嘈，细声地商酌起来。油灯暗了，灭了，她们也没有觉得，三个黑影子越靠越紧。……

五、

岗楼的最下一层，又潮湿，又阴暗，墙壁上全起了霉，枪眼也少，大门是用厚重的木材做的，透不进一点点光来。

韦真和他的妻子被关在用砖挡起来的一个角落里，离地七八尺高的地方挂了盏小油灯，阴惨惨地照射着。

韦真家的刚下来时，因为肚子上的鞭打，震动了肚里的胎儿，小肚外面的皮肉灼热得难受，象要裂开来；里面冲撞得很厉害，象要钻出来。一些收敛不住的东西，不住地往下坠，湿汨汨地腿档里全粘满了血了。她就一阵昏迷，躺在屋角里。但潮湿而发霉的墙壁挨着她，一股酸味冲着鼻孔，又使她略微有点清醒。

不知道够多少时候了，这个被当作小小的囚室的门忽然打开了，一股强烈的灯光射进来，蓦地“乓”的一声，扔进来黑簇簇

的一个东西。

日本鬼子粗卤的声音在门外叫：“八格！滚进去！”

接着，门被拉上锁了。

韦真被一下推进时，踉跄了几下，又站住了。

昏暗的油灯的光闪跳着，他惊喜地看见旁边躺着他的妻子，那圆鼓鼓的肚子正在抽搐。

他立刻想走拢去，去安抚她，去分担她的痛苦和惊慌，去问问她的情形，他多么想和她亲密地说几句话呵！

她也辨出来是他了，她几乎要跳起来，她困难地翻了翻身，用一种得到所希望的东西那样地幸福的眼光看着他。

他的脚步已开始移动了，但他又停了下来，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不行的。如果他走去摸她一下，亲热地叫她一声，他和她就完了，全村也完了。他和她的距离，还是多么远呵！

在他这一迟疑和变更意念的时候，她本来紧张地注视着他的眼光，倏地也变了。她看出了这一迟疑的意义，她和他还是隔得很远的，他不能安慰她了。她的作为一个妻子的心，虽然强烈地要他这样做；但是，一个战士，一个妇救会会员的心，制止了她底冲动。

他含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退往门边，靠着门坐了下来。在这里，他听见了粗重的气息在门外一缓一急地抽动着，这是日本鬼子的呼吸。

“鬼家伙！真的玩的这一套。”他想，不由的安心地微笑了一下。

躺在屋角的韦真家的，几次想坐起来，都被剧烈的痛楚按住了。她把两手放在肚子上，想用手式和眼光把自己的痛苦、希望、信仰、勇气……表示给他看。她一次又一次用眼去找他的眼光，双手无力地举起又放下。但韦真没有再去看她，他知道过分亲昵地交换眼光，也会告诉出两人之间的关系底秘密的，他宁肯

忍住强烈的冲动，把眼光死死地望着天花板。

门外的呼吸声，突然匀称而缓和起来，那个日本鬼子因为等得太久，不耐烦地打瞌睡了。

他想轻轻爬过去摸一摸她，想去对着她的耳朵说几句知心的话。她呢，不明瞭门外的情形，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投出抚爱的眼光。看见他移动了身子，她是多么欢悦呀！然而不，她知道这是不行的，从门外边的黑暗里，一定有鹰鹫般的眼光注视着这昏暗的小囚室里的两个囚人的动作。这是夫妻两个，又是两个战士。他们的战斗的气息总是在一块，志向趋向一起，但是他们不能接触。他的冲动，显然对战士的坚守岗位，是有害的。他们最好是各据一个据点，来向敌人作斗争。如果合在一块，那敌人就会乘虚而入，攻破他们的防线了。于是，她忙用严厉的，拒绝他爬过去的眼光阻止他。

韦真碰见这眼光了，他战栗了一下，他感到自己的羞耻，他几乎动摇了自己的意念。当然，这是不行的，敌人也许是伪装睡着。他投出了抱歉似的一瞬，仍旧仰身靠在门上。

一会，过分的疲劳和痛处的麻木，他睡着了。

六

“我已经那个了。”韦真家的在加入了妇教会以后的一个晚上，对韦真说。

他以为她说的是肚子里的小孩，就用手去摸了一下她那圆润的肚子。

“快啦吧！”他的声调是异常温存的。

“不是这个！”她因他的误会而有点生气了。她不愿详细告诉他，但希望他会追问下去。她推开了他的手。

“唔！什么？”他很惶恐，“你说哪个了，是哪个啦？”

“我参加了。”她仍旧不明白告诉他。

“参加了，参加什么？”他没有想到妇教会那方面去。“她会去参加什么呢？”他想：“这个三年多来已经不多说话的，平常门也很少出去的妇人。”

看见他还是不明白，她赌气不说了。

他继续在想，想起他在八路军开走以后的工作来。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家里任何人。但她是知道的，她常常留心他的行动。有一个深夜里，他偷偷溜下了炕要走，他以为她睡着的，她却醒着。

“你到哪去呀？”她在炕上问。

他惊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她轻轻地说：

“你走吧！你还在干暗八路，我知道。”

他一愣，忙回身跳上炕去。

“你不要乱说！你……”

她坦然地笑了：“我又不碍着你，你怕什么？”

从此，他有什么行动，也偶而告诉告诉她。她呢，居家很少出门的，从不对人乱说一句话，因此他很放心。

“但是，她这会去参加了什么呢？”

他忽然一下子明白了，但还装着不清楚。

“到底参加个啥呀！慰劳组吗？”

“哧！”她笑他太笨了。

“那个……那个妇教会。”她只得明白告诉他。

“呵！”他故作震惊的说：“几时呀？你们倒秘密得很！”

“不告诉你！你当就只有你们能干么！”

“这是好事呀！”他一翻身挨过去亲了她一下，“我的个乖乖！”

“去你的！”她用力一推，并为他这不尊重的动作真的生了气，身子一滚，离他远远地，在炕头上睡去了。

“别生气啦！你们妇救会有什么了不起，能打仗么！？”

“打仗不打仗你别管，你敢和我打赌吗？咱们看谁的工作积极。”

“好，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七

他睡得正朦胧，一个尖利而凄惨的声音，象是很远，又象是很近地响了起来，搅醒了他。

他用手去揉眼睛，不知几时有一团稠浓的眼屎沾住一丛睫毛在上面。他蘸了一点口水润了润，才轻轻撕了开来。

灯光仍是昏黄的，他先侧耳在门缝上听了听，外而那重浊的呼吸还在响着，而呻唤的声音，却就在近旁响得很厉害。

她双手紧压着肚子，两条腿不停地伸直又拳拢。脸上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牙齿咬得吱吱吱地响。

他惊惶得不知怎样才好，呆呆地望着她，看见她闪着疲惫的、无力的眼光，在和生理上的苦痛挣扎。

“哎哟！”她猛地一翻身，一半身子斜靠在墙上，一半身子侧躺在地上，两条腿斜斜地向上竖起来，双手在空中乱抓，没有结果，一只手就落在头上，狠狠地抓住了一绺头发。

“她要小产！”他一下懂得了，想过去帮她。

从来他也没见过这号事，他虽然已经站起来了，可不知道怎么办。他惶惑地、紧张地看着她，一句亲切的话来到舌尖上，又咽了下去。怎么办呢？他站着久久不动。

她又从地上勉强撑起来，双手去抓着墙，大大张开了腿，用劲要从身上抖落什么地痉挛着。但这样并不久，手和足都没有力啦！她一软，又跌在地上，这下跌得很重，发出了一声水迟迟的声音，双手在空中乱挥了几下，张开嘴大大的喘息起来，眼泪一

殷殷流出来。她感到了悲痛无助的伤心，难忍的疼痛逼得她哭了。

一种内疚的情绪突然袭击了他，他要去帮助她，那怕是毫无效力的替她扶稳身子也好。他恼怒自己，这时候一个丈夫不能帮助自己的妻子，看着她在痛苦中挣扎，而且默默地一个人忍受，他感到太惭愧了。于是他狠狠地一挥手，迈出了脚步。

但小门突然开了，翻译跟了两个日本鬼子进来了。

“呔！你干吗？”翻译向他大声的问。

这时，他所有的愤怒和气忿都转移到翻译身上来了，他猛地一翻身，调转血肉模糊的、乱蓬蓬的头，向翻译冲过去。可惜两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挡住了他，翻译退到小门边去了。

“狗东西，你也是人，是你娘养下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呀！”他嘶破了喉咙似地大声嚷，巨大的头不住地颤抖，同时一个巨大的黑影也在屋里乱晃起来。

她本能地侧着身子，面向着墙壁，用背脊对着闯进来的几个野兽。她不愿在这些兽性的家伙们面前裸露自己，不愿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苦痛，她狠命咬紧牙关，一只手死力撑着地，一只手扶着墙，就这样支持着。

“呵！你大喜呀！”翻译在小门边说：“快添儿子了，怎么样？要不要让她舒服一下？”

“你……狗杂种！”他气得别的话再也说不出来，又想奔过去，但两把刺刀挡住他，一步也不得前进。

“她不是你的妻子吗？我看你认了算啦？我担保让她回家去生。”翻译仍旧在那里毫不动心的说。

“你……狗儿子！”她蓦地一翻身，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从地上站起来，颤巍巍地向翻译撞过去！

“哼！好凶呵！”翻译飞起一脚，对准向他撞过来的韦真家的肚子上踢去。她就在这一踢之下倒下去了，双手捧着肚子，在

地上翻来滚去。翻译的脸也吓白了，顿时感到了恐怖。他在她和韦真的眼里，看出了永远不能饶恕他的仇恨的火，和无畏的、一定要报仇的意志。

“走！”他招呼着两个日本鬼子，连忙带上门走了。

八

“醒一醒！醒一醒！”他扶着她躺在自己怀里，一面轻轻摇晃，一面低声叫唤。

很久很久了，自从翻译和两个日本鬼子走了，他就忙去扶她起来，她极力睁开眼望了他一眼，又闭上了。她没有呻吟，很安详地躺在他怀里，象是睡过去了。他用手扪她的胸脯，那里很热，心跳得很厉害。但她的呼吸微弱得很。

他不转瞬地看着她，看着她那安详的样子，那在一场剧烈的战斗之后的舒适的睡眠。

他用手在她身上四处抚摸着，一下到了圆鼓鼓的肚子上了，他火烫似地缩回了手。不能够呵！那里面是他的孩子，他也累了，正在休息呢！不要搅醒他，不要使他再在肚子里冲动，使她不安，让他也睡吧！好好地睡一觉。也许……也许他会安安生生在那里多住一两个月；那时她该可以在自己家里的炕上慢慢生了。他呢！自然已早被鬼子枪毙了，但是不要紧，他死了，这里却又生出来一个，只是不要在现在出生就一切都好了。他沉浸在深远的想象里，逐渐地睡着了。

“哎……”她突然醒来了，想翻一个身，但浑身没有一点劲。她睁开眼一看，在她头上有一个黑簇簇的东西挡住了灯光，看不清面目。

“刚才是一场恶梦呀！”她伸出手摸了摸，一下触到他胸脯上了，一堆乱茸茸的汗毛，在她手上搔了一下。“这是他！”她

非常熟悉地记了起来。是什么时候她回到了家吗？她又睡在他怀里了，刚才真是一场梦呀！

他也醒来了，模糊地觉得怀里在动，他怕她会滚下地去，忙用手去圈住她，略微仰起了头，抒一抒那俯得太久的脖子的酸痛。

立刻，她的头上明亮了，一个乱蓬蓬的头给她看清了。脸，那割成了几块的脸，血肉模糊的脸呀！呵！这是他！是被残酷地砍伤了，打伤了，踢伤了的他呀！她忘记了自己的苦痛，手伸去抚摸那颗被毁伤了的，但是属于他的并没有屈服的头。

“哦！你，……”他看见她伸出手来，知道她清醒了，就很想对她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好呢？就是称呼吧！称呼什么呢？乡下人，丈夫叫妻子，或妻子叫丈夫，照例是用孩子的名字来叫的，比如：“小拴他爹，小拴他娘”之类，而他们又还没有孩子，平常又非常羞赧于叫彼此的名字，在家里总是用这个“你”来通称的。此刻如果有一个更亲热的称呼，那是多好啊！那么，就叫出她的名字吧！不行！不行！门外边有人守着的，他们就是等着这一声称呼，这就给他们一个清洗村子，一个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的借口了。这夥野兽是什么也做得出来的。

然而，要亲热地称呼一下的欲望，于他是太强烈了，而“你”算个什么样的称呼呢？又不是陌生人，不相干的人，为什么用“你”呢？不，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适当的称呼，热烈地表达出自己底情感的称呼才行。

终于，他想起来了，想起在游击小组里边互相称呼的那个名字，就是那个：同志！

“哦！同志！”他俯下头，用慈和的眼光去找那对此刻闪着欢愉的光的眼睛。

“同志！”她也极轻声地这样叫他，并去抱他的头，又怕碰痛了他，就极小心地将自己的头，搁在他那宽阔的肩上去。

九

“哈！你们已经睡在一块了，这可好啦！”小门突然又开了，大块头的日本鬼子踏着厚重的皮靴走在前面，瘦小的翻译跟在后面这样说。

“呸！”他轻轻地把她放在地上，站起来向翻译憎恶地唾了一口。

“怎么？还不认吗？觉都睡过了。”翻译得意地、奸险着说。

“我操……”他一下扑过去，重重地压倒了那家伙，双手去掐住他的喉咙。但他被厚重的皮靴一下踢昏了，两手无力地松了，瘫在地上。日本鬼子狞恶地笑着，翻译用力推开他站起来，卑贱地向鬼子鞠躬，感谢他的救助。

“这个恶棍！”他又踢了韦真一脚。

日本鬼子指了指韦真家的，向翻译哇哩哇啦说了几句。

“呸！”翻译走近她身边，用脚尖触了触她：“说呀！不是你丈夫你怎么跟他睡觉呀！”

她含着极端的忿怒看着这一切，对躺在地上的韦真移去希冀的眼光，她多么想他还能动一动呵！他没有被踢死吗？他为什么不动了呢！

她对翻译的话置之不理，把头扭过一边。

“怎么？还能赖？说呀！说呀！”他逼近去，并且弯下腰向她问。

她本不想说话的，和这只狗，一只没有肠肝肚肺的狗，但是她忍不住了，她太忿怒了。

日本鬼子很赞赏她的行为似地，又狞笑了，一种什么样的笑呵！疯狗也不会笑的那样凶险，那样丑恶！

“狗！”她叫了起来，“你咬吧！咬吧！你是疯狗！”

“不要再嘴硬了，再硬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你丈夫，也救不了你们村子。明天你瞧着吧！我们要象狗一样牵着你们到村子里去，叫他们去认。认得的，杀掉！不认的，也杀掉！你想一想，你担戴着多少条人命！你不说，你不认，哼！”他阴毒地眨了一下眼睛，一直躬下身去差不多凑近了她的面孔说：“说吧！认了吧！”

“认哪！”她立即迅速伸手拧住了他的耳朵，用指甲狠狠地掐住。“认哪！……”她喘息着，被复仇的火焰燃烧着，“你这条狗！”她又用手去抓住他的头发。他挣扎着，把她全身几乎吊了起来。他象猪一样叫起来了，双手去护着发根和耳根。但她越抓越紧，每根头发象在冒火了，耳根似乎有一把尖刀在往里扎，越扎越深……。

日本鬼子没有想到她会这样作，一下惊得呆了，脸上的横肉抖动着，看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太君！”翻译好不容易忍着痛哀求地叫了他一声，他明白了，于是扬起鞭子向她手上打去。

她手上着了一下，却抓得更紧了。而且，为了躲避那鞭子，她把手往旁一扭，跟着的是翻译的头发和耳朵也被抓得更痛。

“哎哟！”翻译大声嗥叫起来，鬼子的鞭子就不停地抽下去，她的手也就扭得更快。

鬼子也急了，才记起她的大肚子来，忙用力朝那上面一踢，她难忍地向后一倒，狠命地最后用力一扯，一只手就掐着半只血淋淋的耳朵，一只手抓住带着血珠的一把头发。

她躺在地上昏过去了，两只手仍紧紧地捏着。

十

拂晓，岗楼上死一样的寂静，一个守在顶楼上的日本鬼子正

在打盹。他已经守了那个“暗八路”一夜了，但还得不到休息，又被派到这上面来。他想着那个什么八路的，也许不会来吧！他实在是太困了，于是他就打起盹来。抱着枪，靠在墙上，长长的唾液从嘴里流出来。

苟才极小心地爬着楼梯，他尽力不发出一点声音来。他把从伍长那里偷来的三颗手榴弹，紧紧揣在怀里。他们平常是不发给这东西的，发给他们怕不保险，保不了“皇军”的“险”呀！他偷去了，当大块头的日本鬼子——伍长——去楼下又一次审问韦真的时候。

翻译被韦真家的抓伤了，伍长心里非常着急，气恼，匆忙地把他安顿在行军床上，在顶楼上派了哨就睡下了。这家伙想休息休息，明天去村子里膺惩“和平”的老百姓去。这个大块头，他被这一天所发生的不如意的事情搅昏了，拖累了。尤其翻译的受伤，使他惊恐而迷惘，渐渐感到这个“和平”的“统治”区，是并不怎么“和平”了。他决心要膺惩一下，大大的示一下威。他躺在床上一会就睡熟了，发出猪一样的酣声。

苟才上了顶楼，看见日本鬼子正熟睡着，就走去抢下了他的枪。日本鬼子慌乱地揉了揉眼睛醒了，忙急地摸不着自己的武器，他震栗了，立即虎视着苟才，伸手去握住了自己的佩刀。但这个在平常他非常熟悉的中国人，对他似乎并无恶意，倒笑嘻嘻地对他说：“太君，换哨的。”

他也就安心了，倒对苟才露了一个抱歉似的微笑，掏出手巾擦着口角下去了。

苟才忙探头往外边的野地里望，这时东方正升起几条金线，恰好把黑簇簇的高粱地照得有点明亮，高粱地里一缕青色的烟飘了起来，这是二拴他们已经到了的记号。他就急忙朝天放了一枪，迅速扔下那笨重的三八大盖，抡起手榴弹来，揭了盖子，手指头扣住了拉线，一蹬步穿到楼梯口去，朝下面虎视着。

布置在大门边的两个伪军，忙拉开了门闩，另外两个伪军则把看守韦真的那个鬼子逮住。

伍长被枪声惊醒了，惶惶地抓起了床头的长刀，就朝顶楼上跑。刚一冲上楼梯，一声断喝从上面震下来。

“不许动！看看这是什么？再动就请你吃香瓜啦！”

他忙抬头，只见头上苟才抡着一颗手榴弹，正对准他。

“呀！你的良心的，坏了的！”他恐怖地嚷着，一面却呆在楼梯脚边了。先前那个换岗下来的日本鬼子，又正在朦胧中醒过来，在屋子里惶乱地转了几转，一下碰到了翻译的行军床了，两个一齐倒在地上。翻译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推开压在他身上的日本鬼子，“唉哟唉哟”的乱叫！

岗楼外面的游击小组二拴他们，带领着一连八路军毫无抵抗地就进来了。

楼梯踏踏地响起来，在二层楼上他们逮住了伍长、日本兵和翻译。当他们下了楼时，小囚室的门已打开了，一阵轻微的声音从里边响出来。二拴听着很熟悉，走进去一看，原来是他女人和刘明家的。她们正招呼着韦真和韦真家的，准备将他俩抬回家去。

当大夥离开了约莫两袋烟的工夫，一阵炽烈的火光从岗楼上冲了起来。……

一九四五年秋初稿 四六年五月二十日改成。

选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回 地

赵枫川

东义村解放了，不久，村子里便掀起了一个很大的震荡：村子里被压迫的人们要起来翻身了。

每天夜晚，冬学里就挤满了人，大家提问题，讲道理，讨论十分热烈。

村干部对大家说：八路军来了，是咱们穷人翻身的时候了，谁肚子里有什么苦，有什么冤，咱们都可以诉，谁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债务、土地……凡是过去那些统治家伙欺侮咱们的事，咱们都要提出解决。大家想一想吧！现在的政府是给咱们作主的，是咱们出气的时候了。

群众提出的问题一天多如一天，情绪一天高昂一天，整个村干的人们，都快要卷入这个运动。

一天的夜晚，才顺从冬学里回来，他躺在炕上，左翻右转，怎么也睡不着，他的脑袋瓜子里象滚了的锅一样在翻腾着，他想：现在都叫翻身哩，倒苦水哩，啊呀，想起来我的苦水可多啦……村北的二亩坟地，丢的是实在冤枉啊！那年使了张清茂的五百块钱，不到二年便把我家的地硬给下了。……还到日本宪兵队上告我是八路军，把我捉去差点没打死。啊呀，张清茂真想要我的命啦！他实在把我家欺侮透了……这个苦水我得倒倒……。

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急，瞌睡虫早被赶得无影无踪，再也睡

不着了。他就这样翻来倒去的乱想了一夜。

第二天，天明了，不想反而睡着了，一直睡到吃早饭时候还没醒。他的母亲早已做中了饭，哥哥也从地里回来，见才顺还没有起，他娘便到屋里来喊叫他：“顺小子，还不起来，夜里去外面熬眼，白天可睡觉，不做活了吗？”

才顺从睡梦中被唤醒了，张眼看时，太阳已升得很高了。他赶紧披上衣裳，穿好裤子，从炕上跳下来。走出门外，看见哥哥才兴已端着碗，蹲在门前吃饭。

哥哥看见他出来，早有些气愤了，埋怨道：“每天黑夜跑到冬学里，也不认个字，一夥人喊喊喳喳，家雀子一样，也不知道吵吵个啥！”

“可不是，自从八路过来，顺小子每天往冬学里跑，一天也不隔，好象那里拴住了他的魂。”他娘也插了一句，接着又说道：“快吃饭吧，饭凉了，吃了饭好去地里做活！”

才顺听了这些话，特别是哥哥的话，觉得很不服耳，心里想：“真是落后，你不上冬学，也不让别人上冬学！”他心里想着，也就说出了口：“哥哥，八路军来了，叫咱们穷人翻身哩，上冬学听听讲道理，开开脑筋还不好么？”

“开脑筋？脑筋开不成，上了他们的迷惑当！”哥哥气愤的盯了他一眼。

才顺听了，也无言答对，便坐在灶火炕里闷着头只管吃饭。他吃着，但那里吃得下去，肚子里早装满了一肚子闷气，一翻一翻的把吃下去的饭都又给顶上来。昨天夜里寻思的事情，又在他脑子里活动起来了。

“啊呀，张清茂呀！……”他又想起张清茂下他地，告他通八路，吊打他的情形了。他的气愤慢慢又冒起来。但他抬头望了望哥哥，不禁恨起哥哥来。他想：“哼！到这时候啦，该出气还不出，真是老木头。……”想着想着，肚子里的气，一股劲儿往上

冒，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便对着哥哥说：“哥哥呀，你的脑筋也想开点，现在八路军来了，叫咱们穷人翻身哩，你想过去咱受张清茂的气是什么样子，下了咱的地，又告咱是八路军，没了地又挨了打，这些事你都忘记了吗？在以前是人家的世界，咱只好忍住气，不说话，到这早晚八路军过来，叫咱穷人翻身，为什么不翻？叫咱受气人诉苦，为什么不诉？”

站在旁边望着儿子们吃饭的娘，一听这套话，吓得面色苍白，瞪着眼睛，立刻尖声的叫起来：“唉！顺小子！你惹起人家么？过去的事了，吃了亏就算吃了，没事你又要找事？！”

娘的话刚一落音，才顺便又接上了腔：“娘！你不要害怕，这早晚八路军过来是给咱们作主的，政府叫咱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咱为什么不倒苦水？”

“苦水叫他们倒吧，咱不倒，哼！顺小子！咱可不能倒。”娘歪着头，一声比一声尖厉的叫着。

才顺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他看见娘已经生了气，着了急，也就不便再与她老人家说了。于是转向他的哥哥说道：“哥哥，你说咱这个苦水应该倒不倒？这口气应该出不出？这个地是应该回不回？头几年的事，你不会忘记吧！？”

哥哥站起来，将碗筷放在鸡窝台的石板上，走过来凑近才顺的跟前，低声说道：“兄弟！这个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过去张清茂欺侮咱的仇，这早晚也该报，下咱家的地也应该回。不过，兄弟！要是八路军在咱这长住下去还好，一旦八路军走了，咱可就不用过啦。你知道张清茂那家伙可不是好斗的荏啊！”

“八路军不会走的，人家说，解放了咱们这里就永不会离开咱这里了。”才顺毫不犹豫的回答。

娘正想进屋里端盆洗碗，忽听得这话，便又慌忙扭身回来尖声叫道：“你知道，人家说八路军就是住不长，人家说，只占三个月。”

才顺的哥紧接上说：“兄弟！别的不管，眼前石家庄、元氏城就是中央军，离咱这里一杈远，说不定什么时候一翘腿就会打过来的，要是过来你看怎么办？”他说着，随手从地下拾起一根干草棍，剔着他那黄老的牙齿。接着又说道：“我看咱家眼前不要动，等一等看，如果八路军真是站稳了，咱们再翻身也不晚。”

才顺听了他哥哥这番话，觉得也有些道理，便低下头又闷起来了。

哥哥知道方才的话，打动了弟弟的心，便叫才顺道：“走吧！地里去吧。”

才顺没精打彩的扛上锄，跟着哥哥到地里去了。

是一个初春的下午，村边的园子地里，散满了种菜的人，才顺和他哥哥也在园里浇韭菜。他们正浇着，只见从园子的北头桃花树下，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肩上扛着个锄巴巴，沿着畦边的小路弯弯曲曲的走过来，才顺细着眼睛一看，看出是农会主席史大厚。大厚走过来，将锄巴巴往地上一撂，说：“歇歇吧，才顺！你浇啥啦！”

“歇歇就歇歇，正不想干他狗日的，这两畦韭菜整浇了半天啦，也没到头。俺哥哥也不吱声，在那头死等着。”才顺说着就放下了辘轳，拿出了烟袋，和农会主席坐在井台的柳树旁边谈起话来。

才顺的哥在远远的那头看见才顺已歇下了，他也就和那头的人坐下来休息，吸烟。

农会主席和才顺东拉西扯的“道下着（谈论之意）”。从谈话里，农会主席已看出了才顺的心情不快，便问道：“才顺！你家和清茂那宗事呢？到这早晚也不诉诉冤苦吗？”才顺经这一问，反而给问闷了。

才顺只管吸烟，不吭声。

“看，你这人，这早晚换了个派，是咱们的天下了，你再不出气，还等什么时候出气呢？”大厚看着他的脸追问着，但是才顺仍是不吭声。

农会主席本也是个性急的人，连问了两三句，见他还不表示态度，心里有了火，就用尖刻的话来激励他道：“嗨！没见过你家这死脑袋瓜，都是死狗揪不上墙去的家伙。现在八路军过来，人家把压在你们身上的大石板给掀起来，喊着叫你们翻身不翻身，打着叫你们翻身还不翻，你就那么愿意挨压吗？”

“我倒是想着翻身呢，不过，唉……”才顺唉了一声又不吭气了，看样子脸憋得红红的象有多么难过似的。

农会主席着急地说：“你想翻身为什么不翻？这时候人家都翻身，你不翻，还等什么时候才翻呢，我常说，你天天晚上上冬学，脑筋比较开通些，象你哥哥那种顽固脑袋，我简直就不去说他。”

见才顺仍不吭声，大厚又接着激励他说：“才顺！象你这样穷小子，穷得连饭也吃不上，老婆也娶不下，还怕什么呢？做梦也碰不见这样的世道。这是咱们穷人的天下，到现在还不起来和他们干一下，难道你还怕变天么？”

农会主席这一番话，可正打中了才顺的心。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心里的秘密象给冲破了一样，他直爽的问：“中央军如果万一来了怎么办？”

农会主席听到这里，早已看透了才顺的病根，接着赶紧说下去道：“中央军？他永不会来了，咱们老百姓不拥护他，他就来不了。他来了，咱们八路军也得把他狗日的打出去，八路军的劲头大着咧！我对你说，凡是说中央军要过来的都是特务分子的造谣，可不要听那些特务的胡说，他们想用这个办法吓唬咱们，叫咱们不敢翻身，不敢斗争……再一说，你即便不诉苦，不斗争，你想中央军如果来了，咱们还能好活吗？地主们不拿你当八路

军来看才怪呢。反正是一样，你不斗争也得斗争，不干也得干，只有一条路。”

才顺听到这里，又想起日本人在时张清茂是怎样的欺侮他，于是他坚决的对着农会主席表示态度说：“大厚哥！我完全想开了，苦我一定要诉，我哥不诉我也要诉，地我一定要回，什么变天不变天，不管他。”

农会主席连连点头道：“那就是了，就应该这么办，你先在晚上的冬学里提出，然后再开他的会，你看行不行？”

“就这样吧，我看明天晚上吧，我心里实在早已憋得盛不下了。”

“好吧！明天就明天，你再多串连一些人，都说话。”

两个人说完了话，都一齐立起来。这时，天色已将傍晚，那西下的斜阳，竟把天空的霞云涂上了一层灿烂的金黄色，显得十分好看。

农会主席扛上锄巴巴到地里去了。

才顺又轮起轱辘，赶着浇他的韭菜。

第二天的晌午，才顺一家母子三口都在吃午饭，才顺虽然也在端着碗吃，可是他怀里老象揣着个狼羔子似的，心中惴惴不安。他在想算着今天晚上如何吐出这一口气。

“哥哥，你说咱和张清茂这事呀说说不说，现在村里都在嚷嚷着算他的账呢，咱们为什么就不敢算？”才顺觉得只一个人闷在肚子里也不好，还是和家人商量商量。他把碗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这样说。

“兄弟！我看还是忍耐着些吧，清茂这家伙是久打官司的人，可不是好斗的茬啊，再说咱告了人家，地还不一定能回到手，要是人家来一个“回头食”，把咱们告到区里，咱可受不了呀。”哥哥还是那样顽固，才顺也没劲和他商量了，便直冲冲的说：“地是一定要回，哥哥！你还不明白，现在的政府是给咱穷

人做主的，不是给他们地主做主的，干部是给咱撑腰的，不是给他撑腰的。今天晚上我在冬学一定要提出算账！”

“以后……中央军……要是过来了呢？”

“中央军过来就和他干。你不翻身中央军过来还能叫你安生生的活？”

他娘听了，急得又扯起了嗓子骂道：“顺小子！唉！不要想惹事了，惹下事了咱就不用过啦！你就那样的不孝顺吧。”

才顺再没有说什么，推开碗，立起身，就一直走向门外去了。

太阳往西溜得很快，不久就钻下山去了，苍茫的暮色渐渐的笼罩了整个村庄。

黄昏，人们正吃晚饭的时候，屋顶上传送着儿童团的广播：“喂！大家听着：青壮年！老年！民兵！自卫队……大家吃了饭，都到冬学里去开会啊！”这个喊声还没落音，远远的一样叫喊又接上了。

才顺胡乱吃了几口饭，扔下碗就上冬学了，哥哥怕他惹事，不放心，才顺头脚走，二脚跟着也就进了冬学。

在冬学里，人来的很多，屋子里拥挤得盛不下，院子里也都蹲满了人。人们的唱歌声、说话声，熙熙嚷嚷，很是热闹。

不一会儿，有人在讲台上说话了。他挥着手喊：“喂！大家不要乱了，开会呀！”众人转过头一看，原来是村长黑包，知道要开会了，霎时间就平静下来。村长又继续说：“乡亲们！今天咱们来冬学开会，就是我们对谁有意见就要提，有苦就要倒，咱们不要怕，无论谁提出来的问题，当干部的一定给解决，现在是咱们被压迫的人翻身时候了，大家提吧！”

好长时间没有人吭气。

才顺是在靠前边站着的，肚子里的火早就燃烧起来了。他本想要立刻说话，但无意中他在灯光下扫见了张清茂在北边的人群

里站着，两支黑丁丁的野猫般的眼，好象在暗暗的盯着他，他鼓了兩三下腮帮子，到底没有说出口，结果又噎回去了。

“有人提吧！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提，不怕错，不要耽误时间。”村长在催促大家了。

接着，在屋里屋外的群众里也就轰起了一阵低声的骚动：“快提吧，大家意见不是很多吗？”

“在底下都能乱吵吵，到这时候就象吃了花椒，谁也不吭气了。”

又沉静了吸一袋烟的工夫。

突然，在屋子的那一头起了一个叫声：“报告！村长，我有一个意见，不是，我要诉苦，就是对张清茂的意见。在民国三十一年，我因为家里老了人，埋不起，向他借了二百块钱，他非给我算四分利，我因那时缺钱，‘没钱憋死人’，疼死也得借，说的是三年头上还清，可是清茂不等还清，就强夺了我的庄窝，把我一家四口赶得没处住。咳！这家伙真把我害的不轻啊！现在，我要给他算账。”

这个意见还没落音，接着又是一个：“报告，我对张清茂也有意见，那年日本在时，清茂硬把我村南的杨树林算成他的了，我和他打官司，不沾闲，因为人家有人，大汉奸李树禾是人家的靠山，我只好忍受了这口气，现在我也要和他算账。”

这个还没说完，接着又是一个：“报告村长，我也有意见，张清茂那年仗凭势力硬刨了我地边的一棵大柳树，他说是他的树，我和他争理，他还叫人把我打了一顿，打得顺嘴流血，我现在要报这仇。”

意见提到这里，群众已经有些骚动了，过去潜伏在每一个人心里对张清茂的仇恨之火，现在复又燃烧起来了。

才顺再也忍耐不下了，他满肚子的愤火已经快要从小眼、口里、鼻子里冲决出来了。他心里颤跳，脸上发烧，他挺了挺脖

子，大声叫道：“报告！我要诉苦了！”才顺刚刚提出头一声，他的哥哥才兴在院子里已经认出来了，可是，才兴此时的思想情绪已和大家的心溶结在一起了，他肚子里燃烧起来的愤怒之火，竟把那一点变天思想完全给压住了。

他很同情他弟弟的诉苦。

才顺接着说：“那年日本在时，张清茂当村长，他给我家要那么大的款项，五亩地得出一千多元，我这穷家那里拿得起？我哥哥没法子，只好又到他家去借钱，清茂非叫我哥押上村北那二亩好地他不借，我哥没法，只好押上那块地借了五百块钱，月利四分，说是三年还清，可是没到二年就把我的地下了。下了地，还不算，清茂又跑到日本宪兵队上告我弟兄俩是八路军，他领着日本宪兵队将我俩抓去，吊打，灌凉水，他想要了我俩的命，张清茂啊！他可实在把我家欺侮坏了……我得报仇，我得回地。”

才顺诉到这里，已经哭不成声，哽哽噎噎，不能再诉下去了。

这时，满屋子的群众突然爆发了一阵愤怒的吼叫：

“把张清茂弄上台去，叫他坦白坦白！”

“对！问他为什么这样可恶！”

“打他个狗日的！”

满屋子群众急躁的吼声，弄得会场有些乱了，农会主席出来说了话：“大家不要乱，现在的意见还没提完哩！让大家提完了，苦也诉完了，再让张清茂给坦白，不怕，有羊慢慢的就赶到山里了，都要解决的。”

群众暂时又平静下来，提意见的人又一个接一个的沉痛而有力的诉说着，一直提到二三十件才算完结。

意见刚提完，群众又呼喊了：

“叫张清茂到台上给大家坦白吧！”

“张清茂！上来吧！你给大家坦白坦白！”村长提着名字把张清茂叫上来。

张清茂从人丛中挤上台来。他的个子短小，身体肥胖，面孔在灯光下，看不清是白、是青、还是灰，但是他的两只手和嘴唇一个劲儿在颤动。

他立在了群众的面前。

“你向大家坦白坦白吧！”村长又推了他一下。

“乡……亲……们！我是错了……”他打着抖说：“大家给我提的意见我都接受，才顺的两亩坟地我还给他，大妮树林子我也还给他……。”

他坦白着，下边不知在那个角落里轰出了一声：

“还怕你不还给哩！”

张清茂又解释道：“乡亲们，别的我都接受，就是王才顺说我向日本人告他是八路军，这不是我告的他，这是人家要……”

“他妈的！不坦白！你自己害了人，还不承认。”群众愤怒的截断了他的话。

“不坦白，把他拉下来打！”

张清茂不敢吭声了，他垂着头，在摆弄着自己的手指。

时间等的很长，群众已等不得了，又要叫喊了，这时农会主席出来向大家说：“乡亲们！今天晚上这个会，是提意见的会，还不是斗争他的会，他不坦白不要紧，下一次再和他讲理，只要咱们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胜利了。现在天也不早了，白天还要生产，你们大家说先怎么处置他吧？”

“先扣起他来，不让这家伙有自由！”有一个人以粗大的嗓音提议说。

“扣起来，你们大家赞成不赞成？”农会主席又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赞成！先把他扣起来，以后再开他的会！”群众同意了那个提议。

紧接着，武委会主任命令他的民兵道：“民兵们，把清茂先

捆起来，扣在他村公所里。”

“有！”一伙粗壮的青年民兵哗啦一声就扑向前来，将张清茂三把九点就捆好了。

“打倒张清茂，要给他算账！”

“大家团结起来，铲除坏蛋张清茂！”

“大家翻身，只有跟共产党走！”

群众在高昂的口号声中，在兴奋的嘈杂声中，在脚步的紊乱声中，散会了。

几天之后，斗争张清茂的会胜利结束了，将他坑害剥削得来的田财、房产都算了账，人给扣到区公所里去反省。

群众是诉了苦，伸了冤，扬眉吐气了。

才顺的二亩好坟地也回回来了，地里还带着麦苗。另外，还分了二斗谷子和一石高粱。

当才顺把二亩地的文书和分来的粮食扛回家里来时，母亲和哥哥都满面笑容，忙着收拾盆罐家具，将粮食分别倒下。才顺又将拿回来的文书交与母亲，母亲接过那张文书，前后上下仔细看了一遍，就将它牢牢的拽在自己的腰带里。

“哥哥，你还怕么？咱们的苦已经倒了，气已经出了，咱们从今往后好好过几天舒服日子吧。”在吃饭的时候，才顺以喜悦的语调问他的哥哥。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二亩地还会回来，张清茂那么大的本事，居然也会栽了跟头，硬把他打倒了，这真是件天大的事。”他的哥哥又惊又喜的说。

“阿弥陀佛！咱那二亩命根子可弄回来了，这真是老天爷有眼，不灭穷苦人！”他的娘喜的几乎出差了气。

“娘！这不是老天爷有眼，这是八路军有眼，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过来，咱们还能翻了身？”才顺听见他娘又说落后话，赶

快解释道。

“不管谁有眼吧！反正谁能叫咱翻身谁就是老天爷！”
说着，母子三人就哄然的笑了起来。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夜

选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约 会

——记一九四三年政攻中的一个故事

纪 英

圆圆的一轮明月，逐渐从东方的天际涌了上来，但八月里黄昏的余热，仍然弥漫在空气里。

王教导员坐在关帝庙的台阶上，解开军衣，让微微的凉风，吹拂着他的胸膛。

庙是建筑在高约三十公尺的土崖上，周围是一层层的黄土梯田，这时候青青的玉茭，密密地形成了一片一片的绿幕。他很清楚，在这绿幕当中便有他的亲密的同志刘营长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在悄悄的埋伏着。

站在庙的右侧向西北望去，将近有十里的距离，远远一片树林里，房屋黑腾腾的地方，便是敌人的据点虢亭镇。略偏西南约有十五里远的一大簇黑压压的地方，那是夏店镇。从西北到西南在两边丘陵的夹沟中，有一条蜿蜒的铁路和平行的一条凉河。他知道虢亭和夏店通××村的大小道路上，都埋伏着自己的弟兄们。

教导员又转到庙的左侧来，在约五百米达的东北方向上，便是××村了。村子很平静，有几缕淡淡的炊烟，在月光下飘荡着，在这里李副营长控制着一部份机动兵力。

他转了个圈子，又走进庙里来，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庙。在庙门的两旁，有两个高耸的角楼，上边挂着一口大钟和一面破鼓。进了庙门是一个小小的土院子，庙里长满了绿草。进了山门正面是一所比较宏壮的大殿，在大殿和两旁的配殿中，塑着些破旧的神像，砖砌的院子里也长了不少绿草，有几块石碑疏疏落落的散布在两株大柏树的荫阴之下。这里一切是静悄悄的，就在这个静静的院子里，有三个精悍的警卫员埋伏着，准备着突然的事件。

月影渐渐移了上来，大地仍在静静的躺着。

王教导员又踱出了庙门，坐在台阶上向西北望着。他擦了根火柴把小烟袋燃着，看了看表，短针已经直指着七点五十分了，他的思想有些烦扰不宁起来。一个日本中队长，突然送来一封密信，约他们在一个指定的小庙会谈，而且要求双方不带一个武装，这不是一个奇怪的事件么？他们在营部也虽详细的考虑过，也许是个共产党员么？也许和觉醒联盟有关系，报告些机密么？也许开开玩笑么？也许是布置下一个陷阱，等待谁去落网么？假使是敌人有什么阴谋的话，那可真如刘营长所说的：“去嘛！夏店、原亭两个钉子才百十来个敌人，把队伍埋伏起来，他要搞鬼，就消灭个卵子。”他们是以大胆机警的态度和一个周密细致的军事计划，对待着这个约会的。

他抽了两口烟，又看看四周静静的田垅，觉得在这样一个静静的夜里，在这样的一个古庙，和这样一个人物——敌人，作一种不可揣测的会面，真是有许多说不出的趣味，是一种幽默的诗意，还是一种英雄的气概，他觉得都象，又都不象。

不远处有一种沉重的脚音了，他的心突然紧张起来，表上的指针正指着八时五分，他陡的立起身子，右手摸着腰间的短枪，眼睛向西北道路上望着。

脚音愈近了，“拍”的一声，一块杏大的石子，丢在他的身

旁，他的心立刻松静了下来，这是埋伏在鼓楼上警卫员送给他的暗号，来一人，掷一块石子，来两人掷两块石子。

明亮的月光下，人影也逐渐现出了，光脑袋，白衬衣，皮鞋紧促的走着。

“谁？”教导员轻轻的问着。

“来谈话的。”对方立即站住了，接着又问：“贵方是谁？”

“也是来谈话的。”

“几个人的？”

“一个人！”教导员略提高了声音说。

肯定坚决的声调，祛除了对方的疑虑。他直向庙门走来，在走近庙前时，他又不住的四下观望着，教导员知道他还有些不大放心，遂从背阴的地方走几步到了月光下边，来人走到了教导员的面前，月光照在他光溜溜的头上，圆胖的脸，两道浓厚的眉毛，象所有日本人的面谱一样。他点了点头，苦笑一下，把右手伸了出来：

“贵方很守信用的，钦佩之至。”

教导员想不到对方的中国话讲得这样好，心里想：“怪道他来信说不带翻译人员。”一面想一面也把手伸了出去。

“八路军向来是讲信用的。请问是中村大尉么？”

“是的！请问阁下？”

“八路军三营营长。”

中村点一点头，用手绢擦了擦头上的汗，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请进庙里谈吧。”教导员说。

“这里也好的，不进里面吧。”

教导员听了面上有些温意，觉得他太不相信人了，但继而又想，在这样情况下，对方的小心警戒，也是应该原谅的，所以立即笑了笑。

中村已经坐在了一株大柳树的下边，拿出一支纸烟，送到教导员面前，教导员摇了摇头，便也坐在庙门前的青石阶上。水银一样的月光，照着教导员淡绿色的军装，他两眼炯炯的直看着满面树影月光的中村，静待着对方揭开神秘的外幕。

中村擦着一支洋火，点燃了纸烟，他狠狠的吸着。

四周是静悄悄的，远处有几声蛙鸣在点缀着这仲夏的夜。

“营长阁下：”中村咳了一声，说：“鄙人今天来此，依大日本皇军军律是大大犯罪的，希望贵方能先保守事件的秘密。”

“可以。”教导员斩钉截铁地回答。

“谢谢！”中村苦笑似地说出这两个字后，又吸了几口烟，似乎欲言难言的，但终于低沉的说了下去：“营长阁下：鄙人系奉命警备鹿亭镇到夏店镇这段铁路的。最近贵方在我警备区的军事活动，鄙人已经受到部队长的再三斥责，前天部队长训令鄙人，在我警备区内，如果电线、铁路再有破坏的情形，便要杀鄙人的头。鄙人迫不得已，违背天皇陛下意旨，想与贵方谈谈，祈求贵方应允鄙人三个条件。”

教导员眉毛动了两下，心里想：“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啊！”

“第一个条件，祈贵方不要再割电线，第二个条件，祈贵方不要再破铁路。如果贵方能够应允，贵方需要多少电线铁轨，只要有阁下的命令，鄙人一定派人送上。”

这样谈判在教导员生命史上，真还是第一次，他笑了笑，“那么，第三个条件呢？”

“第三个条件，祈贵方在我警备区内，不要再宣传二年胜利。贵方的宣传，已经使良民大大的蠢动了，皇军的秩序，无法维持的。”中村略顿了顿，又说：“贵方有什么条件，也可和鄙人谈的。”

神秘的外幕是拉开了，事件已经摆得很明显，敌人在我军事政治的攻势之下，不得不屈服，而且，为了他自己的脑袋，也不

得不秘密的而又大胆的来恳求我们。这倒完完全全是出乎人意思的。骤然看来，好象中村这人是这样的天真和大胆，但仔细一想，在他这样地位和环境，却又似乎是必然的。因为除了这样冒险的侥幸的一会以外，他只有三个前途：或者为了确保“治安”出来奋勇作战，作了“灵魂的凯旋”；或者被他的部队长杀去脑袋，作了大日本皇军军律的牺牲；或者就象许多皇军一样，喝一阵酒，哭一阵以后，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教导员敏捷地但又慎密地考虑对方的要求，应该全部的拒绝呢？还是应该部份的允纳呢？第三个条件，那是原则问题，丝毫没有考虑余地的，至于第一、二个条件呢？教导员抽着他的小烟袋，反复的想：我们破击敌人的道路，并不是单纯为了缴获敌人物资呀，今天敌人想以部份的物资来换取其“输血管”的安全，这不也是原则问题么？但他又想：假使在这里答应了敌人的要求，只留武工队在进行政治攻势，将整个兵力转移到夏店、王上村一段去破击，不同样可以破击敌人“输血管”么？这一营兵力不是等于一营半的使用价值么？

高度的原则性与最大的灵活性，这是八路军所有军官的特点，就在一刹那之间，教导员已确定了他的态度。

月亮在白云里游泳着，中村不安地等待着教导员的答复。

“关于第一、第二两个条件，”教导员敲了敲烟灰说：

“如果你能够保证随时满足我方铁轨和电线的需要，同时能经常供给我方一定的机枪弹、掷弹筒弹和炸药时，我们可以暂时不在这一段路上收割电线、破击铁路。但是如果你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时，我们便仍旧进行交通上的破击。”

“贵方需要鄙方的机枪弹、掷弹筒弹能够使用么？”

“当然能使用的。”

“贵方的机枪和掷弹筒是山西造的吗？”

“不是！是东京和大阪造的。”

“事变前来的么？”

“不是！事变后由运输队送来的！”

“运输队？”中村惊讶的说。

“是的！每次作战大日本皇军便成了敌方的运输队。”教导员幽默地，微笑着说。

中村恍然大悟了，脸上火辣辣的。

“鄙人的供给力量是有限度的，请求贵方先预告鄙人一个概数。”中村赶紧把话拉到正题上忧虑地说。

“每月八十公斤电线，三十条钢轨，四千发机关枪弹，二百发掷弹筒弹，五十公斤炸药。”

“三十条钢轨是有些太多的。”

“我们不是在和你作买卖。”

“好的，好的。鄙人一定照办，只请贵方不要再破击铁路。”

“我再复述一次，如果你不能满足我们需要时，我们便仍旧进行交通上的破击。”

“一定办到。一定办到。”中村站起来躬着身说。月光照在他那苍青的脸上，教导员从他那一双眼睛中，看出了对方是在透露着如何的不安，但又象是被饶恕了的神情。中村大尉的语气，很快使教导员想起了战场上敌人在我们刺刀尖下的狼狈情状。

“关于第三个条件，那是不能答应的。”教导员肯定地说。

“为什么贵方要宣传二年胜利？”

“因为二年以内一定胜利，所以要宣传二年胜利。”

“二十年也胜利不了，皇军的武运长久。”中村有些骄傲的说，他挺了挺胸膛。

“哈哈！”教导员纵声大笑起来，“这不过是法西斯武士道的妄想，它是永远实现不了的！”

“二年胜利能实现么？”中村不服的说。

“一定能！现在苏联已经攻下基辅，意大利已经投降了盟

国，今年秋季第二战场就可能开辟，那时候从东西南三方面总攻德国，希特勒的命运就快结束了，今年冬季就是希特勒的最后关头。”

教导员愈说愈兴奋，胜利的光辉，胜利的信心，跳跃在他的语气、声调和锐利的眼睛中。在银白的月光下，在他苍青的脸上又笼罩了一层灰黯的情调。教导员微微地一笑，他要进一步在精神上击破敌人的堡垒。

“在打败希特勒之后，”教导员兴奋的说了下去：“同盟国的兵力，都能够从欧洲转移到远东来了，那时候苏联便出兵直捣伪满洲国和朝鲜，中国大陆上五百万军队也要进行总反攻，英国军队在南洋登陆作战，美国军队直接登陆日本本土，那时候苏联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荷兰澳洲的几千几万只军舰挤满在日本海上，几千几万只飞机象乌鸦一样成天成夜的轰炸日本三岛，那时候日本本土是毁灭了，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皇军，不是在战场上作了炮灰，就是死在海里喂了鱼虾，那时候全世界的力量，都压在日本头上，那时候……”

教导员好象为未来的反攻战争，描绘了一个雄伟的震慑敌胆的画景，中村大尉从内心里发了一阵寒颤，他低垂了头颓然的将身体倚靠在身边那株大柳树上。

“本来嘛！日本法西斯军阀的侵略行为，不但对中国人民是犯罪的，对日本人民也是罪恶呵！为了战争，日本的多少青年作了无谓的牺牲，那一个做父母的愿意自己儿子到中国去送死？那一个做妻子的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丈夫变成一堆骨灰？千万个日本士兵，谁没有家呢？谁的家庭愿意战争呢？谁的父母妻子，不是在盼望战争结束？祷告自己的儿子丈夫平安地回去骨肉团聚？日本的民心、军心是这样的厌恶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还能‘武运长久’么？”

教导员的话，象一把锐利的短剑，深深的刺在中村大尉的灵

魂深处。他想起了应征时白发苍苍的父母暗暗抹泪的情形，也想起年轻的杏子抱着他痛哭的情形，他现在身上口袋里就藏有杏子的一封信，她说家里的生活很困难，现在她必须每天作十一个钟头的工，才能喂饱全家的肚子，她说她身体因劳作过度贫血得很，这样的日子她再不能支持下去了，她说全家的人都在祈祷他能平安地赶快回来……。

他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他无力的仰起头，咬了下嘴唇，声音有些颤栗的说：“营长阁下，不必再说了吧。贵方愿意宣传就宣传吧。这是贵方的自由。”

“好的，那我们这样就约定了。”

“是的，是的。”

教导员看了看表，时间九时零五分了。

“贵处是日本什么地方？”

“北海道函馆人！”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这善意的询问，使中村不能不据实回答。于是，两个人的话头，便开始轻松了起来。

选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出版之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掩 护

曾 克

西屋凉爬到院子来。赵老奶奶心里明知道刚晌午错不多一会儿，离黄昏还有很长的时间，她却把盘在上房窗户下面的煤炉子，这么早就插开了，火口上坐了那口最大的不常用的铁锅。她记挂着今晚上的米汤，要早点煮出来。烧滚这么一大锅水，不早些准备，会耽误了那些事情。三伏天，从清早起连草都不动一动。赵老奶奶光着脊梁，浑身还是汗浸浸的。但，她心里有事，所以并不觉得怎么热。她用小帚把扫了扫灶台，锅盖，便把耳朵贴在窗棂上。睡在屋里的人鼾声在响，她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于是，她悄悄的抓起一把破薄扇，胳肢窝里夹上一只正纳的鞋底，便走出大门，坐在那棵大垂柳底下的台阶上。

柳荫遮住半个街，差尺把就到了南墙根。枝儿低垂的伸手就可以摸到。树底下很静。歇晌的人们都上地里去了，只有知了单调的着火似的在直声叫。仍然没有一丝风。柳条铁丝般直挺挺的垂着。这时，赵老奶奶才从一天的忙碌中喘过气，在不紧不慢的摇着扇子。几只花毛羽的啄木鸟，从弯曲的斜生着的又粗又矮的老树干的大窟窿里，飞进飞出。这一切自然的景象，都和过去一样，每天发生着。只是赵老爷爷在四年以前，日本人九路进攻的时候遭难了。日子一久，赵老奶奶又时时刻刻在骚扰与不安的灾难当中挣扎，平时，她很少来想这痛心的事情的。今天树底下只

坐着她一个老人。当她那仅有的—只右眼看见啄木鸟的尖长的嘴巴，又在不停的啄着树干，有些感慨的想起老伴来了。

“这棵树，跟咱们老两口的岁数一般大，六十年啦！”赵老爷爷活着的时候，一坐到树底下来，就喜欢抽着小旱烟管，这样对她说：“娘养我的那一年，爹从后山小羊坨上砍回这根柳椽子，栽到门口。娘招抚我吃穿屙尿，爹除了上地，把心都操在经营它身上。给它浇水，围枣刺、包干草不让牲口撞和羊啃。我长大了，成了咱这一大家人，柳树长得更大了，用处也不小啊！咱西寨受苦的，谁不来乘凉歇晌！”

赵老爷爷在西寨是个喜欢谈谐的老头儿，他和柳树讲话，如同对自己顶熟悉顶亲近的人一样。他说：“这些年，眼看着虫呀鸟呀，把你的肚子掏空了。我可是眼不花耳不聋，连牙还没掉一个！咱哥俩熬熬看吧！”

赵老奶奶想起这些话，看了看那象老人筋脉一样露出地面的老树根，鼻子一阵发酸了。她心里埋怨老头子不该常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她想，照理说，象那样精精神神的人，是可以再活上二三十年的，可就偏巧叫鬼子砍死在这老柳树底下。家里又接二连三遭着灾殃！两头牛全拉走了，房子烧的破岔岔，东西抢走的抢走，捣砸的捣砸，儿媳妇黑夜躲难，从山崖跌下，把两条腿都摔断了。……

但是，当赵老奶奶抬起头，从柳枝缝隙里，望见远远近近那么许多没有顶的房子，她想到这几年全村家家户户都遭了难，过着愁愁惨惨怕人的苦日子，也就不再难过了。而她安慰自己说：

“人到那一步，说那一步，天柱说的对，总有一天能替他爹报仇。”

一种现实的责任，把赵老奶奶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来了。她相信，儿子天柱在秘密游击小组里，和自己在家中，帮助八路军及抗日政府所做的工作，是可以对得起死去的人。这西寨离敌人占据的左权县城，才只有十里地。北面五里河在山头上，又安着

敌人的岗楼。虽然伪村长并不敢诚心诚意的替敌人办事，可是，如果没有几家基本群众做为基点，工作就相当的难以进行。

赵老奶奶放下手里的扇子，开始在撮麻绳的引头，她拿起鞋底一针针用劲的纳起来。突然，村西头传来几声凶恶的叫骂：

“……亲戚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快走！要是一差两错，别怪老子没有把话给你讲在前面，是干什么的就照实说，咱们彼此都留条命！”

正在等待什么的赵老奶奶，心里立刻又惊又喜。她知道县里的交通员小陈今天下午要来，就赶快想站起来望望。还没有等她抬起屁股，两个背着枪的伪军，紧跟着一个商人模样的青年人的身后，急步走过来。赵老奶奶一看青年人的面孔是陌生的，她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了。但青年人一走近柳树荫下。用着敏锐的日光，看了看柳树，柳树右边的大门，大门台阶上坐着的赵老奶奶的脸，他如同得救一般的笑了。他跑上来向赵老奶奶亲切的招呼：

“大娘！”

赵老奶奶发现青年人手里提的那个花洋布包袱，是小陈每次都用的。

她熟悉上面的几大块油污痕迹，于是，毫不迟疑的回答了：

“好侄子，你真来的巧啊！”

她走下台阶，伸手就把陌生人手里的小包袱接到手里。停住脚，暗示一般的又说：“你姐，一天老躺在炕上不能动弹，吵着要吃芝麻饼子，我正说打发你天柱哥到你家去呢！”

青年人会意的接问了一句：“俺姐的病，这几天可见轻些？”

赵老奶奶马上回答。字也咬的特别清楚：“摔断了腿，那是一辈子的事了，不指望她见甚轻啦！能吃能喝顾住命就行。”

两个伪军注意的听着这一段家常话。赵老奶奶拉着青年人的胳膊上台阶的时候，故意转过身去，自然的向他们客气的说：

“两位老总，家里歇歇去吧！”

四个人一齐走进大门去了。赵老奶奶象每次带生人进家一样，一迈过门限，就拖长声音喊：“天柱家，你娘家兄弟来瞧你来啦——”

走了两步，她忽然停下来。有些着急的来回翻着手里的鞋底子，又摸着花白的发鬓说：“侄儿！慢着点，大娘的针掉了。”

青年人立刻弯下腰，在附近地上帮助找寻，两个伪军也不由自主的把目光跟着青年人的动作在地上转。赵老奶奶说着跑回门外去了，很快她跑进来说：“找到了，你看，一慌连扇子也忘在台阶上了。”

经过这样一个时间的拖延，赵老奶奶才把三个人领到西屋里去。

赵老奶奶的儿媳妇，半躺在炕上。仇恨燃烧在她青春被夺去幸福和健康的心里，她更习惯当着敌人对婆婆领进来的陌生人讲些什么。

赵老奶奶恭恭敬敬的把两个伪军让在两把破凳子上坐上，自己和青年人就站在炕沿跟前了。还是赵老奶奶先开了口。她体贴的跟儿媳妇说：“想吃甚穿甚，给你兄弟说吧！叫他回去告你娘捎过来。”

这时，青年人发现两个伪军一直在盯视着自己带来的两个小包袱，便伸手从炕上拉过来，故意打开了它，拿去一双黑布口鞋，对炕上的媳妇说：“咱娘说天柱哥整天在地里受，你躺在这连双鞋也做不成……”

媳妇伸手想去把鞋拿过来，一个伪军猛地跳上抢走了。他翻转手递给那个同伙，又去抖索包袱皮。赵老奶奶爬在炕上，故意抱住儿媳妇说：“好老总，可不敢再吓住俺孩呀！”

伪军把鞋扔在炕上了。两个人得意的笑着跑到院子里去。他们在空牲口棚，茅房，砖瓦堆，一面搜索一面故意诈叫：“八路！别钻啦！老子看见你啦！小心枪！”

到处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们挺直走进上房。赵老奶奶有些不安的在注意听着有什么响动。停了一会儿，他们又在院子里用另外的腔调喊了：“同志们！敌人走远了，该办什么办吧！”

依然是一片寂静。两个伪军如同忘记了方才追逐的那个青年人，扬长走了。赵奶奶从窗孔里看着他们已迈出门外，慌里慌张跑出来，又照例拖长声音喊：“老总们，对不住，进来连口水也没喝！”

一块石头从屋子里的人们心里掉下来了，赵老奶奶一回来，三个人的脸上同时爬上了轻松的笑影。

空气松缓了一下之后，青年人悄声的把自己的任务告诉了赵老奶奶。她听到他从那里来，找什么人的一切暗号都说的真真切确，立刻改变称呼说：“同志！好悬呀！你头回来跑交通，面貌陌生陌生的！要不是我看见狗日的穿的衣服，知道是五里河岗楼子里的警备队，就不敢认你呀！”

她把头伸出门外看了看又说：“我有个外甥在城里警备队部当伙夫，他听说，日本人下令，那个楼上不叫派俺这前前后后几个村去守，说他们人熟地熟跑了没捞，通八路靠不住。这样，扯亲戚唬他们，也露不了马脚。”

“常过来的那个小陈，今上午得了个霍乱病。上级临时派我来，我脑子里就死记着：老柳树的右边，右边高圪台的大门，和左眼有毛病的老太太……”青年人说着，拿起那双布鞋，就跟着赵奶奶到上屋去了。

一个头上裹着白毛巾的三十多岁的人，正从炕炉洞里往外钻，当他的穿着紫花衣裤的高大的身体，完完全全显现出来的时候，青年人憋不住的压着嗓子叫了：“许政委！”

赵老奶奶跑过去，一面替区委许同志用手拍着身上的灰土，一面说：“刚才，我真怕你没醒呀！我出去时，你正睡得好，我想，今晚上又熬个通夜，我没有惊动你，谁知道马上就……”

“你进出打的暗号我全都听见了。干什么的嘛！又不是猪。”许政委开玩笑一般的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把交通员递过来的一只鞋子的千层底，熟练的割开了。

赵老奶奶挖了一升米，下到锅里，机警地又跑出门去了。

许政委读过县委的一封秋季工作指令，仰着头陷入沉思里。随着，他看了看窗纸的颜色，想了想早晨送出去的通知，兴奋的两个拳头握住伸开，伸开又握住，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然后，他沉着而满有把握的，从包头巾的边沿里，掏出一支子弹壳做的水笔，写了一个极简单的收条：“上次的货如期即可售完，新货亦将尊命发售。……”

为了避免交通员在回去的路上，再次碰到搜索的危险，许政委把这次下来布置和进行反资敌……斗争的过程，用近似耳语的低音，一五一十的讲给他。

这个口述的工作报告，由于工作本身进行的顺利，许政委讲得也特别有条有节，便于记忆。他这次到西寨这个游击区的基点村来，比任何一次反抽丁、反支差、反伪钞和截击敌人的补给线的工作，化的时间都少。他才下来三天，可是问题的关键很迅速的就抓到了。直接帮助他工作的秘密游击小组，经验和技术的是一天比一天增高，他们用当民伕，走亲戚各种方法，打进城里敌人各种部门去。而他经常隐蔽的这家母子，不但可靠，而且有智谋，今天夜里，敌人要西寨全村送麦子进城的消息，就是天柱派人从县政府搞来的。最后，天一擦黑，许政委带着胜利者的表情，指着窗户说：“黄昏，天一擦黑，独立营营长和教导员就来开会，把游击小组一配备好，只要送粮的老乡一出村，一颗麦粒也不让它涌进狗日们手里头去，全部帮助他们抢救下来。

交通员细心记着许政委的话，带着新的任务，离开了上房。

赵老奶奶没有料到家里两位同志的谈话是如此的简短，当她坐在台阶上的时候，对门几家的门前，有女人们出来乘凉了。她

们闲谈了几句，青年人却猛不防踏出门来。他一抬头，怔了一下，才自自然然的向赵老奶奶辞别说：“大娘，你没啥事，俺回啦！”

大娘真是老糊涂了，屁股一蹲下，把个客摆到家里就忘啦！”赵老奶奶随机应变的说。

一个烂眼睛的老太婆问：“你婶子，那里的客呀？”

“城里一家杂货铺的小伙计，打这路过，媳妇娘家托他来看看。”

“啥！送小鸡？”老太婆双手遮在耳朵后面打起岔来。

别的女人高声接上来：“不是客，走路的！”

赵老奶奶说：“越老越聋越好打听，真是驴头不对马嘴。”

老太婆似听见非听见的伸伸脖子点点头，人们全都笑了。

一声刺耳的尖音传来：“婶子大娘们，俺也来凑个热闹吧！”

笑声唰下停止了。好象突然从茅房里刮过来一阵臭风，人们都不约而同的皱了皱鼻子。

一个二十多岁的圆身材的女人，从赵老奶奶斜对门闪出来了。她丢掉了夹在指头缝里的烟头，斜倚在门框上，两只穿着淡青色绣花袜的多肉脚，交叉的站着。她似乎并没有注意人们对她厌恶的表情，一张涂着厚厚的脂粉脸又对大家笑了：“赵老奶奶家这颗柳树，还是这么香呀……”

“香，还留不下你，跟人家跑掉！”有人半真半假的顶上去。

她没有恼怒，正象她完全忘了羞耻一样。她从小襟扣鼻上，扯出一条印度绸手帕，轻轻的在前额和鼻尖上沾了沾，裂着嘴，似乎是在使劲的抽动着筋肉，企图在多肉的腮颊上，挤出个窝窝。她娇声娇气的说：“跑不跑是自家情愿嘛！”

人们又投给她轻蔑的冷笑。

一幅清新和谐的乘凉的空气给捣浊了。谁也不愿当着这外号

“公共汽车”的丧失灵魂的女人谈什么，那怕是生活上的琐事。早几年，她在村里是个破鞋，只要提起她的名字萧金鱼来，连刚懂事的小孩子都会挤眼撇嘴的表示厌恶。因为她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所以就翻嘴扯舌，搬弄是非，一身骚气。但因为自幼死去爹娘，哥哥不务正，抽大烟全靠半掩门的嫂嫂过瘾。她从小就学会眉来眼去，把身体当摇钱树，这一套丑态，多少还惹得软心肠的人一些同情。自从她跟了讨吃（赤）队的小队长曹子明，自荣子当了官太太，就更不顾人间还有羞耻事。当她第一次从城里回到村上来，还到处宣扬日本当官喝醉酒以后，去抢她的大奶子，这么一来，人们就越发是躲着她走了。

赵老奶奶看见了萧金鱼，心里格扎格扎的是更急更气。她气自己疏忽的连这女人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就即刻想到黄昏那件重要的事情来了。她对萧金鱼不只是鄙视和厌恶，她清楚的知道，她们二人是走的绝然背驰的方向，这明明是敌人立在自己的眼前。一个严重的工作任务来了。她镇静了一下，看着女人手脖子上的镀金镯了，和满手的银戒指，故意答腔了：“金鱼，看你抖成这个样子！咱这山圪塔就是留不下你呀！，往后，少回来受罪吧！大热天……”

萧金鱼凑到赵老奶奶近旁来了。她把手巾铺在柳树根下，一屁股坐下来，一根柳条垂在她的脸上。赵老奶奶管理她，这使她感到真是高兴。于是她也就热烈的打开了话匣子：“老奶奶，吃人家的饭，由不得自己呵！五黄六月日头毒，我也懒的动呢……”

赵老奶奶从这几句开头的話里，已经确定她又是有所指使回来的。因为不只一次了，敌人用一块香肥皂或一瓶雪花膏之类的东西就可以诱惑她到娘家来探听些关于八路军和游击队活动的情形。但是，每次她回来了，总爱把自己的任务轻易地讲了出来，企图人们能满足了她的愿望。赵老奶奶最能把握她的特性，就在这些情况下，反得到不少城里的敌人动态。如今，赵老奶奶心里

又在捉摸着要怎么和她谈下去。街上跑着的两个顽皮孩子，用指头点着自己的鼻子，怪声的对着萧金鱼喊：“嘿！谁希罕你这破车，又开回来干什么……”

萧金鱼既不在意孩子的侮辱，也没有注意赵老奶奶的默想，自己一直在絮絮不休的夸耀着她在城里的享受。什么太原的生发油，天津的花丝葛。这时，听的人有些恶心不过，悄声的溜回家了。有的人瞅着她那玉白裤子，低声的在跟她开玩笑：“金鱼看你那宽裤子，不知打算要装几个汉！”

“城里不是咱这土山圪塔！”萧金鱼撇着她那镶金牙的嘴说。“人家好多太谷来的官太太，起码也是一尺一二的呢！”

人们又笑了。她拨开脸前的柳枝，两手去拢了拢披在肩上的油淅淅的头发，更骄傲的说：“过些天，俺就上太原走啦，听说，那里的娘儿们，头发可以过电，电的一格卷一格卷，象画上的洋女人，……手腕子上还可以带上手表……”

赵老奶奶的机会来了。她马上问：“啥时候走呢？可不要再来咱这穷圪塔啦……”

“那谁知道呀！听人家队长清水跟老曹说，就看对付老八（指八路军）怎样啦！”萧金鱼翻着一双细眯的小眼，无顾的说。“老八对付的好，县城占的稳，讨吃队的几个头，就要调回太原，老八对付不了，县城占不住，情况一紧，讨吃队的先撤走，反正，怎么着也有俺老曹一份！”

赵老奶奶心里笑了。这是个很难得的好情报呀！讨吃队这个特务机关，三天两头到村子里大抢大劫，西寨老百姓被他们以通八路的罪名搞死的太多了，赵老奶奶连忙装做不可理解的说：“怎呢，讨吃队还对付不了老八？”

“连太君提起老八还打哆嗦呢！谁都不敢出城走走。听说，一到黄昏老八都象耗子一样满处跑，游击队帮他们在汽路小道都埋上地雷。”她停了一下，也用了探询的口气说：“他们都说，

咱西寨通八路搞游击的最多，地雷常在咱村边上响，这都是谁家小子瞎胡闹的？”

“问我这个快进坟窟窿的人，还不如问个猫狗。它们还能帮你闻闻味！”赵老奶奶应付的回答着。

萧金鱼带着一副惊恐的表情继续向赵老奶奶说：“大前天夜里，正睡着觉，一个炮弹落在俺队部里。清水老婆没穿裤子就跑，全南门里石柱街闹慌了……”

赵老奶奶清楚这一樁事是天柱带领游击小组配合独立营的战绩，她却一点也不流露兴奋的表情，只是瞪大眼睛听。萧金鱼越讲越起劲，她在赵老奶奶的一套话中，把今天晚上清水和曹子明要到西寨来大清剿的秘密泄露了。她看见大树下只剩赵老奶奶自己，有些难为的样子说：“非要叫我早回来半天，谁家藏的有八路和游击队会对我说呢！老奶奶，我对你说这些话，可不敢乱声张就行，天黑他们一下来，谁还能跑脱呀！”

赵老奶奶的心象要冲出来似的抖跳了，神经骤然紧张起来。她差点儿就要跑回家去，把这即将发生的事，报告给许政委，让他想法子离开这里。可是，疑难在她思想里打转了：那些就要来开会的人怎么办呢？天柱在地里没回来，没有人能够去通知他们这突然的变化。她偷偷的看看时候，天色灰暗暗的，黄昏的影子已经从山边笼罩到街道上来了。赵老奶奶真着急。现在需要以最技巧的方法离开这女人。最好是能让她回家去。但是，黄昏到来的恐怖也同样压在萧金鱼的心上，她不时朝街的东北遥望，嘴里叨唠着：“不是叫老八给干掉了吧？说是日头不落就到的嘛！”

赵老奶奶随便的应付着，眼睛却盯着西南的远方。

四个穿着不整齐的草绿色军服的人朦朦胧胧的从街上走过来。活动在这里的八路军是经常穿着从敌人夺得的服装。老远，赵老奶奶就看见郭营长跛走的姿态，她极力装着没有发现似的，仍和萧金鱼拉话。当这四个人走近的时候，萧金鱼却以为是自己的

男人那伙子来了，慌了一下，站起来就打听：“嗯！你们是那部份的？路上碰见老曹他们没有？”

郭营长走到赵老奶奶的柳树底下的时候，本来想亲热的打招呼。但他们看到赵老奶奶沉默不理会的表情，在和一个装束妖艳的女人谈话，就开始有些戒备，想着直冲进赵家的大门去。现在一听见这女人搭上话来，心里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们想起赵老奶奶曾经给说过关于讨吃队曹子明的事，于是，他们气冲冲的直往家进，走在后面的郭营长，看也没看萧金鱼，厌恶的吱唔她说：“谁叫你管闲事。”

萧金鱼吃了个没趣，却一点也没怀疑。

赵老奶奶装着害怕的样子，打起哆嗦来：“老总们又不知道要怎呢俺啦！天柱家在炕上不能动，我去看看是那部份，回来叫你家老曹帮帮忙给打发打发吧！”

萧金鱼完全以为是那个炮楼上的伪军了，她说：“老奶奶，铁路巡警各管各的那一段呀！”

赵老奶奶心里明知道萧金鱼不会这么做，却故意试探着又说：“你跟我进家给我壮壮胆吧！”

萧金鱼心里不安的在盼着丈夫，她推脱的说：“俺可不敢，老曹他们就要来了，碰上了不好。”

赵老奶奶又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战战兢兢的跑回家去了。她一进上房，看见许政委正和营长教导员在谈话，她立刻指着家具使了个眼色，桌凳立刻噼啷啪啦响起来，她故意叫：“老总，俺孩子是个残废人，可不能呀！……”

就在这一瞬间，她把从萧金鱼那里听来的情报，耳语给许政委了。他一面点头，一面把一些文件分装在人们身上，他嘱托赵老奶奶说：“大娘，天柱回来，你打发他就到马家圪塔去，我们的会移到那儿去开，还是窑工老马家里。”

“好，你们随便抓些东西走吧！”

他们就背上两个面布袋，带上一些鸡蛋衣物往外走，打了个马糊眼，许政委也一齐混出去了。

赵老奶奶追出来，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又哭又骂：“俺这苦命的老婆子，那辈子造下孽了呀！”

萧金鱼马上问：“是那一部份呵！老曹他们按时候来也好一点……”

“谁知道呢，东西都叫他们抢走了！……”

不一会，天柱扛着锄回来了。赵老奶奶一看见自己儿子的身影，就跑上去说：“孩，木框下的玉菱又叫老总们背跑了！快把锄放下，到马家圪塔你舅家把驴牵来使使，明早就没啥下锅呀！”

天柱完全明白老娘的意思，窑工老马和他舅家就住隔壁。他把锄交给赵老奶奶，踏着黄昏的山路，朝马家圪塔方向奔去。

选自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出版之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保明上区

革 飞

一、欢送

一道驴脊梁山岭上，有个前岭庄。出门多见石头少见人，二十几家都是种的些狼不吃地。张保明家里更凄惶，连狼不吃地也叫地主给讹的只二亩啦，他从小给人家当伙计，一直当了八年。如今村里老百姓把他选成农会主席，又选举成翻身英雄。有一天区上来了一道命令调他到区农会工作。村里老百姓心里都不愿意让他走。可是又觉得保明能高升一步也是咱拿锄头人的光荣。大家就都忙着预备欢送保明。

锣鼓家伙前头迎着，全村老百姓象蜜蜂卷着蜂王一样，把保明卷在中间，圪拥圪拥的向前走着。保明高声的喊：“回去吧！请回去吧！我这又不是走京下府哩，象东屋走西屋一样，不用送啦！”

“啊呀！可不能这样说，庄稼汉中状元，可是开天辟地的一场大事，咱这前岭庄也成了状元府小北京啦，走吧！”

说着走着一直送出村外快下山啦，保明才把大家阻止的停下了，全村老百姓拿着一条红花丝革被子，送给保明作为礼物，保明贵贱不收，一个老头急着说：

“分配果实的时候，你硬不要，群众能让过你，今天送礼物

你再不要，群众可不依啦！”大家都吵着说不收咱的礼物可不行，保明说：“我这半辈子啦，谁还不知道我是黑夜吃脑枕砖头，破盖底只能盖脚头，黑夜冻的睡不着觉，咱可永远忘不了受罪的味道。我要盖上那红花花的被子，热腾腾的一觉睡的啥也忘啦。你们硬要送我这被子盖，是不是想叫我脱离群众哩！你们是不是还关心我的进步哩！”保明同志想拿这席话谢绝大家的礼物。一个老百姓马上问他：

“你是不是想忘了咱村的老百姓呢？”

“那我还能忘了！”

“古人常说记心干粮吃上不忘。今天咱盖上翻身盖底永远不会忘记。你天天黑夜一见它，就想起领导咱全村老百姓翻身啦！你今天是不是怕要下咱这翻身群众的礼物沾着你哩？”这个一言那个一语都是说叫保明收下。一个受过多年罪的雇工，梦也梦不到会有今天群众这样拥护爱戴，保明被大家这种热情感动的掉下了眼泪，只好收下礼物，群众的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保明赶忙安慰了大家一顿，叫大家回去。他好快走，一个青年民兵，非给保明送铺盖去不行，保明赶紧夺过来说：“可不敢闹出笑话来，我这过去是一肩膀担一百二，脊背熬下的锅子还在哩，难道这会一当干部连自己的铺盖也拿不动了？你快回去生产吧。”保明拿着自己的铺盖向着区公所方向去了，乡亲们一直看着他下了山看不见了，才拿着锣鼓回了村里。

一个小山庄上出了个区干部，而且不是毕业生，是个住伙计的，住伙计的中状元的确叫人见稀罕哩。村里街头巷尾都是圪囔保明过去怎样受压迫，而后又怎样领导群众翻身……

有的说：“保明没住过学校，学问可不浅，句句话都能说到咱的心眼上。”

有的说：“保明这人，这大半辈子人家受的苦可多的很呢。”

二、当长工

保明的父亲是四十得子，只保明一个，因为家里太穷，他自小就能受。冬天，背着粪筐，在雪地里拾粪，有钱人家的孩子和他同岁，都上学念书啦，每天吃饭回来碰上保明就开他的玩笑：“保明儿，收狗粪，见了狗尿亲又亲，保明儿，真下作，见了狗尿用手抓。”保明也没有好话给他们，便说：

“要不是老子拾粪种地，叫你个贼种喝尿吃屁。”

保明越是受的他们的小看多，越是呕气要成个好孩子。心里想：总有你们不敢小看的一天。

保明能担动担水啦，有钱的看他是好伙计材料，就想使唤他，连保明外祖母村河底村的刘金虎人送外号“沾不得”也想使唤他，保明就偏不钻他的窟窿，死也不住伙计，恰好遇了个灾早年，本村里的有钱户都不放账啦，“沾不得”看准了这一着，就画了个圈套让保明他爸钻。便说：

“你家要是吃喝不宽展，只管吭气啊！”

保明他爸，正是发愁揭不开锅哩。一听这话真是饥人见饭，不吃先香。高兴地回来，托人去说。“沾不得”可又变挂啦。把那股劲吃的稳稳地说：“天高不下雨，我家吃的也不宽展，叫人家另找别人吧！”

“无论如何你得拉他一把哩！哪怕一斗本五升利哩！”

“我倒不在乎利多利少！”

“就是一斗本一斗利也行，把他那二亩地两间房都给指上。”

“唉！我这人心软，就怕人再三求苦，好吧，看到你面子上就给他灌上五斗谷吧！”

保明家一吃了“沾不得”的五斗谷，就让人家给圈套住啦，到秋天打下的粮食，只够还本。托中人去跟人家把利让至明年！

“沾不得”抖起那股威风说：“你们这些人说话是放屁？真说得好听呀！放账不图利是图麻烦啦？我那谷又不是大河冲来的，是汗血种出来的呀！说个利话吧（干脆话）咱这是指着山坡得石板，不上利谷留房地！”

中人往返了几次，一堆好话白搭啦！只好叫人家插地锁房。清了这笔债就是当讨吃的也比跟“沾不得”打交道好。

“沾不得”又想了个计策，他又把话头转过来和保明他爸爸说：“当初我对你好，咱就一好到底吧！自古说杀人杀死救人救活。救活了你我也积点阴功，把房地还给你留下，你就是讨吃要饭回来，也得有个竖打狗棍的地方呀！叫你保明到我家住伙计，顶上那利谷，也省得在你家饿着，说实话这年头要找个住伙计的地盘可不容易哩！……”保明他爸爸听了心想倒也可以，回到家和保明一商议，保明高低不愿去受那号克制。他爸爸生气地说：“你不愿意受那号克制，可愿叫你爸爸受这号克制？”保明怕气坏了六十岁的老父亲，只好给“沾不得”住了伙计。

三、受 苦

保明一进门，“沾不得”便说：“咱这是先丑后俊，这年景没有好茶饭，可不要嫌长道短。”保明当然不敢有啥意见，只知道起早搭黑给人家受苦。受上一天回来，自己吃稀饭，掌柜吃白面，睁眼看着的净是些苦乐不均。保明盖的条补绽被子是下盖上出头，上盖露脚头，脑袋枕砖头，席片下头，多少一坨拥，席扎在肉里头。掌柜炕上铺席，席上铺毡，毡上铺褥，褥上又是二指厚的被子。往炕上一躺，压个坨窝。保明叫买条席子吧！掌柜是一推六二五。保明的烂被子有个窟窿，使了个胆子和掌柜老婆要块补绽吧，人家说：“你身上有牙？吃它哩！”保明看着掌柜家里摆的有剩余枕头，坨试了几坨试说要一个枕吧！掌柜说：

“保明！你架子不小呀？自古说牛屋牛屋，又不是客房，你要那枕头干甚哩？”

保明天不亮担罢水上地刨耨，地里回来去舀饭，掌柜说：“你知道饥，你那驴大就不知道饥？你耳朵塞上驴毛啦？听不见驴叫唤？”

“沾不得”一家人肚里象装了火药一样，说话比放枪还厉害，保明的圆耳朵窟窿一天数不清听多少难听话，保明肚里有话，嘴不敢说，满肚子的气只得往下咽。

过年时，大年初四保明给掌柜赶着牲口去走亲戚，冰天雪地天气很冷，他穿个席肚小袄，里头装的套子象圪麻，脚上穿的鞋是前头五龙拾地（露脚指头）后头山茅蛋出土（露脚后跟），冻的保明缩着脖子嘴里嘶嘶吸气。掌柜的嘴被围巾堵的话都说不清骂道：“看你那穷相，象冻死鬼跟上一样，不会把脖子直起来？”保明嘴里没敢骂心里骂道：“你穿暖鞋盖脚面，头戴风帽只露眼，该不是不知道冷哩，咱俩要换穿上我看你还不胜我哩。”

转眼间过了元宵节就开春上地了，掌柜给说光面话哩：“保明！咱那地要是多上些粪好好置造上，不愁多打几石粮食。只要多打上粮食还愁你吃的穿的。”保明明知道这话靠不住，心里总想拚命干上一年，到结帐的时候，还不给多算个斗二八升。

每天早晨天不明，保明就赶上牲口犁地去啦，这时候“沾不得”才翻身睡那有钱难买的“黎明觉”哩。犁了亩把地啦，“沾不得”才起来到地里转一转，看保明头上有没有出汗。

伏天太阳晒的火辣辣的，保明在地里耨谷，日头晒的象在蒸笼里圪壤一样，汗是不断的流，但也不敢歇一歇。“沾不得”在家里手拿芭蕉扇东阴凉倒西阴凉，有时候也转到出风圪堆上瞭一瞭保明圪壤的怎样？忽然有一天瞭着了保明在地里休息，回来便说：“保明！你又不实押啦吧？在家撞钟声音在外，在我家你要是光想歇着怕动弹，落不下个好出去，人家谁是傻子叫糟踏小米

哩？”保明心里想：我这么拚命动弹还买服不住你，觉得实在冤枉，就生气的说：“肉人不是铁打的，还能不歇歇？我就是按上个尾巴给你当驴吧也不能一直动弹呀！”“沾不得”大发了脾气：“你不用巧嘴，你想吃这碗饭，你想摸你的去，老子有个干草不愁喂个驴，一鞭子能赶他一群，一天用一个也用不完。”保明也说了干脆话啦：“好！咱就十字路点头各走各的路吧，你给我算帐吧！”“沾不得”想：快秋收啦，你要端楼梯，给我闹不下来。就气呼呼的把帐取出来，搬开用算盘打了一下说：“去年欠下那五斗利，折成本。到今年结帐又是五斗利，二五得一十你是去年九月十六来的，到今天恰十个月，一年你净五斗谷，我就给这多算上一些，上个月算上五斗，还欠五斗，回去扛来还清帐就走，不喽，就把房地撇下。”这一席话把保明吓瞪啦，问道：

“掌柜！帐不能这样算吧？”

“你说怎算？二五得一十你能算成二五得八？一本一利写的明白清楚吗！”“沾不得”呛了这么两句，气得保明话也说不出来啦，心里想受了快一年，饥荒还在，要是呕气回去吧，“沾不得”屁股后跟去就是逼房逼地，又给父亲惹下气了，想来想去没办法，又软软的问道：

“掌柜！这帐多会才能顶清哩？”

这是胡同打狼两头害怕，“沾不得”也怕保明走了，秋收缺人手，所以也顺口把话放软了：“你要好好干，那也很快！”

“那我就还干吧。”保明话一落地，“沾不得”就借机好好把保明教训了一顿。他还怕保明不收心，第二天跑到前岭庄和保明他爸说：“你给我把那谷帐还清，叫你保明回来吧！我用不了那大伙计，眼看收秋了，他要端楼梯哩。”保明他爸爸急忙问是怎样一回事，“沾不得”就加枝带叶的说了一阵保明心里不实押（不老实）。保明他爸爸对着“沾不得”把保明骂了几句，把“沾不得”打发走了。保明他爸爸心里压了块石头放不下，只怕

保明闯下乱子，一夜没睡觉。第二天起早就到了河底村，见了保明的面好好数落了他一顿。保明要给他爸爸说说他受罪的情形，刚开了个头，他爸就说：“不要说了。不想在这干，回家啃砖头去吧，你叫我跟你妈到大街上住去！”保明再也不敢开腔啦，他爸爸临走再三嘱咐：“你要敢回去我把你打成五斗谷给人家送回来！”

保明的爸爸走后，“沾不得”很得意的教训开保明了：“你这孩子还很年轻，好歹还不认哩，我要不是为救活你家早把你开消了。我有钱有地，还怕雇不上个伙计。你这孩子倒是很有力气，就是不舍得出哩，你要好好干，把咱的地种好，把牲口喂好，人常说掌柜驴的屁股是伙计的脸，你把咱的驴喂的肥肥的，屁股上吃的光唧唧的象抹上油一样，赶出去谁不说保明这伙计好哩？”保明没法，只得又给人家死受。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保明的气是受不完，多少气都象唾沫一样咽到肚里了，有时保明这样想：当初朱宏武也是给人家住伙计放牛来，受罪也不少。后来坐了天下啦。我这也许跟他一样！

第八年的冬天保明象往常一样半夜赶着驴子去拉煤啦，一直到天黑才回来。走了一天驴屋火灭啦，保明累的没有生它就睡了。第二天“沾不得”就骂开啦，保明听“沾不得”把他看的还不如驴，心里越想当伙计越没味道，受了八年还是顶不了饥荒，也不敢跟“沾不得”算帐，连夜悄悄的跑了出来，不敢回家，就跑到后岭庄他姨姨家，然后让人悄悄给前岭庄通了个信，保明他爸爸听了这消息心里想：保明也不是个不肯受苦的，既然跑出来啦，一准是受苛刻太厉害，心想自己的孩子受了冤枉气，不找我诉苦告冤枉，去找人家旁人，自己心里觉得很愧气，心疼孩子，就赶忙亲自拄了个棍到后岭庄把孩子唤回来，父子们在路上说了一路就哭了一路，果真“沾不得”屁股后来逼房逼地，可是这时候八路军已经过来啦，“沾不得”这次回去只给捎口信，再没亲自

来。

从此保明就再不给“沾不得”做长工了，翻了身。保明翻了身，乡亲们也跟他一样翻了身。如今保明上区上当区干部啦，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大喜事啊！

· 选自《太岳文化》第一卷第三期

生 长

思 基

—

吴黑大，是刚从旧军里开小差来的，两天以前才由县政府动员送到连上来。

几年来，当兵的生活，使他失掉了生活的趣味，谈起背枪打仗，他就厌恶透顶了。他觉得当兵就是被打、骂，最后碰上了灾难，被长官丢掉；死了，尸骨给狗扯去喂肚子。家中想望着他，连信息也不会知道。一想起这些，他就又失悔了：那天在县里的动员会上，实在不应该自己举起手来报名，不应该兴奋，不应该讲话。因为，这又使得他跑到军队里来了。“军队”、“当兵”，这些字眼他都反感了。虽然，这里的人们对待他不同，但是，他想：

“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兵人的命还不是一坨样，时间长了，还会这样有人照顾你么？”

这使他在生活上，对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劲。开荒时，他的动作永远和同志们配不在一起；一个大个子，常常落在小张的后面。急得班长去帮他的忙，也还是跟不上。彭铁耙子因为怕班的成绩太低，已经几次提议要开会，大家讨论一个帮助他的办法。

但是，事情发生的更严重了，第三天开荒回来，大家都去洗

脸洗澡，他却闷闷的一进屋子就躺倒在炕上睡了。吃饭的时候，班长找着叫他，他躺着，瞪着眼，没有答应……。班长李富荣以为：在他班里发生了不名誉的事情了——这个刚来的人，会因为他照顾得不适当，离开了他。他着了慌，走进屋子，放下饭碗，准备去找。屋子里很暗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他爬上炕去取他的枪，忽然碰到吴黑大的腿上，他惊住了。

“谁呀？”他问。

“我——”吴黑大拖声懒气的，带着病人的腔调，说着，动了一下，又静默了。

李富荣听着是吴黑大，一面定下了心，但另外的念头又浮上他的脑子里来了。他觉得不应把一位新同志估量得太低，随便猜疑他。

“怎么，你不好过么？”他关怀的问着他。

吴黑大用鼻子不便回答似的“嗯”了一下，翻了个身，就再没有动静了。班长——李富荣又问他什么地方不舒展，他没精打彩的，用手在头上轻轻的拍了一下，表示头上出了毛病，又咕噜着：肚子里也有点怪难受的。这样，就算把一切问题都答覆过了。他想让班长快些走，不要再罗罗嗦嗦打扰他，他好一个人静静的休息一下。

李富荣是绝对诚恳和老实的人。他对人的态度，常感动得使他班里的战士们发誓，不肯离开他到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去年有几次编班，好多人都哭着和他分手，说他们舍不得他。弄得他必须用很长的时间去说服他们。在他班里的战士，总是有病不肯说，深怕他知道了，又使他不安。忙来忙去，惹得心里难过。他自己却更注意这些事，深恐有什么不周到，被上级批评爱兵不够。他，听得吴黑大这样一说，站住问了问，饭也不吃，就跑到了连部里去。

连长是一个爱责备干部的，象他自己责备他自己一样，总是先

检讨了自己，然后再去谈别人。特别是他喜欢的人，他对待他的严厉，常使有些人感到委屈，好好歹歹，开初几句话，总是说你不对，提起对自己的注意和检讨。李富荣，谁都知道，连长最疼他，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连长就把话头接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你都要负责任！你不解释清楚，一上山他们就用那股猛劲去冲，你必须强迫同志们多休息几次，人，他们是人，不能让他充作铁用。”

政治指导员是个老太婆嘴，而且常和连长说着同样的话。

“你当班长，”他说：“你就得全盘照顾，你们总是想闹第一，身体一点也不顾，但是，健康，是每个同志革命的资本呀！”

“这怎么能怪我呢？”李富荣想着，默默地检查他自己所订的爱兵计划，但是，实在找不出；对于吴黑大的照顾，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因为，他不得不作一个辩白，他说：“早晨一上山我就说过啦，还要叫我怎么办呢？”

“光说顶什么用？你得领导他们才是！”连长紧接着又解释起“尊爱公约”来，说对每个战士，都要认真的关心他们的生活，注意他们的身体，叫大家都象兄弟一样生活，这是团结我们革命力量的先决条件。

“你记住了么？”连长看着他问。

“记住啦。”李富荣有些碍口的说：“不过……”

“回去吃饭去吧，你还有什么事？”

“吴黑大，唔，他开的地方并不多呀，班里面他是最少的。小张还比他多哩！”

连长征了一下，看了他一眼：想想，说：“好的，等会我就过去看去，你先吃饭去罢，但是开始生产你必须记住：他是个新同志，在旧军队他是不懂得这些的，对他，不能和老同志们比！”他要走了，连长又说：“叫同志们多帮助他，不要叫他难过。”

“是。”李富荣答应着，举起手来：“敬礼！”

“慢一点，”指导员站起来，说：“这筐子里还有两把挂面，带回去，晚上煮给他吃。”

外面漆黑。冷风还能使溶解的雪水又凝结成冰块。李富荣身上打着寒颤，在看不见的，熟识的村子路上摸着走。到班里，大家都吃过了饭，挤在屋子里来看吴黑大。吴黑大已经在炕上解下了衣服，有些厌烦的，无可奈何的应付着来看他的同志们。看着李富荣走了进去，他更有意的叹了一口气。

“怎样，吴黑大？”李富荣走到他的炕头旁边，看着他问：“要吃点东西么？”

吴黑大还没回答，小张就插进嘴来了。

“咱给他端来啦饭他没吃，”他照例是天真的看着李富荣，扯他的衣服，“班长；咱们另给他煮点东西吃吧？他只喝了半碗开水哩！”李富荣很想再问问吴黑大的病状，小张竟等不得，又扯他的衣服，“去不去，班长？”

“去，去！”李富荣看着他说：“你真急。”

他们出去了。吴黑大不知应该如何处理。他怕这样下去会闹出大乱子来，受到惩罚；但他又不能将这所想的事情告诉他们。但是，装成病的结局，又会成什么样子呢？不是比这更恶劣更悲惨么？

“是的，那不是在这里，”他想：“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兵的人那里又不一样呢？”

一切过去军队里的情形，象“牛皮影子”般显现在他的眼前，心上仿佛扎进了铁锥子。他记起了在甘肃一次行军中，他们班里有两个兵病了，跟不上队伍，连长说他们想开小差，派人用手枪逼着叫他们跑步，两个兵跑不动，哭了，连长王金融就下命令：把他们枪毙在路上！

另一次，是他的老乡陈二皮匠的死。那是一个夏天，陈二皮匠病了，连长王金融到班里瞧见了，说妨碍“新生活”就把他扔

到村外的破庙里，还不准人去看。天黑啦，他偷偷的去看他，陈二皮匠被丢在潮湿的路上，见了他就嚎啕大哭，抓住他，要求他救救命。但他有什么办法呢？第二天，王金融宣布，病号要隔离，不准人去看他，说一切都有军医官负责，等他黑夜里偷着去瞧他，破窑里鬼也没见一个，只见陈二皮匠从门板上滚到墙角呻吟，一件好的大衣，也被人用烂棉袄换走了。他一见我就喊着：

“兄弟，救救我，我记得你。……”但点名号一响，自己只得赶快又往回跑，把自己腰里的几块钱，掏给他，叫请一个老百姓可怜可怜给买一点东西吃。第三天他从岗上下来，又偷偷的去看他，夜里，看不见，他在窑门口叫了几声没人答应，他以为他睡着了，进破窑去一摸，他已经僵硬的躺在墙角里，死掉了。他吓得打着寒战转身就跑……第四天，连上的兄弟们把陈二皮匠抬到一棵大枫树下，连长王金融还用手中巾掩着鼻子和嘴，假情假义地问：“怎么，昨天军医官没来？咳，真没想到他会死……”

……

“人心多狠！”他想到这些，几乎要叫起来。忽然，门扇乒的开了，连长和政治指导员走了进来，他战栗的看了他们一眼，急忙把眼紧闭住。

他想：“不行啦，这只得说病得厉害啦。不然，他们会说什么呢？定会挨骂一顿！”

他们走近他，他就怕得更厉害。……

“怎么病啦，吴黑大？”连长问着，摸着他的额头。

吴黑大实在没有经过这种场合——过去，他们的连长全是用眼角瞅人的，摸着，那可不得了，他会摸出个什么结果呢？他以为是不相信他，来试他的脉搏，他吓坏了，一股热血，轰的一下冲到了他的脑顶，他简直发昏了。

“吃了饭么？”政治指导员也问。他没有回答，只是颤抖着，奇怪的等待着，一种从他心虚所发出来的畏惧。……

但他们却以为吴黑大的确是病重了。

二

李富荣在最后一班代小张放哨的时候，得到连长的命令：第二天，叫从他们自己班里抽几个人，上午把吴黑大送到医院去。

天快明了，李富荣躺下去还没睡着，就起来给吴黑大准备到医院去的東西。他很轻巧，深怕拌响了什么，把战士们搞醒。吴黑大自夜里躺倒以后，心里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睡不熟。班长每次带哨起来，他总被惊醒。这一次也一样，李富荣起来，掌灯，他都听得很清楚。灯光照亮了屋子，他装样睡着不敢动弹，眼睛眯起来看着李富荣。他把他的枪取去擦了，又取下小张的，轻轻的把枪栓卸下，擦了又把它挂上，排在原来的地方。村子里鸡叫第二次了，窗子渐渐有些发白。李富荣便在墙上取下他的挂包，把筐子里的几把挂面装进去，要想开门出去。吴黑大轻轻咳嗽一声——他实在忍不住他咳嗽的习惯——李富荣就回头站住，看着他。……

“老吴？”他试探他醒没醒，走过来问：“你怎样，好了些没？”

吴黑大做着刚醒来的，病人的腔调，说：“还有些痛。……”

“你要吃点东西么？”

“不……”

“少吃点吧，等会儿，伙房里又不方便啦。”

李富荣走出去以后，吴黑大的思想里竟闪现了一种最危险的念头：官长都把他看成病人了。得瞅空儿，换上件便衣逃回家去！

一个恶毒的思想支持着他，李富荣端来两大碗挂面，他竟连

面汤也喝光了。

“病不怕，只要能吃就行。”李富荣看他吃的不少，很高兴，“你吃够了没？”

吴黑大没有即时同答……

起床号吹了，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又来看他。他们来得那么快——行动稍慢的战士还没穿好裤子。

“哎呀，”连长看着战士们笑着叫道：“你们真该来个紧急集合，快把炕睡垮啦。”小张刚从被窝里坐起来，还没穿裤子哩，连长拧住他的耳朵，笑了起来：“让我帮帮你的忙吧，不然，你屁股会在炕上生根的。”

房子里全都笑了，小张红着脸，用手阻住他，俏皮的笑着跳起来。站在屋角里，慌乱的穿着裤子，瞪住连长。

“生产期间呀，”说着，他觉得不对，又找了个理由：“嗯，晚上又痛哩！”

大家知道他和连长在开玩笑，竟轰的大笑起来。指导员抓住他，笑着要拧他的嘴巴。

吃过了饭，吴黑大的神经紧张起来了。他等待着队伍一上山去，他就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投进这险恶的，最后的时刻：他要逃走！在这里，他还没有看见过，对逃兵，他们会用什么刑法；过去，旧军里，他可看得太多了。差不多每天一次，集合在河滩，看着逃兵，一个个变成死人。狗把那些死人，扯得稀烂，咬住一只胳膊，或是一只大腿，在城里的大街上，在人们的眼面前，奔跑着，把孩子们吓得乱叫……他颤栗了。

“这多可怕呵！”他想。

那些过去的生活，象一个漆黑的大洞一样，张着嘴，跟在他的背后，拚命追赶他。它把他包围在一种烟雾里了，他害怕得背上滚下了冷汗。他睁开眼睛，想借这白天的光来驱逐这包围着他的，一切过去的回忆。然而，那些用血写出来的事实，仍旧象毒

蛇一样，紧紧的缠绕着他，李富荣和彭铁耙子扛了担架进来，惊异才把他从回忆里拖了出来。

“这干啥用的？”他奇怪的问。

“送你到医院去。”李富荣看着他，“你能坐起来么？”

事情是太突然了，彭铁耙子即刻就要给他收拾行李。这真叫他为难，去哩，还是不去呢？但是，班长又扶起他来；催着彭铁耙子快动手。而且安慰着他。

“到医院好好休息几天去。”李富荣说：“班里人很忙，不能好好照顾你，到医院会比班里好些。”

心虚和恐惧，使他的脸变得惨白，他象被人追撵到悬崖边上的人，前进不得，也回不了头。急得冷汗从脸上淌了下来。……

“你看，”班长竟以为他的病更重了，“脸这么怕人，在这凳子上坐一坐，等收拾好就走。”他又对着彭铁耙子：“你动作快一点，天不早啦。”

吴黑大伪装的疾病，被同志底深厚的友爱逼到绝路上了。在他无法回头的时候，他对班长说，他必须到厕所去。从这里，他希望着找到机会，逃脱摆在他眼前就要获得的惩罚，重新去追求他那过去的，平静的庄稼地里的生活。然而，班长怕他跌倒要扶着他去，一个冒险的企图，又跌落到失望里去了。

三

医院距胡庄二十五里，他们抬到的时候，天已经快晌午了。医生穿着件黄呢子军衣，耳朵上挂着听诊器，站在门口，叫把病人送到门诊室去。

屋子里有点冷，在办公桌上放着本病员登记册，桌旁放着一个火炉，火燃得不大。医生检查了一次之后，觉得有些棘手，他皱着眉，沉思起来，吴黑大呻吟得更厉害了，几乎成了短促的嚎

叫。医生又把体温表放在他的嘴里，用听诊器重新在他身上，各个部分都仔细的检查一遍，默默的审视他的脸色，想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出一个解答的理由来。但是体温表和以前一样，脉搏也和以前一样。

“怪事！”他想着，不理解的看着病人。

“把嘴张开看一看，病情仍旧是一个迷。但他不敢大胆的往下判断，他不得不去找院长亲自来诊断了。

院长是一个冷静严肃的人，做事情果断，干脆。他走进门诊室，仔细地看着病人。医生刚才诊断过的地方，他重新看了一番之后，眼睛深深的瞪了病人一眼，作出决定了。

“还是叫他们抬回去吧，”他向医生说：“这也抬来医院，我们那有许多窑洞？”

李富荣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比相信院长的诊断更坚定。对病人，他比对自己更关心，他为他，不睡觉，不吃饭，肩膀压得红红的，还怕对病人照顾不周到……忽然，医生说，吴黑大，医院里不收，他诧异得脖子粗了起来，眼睛恶意的看着院长。

“有啥道理？”他问。

院长脸红红的，似乎不好说出口，但他用没有床位来推托了，战士们提出了好几个办法，院长都摇头，他最后说：

“说没办法就没办法，有地方还用你们说吗？”他说着就要走。

“咱们抬回去，”李富荣生气了，“如果有了一差二错……？”

“我负责！”院长严肃的点点头！再没有二句话，就走进隔院的办公室去了。

李富荣脸红了，几乎骂出声来，他感到院长是个“官僚主义”！

四

吴黑大在担架上躺着，思想剧烈的搏斗，使他浑身颤栗。他现在，象被捆绑住的罪人，象看着黄头多脚的蜈蚣爬上他裤管里，他要被毒死，又不能动弹。时间逼他走上死路，竟越来越残忍。他是再没办法逃走了。

“他们会怎样处治我呢？”他想。大概太阳快落山了，彭铁耙子、班长，他们抬着他，踏着整齐的步骤，一边气忿的咒骂那个“官僚主义”的院长。胡庄越来越近了。他们的腿动得更上劲了，担架的闪动，有节奏的一起一落。吴黑大躺在很平静的绳索的摇床上，感到一点轻微的沉浮，但是，他脑子里昏沉沉的只有一个思想：“他们到后来一定会杀了我！”

回到班里，李富荣用手巾擦了两把热汗，就去清理吴黑大的东西；扶他起来，用大衣给他披上，急忙就给他铺炕去。吴黑大只有一个毯子做垫的，他怕他躺得不舒展，便把自己的棉褥子给他垫上。

“你躺下吧。”李富荣铺好了炕，扶住吴黑大，脸上还不断的淌着热汗。班长越来越对他好，他就越害怕。……

李富荣到厨房里去了；屋子里躺着吴黑大一个人。他要逃跑了。他没有脸见人！

“这是时候了！”他蹑起头来看了看院子里没有人，跳起来抓住裤子，就要想跑。但忽然什么地方乓的一下，把他全身吓得都软的没劲了，慌张的扯住被子把头 and 脚都裹起来。他身子很长，被子没包住他，脚和裤脚竟露了一长截在外面。躺着，他尖起耳朵，象兔子一样听着。好长的时间过去了，然而什么也没，等他伸出头来看，才证明完全是他自己的虚惊。他这才深深的透了一口气，重新再打主意。他静静的听了一阵，仍旧没有人，偷

偷的又爬起来。找他原来穿的黑褂子，——这他是知道当兵规矩的，带衣服和武器逃跑，抓住就得判大罪，他只想避开这灾难，——不再当兵就得了。

他开了门，四面慌乱的偷看着，静静的什么也没有。他轻轻的走过拐角的门去。拐角的门外，出去是一个大蓝球场，球场过去是一条沟。他怕球场里有人，蹲在门角里。球场是那么静，连一只猪也都回圈里去了。他开门就往外跑，连头也不回，直钻进沟里去了。

五

天暗下来，屋子里该掌灯了。

枪是我们的命根，
锄头是我们的朋友，
有了手榴弹和小米，
看，真理就要抬头；

村外一片杂乱的歌声，从四面响着向村里走。这是上山开荒的人回来了。李富荣，刚到老乡家里买了鸡蛋，在厨房里煮好，给吴黑大端来。另一只手还拿着个火柴头。准备回来点灯。一进门，没听见人呻吟，以为吴黑大睡着了。碗很烫手，他把碗放在桌上，想点着灯后，再叫醒他。灯亮了，李富荣发楞了！他开始怀疑医生不收的原因，吴黑大就是假病……

“吴黑大！”他门里门外，狂乱的叫着，但没人答应，厕所里也没人。他知道班里不名誉的事情发生了。这象一条粗大的铁棍打在他的头上，他气得发昏了。他在连上班排干部会上，和四班长订的“爱兵比赛”中：“保证没有一个逃兵，爱护病员”的条件！他失败了。“龟孙子的！”他忍不住骂起来，跑到厨房里去叫抬担架的人急速去找。

“快！快！”他叫着，回去提着枪就走。拐角门开的大大的了，他叫彭铁耙子从这里追去！

彭铁耙子听到这消息脸都气青了。

“这龟孙子的！”他骂着，“你要退伍就说明白走，何必装病，叫老子抬你！”骂着，跋步就追！他一定要找回来问问他！

连长在村口得到了报告，就叫小张去告诉排长，叫派几个人去帮着找。但他再三嘱咐，见着人不要打骂或侮辱。小张，扛着镢头，没有听他说清楚什么，他以为也叫他去追，跟着拐角门里出来的人就跑。连长想再叫他，他已经跑进沟去了。

吴黑大刚来两三天，地形不熟，不知道能从这沟里走到什么地方去。走着前面又听得老百姓赶着牛往这头走，他怕走不脱，急忙躲在路旁的狼牙刺旁边。他想让老乡先过去再走；可是，他听得后面有人追来了。他再不能躲在那儿了，伸着脖子，四面慌乱的看着。两面全是庄稼地，二月天白茫茫的，藏只麻雀也藏不住。

“完蛋啦！”他想着，全身抖颤得立不住脚。但他忽然看见，就在他旁边隔一条土圪塔有一个山药窖，他不顾死活的跑过去。

小张和彭铁耙子追过来，碰到一个中年农民赶着一条大犍牛走过来，就站住问。

彭铁耙子说：“喂！老乡，碰到有人走过去没？”那个农民看着他说：“没。干啥？”

小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小伙子，他怕彭铁耙子嚷叫开了，这对于军队是不名誉的，急忙说道：“啥也不干；你走吧！”

但是他看着彭铁耙子拿着枪，跑得满头是汗，他已明白了十分之九。他就更坚决的说：“咱保险，咱是参加自卫军的，还能不负责任？”

小张有些不高兴，心里还想掩饰，说：“快走吧，天黑啦。”

他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彭铁耙子看小张不高兴，就抢着截断了他的话：“你的牛跑得多远了呀，还不招乎去。”

那个农民过去了，小张看着彭铁耙子，想了一下说：“他一定在这一段，他病着不会跑得多快的！”

“他病个毳哩！”彭铁耙子说：“这龟孙子的，一定是装病，难怪人家院长不收！可惜，咱们错把医生怪啦！”

“医生怎说的？”

“说没床位哩。哼，恐怕他检查出了的！”他忿忿的吐了一口，又说，“咱们把他当成好同志看待，送他进医院，把老子肩膀都压肿啦，他爬起来跑了！比死瘟猪还不如！”

“你只说哩，”小张怨恨的叫道，“夜里咱们倒认为他真个病啦，端水端饭的，象服待老祖宗一样！这真气坏了人！走！咱们就从这儿找去，碰上了他，可再不给他客气啦！”

吴黑大在窑洞里听得很清楚，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住他的心，他觉得同志们对他实在是好；特别是班长，他在旧军里认识的班长有几十个，但是，那一个象李富荣那样爱过他呢？他愈想愈觉得自己是不会再被饶恕了！他听着他们找来了，身上怕得淌着冷汗，牙齿咯咯的互相碰打，心跳得象打鼓……天呵，完了，是谁又打起火把来了。

“好，把沟里烂草点着！”小张叫道：“看他钻到哪里去！”

山沟里被火光照得透亮。……

“那里有个窑！”彭铁耙子举起火把叫道：“过来，你拿火！”

赵贵成举起火把，小张拖着镢头，他们和彭铁耙子一齐跑了过去。彭铁耙子搬动枪栓，威吓的叫道：“出来！看见你啦！还缩住一困不动么？”

吴黑大全身象触了电一样，昏了一阵，但他没有吭声，他知道窑口小，看不见他。他死死的贴住窑底，恨不得能钻进去。

彭铁耙子见没有人答应，便把枪背起来，他以为大概不在这儿了。小张为了更仔细些，举起火把，要到窑门口去再查看一下。火烧到门口，照得窑底透亮，吴黑大一下横了心，他想：

“拚吧，横竖完蛋啦！”

他在窑里摸着一块石头，恨命向洞口扔去，只看见火光一闪，听见小张哎哟叫了一声——他打伤了小张了。吴黑大蹲身就往洞外钻——他还要逃走，他惹下人命了。但彭铁耙子，跳过去，照准他脊梁上就是一枪托，伸手结结实实的抓住了他，真象耙子，他还能往哪里跑呢？……

六

李富荣从村上回来，脸都气青了。听彭铁耙子说，吴黑大已经找了回来，便叫道：“他在哪里？”

“在连部里。”彭铁耙子看着他，也觉得怕了。他和他相处三年半中，他这是第一次变了脸。

“这杂种！”李富荣只骂了一句，再也不问什么，就直往连部的院子跑去。

他从来没打过一个战士，可是，现在他也挽起袖子来了——他要去打这个混蛋，他再不能饶恕吴黑大了！吴黑大耽搁了象彭铁耙子这样开荒出名的劳动力，欺骗了同志，还打伤了小张！

但他走到门口，看见屋子里点着灯，他想要冲进去。但是，屋子里传出来的，非常安静而和善的，连长的声音，把他阻住了。

“你为什么要逃跑？”连长很和气地问道：“你说，无论什么都说出来，我保证不处罚你。你刚来，这里的情形你不懂得。我们忙，几天啦，也还没有跟你好好谈过话，这是我们在思想上关照不够，你现在可说一说……”

吴黑大没有回答。……

“你不要怕，咱们八路军和你过去待的旧军队不同，”连长说：“你有什么不好说的？尽管说吧，咱们能帮助你解决的，我就给你帮忙办。怎么样？你说呀，唔？是班长对你不好，还是同志们对你不好，还是有别的事情呢？”

“班长……”吴黑大刚开口，但又被什么阻住了，灰溜溜的垂着头。

“班长怎么样？”连长拖过凳子，靠近他问：“班长骂过你么？”

李富荣听得提起了他，止不住哼了一声。

连长问：“谁？”

李富荣答道：“我……”

“你是什么我？”连长生气了，觉得他没有规矩：“是衣裳、裤子，你没有个名子么？”

“李富荣——六班长。”

“你在干什么？”连长说着，开门见是他话头倒软了下来。

“回去吧，叫各班点名睡觉，去吧，我不叫你，你不准再来！听见没有？”

“听见啦，敬礼！”

“去。”连长把门关上了。

吴黑大从门缝里扫了班长一眼，看见那张没见过的生气的脸垂下头来……

“班长怎么样？”连长转过身来，又问：“你大胆讲，不要害怕，他骂了你，我会教育他的，你讲吧，他骂过你么？”

“没——”吴黑大越发难过了，哭丧着脸说：“他好。”

“那么，同志们欺侮你了？”

“没——同志们都好……”

吴黑大话还没说完，眼泪热刺刺的从眼眶里滚下来，呼噜

噜，呼噜噜，伤心的哭开了。连长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劝慰着他。

“吴黑大，吴黑大，不要再哭啦。”他抓住他的手：“有什么事就说出来。眼泪是女人们没有事啦流的！我们革命的战士有什么说什么！”

吴黑大哽咽着，没有说话。连长扶起他的头来。

“哭够啦，抽支烟吧。”他递给他一支纸烟，接着说：“烟是提神壮胆的，抽着咱们慢慢谈。”

吴黑大点着烟，手肘支在桌子上，手掌抚着前额。……

李富荣回到班里，排长和卫生员在给小张上药，包扎受伤的胳膊。班长过去，拾起小张的胳膊，看见那擦掉的一大块皮流着鲜红的血。心疼的几乎要哭起来。跳上炕，把吴黑大的被子，狠命的扔到炕下的角里去，把他给吴黑大垫的褥子取出来，扶起了小张，给他垫在身下。

“你才是我们的同志。”他很难受的说：“他已经不配再用它啦！”

人们都走了以后，班长看到桌上的碗，他想起了那里才掏钱给吴黑大买来的鸡蛋，跳下炕去，端来递给小张。

“起来，咱扶住你，”他抓住他说：“这也是你的！吃吧，还没有冷。”

小张天真的看着他，亲热地靠在他的手臂上。

“班长，”他感激的说：“咱也来忙你啦。你自己也得休息一下。”

七

吴黑大回班上来的时候，很多人拥来看。他的眼睛都红肿了。但战士们看着他，都气鼓鼓的，彭铁耙子竟站在门口，叉着

腰，直挺挺的挡住门，怕他再逃跑似的，恶狠狠的瞪住他，鼻故意哼着气。

吴黑大一进门就站在屋角的黑影里，垂着头，他不敢抬头看大家，只听见几个战士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灯光太暗了，为啥有个人看不见啦？”有的说：“人大还是好，可以打小孩的！”又有的说：“英雄是不站墙角的。”有的说：“打拳找靠山哩！”政治指导员赶紧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象个同志态度么？都回去睡觉去！”把战士们都撵走以后，指导员看了看小张的伤，叫班长跟他出去会儿。在阶台下，指导员站住了，李富荣看着他。

“你告诉班里的同志们，不要侮辱他，他不是坏人，他是很可怜的！”指导员说：“明天，你要告诉大家，他已经变好啦。好好照顾他，和过去一样，多关心他些，叫老战士们多帮助他，他将来会同我们大家一样的，变成革命的好同志，去吧！”

说完，指导员又走进屋来，和善的看着吴黑大。

“你不要难受啦，”他说：“休息去吧，有什么事，多找班长谈谈，他会帮助你的。”说着又向李富荣道：“六班长，吴黑大同志你要多帮助他，等会你可和他谈一谈。”

指导员出去的时候，亲热的又和他握了一次手。

晚上，吴黑大想得太多了，整夜没有合眼。昨天很长的时间，他只穿了一件黑短袄，受寒很重，现在，他竟发起了高热，真的病了，头发涨，眼睛昏眩，身上象有人拧一样，觉得浑身发麻。肌肉也绞紧了，他必须狠命的咬着牙才能忍耐住。但是，他再不请病假了，同志们不会再相信他的，他不得不随着吹起床号爬起来。

吃早饭的时候，李富荣看他的脸色不对，青灰色，以为是他惭愧的表现，没有多问他。他要去厨房里打菜，就让他去了，但吴黑大走了不远，他头竟象被打了一闷棒一样，热烘烘的一股血

冲到了头上来，眼睛顿时就黑了。菜盆从他手里掉了下去，一下就摔倒了。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满屋子里都挤着人。指导员、连长、彭铁耙子，小张，全都凝神的看着他，他们看他清醒了，都叫着他的名字，喊叫他。指导员甚至在给他试诊着脉搏……

是谁在背后扶住他了呢？他费力的掉过脸去，盯住他发愣了。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那是班长李富荣。

“老吴？”李富荣看他很难受，安慰的叫他。

好半天，他才低声的，叫出了一声：“呵，班长……”青灰色的脸上，两颗透明的泪球，顿时就滚下了惭愧的面颊。

八

屋子里静下来了。吴黑大慢慢由疲乏而睡着了。他听见了点名号，便忍痛从炕上爬起来，要去向同志们讲话。

班长看着他说：“你算了吧，刚好一点，得休息，好了以后，你再去讲吧。”

他说：“不，咱一定要让同志们明白我！我要去向同志们说：咱错啦！”

“等病好了再说吧，同志们已原谅你啦。”

但是，吴黑大不能抑压住自己，他要求班长扶他到队前来了。大家看着他，热烈的鼓起掌来。

他开始叙述他的过去了。他是邻县的乡下庄稼佬。四一年冬，王保长派他送军粮到镇原县去，在那里他被扣住当了“壮丁”，作为新兵补充了。他当了二年半旧军，受够了当兵的罪，他想回家去看看家里人。

连长说：“你要回去，你可以走，没有路费，连上可帮助你些。”

指导员也说：“革命是要人自愿，咱们不强迫你。”

但是，他想：咱回家里干什么呢？这比哪里都好。咱家里虽说有老婆，有娃娃，但谁知道他们哪里逃生去了呢？她们饿，也早饿死啦；打，也早被打死了，咱回去顶啥用呢？要是再被他们抓去当“壮丁”，那不又落了死罪么？

“同志们！”他想到这些，他坚定的叫喊起来了。“请你们宽恕我，死也不再逃啦！我回去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我要跟大家干革命，干到底！”

他又说起他的病，很懊悔，很惭愧，禁不住掉下了泪。他说在旧军队里，一辈子也遇不住这种事情，要是这样，他早被枪崩了。他想起陈二皮匠死的可怜，就一阵心酸，抽噎起来，他想：“要是他早点到这儿来，他还不活的很好么？”

彭铁耙子见他抽噎的站不稳，走在他身边来扶住他，劝慰说：“不要哭，老吴！往后咱们好好干！革命胜利了，咱都要回家瞧瞧去！”

连长和指导员也来劝慰他：“算了，休息去吧，同志们明白你啦。”

但人遇至亲泪更多，吴黑大几年来，满腔的苦水，竟一倾而出，索性放声哭了起来。

……

李富荣在吴黑大睡着的时候，他坐在他旁边擦枪，忽听得吴黑大一声哭，他赶快站起来，他见他脸上淌着汗，知道他做了恶梦，便伸手去摇他。

“怎样，老吴？老吴？”李富荣叫着他。

吴黑大还没完全醒，看着班长给他擦汗，很诧异，瞪起眼，打量着他……

“呵，班长！”他最后叫道：“热得很，衬衣湿透啦。”

李富荣递给他一条干毛巾。

“擦擦汗吧，”他说：“等等再换衣服。”

吴黑大停了一会，又叫着要喝水。李富荣从小藤篮里取出一个梨来，削去了皮切成梨片递给他。

“这是连长刚买来的，”他说：“小是小，可是好糖梨。”

小张手臂疼得很厉害，一直就没睡着，看着李富荣削梨。李富荣，递给吴黑大一个，接着，又给小张削了一个递过去，象哥哥照顾着他的两个弟弟一样。虽然，他们两个躺在炕上的由来很不相同……

选自《北方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爱

曾克

一九四零年冬天的一个黑夜，我完成了一段艰险的旅程，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好象从一块重压的铅板下挣脱出来，我的精神感到说不出的松快。这夜，疲倦被兴奋驱逐得没有踪影了。我不能很快就睡下去，总想这里走走，那里看看。风箱在隔壁“呼隆隆”的响。我走进厨房，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坐在锅灶前一堆干草上，在使劲的拉动着风箱。火光把他的一张又宽又短的满刻着皱纹的方脸，映照的红红的。一盏烛光很小的电灯，被炉火的红焰一照，也显得分外微弱了。他一听见我走进门去的脚步声，便停住胳膊，抬起头来喜哈哈的说：

“同志，你就是刚才来的吧？坐下歇歇吧，锅里水快滚啦，喝些水，洗洗脚，暖和暖和早些歇息吧！”

他原来是在忙着接待我们这些新来的人，我赶忙回答说：

“老同志，谢谢你，天不早了，还这样劳累你！”

“说啥劳累呢？这是我的工作责任。你们风里雪里来，咱们这个家，好赖不会让大家再受饥寒。”

他的简单的话，却和我当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我完全忘记冬夜的寒冷了。几个钟头以来，这个院子里的每个人给我的接待和慰问，和这个老同志的热切丝毫没有区别。我得到这些父母兄弟般的爱的温暖，象已经到达了那理想的家——延安。我在厨房

里站住了。老伙夫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坐近他，让我靠到炉灶边来取暖。于是，我和他并肩坐在一块干柴上了。他一面拉着风箱，一面回答着我向他询问的很多话。当他告诉我说：他是从太行山前线上过来，也在等车往延安去的时候，他突然扭转身，指着墙角里的一张床，床上一堆时时蠕动的被子，对我说：

“送两个革命的后代，两个没有娘的孩子到延安。我还想再返回前方呀！就看组织上是不是嫌我老，前方需不需要我。啥工作都行，我一到这就帮助做起饭来了。……”

话是韧性而带着高度的坚定的信念。这个初相识的老伙夫，引起我很大的爱慕和崇敬。我和他毫无顾虑的闲扯起来。他不时的跑到床前，去盖好蹬掉的被子，坐回来的时候就自语般的说：

“大冷天，可不敢叫孩子着凉……”

“老程同志，”我用他告诉我的姓，亲热的称呼他了。“小孩子好大了？”

“跟我睡在这里的这个，还没有过三个生，姐姐十一二啦，腿是个残废，我就越发替她操心呵……”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很久，我不知怎样问到他院子外面的环境来了。他声音很沉重的说：

“反正最近几天就会有车把咱们送走。在咱这院子里，还能怎样？黑夜，警醒着点。白天少出去。街上常是白天见鬼，比山里的黑夜还怕呢！”

我躺在床上，一夜都想着他，想着他的一句句含意极深的话。

失眠的冬夜是特别漫长呵！我睁着眼等着天明。窗纸刚刚灰白，厨房里的风箱又是“呼隆隆”的响起来了。我披起棉袄，极其自然的又跑到厨房里去。从开着的门外，我就看见老程那被火照红的脸了，我向他招呼：

“老程同志，怎么起得这么早呵！”

“惯了，再睡也睡不着。前方那个人也有不睡觉的本领！”

我自动的象昨天黑夜那样，坐在他身旁了。

他的左胳膊一刻不停的在拉风箱。粗短的腰杆，也在跟着一前一后的挥动。他没有顾得和我多讲话，整个的注意力似乎都放到烧火这个工作上。而炉腔却象一头喂不饱的怪兽。老程一铁铲一铁铲往里填着发光的煤块，它依然不满足似的，反用浓黑的焰苗直对他喷射。那丛生在他嘴唇上的一簇粗硬的胡须，如同燃不着的湿草，在冒着烟似的热气。

锅里的水由沸腾而慢慢安静下来。老程喘了喘气，随手扯着敞开的小棉袄襟，在脸上擦了擦说：

“就早晨这一阵子紧，我总怕耽误了同志们喝水洗脸。”

说着，他没有听我的答话，却跑到床前，从一件破衣服袋子里摸出一个干粮来，放到炉口上烘烤了。我注意的看着他的动作和表情。他把馍馍翻来翻去，每翻一下馍馍，总要看看床上那个熟睡的孩子。馍馍烤得黄焦焦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离火较远的地方。我看着他，几乎忘记了是一个老头子。我觉得，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细心而慈祥的老母亲。充满对他的周围的爱，这爱感染着我，使我越发想接近他和那个孤儿了。老程轻手轻脚的把一个上下身连在一起的棉衣烤了烤，又压在被子底下。他又自语般的说了：

“能睡一会，就叫他睡一会，孩子生下来没尝过娘一口奶，连个暖窑热炕也没得安生住过……”

“那么，你不要老去摸索他吧！你走来走去会弄醒他呀！”我扯住他的胳膊，让他休息下来。老程的屁股才落到干柴上，手又象不由自主的去摸炉口上的馍馍。猛然，睡着的孩子翻动了，并且哭声的喊：

“老程……老程……”

老程连忙跑过去，双手往床上按抚着说：

“好孩子，不要起来！天太冷，多睡一会吧！”

孩子并没有听从老程的话，竟摇摆着一个小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了。一张脏的小圆脸，闪动着—对发亮的黑眼睛。他—转眼看见我这个陌生的人站在床前，吐了—下舌头，又把头蒙进被窝里去。不—下，他好奇似的，只把两只小眼露了—下，撒娇似的又喊：

“不睡，我要起来！”

我学着老程的话，想让他多暖和—会。他只是偷偷的看着我笑。慢慢的把两只裸露的小胖胳膊伸出来了。还是用着顽皮的鼻音说：

“给我穿袄嘛……”

老程把他扶起来，将他的—小胳膊送进热棉袄袖子里。用手指着我说：

“又来新同志啦，你快起来看看。不许再吵，吵了这个姨姨要笑话呵……”

孩子下到地上来。他象完全没有听到老程的话，也不对我感到怯生，抱着老程的腿说：

“馍馍呢？给我馍！”

“你就忘不了吃，馍叫那些害死你娘的敌人抢走了。”老程摸着孩子的黄软软的头发，装着认真的样子，和他开玩笑了。

孩子露出生气的神气。鼓着小嘴巴，示威的去用头顶老程的大腿。我被他这种天真举动逗引得笑起来。老程用着鼓舞的声调，拉着他说：

“站好，咱们抢馍去，替你娘报仇！”

孩子虎的—下就跳到老程胳膊上。他两只胳膊箍着老程的脖子，两只小脚高兴的直踢打，叫着说：

“把我的馍—定抢回来。”

当老程骗哄着他，用挂在腰里的那块灰布手巾，给他洗脸的

时候，我站在他的身后问：

“小鬼，你叫什么？几岁了？”

他马上转过身来，顽皮的比着三个手指，一个字也不告诉我。老程替他回答了：

“你数数他的指头看，那就是他的名字，又是他的年岁。好叫好记。他转向孩子：“小三，为什么不好好对这个新姨说？”

小三偎依到老程怀里。小手不住的在抚摸老程的胡须。不知什么时候，老程把烤好的馍馍从炉子里拿出来了，他在小三眼前一晃，小三象一只小狗，扑下就抢到手里，大口的吞嚼起来。

起床铃一会响了，很多同志们都先先后后拥到厨房来打洗脸水。每个人似乎都对小三发生兴趣，进进出出的都要扯扯他的头发，扭扭他的脸蛋。而小三，也象和谁都熟识亲热，他不住的用脑袋去撞人家的屁股，或扯住人家的脸盆不肯放。忽然，一个同志从后面伸过手来，把小三的馍馍抢去了。小三从老程身旁抓起一把火铲，追赶着那个同志。急得又跳又骂：

“坏蛋！抢东西是顽固分子，日本鬼！”

我们看的人都笑了。笑得小三更发火。他把火铲刷的往地下一扔，一只胳膊抱住那个同志的一条腿，身子一耸动，便把馍抓到地上。但，他并没有把馍馍拾起来，脸上现出一种执拗而倔强的表情。他一只手揪紧了那个同志的棉裤，一只手又把火铲抓起来，示威的说：

“你得给我把馍拾起来。不拾不行！”

那个同志没有理他，端着脸盆溜走了。小三象受到了什么大的侮辱，闷声闷气的躺倒地上了。

“起来，不要这样发赖！”老程板着脸说。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同志插上嘴了：

“老程，他再不起来，用火铲在他屁股上敲！”

小三斜着眼睛瞪了那个同志一眼，他一点也不怕似的，反而

把身子贴地贴得更紧了。小嘴巴鼓着，挑战的说：

“谁打我，谁就是顽固分子、汉奸！”

老程一边拉他，一边用严厉的声音制止他说：

“不许骂人！八路军不要你这骂人的孩子！还不快把你的馍拾起来！”

小三一听老程这几句话，横蛮的样子立刻变了。他低下了头，眼睛虽然泪汪汪的，却很快自己把馍拾起来了。这样，老程也才笑着把他拥抱起来，把馍一块一块送到他的嘴里。他恢复了快活，吃着馍，哼哧呵呵的唱起歌来。

三岁的孩子这样倔强，讲道理，能控制情感，在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对他的兴趣特别高了。厨房里的人渐渐稀疏的时候，我还恋恋不舍的听老程向我叙述这孩子的不幸的身世。他的谈话带着很深的感情。他说自己怎样从脱离雇工生活，随同小三的父亲参加八路军，怎样在太行山打游击。当他讲到三八年小三的母亲在临盆的那天晚上，被汉奸打死的惨状，他的话被悲痛扼在喉头里，继续不下去了。小三和我一样瞪着眼听着，他看见老程红着眼那副痛苦的样子，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停了好半天，老程才又张开口：

“我从血泊里把孩子抢出来，招呼这样大，他知道爹是八路军，八路军打鬼子和汉奸……”

老程的话没有说完，一个跛着右腿的小同志走进来了。他生着一张和小三极其相象的红红的脸孔，和一对又深又亮的黑眼睛。单从他那肥胖的棉军装，和剪得极短的头发，以及那浓黑的眉毛看来，是分辨不出他是一个男孩或女孩的。但，在我已经获得的印象里，我立刻就知道她是小三的姐姐。

小三虎的一下从老程怀里挣跳出去，抱着姐姐的腰，跳着去夺姐姐手里端的旧洋磁碗。

“不要急，等着我给你冲藕粉。”姐姐用着大人一般的口吻

牵起他的手，一跛一跛走到锅台跟前了。她跷着脚后跟，腿有些站不稳，身子一歪一歪的去拿水瓢。老程赶紧过来帮她舀起一瓢水。她显得十分懂事，一匙一匙喂到弟弟的嘴里。

老程注视着这两个孩子，脸上爬上一缕悲喜交加的表情，对姐姐说：

“石男，你喝几口吧！不要光喂他。”

但匙子却不曾有一次接触到她的嘴边。我看着这三个人的一举一动，真如同透视了他们每一个的赤诚的心。我感动的想流眼泪。人间最崇高的感情紧紧的牵连着他们，比骨肉都亲呵！一直到吃早饭，我才和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到院子里。我挤到老程那一组中间去，我想帮他照管一下小三。

一清早没有停嘴的小三，看见了小米饭煮萝卜，贪馋的抱着碗往嘴里扒。不许谁靠近他或看他一眼，生怕别人会夺去他的碗。每个住下几天的同志，都晓得小三的大饭量。有些人故意和他逗着吃。这顿早饭，他吃得比我还要多，小肚子胀的硬实实的。

一推掉饭碗，他就一个人跑着玩了。一天，我没有看见谁去专意照管他。姐姐和我们女同志一块儿学习着新民主主义论。老程厨房里的的工作，一天也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小三拖着一双前方老百姓替他做的大棉鞋。摇摆着两只小胳膊，自由自在，大模大样的，象一个很有主见的大孩子一样，在院子里阳光下随意玩耍。我一休息，就不自禁的要去看他。看他骑着长凳子当马跑，捧着石头子当手榴弹，画个圆圈，自己站在里面喊：“抓住汉奸啦！”

一整天，我没有看见他疲倦，寂寞或哭泣过。他是健康、结实而愉快的！革命的大家庭，同志的抚爱，并没有让小孩子的心涂上一丝丝孤独的影子。这个带着新生命的孩子，象冬天的阳光一样，给我们这被冰冷恐惧所包围的院落，增加不少的活力。

从此以后，老程他们三个人，成了我最接近的朋友。我化很多时间出来去哄小三玩，帮他的姐姐学习文化。晚上，同志们差不多都睡了，我还偎挤在厨房里，听老程讲前方的故事，小三的趣事，消磨到深夜。……

一天早上，雪落的厚厚的。我稀有的贪恋了一下被窝的温暖，已经吹哨子吃饭了，才爬起来。一种特有的力在吸引着我，我照例先跑到厨房。

老程没有去吃饭，他的眼红红的，脸上现出困倦和忧烦的神态，坐在房檐底下在洗东西。

我瞅瞅廊檐下几组吃饭的人们中间，又望望空落落的厨房里，我没有看见小三。平常，他早在同志们中间跳跳跃跃的，又吵又闹又打又笑了。我的感觉缺少了一件宝贵的东西，我问老程：

“怎么没有见小三呢？”

老程还没有答话，一个走进厨房来洗碗的同志，指着床，发见新奇的事物那样叫着说：

“那不是，小鬼头还躺在被窝里睡懒觉呢！”

我高兴的跑过去扯着他的被头叫：“快起来，卖包子的早在等着你呵！”

小三并没有动静，老程却甩着两只湿漉漉的手、跌跌撞撞的从门外跑进来，制止我似的嚷着说：

“喂，同志，别动他，让他睡吧！你可不晓得，他泻了一夜肚子。”

“一定是昨天晚上会餐吃着啦！那么一大碗肥肉，就是大人也受不了呵！”我不安的说。

老程一面走过去在替小三掩被头，一面用爱怜的语调对我说：

“同志，不怪孩子馋呵！咱前方的同志，整天是糠菜，很少

见点油水。”

他脸上的肌肉一抽动，眼睛瞪得大大的又说：

“擦黑，我去井边绞水，屋里没人，他把我和石男剩的一大碗菜也偷吃了。临睡时好好的，梦里还问什么时候再会餐呢，后半夜可受不住了，泻了好几次……这孩子平常不大病呢……”

我简直想埋怨他对孩子的放纵，但，一想到他那出于爱的心怀，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我安慰他说：

“不要着急，这一两天你叫他躺着，无论如何不要再乱给他东西吃。”

小三突然哭起来，他好象在和一阵痉挛的巨痛搏斗，在床上翻滚，踢蹬。老程跑过去安抚着他，揉着他的肚子，轻声哼着：

肚子疼，
叫黄龙，
黄龙拿刀，
……

他端着尿盆子，又细心的帮助小三解了一次大手，小三才又安静的睡着了。

我看见老程忙的不能去吃饭，便盛了一碗稀饭递给他。但，他喝了两口，似乎是再也吞咽不下的样子，又放在灶台上了。他不停的摸摸这揉揉那。他从床脚下拉出一堆揉皱的衣物，放到洗衣盆里，又在盆边石头上坐下。

水结了薄冰。一堆浸湿而冻得硬梆梆的衣服在盆边堆放着。老程卷了卷袖子，就伸进手去，洗着那夜晚孩子的泻脏的衣服。

雪片落到他的脸上，即刻就溶化了。冻的红枣似的鼻尖，紧促的呼着热气。他没有丝毫烦躁的样子，眼睛注视着水、搓板、刷子，又注视着水中的衣服。衣服击碎着冰片，擦着搓板，刷刷的响。

这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又把我摄住了。我蹲在老程身旁、不

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很久的沉默中，我只是用热辣辣的发直的目光盯着他那红肿的手。

“给你打点热水吧！你的老筋骨怕冰出毛病来呀！”这是我唯一想出的帮助和安慰他的话。

他决然的拒绝了：

“可不要，炭这么贵，可不敢用热水，搓两把就好啦！”

老程一听见小三在床上任何一些微小的呻吟或不安的翻动，就苦苦的对我说：

“同志，他疼不胜叫我疼，一晚上，我心里就象刀扎着一样……”

这些话，我是常从当父母的口中听到过。当时，我没有做过母亲，不能完全体会这种筋肉牵连的感情。可是，一个抚养孩子的老头子的心，竟然也是这样，我的心也跟着发疼了。

赵石男吃过饭，跑到老程身边，拉住他的胳膊说：

“老程，你进屋去暖暖，我来洗。”

“去吧！你还是安心学习吧！”老程近似命令的说。

这一天，老程无论怎样也离不开小三的床边了。我也决心陪上他守坐在厨房里。他沉默不下去，从他忽东忽西，忽这忽那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的思绪很纷乱，神经有些敏感，他老重复这句话：

“这孩子长大，保准比他爹还要强。可是，好人命不长，我拖他不住呵！”

“你不要胡思乱想，他很快就会好的。”

他那里听得进去我这些安慰呢！不吉利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如同一道车辙，一滑就滑进去了。他越怕这样想，越想到小三什么都好。他发抖的喉音所播送出的每一句话，都印刻在我的心里。正因为小三象他自己叙讲的那样，是几次从死里救起的孩子，他也就越发的疼爱。他们共同的渡过无数饥寒的日子，无数个

黑夜。在日夜战斗的太行山上，孩子终日揣在他怀里，背在他肩上，向安全奔跑，我仿佛看见他用嘴哺育孩子，用胸膛温暖孩子。他付出自己的全部生命，使新生命在血火中成长起来，并付以高远的希望。我认为，对革命他是付出一切他所能做的了。在辉煌的战绩所写的伟大的诗篇里，老程所做的，将是一段最神圣的插曲呵！

小三躺在床上倒很乖。这样，老程的夸奖也就更没完了。

“他天生就懂事，生下的时候，我们爬在水沟里，鬼子就在圪梁上搜过去，他就知道不哭。他爹计划打仗，他从来没有吵闹过，病起来，就这样，他懂道理，……”

晚饭，我帮助他淘好米，放在锅里。

第二天，小三又和平日一样，跳着唱着，和同志们在院子里打闹了。老程紧锁的眉头展开来，轻松愉快了，我们大家也轻松愉快了。特别使我们都高兴的是，一清早我们就得到明天有车的通知，再有一个晚上，我们就要离开这白天见鬼的地方。

院子里的同志们，都在忙着整理自己的行装。老程的心比大家都着慌似的。我看见他一会跑到总务科给孩子领棉大衣，一会又跑到厨房去把馍馍给他们装到行军袋里，很仔细的找出一件黑羊皮领子的没有完工的斗蓬来。他对我说，这是他离开前方时，一个女同志特意给小三做的。但，在她没有缝完的时候，和小三的母亲一样，也牺牲了。我和很多女同志来抢着替小三完成这有意义的爱的纪念品。

晚上，老程很早就把两个孩子安置睡了。自己呢？半夜的时候都还坐在灯下，吃力的瞪着两只干瘪的花眼，一针一线替两个孩子缝补着破了的衣服，补缴着脱落的钮扣、鞋鼻、裤带以及臂章和符号。

太阳升起了，我们坐得满满的车子，开始在黄色的沙雾中向延安奔驰。

公路平坦宽阔，但，我们的汽车却不能径直的自由通行过去。没有走多远，我们就被一队举着枪的兵截住了。他们气势汹汹的从一座城门里冲出来，刺刀明晃晃的对着我们的车头。我们惊恐中都十分镇静。坐在我对面的老程，一遇到这个情形，先把小三紧紧的搂在怀里，不让这恐怖的事件吓着了孩子。而他自己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瞪着警觉的眼睛，抑压着愤怒，静静的期待着领队同志的交涉，希望汽车的马达尽快的再响起来。

在一天的行程中，我们象一车囚徒，一次一次的受到无理的检查。太阳大高，我们又被迫在洛川就停止前进。我们在城里旅馆内一住下，四周里里外外又立刻被军警包围了。

天不黑，我们都上起房门睡下去。老程和小三住在我们隔壁，石男就躺在我们女同志中间。黑夜，我们屋子附近忽然响起枪声，而且又不时响着皮鞋声。每当这恐怖的骚动过去的时候，老程就敲着很薄的纸壁，低哑着声音对我们说：

“同志，你们可不敢出去，警心点……”

他听见我们的回话以后，又轻声的和小三说：

“你可要记着我告你的话。叫我爷爷，不管谁问你，你就说是找爹去……”

离开洛川向前走，检查的次数更多了，带枪的队伍都从公路旁边的碉堡上跳出来。

在同官，我们终于被拉下车来了。我们的行李一件件被摔在地上。被褥衣物一样一样任他们拆毁。一片纸头他们也要投进水盆里去检验，一瓶瓶的牙膏也要挤出来看看。

我们也象行李一样，被他们随意分散的排列开来，搜摸着全身里里外外。还要去回答他们一些侮蔑的问话。

老程站在我那个队列的末尾，只怕谁去伤害他手里抱着的孩子。他听着那些无耻的问话，气得胡子直发抖。当他看见他们走到石男跟前了，只怕出什么差错，就迈出了一条腿，想要抢上去

替她说话。石男却理直气壮的回答了：

“受伤打前方下来的。”

“叫谁打伤的呵？尝够日本人的厉害了吧？”

“日本鬼子打伤倒甘心，是他妈的汉奸，没有中国人味的顽固分子！”

检查的人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因为没有从她身上抓到什么借口，只是骂了一句“八路鬼子”就过去了。

我们忍辱的通过这一道鬼门关。一过交道镇，我们仰天的歌唱起来。老程却还不停的在埋怨石男的大胆。

到了延安，老程和两个孩子留在招待所里。我搬到已经决定的工作机关去。临别的时候，我们都现出很依恋。小三紧紧的牵着我的衣角，石男扶着我的肩头。老程对小三说：“让姊走吧！都在延安住，一定会看见。”

“我住定就来看你们。”

两个孩子放开了我。我走不远，还听见老程的声音说：

“俺孩还是命大，明天咱去看毛主席，他会把俺孩安排个好地方。……”

我自由的新生活开始了。在一个晴朗的早饭后，我满心快活的走下山来去看小三。沿着延河朝南走了不远，迎面一个骑着驴子的小孩高声的喊着我的名子。我一听是赵石男，就停下脚来定睛去看，老程抱着小三跟在驴子的后边。我也喊起来：

“老程，我正去看你们呵！”

“送小三上保育院，石男上保小。”老程高兴的说。“毛主席亲自给他俩打的介绍信，叫特别招呼这革命后代呢！我这才放心呵！”

“那么，我也陪你们走一趟吧。”

小三在老程怀里跳起来似的表示欢迎。我调转头来，和老程并肩朝北走了。我们沿着结冰的延河，踏着一长长的多沙的

路，走得很起劲。

小三的一张发红的圆脸，洗的比平常的时候干净多了。没有灰，没有鼻涕，在阳光下透出喜悦健康的笑。

“你舍得他们吗？老程。”我试探的口吻问他。

老程回答了，语味里带出内心的矛盾：

“只要他们好，我还有啥舍不得呵！毛主席安排他们是幸福的地方。这样，他爹在前方打敌人也安心啦！我的责任也尽到了。”

我反问两个孩子：

“老程不要你们了，怎么办呢？”

赵石男用懂事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讲什么。小三摇着小脑袋，满有把握的对我说：

“老程过几天，也搬到保育院，和我一块呢！今天他还去送姐姐。”

从小三的话里，我知道老程已经做了一番很苦的思想说服工作。我也趁机劝小三说：

“保育院的妈妈姨姨可多，待你比老程还好呢！”

小三似懂非懂的憨憨的听着。

转过几个山头，远远的望见一排向阳的窑洞。再朝前走，从窑洞前在阳光下整齐晒着的被褥，我指给老程说：

“这大概就是第一保育院。”

我们爬着山坡，一阵尖杂的孩子的吵闹声，和不整齐的歌声，从上面飘送下来。走到山顶上，一群群穿着厚厚的棉衣的孩子们，分散的在跳跃，在歌唱，他们每个的脸都是又黑又胖，红红圆圆的。

很快女院长出来接待我们了。老程把小三拉到她身边，又把介绍信交给她。女院长摸着小三的头说：

“在这吧！你看有多少小朋友！”

小三怯生的从她手里挣脱出来，直贴着老程。老程滔滔不绝的在对女院长讲述小三的不幸的命运和苦难的生活。他再三要求她特别照看小三。虽然，她耐心的听着，并且十分恳切的回答着一切，但最后，他还是拉着院长的胳膊，一遍又一遍的说：

“同志，他是革命后一代，没娘的孩子，要多费心……”

在院长和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被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围起来。他们笑着，跳着，指点着，你拥我推的用着天真的眼光，注视着新来的小朋友。有两个靠近我的孩子小声的问我：

“你是不是他的妈妈？”

我摇摇头，并且告诉他们这个孩子没有了妈妈。他俩大声嚷开了：

“凌院长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他两个又问我：

“你愿意当我们的妈妈吗？”

我笑着点点头。他们都拍起小巴掌来了。并且一起一落的唱：

陕甘宁，
我的家，
我是家里的小娃娃。

……

开饭号一响，他们排起了小队，洗净了小手，带起了饭裙，走进饭堂，捧起热腾腾的包子，安安静静的在吃饭。

老程好久都没有和我说话，他端着一个保姆递来的小三的饭，虽然往他嘴里喂，眼总是看着一个个的孩子。我猜想他是在矛盾的焦点上挣扎了。因为，他即刻就要离开这骨肉一般的孩子。这样幸福的环境，也不能使他完全没有自私的感情。他好几次说：

“多好啊！叫他在吧！”他却并没有移动脚步。

午睡的孩子都起来了。影子在阳光下已经成为斜长的，老程才伸出一只颤抖抖的手，轻拍着小三的头，用着几乎听不见的喉音说：

“小三，你好好在这里吧，我和你姐姐走啦……”

“不呢——”小三哇一声哭了。他扑到老程怀里，两只胳膊紧紧的抱住老程的大腿。

老程看见他从来没有这样粘着自己，心象又有些软了。他连忙说：

“不要哭，我不走了，你跟小同志们去玩吧。”

小三接过一块小朋友送的并干，和他们去玩一个彩色皮球去了，老程向我使了一个眼色，低声说：

“同志，咱们走吧！送石男上保小，还有几十里路呢！”

虽是急于要走，但老程的眼光却始终在小三身上转。看着看着，他象又情不自禁似的叫了：

“小三，你好好玩吧！我有功夫来看你。”

小三一听见这话，张着嘴巴伸着手，又象要哭的样子。老程又说：

“俺孩是小八路，可听说呢！玩吧！”

小三注意力集中在几个孩子中间了。还是赵石男趁小三背转身去的时候，轻轻的扯扯我和老程，我们悄悄的下坡走了。老程走几步就停住脚往回看看，转下山脚的时候，日光被隔断了，但我们还不断的听见天真的歌声。老程抑压不住激动的说：

“过几年，我如果不死，我再来看小三。他一定长的结实漂亮，学一身本事，为革命工作了。……”

“他们是幸福的一代！”我也把内心的话叫出来了。

离开保育院，我和老程的心一样，充满着依恋，希望和宽怀。我们把这从苦难中生长起来的孩子，留给幸福的乐园，留给

那放射着快乐的光芒的新的一群中。各自去奔赴革命工作的新岗位。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于邢台

选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三期

由鬼变人

袁毓明

刘小七，今年没零没整的四十岁了。未解放前他是个大烟鬼，没人把他瞧在眼里；解放后，他转变成了劳动英雄，成了大家尊敬的人物。从前，他跟他老婆曾经吵嘴打架，闹分家，如今，他老婆一见他就是张嘴笑，抿嘴也笑。现在他已从“鬼”世界走到人世界。

刘小七家里本来很贫寒：二亩水地，五亩旱地，还有五棵柿子树，三棵甜枣树。风调雨顺的年头，家里打下的东西，跟他老婆，一个小孩，刚刚糊住嘴。可是自从那狼吃的日本鬼子来了以后，遍地兴开了吸大烟，于是没有出息的刘小七，也就染上了大烟瘾。不到一年光景，把水地、旱地、柿子树、甜枣树，应值两个钱卖一个，应值一个钱卖半个，糊糊涂涂都卖给贩卖烟土的地主了。

刘小七把家里霍光弄净了，可是大烟瘾还像魔鬼似的缠在他的身上，一离开它，就是张嘴打呵欠，眼里又流泪，浑身又发酸，好象得了什么大病。没办法，烟瘾逼着他鬼混了好几年，逼着他干出许许多多不光荣的事情。

一、夫妻间的风波

刘小七把土地树木霍光后，就千方百计的偷他老婆的东西。

可是他老婆象个看家虎，屁股成天钉在家里，两眼独巴巴的瞅着他。瞅得他没办法。一天，他试探着他老婆的心说：

“孩子娘，别瞅我了，我不吸大烟了。”

“哼！”他老婆把鼻子扭到一边道：“我还上你的当哩！狗改不了吃屎，驴改不了绕道，你摸摸你的头上还有几根毛！”刘小七一听这话不对头，连唾了几口：“呸！呸！好臭好臭，那里放白狗屁！”

他一劲儿逗着老婆，老婆还是对他不放松，这就糟了，怎么偷她的东西呢？后来他终于想出了妙计：他钻到屋里，悄悄地把刚才睡着的小孩弄醒。小孩哇哇地哭了。老婆去抱小孩，他趁着个空儿，偷了一个锄头跑了。

“呀，呀，天杀的！”他老婆追出来，但他已看不见了。那天晚上，他把锄头换成“土”，痛痛的过了一下瘾。

刘小七的牌子越来越糟，他一踏家里的门限，老婆就嘟囔着骂他。可是他不在乎这个。他说：骂，伤不了骨头动不了肉，老子只有一个心：只要偷上东西，比吃糖还甜。

又有一天，刘小七忽然病了，在街上就地打滚，好象得了什么急症似的。他老婆立刻请人给他医治，把他抬到家里炕上，又给他做好饭吃。他的病好了。

半夜多了，月光照在窗上，窗户亮了，刘小七的心也亮了。这时他想偷他老婆一条裤子。但一想不好意思：刚才老婆给自己请人治好病，又做好饭吃，再偷人家的裤子，真是黑心鬼。

可是大烟瘾不让他讲这体面，终于天明的时候，偷了老婆一件布衫，但没有跑掉。

两人吵起来了：

“你真不是正经东西呀！”老婆对着他骂道。

“你是正经东西，几块钱一斤几毛钱一两！”刘小七嘻皮笑脸地说：“我明明是个大烟鬼，你不知道？”

“没良心，没良心！”老婆急得蹦起来。

“你有良心掏出来看看，是红的，是黑的？”

火越点越大，两人又扭打起来。刘小七瘦胳膊瘦腿的，打不过他老婆，可是他偷了个空儿，瞅得准准的，朝着老婆的小脚尖尖上跺了一脚，他老婆痛得立刻坐到地上，哇哇的哭起来：“我的命呀，我的命呀！”他却在旁边神气十足的讥笑道：

“女人家，有啥本领，你看老子的脑袋瓜好剃吗？”

从此老婆再也不让他进门了。他就变成个讨吃鬼，流浪在街头上。

二、讨吃的时候

刘小七变成了讨吃鬼，看看他那个穷相，头发三四指长，满脸汗道道，穿着千补万绽的衣裳片，手里拿着“呱哒板”，挨门沿户的讨饭吃。

“掌柜的，你发财，你不发财我不来！”刘小七靠在买卖铺的门框上，一边唱着小调，一边敲着呱哒板：叭叭嘎，叭叭嘎。

这个门口要了一碗稀饭，又转到另一个门口，如果那家有一只狗去咬他，他就对着狗顺口唱道：

“狗儿狗儿你别咬，不给你主人要多少！”

刘小七饭吃饱了以后，别的事情没有，就去休息。夏天，哪里有树荫凉去哪里。冬天，哪里有太阳角落去哪里。

到了吃饭的时候，伸伸懒腰，揉揉昏眼，顺口骂一声：“我的儿媳妇把饭做中了，去喝一口哩！”

夏天的时候，刘小七每年照例的卖箬篱，因为这个买卖，一不用找东家，二不用找本钱，村边有的是柳树，他有的是两只手，这买卖就开张了。

一天，刘小七背着一串箬篱在街上叫卖着。一个老太太从家

里出来，问他多少钱一把，他说二元钱，老太太嫌贵，扭回头走了。

“老太太你回来，不添不去不是买卖！”刘小七又把老太太叫回来。

“多少钱一把呀？”

“你看着给钱吧，一把笨篙，没啥正经！”

买卖搞好了，一元五一把。

“卖笨篙哟！”刘小七又喊道。一个小媳妇又打家里出来，又问他多少钱一把。

刘小七把魂飞到小媳妇的身上了，两眼从头顶瞅到脚跟，心里说：不错，人样满将就，头是头，脚是脚！于是他有意无意的哼了一声：“没啥正经，拿一把笨篙使吧！”

买卖又搞好了一元钱一把。

可是闹出了岔子，一会儿老太太寻找出来，气愤愤的向刘小七道：“你嘴里长着几个舌头呀？一样笨篙，几样价钱？”

老太太很刁头，刘小七也不好逗，他四周看了看，街上没有别的人，只有那个干骨头老太太，和那个头是头脚是脚的小媳妇，立刻把眼皮一翻道：“怎样能一样价钱呀？一个是老母猪，一个是天仙姑。”

老太太大声骂起来，小媳妇也大骂起来。刘小七见势不妙，甩开腿跑了。

三、当骗子

烟瘾仍象魔鬼似的缠着刘小七，后来他又变成了骗子。哪里有庙会，就到哪里骗哄小孩们的钱。他拿着两个小竹板当赌具，一个上边刻着红“十”字，一个上边刻着黑“十”字，两个竹板在他手里忽晃的扭一下，一个放在他面前铺开的白布上，一个留在

手里，让别人来猜黑红。每当一个竹板放下之后，周围即激起一片喧嚷声，这个说是红的，那个说是黑的，嚷个不休。

一次，三个孩子都押上红的，只有一个孩子押上黑的，刘小七看着红的钱少，黑的钱多，就把竹板神秘的一换，拉着长腔叫道：

“黑的赢了！”

小孩们嘟囔着埋怨着，有的皱着眉头努着嘴，有的眉开眼笑。

小孩们越输越押得起劲，刘小七越捣鬼，小孩们的钱，一个劲儿往他手里跑。但他又怕小孩们不押了，隔几次故意叫小孩们赢一次，慢慢把他们的钱弄光。

刘小七又把竹板押在白布上。一个小孩瞅了半天，自己满觉着有十分把握，号召着大家都押黑的。

“对，一点不错！”另一个小孩输的钱太多了。想一下把本钱捞回来，于是把手里的钱，孤注一掷的押上去。

“我按住他的手，看他捣鬼。”又一个小孩把钱从兜里急忙掏出来。

刘小七看着这次押的人越多了，又把手故意抖擞起来，假装着露了破绽，叫着：“不要押啦，赔不起啦！”小孩们一看他害怕了，押的越多了。他看着白布上的钱堆满的时候，不慌不忙的掀开了，又拉着长腔喊道：“红的赢啦！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孩子们都傻眼了，有的说竹板是空的，能变换，有的说他会耍“照眼法”……

正在热闹的时候，忽然听到呱呱的两声响，这是怎么回事呀？刘小七扭回头瞧瞧，原来是一个禁赌的狗腿警察站在他的背后了。刚才响的声音就在他的脖子上，是狗腿警察打他的巴掌声。他的脖子立刻热辣辣的发烧起来。

“谁叫你赌钱呀？”狗腿警察竖眉瞪眼的，象吃人的样子。

“老子自己愿意的呀！”刘小七想这样说，可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再说人家腰粗腿粗，立刻低首降气的央求道：

“老爷，哈，哈，哈，谁也没有叫我要。”

孩子们都吓的散开了，一个个瞅着刘小七，瞅着那狗腿警察。

刘小七打量了一下那个狗腿警察，看样子这家伙也是个×里的长骨头，不是个好东西：黑嘴唇，黑牙根，脸皮象个黄表纸。和他是个同行——大烟鬼。

刘小七把狗腿警察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掏出自己的大烟，让他尝尝，说是“新牌的”。他不要，刘小七说：“怎地，看不起老弟吗！”

不祭东风，破不了曹操，刘小七又多掏出一些烟土，还有几百元的“茶钱”，于是狗腿警察满心满意的接到手里。

越拉越亲热了，两个人变成了亲兄弟。

“老弟，你再花钱的时候，说一句话就行了！”刘小七说。

“知道知道！”警察点着头：“你去干你的吧，有我在这里保险！”

两人分别后，刘小七又在孩子群里嚷起赌博声来：

“押红的押红的！”

四、无底洞

去年，刘小七的家乡被八路军解放了。村里人说，这好象夏天的浓雾大气，正在看不见山、看不见地的时候，被一阵西风刮开了，露出了红红的太阳。又好象人们正在火炕里滚的时候，被菩萨爷爷拉出来。大家高兴的又蹦又跳。

这时候，世道变了：贩卖大烟而又禁止大烟的家伙断根了，因而抽大烟的也没有了，赌钱的人悄悄的不赌了，坏人往好处转

变……。八路军这股正气，老百姓都说：“天意”该八路军坐天下，八路军“福气”大。

可是刘小七却不高兴起来，他说实行减租减息好是好，就是解决不了他的大烟瘾。因为大烟断了根，他怎么也买不到，瘾得他躺在炕上，眼里直流泪，浑身发酸，难受到顶点的时候，还埋怨说：“八路军你是人们的救星，可是你把我制死了！”但难受了不多天，也把大烟瘾戒掉了。

随后，村里掀起了翻身运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推倒了骑在自己头上屎尿撒尿的坏村长，选举了给自己办事的新村长。

于是村公所办事的人也不一样了，谁有困难就给谁解决，没有吃的给发粮食。保证不饿死一个人。

刘小七心里很高兴，也到村公所领了些粮食。心里暗地想道：这比讨饭好得多了。八路军就是好呀！

“想吃饼，想吃面，想吃饺子要蘸蒜。”刘小七背着小米在路上唱着，想着，把村长嘱咐他“省吃俭用”的话忘记了。饼没有拉面好吃，拉面没有饺子好吃。啥好吃做啥，反正村公所给粮食，不让饿死一个人。于是他嫌小米不好吃，把小米卖掉，拿着钱去到饭馆里吃饭，到了饭馆，气气派派的坐在桌面上，粗声粗气的叫着堂倌。每顿不是吃饺子，就是吃葱花饼，还要一盘炒鸡蛋。三霍两霍的把粮食弄光了。

“王村长，我又没有粮食吃了”，刘小七又去村公所里要粮食。村长很奇怪：怎么半月的粮食，三四天就吃光了？刘小七说：“穷人肚子大，整年不吃一顿饱饭，吃起来没有饱，不能跟你们一样。”

王村长信以为真，又发给他一些，他更高兴了，回家还是吃香的，喝辣的，不到几天又完了。一次又一次，象个无底洞。

村里的怨言传播开来：有的说，刘小七那小子，从前吸大烟，当骗子，啥根底，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多么牛皮呀！有的

说，那种坏蛋，早就叫他完蛋了，还叫他白吃东西！……

刘小七又去村公所领粮食，街上的人都向他瞪白眼。他不在乎，他说：瞪不瞪是一样，反正八路军喜欢穷人，该我吃几天哩！

村公所里坐满了人，刘小七迎门一进来，人丛中立刻投射过一阵讥笑声：“‘吃饱墩’来了，喂鸡能下蛋，喂狗能看家，给他吃干什么？”刘小七的脸觉着热辣辣的。

王村长把刘小七叫到一边，苦口婆心的劝他。他在旁边抱着头。村长叫他好好想想，要不是八路军来，他早就完蛋了。现在村里救济，是叫他转变，叫他省吃俭用，细水长流。再不转变，就不管了。他害怕了，向村长哭哭啼啼的哀求，再不狂吃烂喝了。

可是，刘小七一把米领到手里，却又把村长的话扔到脑后，糊里糊涂的又吃开好东西。总是原谅着自己说：吃了这顿好的，再不吃了。可是一顿一顿的推下去，小米又光了。

村里人恨透了刘小七，说他是“狗改不了吃屎，懒狗扶不到南墙上。”于是谁也不去理睬他，谁也不给他东西吃。他到谁家要饭吃的时候，谁也讽刺他：俺的饭没有葱花饼酥，没有饺子香，俺的饭，你嗓眼细咽不下去！

刘小七两天没有要到嘴里东西，肚里饿得直咕噜。没办法，他只得再去哀求王村长，他对他也觉得头痛，把他留到村公所里，一面教育他，一面让他劳动，这才渐渐的好了些。

五、互助组里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村里翻了身的人，都在组织互助小组。“由穷变富，参加互助，”一时形成了热火朝天的风气。

刘小七也忙了起来。他也到处去找自己的碰心的人。谁和他

碰心呢？很难说。他兴头勃勃的去找刘喜全。刘喜全把眼一瞪说：“吃香的嘴，千斤重的腿，我跟你这号人互助？”

刘小七碰了钉子，但还没有很泄气，只是气愤愤的说：“孙膑有孙膑的朋友，庞涓有庞涓的朋友，老子有的是人？！你不和老子互助，老子也不和你磕头烧香！”

刘小七又到刘守业家。这是他吸大烟的好朋友，一定和他互助。可是刘守业没在家，他老婆火气冲冲的说：“你可别和他互助呀！你是啥名气？俺家的那个人刚刚把名气转过来，你一沾他，鬼碰鬼，就又糟了。”

“真倒运，一个老婆片子，叫她嘟囔了老半天！”刘小七有些不耐烦。又去找刘守福，刘守福也嫌他好吃懒做不理他。刘小七说：“我不懒行不行？”刘守福说：“你不懒的时候再互助吧。”

刘小七简直象一根烧红的火柱，走到谁跟前，谁也怕烫着他们，他那懒汉的名声，把他自己孤立起来。

他在街上走过，别人正在又说又笑，他一到跟前，人家马上一哄而散了。他看见一个熟人，想和人家说一句话，他把嘴一张，人家装着没有听见，把头一扭走了。

“我不是个人了吗？……”刘小七越想越没有出路：“怎么谁也看不起我呀？”他要寻死了……

正在这时候，王村长到了他跟前。刘小七一看见村长来了，好象看见自己的爸妈，眼泪不住的流下来，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村长以为发生什么大事情，把他吓了一跳，原来是他参加不了互助组。

“谁错也不能错到底，毛主席说干部要治病救人。”村长想起区长讲的话，说服小组的人，让他参加到他领导的互助组里。

刘小七的脸上立刻展开了笑纹。

春天的麦田里，到处飘荡着愉快的歌声，歌颂着毛主席，歌颂着自己愉快的生活。这里一伙人，那里一伙人，干起活来，一

个赛一个的，谁也不甘落后。

刘小七在互助组里，头两三天也是很卖劲，累得满头冒汗也不说累，可是不几天这股热劲就冷了下去。一下到地里，锄一下，即把腰挺起来，拄着锄柄歇一回，看看天，看看地，磨着时间，要不，就去拉屎撒尿，一闹又是半天。一天他去大便去了，半天不回来，都以为他偷偷的回了家。大家喊了一声：“刘小七走了吗？”

“没有。肚里有些痛，大便不来。”刘小七借口道。

“你屙山尿海的是不是？”大家开玩笑。刘小七这才装腔作势的回到地里。

晚上开小组检讨会，大家展开批评。这个说，应该开除刘小七，那个说，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勤谨不了。有的埋怨村长不该吸收他。

大家说完了，刘小七检讨自己说：“我懒的时候太长了，没有劲，没有好好做活儿，对不住大家。”说着又想哭，怕把他开除互助组。

王村长说：“谁能一下子修成神仙，慢慢来。我说刘小七很努力，不过因为他没有劳动惯了……”

刘小七高兴了，下定决心，再往好处转变。

又一股热劲上来，每天，满天星星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了，想着村长的话，越想越对。于是就起来了，沿门叫互助组里的人起床：“太阳晒着屁股了，该往地里走了。”

可是不几天，刘小七心里又暗地打起算盘来：光给他们干活，自己没有地，还不是白流汗？于是劲头又松懈下去。第二天呼呼的睡起觉来，到吃饭的时候还不起床。

但王村长早就摸透了刘小七的心思。本来早就想分配给他二亩好地，因为他从前不好，给了他怕把地荒了。现在他参加了互助组，保险了。

王村长去找刘小七，他还耷拉着，王村长说：“今天给你锄地啦，你还不起来？”他奇怪起来：我那儿有地？谁给我地哩？村长说：“农会说你有转变，现在分配给你二亩好地，不怕淹，不怕旱的好地，厝金尿银的好地。”于是他急忙从炕上滚下来，恐怕自己没有听清似的，又把嘴安在王村长耳根上，“真的吗？真的吗？”连问了几声。消息真实了，他蹦跳起来。

全组的人下到麦地里，下到刘小七刚才分得的麦地里，麦苗齐刷刷的，绿油油的。刘小七多年没有土地了，一旦看见了土地，好象晚年得子的老人看见亲生的儿子一样，亲热得不得了，他看看麦苗，麦苗对着他笑。看看互助组的人，也对着他笑，个个头上流着汗。

一会儿，他忽然懊悔起来了，“我为什么跟别人捣蛋呢？人家这样实心对我，我怎拿虚心对他们呢？……”

越想越后悔，休息的时候，别人都在打火吸烟，说说笑笑，独刘小七的眼泪擦不干了。别人问他，他只说：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毛主席，我以后要好好干……

六、安家

现在，全村讲团结，互助组里讲团结，谁家也讲团结，就是刘小七和他老婆还没有团结，象个裂瓣蒜，中间隔着一层皮。现在哪一样都碰心，独独这样不碰心。他想和老婆和好了。头一次，他走进家里，老婆正在炕沿上做针线，孩子在院里耍木刀。他心里想：自己把小孩抱进去，给了他老婆，借着说句话，疙瘩就解开了。可是老婆一看他进来，劈手把小孩从他手里夺走，一溜黑旋风似的走了。

“哈哈，驴屎硬起来了，看那样？”刘小七随后跟着出去。当他一走到跟前的时候，他老婆又走了。

第二天，刘小七又去和老婆解疙瘩，老婆说：“我也不要你的金，我也不要你的银，你过你的时光我过我的时光，谁也不用沾谁的光。”

刘小七又托王村长去家里说。他老婆一看他又讨厌的来了，才说躲闪开，看见村长在他后头，立刻给村长拿了个小凳让他坐下。她坐在对面的炕边上：

“为俺这个小事，还惊动你？”

“咱的香烟小，敬不下你这大神灵！”刘小七说。

“你不用插嘴！”老婆翻了刘小七一眼。

“现在我有自由，蒋介石还不能封住老百姓的嘴……”

两人顶起来。老婆越说越没有好气，一会儿揭开刘小七的底子了——你吸大烟，当骗子……你没有脸，有脸早就钻到夜壶里死了。刘小七也火了，举手去打她。

王村长把两人拉开。刘小七老婆痛哭起来，说：“自从嫁了他没有得过一口好气，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跟孩子熬星星，熬月亮，好容易熬到现在，才说有了出头日子，他又来了，他没有死！阎王爷忘了他了！……”

“骂人怕揭短，打人怕挖脸！”王村长不慌不忙的说：“小孩他爸，这一年转变的该多快呀，人往长处看，水往底处流！小孩他爸最怕说他什么大烟鬼啦，骗子啦，一说这些，就戳准了他的心病，有错不能把人错死……”

“不，我不和他合家，他有本事去找个新对象吧！”

“这说成那一国的话了。”王村长和刘小七都禁不住的笑了。刘小七趁机又插了一句：“我就爱上你了，你这天仙女，我能舍下？”

“说正经话，你们老夫老妻啦，孩子多么高啦，不看大人看孩子，家里和和气气的闹生产，小时光多么好呀！”

刘小七老婆仍是沉着脸。

“绵羊打架头碰头，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白天打架，黑夜一个枕头，有啥正经……”王村长的话惹得刘小七老婆笑了笑。本来她恨他懒汉不做活儿，现在他一天比一天转变好，心里早就高兴了。她为了把他的脾气压一压，随口又向王村长提出担保他不能再打人。

“阿弥陀佛，我还敢打你哩，现在提高妇女啦！”刘小七看见老婆心眼转过来，自己吊着的心扑通一下落下来。

刘小七自从和他老婆和好以后，好象老虎插上了翅膀，闹时光的劲儿更不知多么大了。每天天不明就到地里，去的时候，还顺手带着箩头拾粪，自己就象着了魔一样，也不知道休息了。

有一天，太阳早偏过头，晌午多了，刘小七也不回来，老婆心痛得不得了，怕饿着他，于是拾掇了拾掇给他送饭去了。

“刘小七闹生产，劲头比天大。

要不是毛主席，早就完啦……”

刘小七一面干活，一面得意的撒着野腔，正唱的带劲的时候，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不要胡嚷叫了，吃饭吧！天啥时候啦也不回去，真急煞人啦！”

“天已晌午多啦，我觉得没有多大一会儿！”

秋天，村里选举劳动英雄，全村的人都说刘小七今年庄稼长得好：玉茭棒锤大，谷穗儿老鼠大，黍稷穗儿扫帚大，芝麻一半半，裂着嘴露着白牙笑眯眯，高粱眯着眼笑，南瓜象水桶，茄子碗口大……结果刘小七的胸前挂上了头等劳动英雄的鲜花。

这是个天大的事情，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全村男女老少，大大小小给刘小七贺喜来了。音乐队，打着锣鼓，吹着笙笛；秧歌队，扭扭捏捏的扭着。互助组、民兵、青年队、妇女队、儿童团、喊着口号：“劳动英雄最光荣！”“二流子转变最光荣！”红火的比元宵节时还要热闹。刘小七在人群的最后边，骑着枣红

马，戴着礼帽，披着红，插着花，象个新女婿。千百只眼睛瞧着他，议论着：有的说，黄土变成金了，烟鬼变成英雄了。有的说，花凭枝叶，人凭衣裳，刘小七从前啥样儿，现在啥样儿：世道变了，人也变了……

行礼了，刘小七站在众人面前，手脚不知放在哪里才好，沉痛的讲道：“我从前不是个人，是个鬼，是个大烟鬼骗子，这是旧社会把我弄坏的。共产党八路军把我救出来了，现在我从鬼世界走到人世界了。我感谢毛主席的大恩典……”

“毛主席是老百姓的大恩人！”

“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岁！……”

一片响声，人们狂呼起来。

选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之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三期

见 面

李古北

这天黑夜要正式开一回火。

双方的军队已经休息了一天，兵力差不多已经歇过来，只是困在城里的蒋军老是歇不过来，因为除了身体疲倦之外，还有害怕加给他们的精神疲倦。害怕最费神，也最累人。他们成天守候着，就没有歇着的时间。我们把他们围困了五六天，他们已经受不住了。他们的士兵，在战壕里抱怨累了，就抱着枪打起盹来。上司看见，就带着气过来，把他们踢醒，骂他们，说他们前辈子没睡过觉，这会子，连命也不要了。

他们的军官，有的还根本没有见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中国和日本打过这几年仗，但是他们老是屯在后方“观战”，这是蒋介石保存实力的办法，战争就会凭八路军在那里支持，要不是蒋介石这一回发动内战，恐怕他们到死也不会见到战争的面。

前些时节，蒋介石将他们开过黄河，趁我们主力军不在这里，就偷偷占了我们这个城，我们这个城已经是解放了两年的老地区。前两年，我们从这里把日本人打走，日本人就再没来到这里，日本人看见这些地方好，却也进攻过几回，可是他们

在这城附近，死了许多人马。结果还是退了。从此，这一块地方就慢慢成为老解放区，百姓都是安居乐业，日月过的却也十分自在，这一回蒋介石开兵来抢占了，百姓那里能让他。

如今，我们用一个团的兵力把他们围住，要解决他们。他们这些军官，心里比士兵还要害怕，在这几天，他们尽发脾气，埋怨时间不够，没做好工事，来不及修碉堡。老百姓也都跑光了，吃的水，也得自己亲手去弄。

这光景日头已经落下去，他们的一个青年营长——崔如海，安徽人，财主家的儿子，穿着美国人发给他的军装，偷偷扒在城墙上的垛口里，观望我们的阵地。在他站的地方，看我们军队的行动，看的很清楚，甚至连我们军队的欢笑他也听得明白。因此，他就想道：

“哎呀！这就是战争？把人都快吓死了。为什么八路军在火线上还笑呢？他们就不怕死么？难道这就是战争么？为什么把我们指挥所也弄到火线上来了？可怕的事情！”他用他受过高等教育的话思想起来。这位军官平常最喜欢的是玩景，这光景，在他眼前，这个北方的美丽平原，傍晚时分，东方是紫色的雾，西天边上是天蓝的山，森林般的黑雾的村落等等，他也没心看了。他看着战壕里他的疲倦的战士，盹的东倒西歪，他觉着此刻他们是最宝贵的东西，一切都得靠这些人，此刻如果没有这些人在这里，马上，他就得当俘虏。

在他旁边一个年老战士，是他的同乡，叫郭长财，过去给他做过长工，糊糊涂涂盹过来，看见营长在眼前，吃了一惊。因为是同乡，又是给他受过苦的，却也还熟，想解解闷，就小声问营长：

“营长！外头人是多了！是少了？”

这时候营长正看见从一块高粱地后面，扑土降烟开出来一长串军队，手脚更加慌了一半。见郭长财问话，没心绪答理，只狠

狠地用眼角瞅了他一眼，眼光好象说：

“你问这干什么？情势这么严重！”口里没说出心里却说：“哎呀！又多了！”

郭长财得了没脸，只后悔不该长嘴，由不得脸上苦笑了一下。

可是这时候，郭长财的儿子，来生，我们的二营长，正带着他的连队，从远路赶来，今黑夜参加这个战斗（郭来生他们正是刚才崔如海看见的那一串队伍）。原来郭来生从小和崔如海就是对头，可是这一夜，他们又要拿着枪作起战来。为什么凑得这样巧？这里原来有这么一回故事。

二

郭来生家是穷人，崔如海家是富人。十二年前，郭来生是个小孩，在家给崔如海家放牛，安徽地面虽是鱼米之乡，但没吃的人家却也遍地都是，郭来生出来给他放牛，一来为的爷爷手里该他家几个钱没有还清，给他停活顶工、还账，二来给他停活，在他家吃饭，却也省了家里一份口粮。

郭来生和崔如海那时节同是小孩，同岁，十五年纪。虽同是小孩，但穷人家的孩子就象比人低了几辈。崔如海这孩子生来张狂，每日上学回来，就拿来生取笑，把来生编成唱，唱着骂来生玩，来生虽然生气，但又惹不起人家，只得忍着这口气。

来生身虽穷，但心却十分聪明，见活一学就会，他的聪明，村里人也十分夸奖，都说这孩子有才气，有出息，因此人人爱见。

村里人却也爱见崔如海，崔如海家里钱势厚，傻里傻气，逗着好笑，也能大把的拿出钱来送给人化。

但是村里人究竟和来生亲的多。崔如海心里就妒恨起来，于是，就多拿些钱出来为人，想压来生。但是这还是压不过来生。

有一天，崔如海在街上碰见来生，来生正赶牛回来，他就守着众人唱着骂来生玩，他觉着这样就能叫来生丢人。可是众人心里却笑富家子弟混账。

来生一见他当众欺人脸也不好搁下，火气一上来，就顶了他几句，顶的崔如海说不出别的，脸红到脖子里。众人就拍着屁股大笑，称赞来生的嘴好。

这一下，崔如海对来生便更仇上加仇，因为自己是少掌柜，觉着报仇也容易，舌头翻来翻去，老掌柜却也叫来生格外吃了许多气。借故骂来生的回数不少。

有一天，来生去放牛，将牛赶到河边草地，有一头牛不好好吃草，非往河边跑不行。来生赶了几回，好歹赶回。一转眼，这牛又奔河边筛筛跑去，来生喊叫不住、没撵上，就一下陷到泥汪里，不见了。不知道这泥汪有多深浅。

这还了得，来生这小孩那里经过这大事！看看也没办法，就难为的守着泥汪哭起来，正哭着，少掌柜崔如海来了。问他哭什么？来生把这事说了一遍，少掌柜一听这话就气了。他生气，不是心痛这头牛，却是想起和来生往日的仇气。因此就一口咬定，说这牛是来生故意赶进去的。来生说，不是。他就越气起来，就骂来生，说来生没操好心。骂着就抬手打起来，凭力量，再来五个象他这样的也不够来生一个手打。可是这会子，来生那里还敢还手。只是躲着、招架着，往后退，以为他打两下就完了。可是这少掌柜不知好歹，打的热了手，就一直打起来，下边还使着脚。

三打两打把来生打起火来，来生看势再不好退，觉着这人真是可恶，不知好歹，想道：

“天下的人，那里有这么不行的！反正是灾来了，就灾上加灾吧。先揍了你这个混种再说！”就反手将少掌柜胳膊扭住，轻轻一甩，把他甩出三步开外。甩了个狗吃屎。

少掌柜，被摔倒，啃了一嘴土，碰掉了两个门牙。满嘴是血，上嘴唇碰的黑青，马上肿的噉了起来。滚在地上起不来，大声喊叫来人，呜呼杀叫哭骂起来，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里能有人听见？

少掌柜想了想，不能饶他，就又过来抱来生的腿，来生顺势又把他踢的翻了个个，滚到原来地方。来生气的脸直发白，粗粗喘气，骂道：

“贼儿子，这是叫你知道知道人没有叫欺负死的！”

少掌柜还想趴过来抱来生的腿，撕来生。来生就指着 he 喝道：

“你再胡来？我提起你腿来把你扔到河里！”

少掌柜不敢动，就哭道：

“我回去对我爹说了叫我爹把你杀了！”

这光景，来生那里还敢回掌柜家去，便偷着跑回家去，把这事对爹娘说了。爹娘听了这还了得？也顾不上骂孩子，就忙快打发他先上他舅家躲躲再说。

他爹怕出什么好歹，接着也躲到邻村里去。

当日崔掌柜就派人来抓来生，没有抓到来生。掌柜说，抓不到来生抓他爹，也没抓到他爹。

没出十天，中国红军从东南上来了。从这里路过，崔掌柜吓跑了。

来生爹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把来生送到红军里，随红军走了。爹娘心里说：

“噢！这年月，叫孩子逃个活命去吧！”

过了几天崔掌柜打听风声好了，就又回来追起旧事，追的很紧，来生爹成天躲躲藏藏害怕也躲不住，况且觉着也不是长远打算，就偷着出来，到处跑着哀告能和崔掌柜说上话的人。去说赔情，说这孩子已经惹下这乱子了，说一千遭也挽不回来了，

崔掌柜只要说叫家里人口平安，怎么也行。崔掌柜不愿意，口咬的很紧，非要来生不行，经有面子的人再三说劝，他才说了缓口话，说道：

“看大伙面上，这也罢，叫来生爹亲自来一趟。”

来生爹独自不敢去，就提着两份点心糖果，随说话人一块去。到了崔掌柜家，给崔掌柜赔了情，磕了头，崔掌柜才开口指着他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稍为杀了杀气。

经众人说解，牛作了七十五元，少掌柜看伤的钱作了五元，都由来生爹往出拿，来生爹上那里去拿？把老婆孩子卖了也没处拿，后来众人说着，叫来生爹给崔掌柜好好受上五年苦，算完事。来生爹没办法。只好苦笑着应承。觉着这事只要能了结了，也罢。可是崔掌柜不愿意，还想再争执，再加二年。经众人说好说歹，才没再加。

后来，崔如海长大了，受过几年教育，也受过军训，凭面子，在本地面中央军里当了连长，后来又找了个粗腿，就当了营长。不知他从谁那里听说来生当红军走了，他想这正是一个报仇的好机会，就带人来剿来生的家。来生娘和两个孩子，听说风声不好，就偷着躲了。过了两天，来生弟弟春生偷着回来看看事情过去了没有，凑巧叫崔如海弄住杀了。

接着崔如海派人出来，在本地面抓兵，就把来生爹抓进去了，他想这样把这一家人弄个七零八散，过不成，好发心头之恨。后来他爹知道，伙计是他抓起来了，就问他要，他不给，他说这是上头公事。

过了一年，来生爹在外县听乡亲说，自他被抓，当了兵，他女人和三儿，好歹苦苦在家挨活了半年，后来实在没吃的，就把屋里拾掇了拾掇，使砖头把门垒住，领着孩子，要饭走了。走向哪里？没人知道。

如今他正在战壕里趴着，得了没脸，苦笑了一下，心痛得

很，他为谁作战？为什么当兵在火线上送死？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是个被抓来“吃粮的”，抓在队伍里，给你一支枪，就成了他们的人了。他愿意叫你上那里去打仗，开起来就走了。家里一家子人，那些亲骨肉，七零八散了，他觉着他的命好苦，这会子，他那里能梦到，在十年前，他的儿子，随红军走了，来到北方，和日本人作了八年战。并且当了营长，领起军队，为了争取中国的和平，东征西战，并且今天在这个地方来和他作战？

就在这时分他的儿子、郭来生营长，在前进的队伍里走着来了。路上踏起的尘雾罩着他们，郭来生想把城看的更清楚，就眯起眼睛，望着眼前雾昏昏的城，由不得想道：

“这座城里面，住着一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都拿着枪，不敢和我们见面。那些战士，本来都是老百姓，并不愿打仗，可是那些坏家伙把他们抓来，叫他们上这里来找死。眼看我们就要和他们开火，把他们打败，我们顾不上这些了。”

他心里这么想着，就不禁很亲热的望了望自己的军队，战士们都是些好小伙子，他们背着枪，挂着满身手榴弹，肩膀一耸一耸，浩浩荡荡往前进。人人脸上都庄严的很，感动得他心一动一动，觉着脸上红了一下，喉咙里象有一个东西往上冲，他骄傲地想道：

“这是我们的军队，谁能抵得过我们这种人？”

面崔如海呢？这时，他正偷偷趴在城垛口，眼看着城外大路上尘土飞扬，大队人马朝前开来，不觉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三

就在这天夜里，作了一战，作战的详情如何不知道，只知道这座城没用半点钟就攻开了。因为这天黑夜下了决心，非攻开不行，这几天没硬攻它，是为的叫敌人投降，可是敌人太顽固，不

知好歹，所以这天黑夜必须拿下这座城，来回答老百姓的要求。

攻城的时候，把崔如海捉住了。怎么捉住的？当我们军队破开城，进了城，郭来生营长指挥队伍，追击、搜索敌人时，崔如海藏在一丛蓬蒿草里，他看见藏不住了，起来就跑。郭来生看见，就喊缴枪不杀，撵过去。崔如海见撵来了，回头照郭来生就是一枪，可是这一枪打空了。子弹从郭来生耳边飞过，郭来生看着这人好可恶，顺手还了一枪，这一下，崔如海便象被打翻的，胳膊一扬，就翻倒在那里。子弹打中他的胸部。他还想起来跑。但是却象被几个人捺住，怎么也动不了啦。

郭来生转过一座房，又看见前面跑着一个人，这人就是郭长财，郭来生又喊站住缴枪不杀。郭长财，满心想缴，但平常听他的长官成天说叫八路军捉住了，定杀不饶。吓的不敢缴，就跑，郭来生看见那人还跑，就紧赶了几步，上去抓住了他的领子。

第二天晌午，郭来生营长到团部去开会，在街上碰见前面过来一大队俘虏，他就站在路边看。因为朝着太阳，他把眼眯起来看，他看见那些人穿着美国式军装，戴着大盖帽子，垂头丧气，慢慢走过来，有的一蹶一蹶，有的用裹腿绊着胳膊。

郭长财老汉也在里面，用裹腿绊着胳膊，一蹶一蹶过来，郭来生看见这老汉很可怜，这大年纪了，还当兵。不禁心里道：

“蒋介石连这些人也弄来打仗了！”

郭长财老汉，走近郭来生，抬起头，皱眉看了看郭来生，看见个年青的军人站在路边，脸上很庄重，二十多年纪，肩膀宽宽的，生的又四衬，又壮，脸上吃的胖胖的，精神的很，不由心里道：

“哎呀！这个八路军……”

这天郭长财老汉被送到朱家庄医院去看伤，在医院里，他碰见他的营长崔如海也在医院，躺在床上，胸部伤口痛的很，他看见郭长财，眼里就落了两眼泪，他想昨天他还是他的长官，今天

却当了俘虏了。

郭长财瞟了他一眼，装没看见，脸上神气好象说：“今天你和我一样了吧！你怎么不威风了呢？”

下午郭来生营长，也来这个医院，看他挂彩的同志。

在医院里又碰见郭长财老汉，郭长财老汉正在医院里走动，郭来生看着这个老汉好象今天晌午在街上碰见过，仔细一看觉着熟的很，又听见他和另一个人说话，说的满口安徽话，声腔也挺熟，不禁上前问道：

“你是那里的？贵姓？”

这老汉忙笑道：

“长官，我家是安徽，不敢当，我叫郭长财！”

这话没落音，郭来生已经上去把老汉手抓住，心一动，酸痛了一阵，睁眼，骨碌一下落了两眼泪，他确实确实认出了这是谁。

这老汉叫他一抓，吓了一跳，脸忽的一下发了白。

郭来生什么也没说，低下头拉着他爹往门外走。

他爹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以为这个人把他拉出去要怎么样他，就害怕的不敢走，赶紧解说道：

“长官，我是被中央军抓来的……，昨天，我就没放一枪，你不信？真的，看我这大年纪，可怜！”

但是也只得跟着到门外，门外没有人，郭来生才抬头，含泪问道：

“你认得我不？”

他爹经这一问才知不是干别的，皱眉想了一会，也认不得。

郭来生把话说明了，他才认出孩子。

郭来生再三劝说，才把他爹劝的不哭了，他问他爹怎么到了中央军，他爹就把他随红军走后家里遭遇的事，从头到尾细细说了一遍，说的郭来生咬牙切齿心里难过不已。

他爹说崔如海也当了俘虏，此刻就在这医院里。

来生一听这话，心一下跳了几跳。他爹看见孩子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不是颜色，就说：

“他已经当了俘虏了，老天在上，它什么也看的明白！”

来生非拉他爹去找崔如海去不行，他爹就跟他相跟着去了，他指给他躺在床上的第三个就是。

来生看去，这人只盖一个军毯，露着脸，脸黄如土，两眼直瞪瞪望着门外，看他脸面，来生不大认得，不是他小时候那样。

这时，崔如海看见郭长财相跟一个年青的兵过来，带的神气好象故意来看他，他就提起精神，问了一声道：

“郭长财，你认的他？”

说话把胸部伤口震的很痛，不禁抿住嘴，脸上皱了几皱。

郭长财不愿看他，带着气，瞅了他一眼。意思好象说：“我这个时候不理你，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崔如海看着这个年青的兵，瞪着眼看住他脸上不是颜色，象有多大仇气，他有点害怕，但这时分，他口渴的要命，也就不顾这些，向郭来生要求道：

“先生麻烦你给我找口水，我干死了！”

这光景郭来生已气的光有眼红的份儿，用眼瞪住他，说不出话。可是他想，这已经不是战场，这里是个医院，要是在战场上，知道是他，早把他刺个稀烂，但现在他已经成了俘虏，党的政策是优待他们，因此，只得忍住仇恨，给他找了一碗开水来，亲自端着，喂他喝。郭来生的手怎么也镇定不住，“得得”的直哆嗦，崔如海吃力地欠起上半身，把头伸到碗上，拼命想喝，老是刚挨住碗边。又撒脱了，后来崔如海好歹咬住碗边，想一口气灌下去，就小声说：

“先生稳稳的，先生稳稳的……”

选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出版之《太岳文化》第一卷第二期

窟窿岩

——追记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

王 前

闵所长

闵所长，是四川来的老革命，人很年轻，不过二十五岁，身量是个川矮子，因为柴瘦，看来并不低，眉清目秀，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好和病号们说笑，耍起来，病号们就叫他“小锤子”。

闵所长是个外科好手。彩号都愿意请他开刀或瞧看彩口。一条腿的赵胜说：“闵所长真是‘命所掌’！咱这条命就是人家的手整回来的。”

现在彩病号们更觉得闵所长是“命所掌”了。跟着他反扫荡都觉得保险。

彩病号第二队由他带领，分散到窟窿岩。

窟窿岩是医院寄放粮食的独家山窝铺，岩主高老汉和他儿子顺则很热情的招待他们，打并出房子，卡抱来白草让他们住。

破黑的两间老石屋，成了他们的厨房和寝室，石屋的两边，突出的悬崖下，圈了一圈矮石墙，地上满撒着羊粪，这个露天围场，便成了三十多彩病号的病号房和换药室。

围场的里崖根排着一行柴捆，上面晒晾着白绷带，石台上放着五颜六色的药水瓶，一个泡着刀、剪、镊子的洋磁方药盘，还

摊开一个附料包。

空地上分三个组给轻彩号换药，看护不断的喊叫：“红汞纱条，二寸长的两截！”“五寸长炭酸纱条一条。”蹲在铺台上，给躺着的重彩号换药的也要着“里福纳耳——”。

“所长，快来！”不知是谁招呼了一声，彩病号们都脸朝门口了：闵所长早站在石墙豁口上。他的军帽扣在后脑勺上，露出他的黑背头，眯缝着眼睛笑着，两手正在挽袖口。

“所长，给我看看！”

“快来！快来！”

彩病号们争抢着叫闵所长，他先上近门口那组看了银行学徒周荣的连疮腿。以后，他蹲在炕上给赵胜那锯断的半截腿敷药。

“啊——嘶，嘶！”老李的脚彩口烂深了，肉芽灰不黝黝的，所长看了看说：“这彩口要整整才行。”回身便去取剪刀。

纺织厂工人小郭春，坐在闵所长女人凤英对面玩赏红、黄、蓝、白的瓶子和怪模怪样的刀剪。见所长过来了，用手指着所长，将头一歪，瞅住凤英说：“你的小锤子来啦！”郭春拍着巴掌，又扭头瞅住所长笑：“欢迎！欢迎！”

逗的有些人嘻嘻地笑起来。

“锤子！锤子！锤死你这个小卵子。”所长照定小顽皮脑门上突然一脑崩，从药水方盘中取出个电镀鸭嘴手术剪返回去了。

所长把老李的彩口整剪了几下，用探针打探过彩口的深浅，轻轻的塞进一根纱条。老李没感到疼。

所长把下部彩疮都检查过，换罢药以后，他向大家说：“同志们！眼下我们还比较安稳，必须乘机向彩病突击！干他三五天，等敌情严重的时候，好比较利落的转圈子！明天我来给几个下部重彩换药，还希望消毒换药的同志们！工作要严密细心，猛烈的向病菌冲杀呵！”他把拳头在胸前劈了一下，“休养员同志们！请你们不要胡吃乱跑，往后不缺跑的路，核桃可是吃不得呵。

行吗？”

“宁叫嘴受穷，不叫彩受痛！”所长夸奖了说这话的老赵，笑着给彩病号扯了会乱谈才走。

敌人突然扑到浆水镇和路罗镇，情况紧张了。

为了避免敌人的奔袭，彩病号们起五更吃饭换药。这时候所长成了值更夫，他常常和公鸡一样，催起贪睡的小伙子做饭蒸材料。吃饭换药后，他们分成三五一伙爬山转崖，投山洞、密林躲藏起来。等太阳升过山头以后，大家才放心的看书、聊天，天黑，仍回窟窿岩集合睡觉。

过了两天，敌人进驻白岸、大小西庄，和岭头上庄的敌人会合了。情况更加严重，所长警惕地说：“我们不敢大意哟！彩病号就在山上过夜好啦！”

从这天起，彩病号们每天夜晚都住在石崖石洞里。

山高风紧，因为落了几滴雨，太行山麓的初夏还有些寒凉。郭春等四人铺上一条毛毯，挤在一起，伙盖上被子大衣，好象一窝猪娃和小狗互相温暖着过夜。前半夜还没什么，一到后半夜就把他们冻醒了。天快明的时候最冷，他们无奈何用被子裹住身子，背靠背坐着取暖。脚冷了就站起来跺跺。

东边天空红彤彤了，所长、看护、伙夫们抬着饭上来，累得他们满头大汗。所长见到蜷缩的彩病号们，马上把自己的大衣给郭春披上。他浑身冒着热气，伸手抓住郭春的冰手。

“冷吗？”

小郭春抽脱手，拦腰搂住所长摇晃着说：“你是火炉，烤火烤火！”

“哈哈！吃饭，吃了饭就暖罗！”所长双手挤住郭春的脸蛋，把小紫嘴唇挤成了立扁形。

吃过饭后，大家就在这山头附近的山梁山沟分散隐蔽，所长

和几个看护坐在山头上瞭哨。他摆了个模范通讯员的故事，见到看护们都很受感动，他高兴的唱起反扫荡歌来。

“……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保他在那里失望；敌人从那里进攻，哼！我保他在那里叫娘——”。他故意把“哼”唱得很重、很死板，同时把头朝后一仰，后脑勺的帽子也掉在地上。

他的自造歌调和洋相把看护们逗笑了。

“叭！”“嘎嘎嘎！”路罗川南山臭水沟打起枪来了。

他们赶紧收住笑声。所长叫两个人监视住川口小清泉那边，两个人监视住小西庄方向，他带着通讯员小马顺梁到前山嘴去了。

天黑下来，所长返回来没顾的用饭，就把看护们召集到崖前，他说：“情况严重喽！我们不能光靠别人送消息，必须成立个侦察联络组！想想看，咱们没啥子枪，就得给敌人兜圈子呵！要转圈子搞不清敌人就不行罗！关心这伙七瘸八拐的休养员不是光凭嘴要凭腿的。谁自告奋勇呵？”

“我算一个。”首先是熊国清的声音，接着就喊开了，有五六个涌上前围住所长，有的摸住所长的手；有的摸住所长的胳膊；摸迟了没抢着手的就扯住所长的军装，恐怕所长丢下他一样。结果，只留下班长熊国清，看护刘江海，司务长“红萝卜”（因他常吃红萝卜而得这浑名），三个二杆子货，配上小马成立起侦察组。老熊是老红军，那两个都在前方干过。

第二天早晨南边炮响得很厉害，所长分配刘江海上西岭，司务长去明水，老熊到川嘴上，他带着小马朝响炮的地方，四出侦察去了。

所长换了套看护的便衣，黑衫兰裤，头上包了块白毛巾，腰里掖着盒子炮。小马穿着顺则的露肘补绽夹袄，烟熏得灰不灰黄不黄的，背着步枪真象个民兵。他俩沿着山梁走了一段，就顺着斜坡小路栽下去。

他俩擦过小西庄，庄上死沉沉的。庄头一只黑狗朝他们狂叫。没事，就奔向大西庄去了。

大西庄北头立着几座秃整的青石房廊廊，门窗上没烧垮的石墙都燎黑了，巷道里满丢着五蝠牌的纸烟盒和烟屁股，堆着草圪节和马粪，连条鸡狗都不见，哑静的怕人。

他俩从巷口转进正街，突然看见个蓄洋头的便衣，挂着盒子，拉着一个被捆的小伙子。

“不准动！举起手来！”所长比着手枪喊。

那洋头家伙一愣怔，将手习惯的按在枪上了，他将影眼的头发一甩，看见所长很象自己人：“不要误会。”“邦！”话没说完他就躺倒了，左胸上流着猩红的鲜血。

小马跑过去就把便衣的盒子卸下来，又去翻口袋。

所长却去招呼被捆的老乡。老乡是个干柴架，头从油污的领口上伸出来，象一个吹干的老秋梨，大瞪着两眼直瞅所长：“闷所长吗？”

“哦！喂——丁拴子！”所长忙去解捆绳。

丁拴子似哭似笑的，泪珠扑簌簌的掉下来了。

晚上，大家都给丁拴子的死里逃生庆幸。丁拴子纵情的笑着摆出他的苦情来，原来他们轻病号第一队，昨天从五花沟窜到臭水沟，就被敌人冲散了。他是错打了算盘，自找了一条绝路——躲上柿树的密叶里被捉的。今天大西庄出发搜山后，狗腿子要解他到白岸，要不是所长，要不是这位神枪手，他非牺牲了不行。

炮声彻夜的响着，第二天也没有停，只是臭水沟的枪声稀了。所长钻进敌人搜山圈里圪照了一遭，返回来愉快的对大家说：

“同志们要注意哟，狗日的搜山耍鬼法哩，他故意‘啊——哦，看见喽！不要动喽！’的叫唤，其实他啥子也没见，净是胡诌骗！你们要沉住气哟。一慌一跑就糟喽！”他又转脸向着看护：

“咱们工作人员更得注意哟，不要自以为你有两条好腿就撒下休

养员喽！”情况再恶劣，都得和他们共患难，部长号召：“我们不能丢掉一个休养员！战争来考验我们喽！”

所长这两天的愉快完全传染到大家心里了，他们听了，好象大热天喝了井把凉水，心口凉塔塔的。

过了两天，臭水沟的搜山已经完啦！明水！小西庄！小青泉，都驻下敌人，敌人要向他们这里搜山了。

“朝岭上转移！”所长的决心正合大家的主意。

夜里，所长没有恢复白天爬山越岭的疲劳，整夜不合眼的去忙行动的准备，指指这个，催催那个。顺则家的云莲嫂帮伙夫炒玉菱，噼噼啪啪的。我们返回岩地寄理东西，山壁上藏，河滩里塞，有的把衣服分件填进石缝里。所长带着看护理藏公家东西，顺则帮助掩埋我们的公粮，所长也参加扛麻袋，除了留下食用的都“空舍”了。以后他带着高老汉亲自寄埋那箱德国的手术家具。

“老人家，这是医院的宝贝，不管啥子都不能丢，这家式你得多操心。”

“老命不值钱，我守岩看家，豁出老命办吧！”

鸡叫五更，所长召集工作人员分工，决定留下熊班长，郭凤英、王振生，招护重彩病。一解散，大家都忙累的困觉去了。所长女人凤英站着没动，她想：“他莫非不爱我了，留下我万一有个好歹……”她心酸了，实在不愿离开所长，并不是怕什么，而是难出口的“舍不得”。

“你不管俺了？”

“啥子？”工作忙得所长昏昏沉沉的。

“你不要俺了吗？”凤英推了推所长。

“说啥子哟！留你照护樊萍，是工作需要么！”所长正在呆想天明的事情，没有说别的。

东方刚发亮，所长胡乱地吃了两碗饭，背起盒子炮，腰里掖着两个油瓶弹，巴瞪着血丝红眼，带着小马，扒岭去了。小马跟在所长后面，背着一条老“盖板”，摇晃着身子，好象脚下没根底了。

太阳的红光已射到岭头上，山色由蓝变紫，由紫变红，由红而光亮了。岭壑牙上的粉墙山庙白的刺眼，小马用手背揉了揉眼沾了一手背眵目糊，他们在阴沟里盘路上转着，夜来的倦闷都被山风赶走了。

“小马，今天要小心！那庙里也许有了敌人。”所长指着雪亮的小庙回头说：“碰上了叫打就打，叫躲就溜。”

“快上！”所长转身掂起盒子就窜，小马把子弹上了膛，就小跑跟上去。小庙上一直没有动静，他们硬着头皮上去，原来小庙没有敌人。

他俩坐在庙口休息时，落了个满头大汗。

这时，大西庄的敌人打了两枪，见没甚动静，就大摇大摆的顺着山梁照着小庙直爬，进到半山坡时，小马发觉了。

“西庄的民兵上来了。”有五六个戴着草帽，三四个包着头巾，大背着枪。

“啥子哟！”所长听了叽哩咕噜的声音，瞅了瞅是敌人。

“打吧！”小马把枪举在眼上。

“别慌，咱们是来干啥子的，快走才对！不过——等他近了，干他两枪，引起休养员们注意也好！”

所长从小马手里夺过枪来，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瞄着。

“叭！叭！”干了两枪，干倒一个敌人，第二枪落了空，敌人都贴山卧倒了。他就趁空朝夫子岭走去。但岭上敌人卡住岭口了。“小马！你快到山背荆丛中躲去。”所长把枪交给小马，自己抄了个幕路，爬在齐崖头上。

崖头下正是大路，路外就是深沟。这路敌人是一个小队，前

而派了一个尖兵。所长放过尖兵，大队走在崖下，前面忽然一颗炸弹响了，敌人慌了，就向后窜，后面也响了一颗。接着所长的盒子也打起个连响来，几个敌人躺在血泊里了。

天黑的时候，小马已溜回来。彩病号们拖着麻酸的身子，也从山头上摸索下来，大家盼着听听所长的讲话。可是一等也不见再等也不来，大家蜂涌在岩前的河滩里，心焦的慌。大家问小马，小马说碰上鬼子就再没见所长了，谁知道他的下落呢？大家没有主意了。

“我也很熟悉白云头、前后营一带的地形，卫生部在那驻防时，我和所长都在那里工作，今天我做向导把大家引过去。”这是司务长的声音。

“岭高川那个村有敌人，碰到敌人怀里怎么办呢？”

哑闷起来，夜风在山林里叫，好象夹杂着狼嚎。

忽然一支歌声传过来：“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所长回来了！”彩、病号们头都朝西，眼都瞪大了，有几个黑影子迎上去。所长来到岩前，大家亲热的围起他来问长道短。

他告诉大家，他干了敌人以后，插向白云头、前后营的山峦摸游了一转，看好了活动的丛林、山窝，吃水煮饭的地头，游他个十来八天都能保险，可是大家都得跟上！看护员花插在队伍中，帮助病人，保证联络。司务长在前开路。小马在后面，谁都不敢乱弹琴。

月光下，彩、病号们休养了半夜精力，到后半夜，大家象个大黑蛇，爬过岭上去了。

老熊和凤英

拄双拐的老赵，单拐的老李，产妇樊萍，三个不便行走的体

养员，三个看护员，由老熊负责，留在窟窿岩隐蔽。

熊国清经过几天侦察中的风吹日晒，脸色黑油油的，穿着一身黑灰便衣，蹲蹲实实的横粗个子，真象个小黑熊。他在过前方，是个憨大胆。

这时，有些人心神不定，樊萍埋着头埋怨起来：“哼！不要我们了。”

“有办法。我们先开个会（会），你们有什么挂牵？大伙想法解决。”老熊答了腔。

“咱们不躲开这儿，还不是等死！”

“想想看，到哪里都会碰上鬼门关；哪里保险，跑反人越少越好，你们只要藏严，‘坐’比‘跑’要强。咱们人少灵便，还守着高老汉，没问题。”老熊提起高顺则的破旧脏布衫，叫樊萍和老赵换上，说换了衣裳，斗争方便。樊萍恶心它脏，她嘟着嘴唇穿着。

“该死吊朝上。”老赵碰碰拐，抬了抬腿骨椿，表示换也没用，不换。

老熊把大家的任务分订分，他主要趴高放哨，使声色指挥大家；还要找寻隐蔽地。另外两个做饭、换药、当病人的腿。彩、鹏母们也要求动弹，为了生活，他们不应当坐食虫。老熊说：“那个那个，不行！那还算什么话？”大家推定决死的心来求生，同心协力，俨然象一个家庭。

敌人把朝西的缺口——夫子岭、明水岭都堵死了。现在，他们好比落网的鱼，敌人把他们罩起来，慢慢来捉，天一亮就钻进来，选定一沟一洼，搜上搜下，又喊又打枪，企图一网打尽。

他们躲在岩顶背后的密林里，密林里还夹杂着山杏树，他们吃着青杏。

“叭！”小青泉的敌人奔上窟窿岩来了。

老熊马上爬到岩顶上瞭望着敌人，他随手折了一枝杏树枝当记号，竖在岩顶上，指挥着大家。

敌人顺梁来岩背沟搜山了。彩、病号瞅着老熊杏树枝向西倒的方向，慌张的朝西奔出丛林。老赵不叫人撵，自己蹦在前面，凤英扶着樊萍走在后头。他们转过一座立岩，向北折进一道低洼，钻进了熟悉的山洞里。洞口外就是荆棚，看护小王隐在荆棚下。

第二天，他们又回到山林中吃杏去，敌人是在岩西沟发疯，老熊仍然伏在岩顶上竖着杏树枝子，岩西沟冒起烟浪，扑鼻的米焦气阵阵吹来，老熊想：“昨天烧了岩屋和米圈，今天西沟的米也完了，吃嘛？”

“嘣嘣！”顺则的枪从西沟西头四王墙上响起来，一个老日打着所长的白木箱跑过来了。

老熊马上跑下崖头，倒在高老汉隐伏的石缝前。他爬在一块最突出的岩边上，看下崖去真是眼晕，窟窿岩前石滩中的羊肠小路，弯的很细很细。

扛手术箱的老日跑过崖前了，高老汉在石缝口按住老熊的两条腿肚子，悄悄地说：“照准！”

老熊把右手一扬，手榴弹落下崖去，响了。老日的腿负伤了，躺在白木箱旁边直叫唤。

敌人退到山那边了，老熊从岩缝里钻出来，把衣服都挂烂了，他拦着山腰，顺峭壁伸出的山道转着，跳着，好象只山羊。山那边枪声正紧，他打算迫近敌人找寻明天的转移地。几天来他根据敌人的搜山规律，使彩、病号们向搜过的山岭转移，正象悄悄的老跟在敌人屁股后面一样。他转到山楞角，探头向沟底一看：沟底的一个老日正掂着枪吆喝着追赶一个小孩。小孩向着老熊顺洼逃上来，在半坡摔了一跤，被抓住了。敌人把他拉起来，好象猎人提着一只垂死的兔子。

“小八路的好，工厂的哪里？”

小孩穿着件过膝的大军衣，大概是明水银行的学徒，也许是大法沟的纺织工人。他白瞪了一眼没吭声。“嘶啦嘶啦的！”老日拳打脚踢，他也不说话。

“哎！坏的大大的！”老日拉住小孩的手，把皮鞋一踢，踩住小孩的柴细手腕，用刺刀照定手掌穿刺，只听“娘呀”一声，敌人从腰中取出条细米丝（细铁丝）把小手穿起来了。

老熊咬着牙，眼泪滴在手背上，他把手榴弹盖揭开了，直想丢出去，刚将手举起，忽然想到所长的嘱咐：“这几颗手榴弹不敢乱丢！要在万不得已时为彩号用的。”结果，没有扔出去。

“狗日的！老子非……”他把头一仰眼一翻，先出了口长气。

夜里，彩病号们转到北山上，后半夜，老熊找顺则去了。他向顺则耳语了他的计划，他俩抱着地雷出去了。

第二天，敌人正在下首沟底瞎咋唬的时候，老熊却拿着水壶到沟底涧水洼里灌泉水。他站在坑边，敌人一露头，他故意把水壶一扬，只听“苦力苦力的有”他就跑进南岔沟了。五六个敌人打了两枪又撵过来，敌人赶到南沟口，他已快上岭了。敌人又干了他两枪，他倒下了，爬起来又倒下了，慢慢的朝一块大石后爬去。

“抓活的！”敌人顺沟就上。

“嘎！”第三个敌人的一条腿飞上天去，一块破衣服挂在沟边的核桃树上。敌人躺在石滩上好久好久才慢慢的爬起来。又怔了一会，才弯下腰去招呼那昏迷不醒的家伙，他们走一步看三遍，好象一只畏缩不前的笨猪在蠕动。

老熊早已蹲在大石头后面咧开嘴笑了，他悄悄伸起腰来探头探脑的瞧着。

“叭！”不料背后山头上又给了老熊一枪，子弹飞过老熊的耳根，落在被炸的敌人中间了。

沟里的敌人，以为是民兵的冷枪，象受惊的兔子，伸展腰来张望，对着山头哇啦了几句，上边的敌人也哇啦了一气。意思大

概是说：“自己人。”沟里的敌人才按住跳动的心。他们再没心去追赶老熊了，拖着软软的腿，收拾起那个吃了“铁旦”的家伙，绑在马身上驮走了。

他和顺则的计划，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天黑了，黑洞洞的山岭半腰，明明暗暗的放着火光，远处的狗叫得很响。这是受难的人们出来做饭的时候了。

彩、病号们今天离涧水坑不远，在水渠下面的山崖下休息，勤快的凤英，早把饭做便当了，大家围坐在锅子四周吃起来，她端着饭边吃边在看火，消毒器械。

“噯！这顿饭最香。”今天老熊吃的特别多，学着辽县土话，夸奖起凤英来。

“是你兴头最大，胃口开啦！”凤英说。

“还是饭有味道。”

“凤英的手巧哩！”大家都夸奖起来。

凤英不好意思，低下头有意无意的打开红十字挂包，整理换药的东西。

凤英是个辽县“山药旦。”她当看护已经三年了，是为娘报仇参加八路军的。一九三八年九路围攻晋东南那年，因为她娘掩藏起她来拒绝交出花姑娘被戳死的。那年她才十六岁。

橙黄色的火光，正射在凤英低垂的脸蛋上，她用白手绢拦肩头束起头发，因为脑门和鬓边热出汗星来。

老熊在黑暗里帮忙洗饭碗。

分别的晚上，所长吩咐他们留下的工作人员时，念书出身的樊萍曾提出：“我不封建，派个男同志来跟我吧！”意思是嫌凤英不行。老熊也不满意凤英：“干不了工作，反是个累赘。”

凤英努起嘴，把身子一歪扭，给大家个脊背。“倒运！狼

吃的小看俺，走着看。”

凤英偏是个泼丫头，她鼓着劲，拼命干，头一天做饭，先抢重活儿干，夜黑摸到涧水洼挑了一担水来，添满锅，就扛了一大捆白草把锅烧开了，小王好象是当伙夫班长，只下了下米。往后，老是那个大劲头，黑夜里上山下坡，跌跌绊绊全不在乎。有一回，黑夜挑着一担水，顺地坎边小路走，一脚蹬空掉在河滩里，把腿碰破了，大姆指歪肿了，大家等久了以为出了岔子，樊萍特别关心的催人去接她，她回来后，还是抢着工作干，开饭的时候还摆出一盒香椿菜来。大家吃着饭：“你不是很怕狼吗？狼吃的，那里寻来这好菜。”老熊学着她。

“‘斗争！有我在，就有你们’的菜吃。”她学着老熊的口头话，还拍了下胸脯。

大家哗的笑了，老熊笑的顶厉害。

凤英以为笑她，抬起头来看老熊：“看喜死哩！你对俺今天的工作有甚意见？”

这时月亮已经隐在山后了，山崖的阴影被山石的反光映淡了，老熊见几个黑影都面向着他，便说：“大家说嘛！”

“酸浆咸稀饭，真比猪肉还美气！”

“这是你犯的群众纪律？”老熊追问酸菜的来路。

凤英站起来，走到大家中间，两手同时拍打着饭盒和水壶：“狼吃货才偷老百姓哩！这是俺找云莲嫂换的。一盒酸菜，一壶酸浆，俺给了她半米袋米。

“听俺言，凤英是个好采办，她在山上给咱捡：香椿菜，韭花咸、老鸦蒜、地菇齁、酸菜浆水、咸稀饭，喝到肚里真舒坦。消毒员，司药员，换药员、救护员，炊事员，司务员，都是一个女婊连！”老赵编出表扬快板来了。

“嘿嘿！呸！瞎歌塔个甚？”凤英扭头跑去看消毒锅去了。

“凤英！唉唷！又——”樊萍又叫起肚子疼来，凤英忙翻挂包，

十滴水已用完，再没什么止痛药了。便打湿了自己的毛巾，包块垫锅的黑热石头，叫樊萍窝在肚上当暖水袋。

换黑药就转移了。老熊掂着手掷弹领头；彩病号们带着袂被、线毡随后；当中凤英挽着樊萍，她身上十字挂着好多东西：挂包菜盒、水壶、轻铁锅、还有樊萍的棉大衣；末尾是小王守后营。

月亮当头照，他们踏着月色走着。

“前面有动静，你们停停。”老熊忽然站住。说过，他就前面去了：“小王领着大家向回转，有——”话没说完，敌人的枪叫了。

他们转身就返，樊萍正在月子里，肚子痛，实在腿软跑不动，凤英没言语，就背起她来跑。可是一条腿的老赵掉了队，别人去搀他，他那两支木拐东插西按，简直没法近前。

“小王！快背老赵！”凤英在前面喊。

小王看见凤英背着樊萍，他很受感动，返回头，背起老赵赶上去了。

老 赵 之 死

老日和狗腿们不论白天黑夜，没时没晌的搜山了。黑夜是照定火光搜扑，白天是四面齐出动，一路分成几路，各路又分成小组，三五一伙，布满山头岭沟，彩病号再不能集体转移了。彩病号们找了几个山洞和石缝分散隐蔽起来。

情况十分严重了，可老赵却仍和平常一样。

老赵是民性强悍的河南“侂子”，他在名扬太行的五旅九团当过排长。从子弹堆里长大的，打仗很冒失，黑大个，一脸络腮胡，人称“毛张飞”。他心底老是亮堂堂的，谁泄气的时候，他给谁打气；谁心火死灭的时候，他就给谁加油。

樊萍小产后，她身子不大“利落”，就赶上了反扫荡。她是

个坐机关摇笔杆的女同志，心眼很窄。她想：“情况这样严重，万一被俘，敌人要胡缠，将来怎样见人呢？不如——”成天长吁短叹着。

老赵走进合石缝，见樊萍埋着头。问道：“樊萍，咋的难受呀？”

“她怕活捉，想寻短见哩！”凤英接上嘴。

“没来由白寻死，那才是傻瓜呢。谁能保险准被活捉！我敢保险不被活捉，要死非换他一个不可。”

“万一……？”樊萍说。

“到了和老日拼命时再死也不迟。”老赵有点急火，他在面前劈了十下空拐。

“如果死不成呢？”

“我保险！你想死我保你死！你想活我保你活！”老赵性急，说一句保险，打一下空拐。但嘴不灵巧，把保证捉不走活的说成保你死了。

“狼吃的！乱圪瘩。”凤英插了嘴，她怕这话助长樊萍的短见。

“咋的？”老赵看她们不信他，“咱来当保驾官，给你们保镖！壮胆！”他还是舞他的木拐。

“吃吃！”樊萍看老赵那股“楞冲”劲不觉笑了。

老赵冷静了一会：“你们没听所长说，咱们的队伍都截到敌区了。他们打进潞安府飞机场，烧坏六架飞机，在家看不到自己大队伍，不用悲观，受罪的日子快完了，不怕他个鬼孙！”

枪声在远处响着。

老赵留他们在大石缝里，给她们闲扯，混住他们恐怖的心，免得钻了牛角。枪声一近，他便去站岗。有时扯起所长来，他便开凤英的玩笑：“哎呀呀！数俺小锤子好。”仿唱着辽县小调。

一天，东方刚发白，敌人就出来搜山了，枪响，狗咬，人吼，

马叫。这次敌人出动最多，有的在荆丛山林内找，有的在高苗蒿草里乱蹿。搜过一伙，又来一伙。

老赵爬在缝沿口，握紧手枪，从插在缝口的枝叶孔中向外瞧着，从他面前晃过好多牛蹄鞋。他瞧得眼红，冒失劲直想发。

一个老乡背着干粮口袋，对着老赵跑来。“叭”的一枪，老乡躺在十来丈远的山坳梁上了。敌人赶来尸首跟前摸了摸，一个象军官模样的咕噜了几句，踢了尸首两脚，从老赵面前摆过去了。老赵扒在地上，凤英和樊萍在老赵脚后躺着，时时提醒老赵不要扣火。

“嘀，嘀，哒，哒哒！”敌人号音碎嘴式的响着。一阵混乱，渐渐静下来，哑静倒使人感觉可怕。好久好久，老赵们心情放宽后，对面山梁上拐着个拄拐的彩号：“老张！老李！敌人早走了，转动一下吧！”有人在答：“小声点吗？扯旦！”

老赵听不出是谁来：“人家都出去了，我也出去照照。”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拐的向尸首走去了。他打开那个口袋，满是日本饼干和柿圪塔，嘻的他坐上就吃。

“叭！”那个梁上拄拐的彩号，举起拐子打过来。

“好不奇怪！他妈的，是敌人假装的，向回跑就要连累她们，就近……”老赵盘算就近找个隐蔽地。

“不许动！”两个敌人从山洼爬上来离他不过十来步，枪口对了老赵。

“糟了！”他想，“没带枪来，咋的办？”

敌人端着枪走上来，山梁上那家伙也掂着枪跑下来，狗日的枪上都缠着白绷带，远远看来，真象个白木拐。

“上了狗日的当了。”

“哈！嘴还不干净。”“妈的！”两个敌人的中国话很熟练，弄不清是老日还是狗腿子。一个扬手要打。

“慢的！慢的！”另一个制止着，又向老赵：“你的八路军

的那里的有？机器的那里的藏？说了的大大的米西米西的。”

老赵瞪了他们一眼，没作声又低下头去。

“说了的，金票大大的有的。”把抢过来的一捆崭新没打章的冀南票，放在老赵面前。

老赵把头一扭，吐了口唾沫。

“聋了吗？”那个家伙对住他耳根喊，老赵瞪了他一眼，鼻子来了个半出气。“你驴叫唤个啥！鬼孙。”老赵挨了个耳光，就手还回去一拐，接着又抡起双拐，把敌人逼退了两步。

“先把他捆起来！”那个伪装彩号的家伙，举枪逼住老赵。另一个提着绳子上来，他刚攥住老赵的手，老赵就咬了他两个大牙印。那人便扑身搂住老赵，他的耳朵正碰在老赵脸上，老赵一口咬住，头还摇了几摇，那人“唉呀”一声，手也松了，老赵马上顺势搂住他，一来老赵力气大，二来那家伙松了劲，抱的那人“嘿——伊”出了口长气，老赵好象把那人肚里的气都挤出来，马上又蹭住那人的肩膀。

这时端枪的也不便开火，因为两人扭成一团，那人怔了一会，跑来一枪托把老赵打昏了，老赵一躺，那家伙也滚到一边去了。

敌人只雇关心他们的伤号，这伤号左耳朵只连着下边一点，往下耷拉着，血顺着肩膀往下淌。敌人忙打开急救包，在耳根上按上防腐纱布，用绷带把它缠起来，再把上身连肩缠起来。绷带不够用，连枪上的脏绷带都解下来了。

老赵甦醒过来，便抓住他的双拐重新坐起来。瞪着眼，“奶奶的！”

那个假装拐子的敌人，端着枪朝后退了两步，照定老赵“呀——”便扑刺过来。

老赵右手一拐，便把敌人的刺刀拨过去，敌人一枪刺在树圪塔上，马上拔不下来，老赵乘机照他腿上狠狠的干了两拐，敌人

“唉呀！”一声便摔倒了。

这样一来，那个扶伤号的敌人也怯了胆，怔在那里不敢动。老赵吆喝着：“奶奶的！咋个，咋个，处了（‘怕’的意思）？”

“伊奴，伊奴——”一只狼狗窜过来了。敌人指着老赵：“咻——”狗扑过来，把老赵按倒了！……

顺 则 爷 儿 们

窟窿岩的破烂石屋，门窗烧掉了，房顶烧穿了。房里放着家三伙四，桌凳椅物，有的烧成灰，有的烧残了：盆盆罐罐，有的烧裂，有的烧掉油泥干净了；半圈小米，烧成黑焦团团了，圈顶上露着天，柴米的黑烟，把光滑的红石崖，熏黑一大片。

岩石高、岩头坪、岩根底一阵骚乱后，敌人又下到岩河滩了。

“啊——嘿哈！嘿哈！”小叫驴浪叫，窟窿岩主高老汉坐在崖头石缝中，听着敌人踢踢踏踏的走在崖根前了，因为瞧不见，心里很纳闷。

一个敌人从崖根石廓圈里，牵出一个驮着干草的黑驴，随后跟着个小夫掂着个干草，上南山坡去了。

岩对面南坡上陡崖峭壁根底，有几个敌人从石洞里往外拉小米，一袋一袋的堆起来，把驮出的干草放上就点着了。黑烟冒起来，一会飞过山顶。敌人站在一旁哈哈的笑着。

高老汉，嗅到焦米的臭气，看到自己的黑叫驴给敌人拉走了，实在心酸。他想：“前个老日把所长的洋刀箱挖走了，烧了医院一洞米。今儿又——顺则狗儿没去埋地雷，唉！狗儿把毛驴也给丢啦！”

日头下山，天眯糊眼的时辰，老汉回顺则那里去吃饭了。

“小黑驴叫唤你听不见！为啥不早打枪？睡觉来。地雷为啥不响？东西丢光了，那有脸见所长！公家东西就不痛惜？嗯？！”老汉窝了一肚子火。

“‘粮食是命根。粮草不行，兵马难胜。’俺队长常数念。俺不明白！谁愿意丢掉！？”

突然，老熊找来了。劈面就是“老人家！咋办？口粮断了，那边真不能再住了。自从老赵遭了难，敌人天天去那地头搜山，今天差点把凤英她俩弄走。”

老熊一有作难，就来找老高爷儿们，他爷儿都是“有求必应”的帮办。

“口粮好办，先尽我东沟的玉菱吃！”老汉说罢，就跑到山上把自己的玉菱扛回家。

正半夜时，彩、病号们就转移过来了。

顺则爷俩，挂念那堆烧了的小米，夜里没有睡觉，拿着席子、布袋，下山去收拾烧剩的米。把好米重新弄到老坑里，盖上席子，上面满堆上焦米和石头伪装起来。

天大亮，他俩扛着两“鼓椿”（少半口袋）米，回北山了。这时，敌人已悄悄的上来，见他俩走到河滩就喊着追来。

顺则放腿就跑，没跑几步突然停住，转身看他老爹。“顺！你快跑，别管我。”顺则背着米上了北山。

高老汉没有跑脱，心里生了个点，学着狗腿子奉承主人的那套，处处打发敌人如意。

“我的粮食都叫八路抢吃光，他们才又来拾坎。”老汉喃喃着。“八路抵不住太君，我俺老百姓出气！”

敌人让他引路搜山。他先顺他儿子上山的路领敌人，边走边说：“后生们能叫八路哄住，我老汉永不上他的套。”他装着老顽固，打消敌人的戒心。后来他领着两个敌人，净走些难走的小路，岔到岩头坪东一个笔直的山壁下，壁路有两丈来高，有几

步是石匠凿的脚步窑，必须用手攀才能上去。

“上面有两个八路守着架大机器的！”高老汉学着“皇军”的话。

“快快的上！”

高老汉山里生山里长，这个打柴小路不知踢破他多少双鞋了。他没用多少劲儿就爬上去了，随着一个敌人也爬上去，敌人双手东摸西抓的，象个笨猪，几乎滑下来。另一个就下手帮忙。他俩正在提心吊胆埋头攀爬，高老汉搬起一块石头，劈头打下来，正打在头一个敌人的脑门上，上边敌人失手掉落，把下边的也撞在崖下了。

高老汉接连打了两石头，一个被打昏了，另一个还清醒的大声呼救起来，高老汉就转向岩头坪溜了。

敌人在岩头坪搜索起来。有两个敌人“哇啦”着走向樊萍的洞口。

樊萍沿着岩沿转着，她跑在一个很窄的石沿上跳下崖了。崖头有三丈高，向外倾斜着。

高老汉正在崖根凹洼里躲着，忽见一个女同志从崖头摔落在他面前，一细看是樊萍，崖岩上敌人还在咕噜着，他便急忙伸手把昏迷的樊萍拉进来。

顺则听到下面一闹腾，便从岩头坪尖上打了几枪。

敌人赶忙下了岩，走出几步，把手搭在眉头上圪照，顺则站在坪顶群峰的一个尖尖上。敌人朝上打了几枪，白费了几颗子弹。

敌人越想越觉没法弄，一会儿就下山去了。

高老汉唤醒樊萍，她已经跌的两腿乌青，不能行动了，他把她背回顺则媳妇云莲那里，叫云莲伺候。那是个窟窿岩最严密的地头，敌人向来没有到过，再搜一个月也找不到的地头。

已有两天没见敌人活动了，顺则扒在坪头上向四周看了一下，到处都平静了。他找到老熊说：“想必是敌人退了，咱们出去探探吧。”

他俩掂了一支步枪和老赵丢的手枪，挎了手榴弹，顺着岩沟的山梁搜索下去，爬在小青泉西北山头上。

窟窿岩的泉水，弯弯曲曲的流到小青泉村东，涨成个油绿的池塘。那里鬼子都光着屁股在耍水，洗澡，村边林下有一排黄帆布帐篷；树上拴着大洋马，帐篷四面滩着一片一片的灰军毯，那是狗腿们的睡铺，里边夹着些小夫们，他们坐在抢来的棉被上，身边都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拉来的毛驴很多，有的驴背上驮着母鸡和公鸡。最使人恼火的是帐篷的背后，栽着一圈木椿，里面圈着几个民兵、八路军，他们东歪西斜，和三头肥牛两口肥猪在一起挤着。

在前面不远，村边的山坳楞上站着个哨兵，向岩面监视着。

“趁老日洗澡，扰乱一下吧？”老熊提议。

“白扰乱干啥！照近的干一个好了。”顺则瞄准哨兵打了一枪，那家伙便倒了。

村边一下子混乱了，光着屁股的鬼子，抱着裤子跑回帐篷。有的只穿了个裤叉，有的只穿了双鞋，便提起枪来张望，他们先命令狗腿子们跑过来。

顺则和老熊早往村西高山上溜了。

在路上料不到碰见小青泉的民兵队长，队长手里掂着三个铁“鸡蛋”。

“小顺！你怎么跑出川来了？”

“老日是不是要退？我看有退的劲头，咱们还不干他哩？”

“俺们今天夜晚准备去干这买卖！”队长举起铁“鸡蛋”，掂了掂。

“那——我今天就不返回去了，老熊你——？”

“我更不想往回返。”

“我看还是回去送个信，省的家里人操心，明天你再来吧！”

老熊一想，不回去，家里就没有一支枪和一个硬梆的人了，万一狗日的再去搜山，可不能再让休养员受难了。于是他便自己回去了。

后半夜，民兵队长带了顺则等五个民兵，绕过村子，到了小青泉去白岸的大路上，两头放好哨，四个人很快就把三个雷埋好，随后他们分成两个游击组，分头爬到两边山上。

第二天大清早，老熊和高老汉来到小青泉，他们想生法弄回失掉的东西。

敌人都正在忙着煮饭，东支个锅，西垛个灶，大小锅数不清有多少。烧的都是村上的窗棂和门扇，蓝烟漫散在整个沟滩，叽叽喳喳，呼三喊四，好象庙会一般。

“咚、咚、咚”三声起营小炮在东面五里地白岸镇响了，这是敌人紧急集合的信号。

小青泉河滩更热闹了，号声乱响了一阵，敌人整装集拢，很快朝白岸开了。

“呼呼呼！”老熊欢送了一个排枪，敌人的尾巴就有些混乱。随把太阳旗摇了几下，打了个旗语，就小跑起来。

敌人在左边麦地里蹒着，大小路都没敢走。

顺则在北面山堡堡连干了三排子枪，回音在南山上响，敌人听不清有多少人。

敌人快走到埋地雷的地段，都跳到大路上来，想赶快跑过顺子他们的射程。敌人一边打枪一边跑。突然“轰！轰！”地雷吼叫了，敌人的血肉随着爆炸声四处飞溅。两面山上的民兵一齐开了火。民夫和我方被俘的同志们乘机撒腿就跑，山沟里鸡飞猪叫，牲口乱窜，登时乱作一团。敌人也无心收拾这些，一边往

两边山上乱打枪，一边又跳到路边的野地里往前跑，把抢来的东西丢下一世界，急忙向白岸方向逃窜了。民兵队长和顺则他们先安慰了趁混乱逃出虎口的同志们，就分头去打扫战场。

大家都集拢起东西，准备给牲口驮上。顺则还是在麦地里转着翻着。

高老汉和老熊也相跟着出来。高老汉跑到一匹黑叫驴跟前，打量了一番，摸着驴鬃笑了。他一看到顺则，就喊：“顺儿！找到箱箱没有？”

“你歇歇我们来找！”老熊也高喊顺则。

三个人你东我西，在路附近麦地里信步转游着，突然顺则大笑起来，他双手搬起红十字白漆木箱。

人回来了，东西也回来了，欢喜也回来了，大家赶着牲口，背着新拾的“盖板”，回山沟传报好消息去了。

选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之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苏科之死

吴 象

面前是一封成文写来的信，一封使我的心沉痛的信。那一行一行横斜的字，针尖一样的刺进我的眼帘：

“……人都冲散了，我躲在斜坡的草丛里，苏科就在前面凹坎底下，离我至多不过五十米远。

六七个敌人向山上走来，大约是搜索的，我感到心脏剧烈的跳动，竭力设法把自己隐蔽起来，本能地捏紧了我的手榴弹。

突然，土坎边闪了一下火星，“拍”一个敌人跌倒了，敌人骚动了——卧倒，向土坎密集的射击着。我只好叫苦，他一共只有七颗子弹呀！

苏科没有回击，敌人迟疑了，探着头观察，前进！但是，“拍！”又是一响冷枪，所有的敌人又都重新卧倒了，密集的射击再一次开始，而且更加猛烈，土坎的尘土冒着黄烟，苏科不能不回击了，我焦急地竖起耳朵数着，糟糕，七颗子弹打完了。

敌人又站起来，继续前进！可怕的寂静中，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那沉重的皮靴碰石头的音响！

忽然，我又隐约地听见土坎下边有铁片的响声，但我怀疑是否自己的错觉；因为我心跳的实在太剧烈了，我的呼吸也

窒息了。过度的畏惧、焦躁、愤怒，使我紧张到饱和点，全身颤得几乎支持不住。

两个敌人进到凹坎面前，突然，苏科站起来了，三个人扭住了，突然，“轰……轰！”震耳的爆炸声，强烈的火药气味，扬起浓雾般的尘土……我晕过去了。”

苏科的结局，被写得如此生动，使我似乎亲眼看见了这壮烈的一幕，但这自然也因为我是太熟悉苏科的缘故。我的心很乱，悲悼着苏科，脑子里就涌现出关于苏科的种种回忆来，我很想立刻看完成文信下面说的什么，但我终于暂时放下了。

去年春天，我去抗大六分校学习，听说成文在×队，我便去看他。

“这是苏科同志——我们的班长！”成文指着一个矮小的中年人向我介绍。

这中年人穿着很整齐的斜纹布军装，他谦和地笑着，客气地让我坐到炕上。

“关于这个房子的方面，实在乱弹琴，连条凳子也没有！”他很抱歉似的向我解释，那满口的四川腔以及那特殊的说话方法使我马上想到：“一定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我仔细一看，发现他左耳下有个触目的黑伤疤。

在送我回去的路上，成文用一种轻藐的神情评论着他们的班长：“说资格人家真老，当指导员就当了五年。不过实在不敢恭维，太简单了！而且，那保守意识才厉害呢！告诉你——典型的农民！”

……三天之后，我也编到了×队，而且和成文在一个班。于是也渐渐熟悉了苏科同志。

他的包袱很大，衣服很多，去年发的单军衣，都还是全新的，一套也没有穿过。五双新布鞋，四双新线袜，大概是找老乡女人上的底吧，脚跟上还有极其丑陋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所有这

些，他每天很珍贵的打开整理一番，又原封不动地包起来。有一回，成文故意把他的袜子抽出来，让大家看见那花花绿绿的袜底，大声笑着喊：“看多漂亮呵！”

“搞么一事末！”他立刻急躁地拖长着那难听的嗓音，把袜子抢回来，整理一番，再包起来。

他很有钱，据说还有十多元硬币（不过谁也没有见过）。成文又来故意逗他：“你留这硬币有什么用呢？”

“同志们，关于这个方面，自有它伟大的作用咄！”他回答着，显出一种和善意味的深长的微笑。

检查内务的时候，我们这班常是第一，这不能不归功于苏科同志，他抓的紧，自己也干的积极，他待人很谦和，特别喜欢找人问字。不过，他的说话都使大家觉得讨厌，太噜嗦，太不清楚，而且还加上许多莫名其妙的“关于这个方面的时候”。比如讨论“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吧，那他的发言一定是“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呢？关于这个方面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呢，关于我的意见方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因为这一点，成文找我谈了几次：“可笑极啦，连话也说不清！”

“但是老同志也有我们及不到的优点咧！”我劝告着。

“优点当然有罗，谁能没有一点优点呢？不过这太可笑了，简直……”成文做了个执拗的手势，随着又举出许多可笑的例子来。

苏科因为程度低，上课不能记笔记，便在学习时抄别人的，他很费劲的很耐心的抄着，连别人的错字错句都毫无遗漏的抄上去了。他的笔记本极多；硬壳的、报纸的、粉莲纸的、大的、中等的、袖珍的，应有尽有，虽然如此，他还要经常买纸，订本子。

有一次他又订本子了，这是个粉莲纸的大本子。照例，订好

了是要切的，于是，他又很认真的拿刀拿尺的切起来了。但是没有切好，斜了。再切，切好了上面，下面又斜了。再切，上面切好了，下面也切了，拿起来放到眼角上一瞄，切齐了，很满意；但是，翻过来一看，糟了，变成正方形了，太难看。再切吧，再切又斜了，再切，再切……汗珠已经从额角上冒出来，一个很大的本子，就这样切得所余无几了。

我们全连去和顺背粮，因为好多天才能回来，大家都带了被子去，苏科把棉被留在家里，却把那漂亮的日本毯子和包袱带了去——一个很大的背包。成文悄悄指着对我说：“你看这家伙有什么出息！”

路上休息的时候，成文含有讥笑意味地对苏科说：“班长，你的模范作用吃苦精神真好呵！背粮还带包袱来！”

苏科的脸红起来，这回他有点窘了，勉强回答说：“关于这个方面的话，你不了解，带来方便些！”

“当然罗，带来可以锻炼身体，也省得睡不着觉！”成文尖刻地不留余地的讽刺着，周围的人附和着响起了快意的刺耳的哄笑。

这太难堪了！苏科不能忍受，他脸涨红的象猪肝一样，触目的黑伤疤在耳下颤动起来，他终于恼怒地咆哮了：“要你管什么妈卖×！”

“开不起玩笑拉倒，何必用这样的态度呢？”成文冷冷的把头转过去了。

“态度，你刺激人，我就是耍动态。这个态度还小呢？你试试看，孙子才不敢给你大态度。你这样刺激人，娘老子也不能答应！”

我对于这一场冲突有点害怕起来，但是经大家一劝，苏科的怒气就平息下来了。

背粮回来了，我和成文都只背了二十多斤，但已经压的受不

了——每天掉队。苏科呢？虽然背着他的大背包，但竟驮了粗粮一口袋，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多。而且，一到宿营地，挖野菜，拾柴火，比谁都干得起劲。

一天黄昏，我和成文又掉队了，无可奈何的坐在河滩里休息。脚痛得抬不起来，肚子饿的乱叫，苍茫的暮霭已渐渐浓了，宿营地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正忧郁地沉默着，突然，对面跑来一个矮小的中年人——那就是苏科。他一看见我们，就快活地天真地叫起来：“我以为你们还远呢？真是——累坏了吧！”他亲热地跑过来，扛上我们两个人的粮食，我们拉也拉不下来。

“客什么气么！我头里走，再转一个湾，向里一拐就到——××村。”他爽朗的说着，把两个口袋擦起来，就健步如飞的走了。

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笑着说：“慢慢走好了，关于今天饭的方面，太卫生了——还有一大锅黄豆稀饭！”

身上没有了粮食轻松多了，我们站起来移动自己的沉重的步子，前面，苏科愈来愈小的背影，渐渐的模糊了，消失了，我十分感动。

成文的样子比我更狼狈，满脸纵横的被风吹干了的汗污，不礼貌的长头发从帽沿下伸了出来。鞋破了，脚上打起泡，一跛一跛的拐着，他低着头，好象在沉思什么；忽然，他紧紧的握住了我的手，极其真挚的说：“同志，吃苦耐劳，我们真不如老干部！”

然而回来没有几天，成文对苏科的种种，又不满起来了，“这样保守，简直无法忍耐！”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不久我调来工作了，成文还常在信里提起苏科：“……还是那样，每天包两次以上的包袱，我实在不能再和他生活在一起……”

但现在成文的信，却以高度尊敬的感情，告诉我苏科壮烈牺牲的经过，而且——我脱离了回忆，继续把信读下去，我要知道

成文对这件事的感想：

“……我清醒过来已经是夜里了，觉得饿的无法忍受。我抬起头来，朦胧的寒月笼罩着宽阔的河床，对岸模糊的树丛显得更其遥远了。这是我所熟悉的榆社通双峰的大河，于是我想起了白天的一切事情，想起了苏科的死。

迟疑了很久，我才畏缩地站起来，决心下去看一看苏科的尸首。夜，这样沉寂的夜呵！河水底单调的幽怨的呜咽，占领了整个空间，夜风从侧背袭来，我连打了几个寒噤。

我战战兢兢的走到凹坎面前，一股冲鼻的浓味几乎使我再晕倒下去。我看见苏科的尸首，全身不禁痉挛起来，这是幅何等悲壮动人的图画呵！他的尸首是斜躺着的，下身烧焦了一大块，左臂炸烂一半，鲜红的血已经凝结——凝结成一团一团的固体。有两团最大的，就象两只巨大的眼睛，钉住我不放。惨白的月光，照着他惨白的脸，他的眼睛，他的牙齿，他的触目的黑伤疤，都象还活着，都象在跳动，都象在对我说：“看我死得多壮烈呵！”他的枪柄静静的睡在他的身旁，散在地下的枪机零件的铁片，在寒月下一闪一闪的发亮……

……回来我病了一场，每晚做恶梦，我痛苦极了，后悔极了，我为什么能够藐视苏科同志呢？我为什么不能谦逊的和老干部共同生活呢？——这是我的耻辱！我再也没有向苏科忏悔的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同志，十分亲爱的同志，你应该帮助我，帮助我洗涤自己的耻辱，帮助我学习成为一个谦逊坚实的青年布尔塞维克！

我已经编到武装宣传工作队，明天就要出发到敌占区去。我深深的信任自己的决心和力量，我一定要英勇顽强的同敌人斗争，积极真诚的为革命工作，老友，亲爱的同志，请为我祝福吧！”

我收起信，透过这几页信纸，我似乎已经面对着成文，亲耳听到他亲热的激动的呼喊，手抚着他年青的剧跳着的心脏！一个熟悉的战友的牺牲，是如何的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感动人呵！我相信这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印象，会不断鞭策着成文前进！然而我终于还是不放心，因为在他的信里，除了对苏科的尊敬和严厉的自谴外，再没有提起别的，好象完全忘记了过去苏科的保守，也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对这保守意识强烈的憎厌……我不禁想起他那坦白、直率的但是易于疯狂易于极端的特性。因而忧虑着：这是否他又一次歇斯迭里式的冲动呢？

这个问题，使我费力的思索了许久……

七月十二日写完于清沙坪

选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之小说集

《大柳庄记事》

阎铁梁

唐仁均

我才从医院回来，见俺班院里站着一个新同志：这人高大个，红脸，大概爱喝酒，眼也发红。他正和同志说着闲话，讲的是济公和尚戏耍狐狸精，话语爱带个“把儿”说的挺脏；说得高兴了，口沫直溅，咧开嘴露出大板牙嗨嗨地直笑。可是一看见连长进来，他就脚跟一碰，拍的来个立正，装得很规矩的样子。

老实说，我才一见他时，心里觉得可是不对劲。班长给我说：“这个同志姓阎，阎锡山的阎，名叫铁梁。”我想：好怪！只怕是个老阎的“铁军基干”。可不，班长接着说：“这人在老阎那边当过七八年兵，当过班长，就是阎锡山的“‘铁大梁’”

班长又告诉我：这人在我们补训团受训的时候认识问题还不错。受过老阎的压迫。他家也是个穷人，他爹推小车，他诉苦也诉的好。讲起他爹给财主打得断了气，他娘哭了好几天，他眼圈红了，掉了几滴泪；他以后才气得跑出去当了兵；不过这人思想“来的快”——一会儿发愁在解放军里吃不开，一会儿又发愁将来生活没办法，一会儿看见人开会他就又疑心别人“嘀咕他”……可是难闹哩！俺班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十来个人劝了他六七天，给他讲：当了解放军都一样平等对待，将来退了伍生活也有办法……以后又公开了党，他才明白开会不是嘀咕他，思想这才通了点。同志们也特别优待他，还出钱给他买烟，他的情绪才好

了，说解放军真不“外待”人，真是一家，这才成天有说有笑的。

听了班长这套话，我心里就想：没这么容易吧？几天就打通了思想？只怕还有问题，可是我也没说啥。不过俺班长也是个细心人，说话也有分寸。他说：不过，对阎铁梁同志光是思想教育生活关心还不行；还要在战斗中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他。对，帮助吧！只要是个同志，还能不帮助？只怕一时不容易转变好，我就担心。

以后我也和他谈了几回话，慢慢的和他拉熟了，他倒是爱和人说话的人，心里有话短不了和我谈。我问过他：“解放军怎样？有啥意见？”他说：“有啥意见？凭良心说吧，解放军里面待人不错，不打不骂，干部也没架子。”要是再问别的，他就不说话了。叫人捉摸不透他的心思。

接着，团里召开了动员会。当天接受任务：三连进攻，我们四连是等三连攻下来，接上去防守阵地。同志们听了连长动员以后，都忙着检查自己的武器弹药。阎铁梁擦了枪又说起闲话来，脖子一仰，两只大红眼一眯，你着他那神气。他会讲什么济公捉拿华云龙。什么风里云烟，万里飞来，越讲越有劲，讲完一段，就嘻嘻哈哈的直笑，笑的把墙都要给震塌了！待我走过去也想听听，他又说起阎锡山来了。他说：“说起阎锡山，可真是坏透了。人家行事和咱们解放军不一样：解放军里，不分先来后到，都一样看待。在阎锡山那里不是山西人就吃不开。咱们这边解放军作事对人，总是三回五回望你好，好比济公九度华云龙。人家阎锡山可不一样，那家伙跟大蟒精一样，害人不眨眼。老阎剋扣军饷兵血，弟兄们很苦，早些年在连里平时还能瞒上不瞒下，干个啥也随便。以后越来越坏，说句闲话也不行了！在临汾的时候，飞机上落下来四个降落伞，两个落在城里，两个落在解放军的阵地上。俺二排长跟我一个脾气，爱说个谈话。他说：“这倒公平，

一家一半。”这还不是一句耍话？嘿！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报告了；马上拖出去就把他枪毙了。后来听说是铁军基干办的。我日他妈，从这以后，我这班长当的没心思了；人家说我有嫌疑，打了我一顿。打得半年不能下炕，直到现在我背上还有伤印子呢！”他脱下衣服给大家瞧。接着又说，“有一天，发的蒸馍，生了霉，俺班有个老弟说：‘打仗，吃这号饭！说的改善伙食，就不改善改善？’说着还在笑哩。不知道怎么当官的又知道了，黑夜拖了出去，就再没见过这个人。以后有人看见野狗从地里拖出他的鞋来，才知道是活埋了。从平遥向北退的时候，人家嫌走的慢，说有“伪装”破坏，一口气拖出去就刺死了四十多个。俺们一排八个人，就杀了五个。我要不是出去买纸烟，也捎带进去了。我的那个知心朋友都挑死了！四十多条人命，人家老阎看成个啥！比地下的蚂蚁还不如！这……谁也不怨，只怨咱当兵的没能耐，有能耐就该和狗日的拼一仗，死了也够本。”说到难受处，他低下了头，想着他的老朋友，嘴闭得紧紧的，这冤仇就是大呀！……同志们听得都激动起来。有人说：“好狗日的，老阎真是活阎王呀！”“这就该报仇了！”“看狗日的往哪里跑！”……

正说着，连长排长从营里回来，召开“诸葛亮会”想办法，讨论怎么守。阎铁梁没开过这号会，他悄悄给我说：“上级不想法指挥嘛，叫下级讨论？”我给他解释一顿，他也不吭声。等连长报告了情况任务，大家提问题的提问题，讨论办法的讨论办法，计划队伍怎么布置，工事怎么挖。不知怎么这时候他又来了劲儿，他说：“上级把军事秘密都告诉我们，前些日子公开了党，吸收党员也要徵求大家意见。上级这样相信我们，我们总要打好，才对得起上级呀！”说着突的站起来，象出了紧急事，看看大家，才又慢慢的坐下抽烟。这时天黑了，一吸烟火映红了他那脸。有的同志都悄悄笑了，小声说：“这算甚秘密哩，还不是如常是个这？”他没有听见，吸一口烟；红光一闪，伸长个脖

子，两眼瞪得大大的。一会又在讨论要打得没有弹药了怎么办？他好半天不吭声，看他那样子还不是说：“没弹药了，怎么办？这就没办法。”大家讨论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听见了没有。

开完会下来，各班写请求书，挑战书，还有订互助合同。……我抽个空又和他谈起来，问他有啥意见？他说：“你还记着这事？我是说解放军口号有些说的太高。比如说，干部带头官兵一致，怎么能一致呢？当官总在后边，永不能一致。”我说指挥员负责指挥，当然不能常在前面。可是说到带头，咱们的干部倒常常带头。他含糊应了一声，好象还不大相信。

进攻那天，我们的步炮协同搞得很好，一打开，敌人就不能还手。大炮一步一步把敌人阵地脚下的棱坎打开缺口，步兵紧接着一步一步往上冲。大炮把壁坡打开了一条路，步兵紧接着就冲了上去。敌人的“火点”里星一闪，几炮就打得他不见动静了。敌人的地堡里往外打小炮，可是咱几炮就打狗日的连人带炮满天飞，比演习还快，十多分钟就占领了阵地。攻得顺利，轮到咱们守，可是打得相当激烈。天黑，连长排长带领我们上了阵地。阎铁梁问我说：“连长排长真在前面带头打？”我说：“可不，这算个啥，营长团长还常在前面看阵地哩！”他说听了可真高兴，也顾不上多说就上了阵地。一上去，连排长指定地方，赶快就挖工事。工事还没挖好，连长说：“听！敌人摸上来了！”大家把耳朵贴着战壕，就听见敌人的枪托水壶撞着前面交通壕，拍嗒拍嗒的响。大家急着要打，连长说：“别忙，等近些再打。”大家盯着敌人，只见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躬着背的敌人，那黑糊糊的身影，前头的已经钻到离我们只三十多米，连长叫：“打！”手榴弹燃烧弹甩过去！火光一照，叮啷叮啷一阵爆炸声，只见敌人慌慌乱乱，倒的倒叫的叫，丢下许多死尸逃回去了。排长接着叫大家检讨，都说这回手榴弹打的太多，以后敌人再来投得远的先打，近了才一齐打。大家又提出队伍摆得太密，该布置得更疏

散。连长指挥大家重新站定地方，抓紧挖工事；叫排长负责指挥，他去后面组织火力，准备敌人再来。阎铁梁扭头望见连长走远了。又悄悄问我：“连长真下去组织火力啦？不是趁空溜了吧？”我说：“干部还能哄人！”他就再不说话了。

果然不多久，敌人又反扑了。这回敌人先开火，又是飞雷又是燃烧弹，打得阵地上一片烟火，烟雾尘土逼得人直咳嗽光想吐。我只能看见班长和阎铁梁的身影，再远一点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敌人的手榴弹一阵一阵甩过来，已经有好些甩到我们的后面去了。知道敌人离不远了。这时排长才叫一齐开火，敌人倒退下去，却被后面的督战队举起战刀砍了几个兵，就又冲了过来。我们的手榴弹没有了，大家摸着敌人原阵地上留在死尸身边的手榴弹打过去。可是摸敌人的手榴弹也不多了，后面送的也供应不上。敌人快扑到跟前来了，大家正着急，侧面突然有几挺机关枪突突的响起来，发亮的曳光弹一个个象小火箭，红的、白的、蓝的、直向敌人扫射过去。敌人扑腾扑腾的乱跑开了，乱倒下来。阎铁梁高兴得跳起来。高叫说：“好！同志们，连长火力支援我们。好！冲呀！”他先跳出投弹坑，班长也叫冲，大家跟着跳出去，追得敌人下了三道土棱，才收回来。大家在地里乱摸敌人丢下的手榴弹和武器。回到战壕里都说连长的火力组织得好。

排长和班长领导着大家还是挖工事，一面检讨改进战术。排长说：“还得快些运手榴弹。”就派我去运手榴弹，以后阵地上的情况我就搞不清楚了，只听见手榴弹燃烧弹响成一团，也说不清敌人反扑了多少次。运手榴弹快跑到跟前，也还是甚么都不清楚。又是月黑天，又是尘土、烟雾，只能听见班长鼓动大家说：“同志们，瞄不准不打，不到三十米不打，节省弹药……”还有人说：“同志们！能进一尺不退一寸，顽强不顽强，立功不立功，就看这时候了。！”

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的督战

队用冲锋枪打倒了一个当官的，后来知道是个营长。连长排长那边打得很激烈，炮火猛烈轰击敌人。一阵炮弹过去了，我扛着手榴弹，急忙往前跑，远远看见阎铁梁好象按着班长，我想这家伙干什么？紧步跑过去，才看见他是给班长扎伤口。他说：“同志，你来了正好，快顶住！”我急忙向敌人投手榴弹，他把班长背在隐蔽地方。敌人已经离我们只有二十多米远。这时因为连长那边打得激烈，顾不上火力支援我们。敌人在乱叫：“八路军同志们，快缴枪吧，我们也优待！”阎铁梁骂道：“放你娘的屁！优待？老子还没有受够你那罪！”接着，他一口气投了三箱子手榴弹。敌人倒下，他就嗨嗨的直笑：“过去了！吃吧，狗崽子们！”好家伙！打了一夜，看他胳膊都肿了，手也肿了，还有那么大的劲！我说：“铁梁你真是好样的，这可立了功啦。”他说：“干部还冲在前，咱们还不好好干？这会儿不报仇等到啥时候？”敌人退了不很远就停下来，好象还想反扑，督战队又拿着枪在逼着他们。阎铁梁站起来，一面看一面说：“可恶！可恶！他妈的，这些下贱玩意儿，还想在老阎跟前讨好，当个死心走狗！真混蛋！伙计，咱们好好的给他一家伙！”又叫道：“飞雷！给我飞雷！”我忙在地上拾起了七八个飞雷给他。当初因为没有飞雷筒，就没用飞雷。原来这时他拾了个飞雷筒。他敏捷的放下药包，把引线一拉，飞雷出去了。接连打了二十多个飞雷，一个一个落到敌人队伍后面，把敌人的督战队打倒了好几个；只见敌人慌忙跌的跌、滚的滚乱爬下去了。我看着，心想他这可得嗨嗨嗨的笑了。却见阎铁梁擦着汗说：“日你妈，你来！有老子在，你就不用想过来！”他乏了，没笑。他擦擦脸，汗和土混在一起擦得满脸花黑。一会，他躺下来扭过头，慢慢的对我们说：“同志，不行了，我头昏得不行……我不能动了。要是敌人再来……拉开个手榴弹把我炸了吧。同志，我不受狗日们那罪，我受够了，我要是死了……我也算当过两天解放军。我活是解放军

的人，死了也是解放军的鬼……你会写字，帮我记下来，我是河南澠池仰韶村的。同志……恐怕不行，要是够格，能行的话，请转告指导员，在党里，添上我个名子。……”才说完他昏过去了。我一时愣了，不知怎么办好；忽然跳上来几个人，吓我一跳。他们满身满脸土，细看才能认出来，原来是排长连长带着抢救组来了。连长说：“打得好！你们这边打得好！有个大个子特别打得好！”我指着铁梁说：“就是他”。又把铁梁的话告给了连长。连长摸了摸阎铁梁的胸脯说：“不要紧，心还在跳。”一会抢救组把他和班长抬了下去，我的天，后来总算把他救醒过来了。

他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我去看他。他一见就说医院好，解放军的同志们真算话，看护得可周到。在二战区可不行。又闲谈起来，我说：“铁梁，这回全说你打得好。”他说：“这是我当了七八年兵，头一次卖力气真干哩！老实说，以前我还有个糊涂思想——那也是上了老阎的当。他说八路军先甜后辣。我也想平时待我好，是手腕高，到打仗怕就不算话。这回看见干部党员真的都带头干，我还不好好干，算啥？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牺牲了我也甘心情愿。”

半月以后，全班的人大部分都回来了，铁梁也回来了。班长说：“我们班里选个副班长吧！”大家都说：“铁梁！铁梁！”铁梁说：“大家伙看得起我，我一定好好给大家伙办事。……这不过，我才几天，就……嗨嗨……”他裂着个大嘴笑了，“嗨嗨嗨！”大家伙也都笑了。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经过支部讨论审查，征求群众意见，他终于入了党。同志们一见他总爱说：“副班长，讲济公！”他总是说：“那是迷信，不过大家伙爱听，咱就说说玩玩。”他在大家疲劳的时候，总要讲得嗨嗨嗨的直笑，引得大家都不瞌睡了。不晓得怎么，我觉得他笑的也跟从前不一样，好听得多了，不刺耳了，你说怪不怪？大概人一熟惯

了，就觉得什么都顺眼了吧。

选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出版之

《华北文艺》第四期

中条山上的小战士

白 朗

从垣曲到永济，在那绵亘三百多里的中条山上，有着无数沉着应战的虎将，有着千千万万流血流汗捍卫祖国的健儿，更有着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在那物资恐慌的中条山上，在那炮火迸飞的最前线，度着极贫困，极艰苦的生活，这贫困，这艰苦，是后方株守的人们所想象不到的。

如今，已是北方飘雪的时候了，住在这温暖的西南，不禁使我怀念起他们；那种旧的茅草房，那阴湿的窑洞，那冻结的崎岖的山路，田野空旷，没有一点遮掩，迎着狂风吹送的白雪与严霜，天寒地冷，雪狂衣单，他们将如何熬过这残暴的严冬呢！后方制备的和募集的寒衣已否送到了中条山脉？已否穿在了那前卫的战士们的身上？

偃坐在这温暖地带中的不透风的房里，我握着笔杆的手冻僵了，于是我想起了他们，他们蹲踞在阴凉的战壕里，守卫在高寒的山头上，遭受着狂风暴雪的侵袭，他们那握着枪杆的手呢？怕早已皮破血流了！

我怀念，我怀念着他们——那千千万万捍卫祖国的健儿，那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们；而更使我怀念的，是那群天真的，英勇奋斗着的小战士们。

中条山一个月的巡行中，使我意外地看到了那群可爱而又可

敬的孩子，他们没有了温暖的家，失掉了父母的抚爱，战斗着，战斗着，整年整月地在风霜雨雪，枪林弹雨中战斗着，为了祖国，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挣脱奴隶的枷锁和命运。

看见了他们，使我兴奋；使我钦敬，使我感动得流出了说不出滋味的泪水来，更使我忆念起自己那只知嬉戏，依偎在父母温柔怀抱中的儿时，那是一个多么惭愧的对比啊！

第一次，我访问了活跃在中条山上的一个儿童组织——“动员剧团”。团中有着二十个苦难的伙伴，年龄是由十二岁到十五岁。

怀着一颗跳跃的心，坐在了两位小同志的对面，那四只灵活聪慧的眼睛，努力地盯视着我，那盯视流露着无限的天真。他们的脸是那样的细嫩，态度是那样的天真，灰色的制服，整洁地穿在那挺健的幼小的身上，谁相信是农村中流亡的难童呢？然而，他们确是抛弃了家，失掉了爹娘，随着他们的先生流浪经年了。

当敌骑追近了他们的故乡时，他们便脱离了那美丽的乐园——运城师范附小——开始了无尽长的跋涉。

“在敌人未到运城之前，为了避免暴敌的摧残，他们的父母便自愿地把这群孩子交给我带出来了……”孩子们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他们学生时代的老师畅先生这样说。

“孩子，我亲爱的，把这几个钱带去，别想家，忘记了你的爹妈，随着你们的先生逃命去吧！你们的先生，会比你的爹妈照顾得更周到的……”临别时，孩子们的父母流着泪，把东挪西凑得来的几元山西票揣进孩子们的衣袋里，算做孩子们的旅费。

从此，这二十个从未离过家乡一步的孩子便带着一颗悲痛而恐惧的心，踏上了艰苦的征途。他们频频地回首顾盼，留恋着温暖的家和慈爱的父母，留恋着美丽的乐园，更留恋着那生长他们的故乡，然而，他们却是越去越远了，几小时之后，再回头，便

是一片渺茫！

他们走过了中条山脉，在敌人的炮火中跋涉着，也曾参加游击队和敌人亲自搏斗过。他们忍饥，受冻，曾以四十元钱维持过二十多人两个月的生活，饮着溪流中的水，吃着干馍，常常露宿在旷野中，草丛里，以致他们每个人都生着很重的疥疮，直到现在，那苦难的纪念还留存在他们的身上。

去年秋天，他们投奔到七区专署来了。一年来，凭着他们天赋的智慧和不断地努力，排演了许多救亡话剧。从这一个农村到那一个农村，从这一个军队到那一个军队，他们在不断地演出着，中条山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他们的歌声。同时也洋溢着赞美他们的词句。

在出发的时候，他们自己背着行囊和演出时所用的衣服，每天步行七十八里的山路并不希奇。夏天，冒着毒热的炎阳，汗湿透了背上的行囊，细嫩的面皮一层层地剥落着，脚上磨起了颗颗血泡，然而他们并不休歇。照样地忍痛奔行，冬天，那凛冽的山风，狂袭着他们的脸和手，皮肤龟裂了，溃烂了，脚也生了可怕的冻疮，那不得不休息的双足，有着疥疮的双重病痛，爬行着冻滑的峻陡的路，还有比这更艰苦的吗？

孩子们自己管理着内务，管理着伙食，在休息期中，每天都在学习，由专署的工作人员给他们上课，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们每个人都经常地记日记，杨先生曾带给我们两本孩子的集体创作，一本是“儿童防奸团”，一本是“动员剧团在前线”，那里面完全是孩子们天真的作品，满含着热情，也充满着艰苦奋斗的血泪，孩子们在抗战中成长起来了，那深刻动人的作品，真不象是孩子们的手笔呢！当我问到孩子们的家是否还通消息的时候，杨先生立刻涌出了泪，他颤声地说：

“这就是最使人痛心的事情，他们的家大都被敌人毁掉了，我们站在山头上，曾亲眼看见运城的大火，自然，孩子们的家都

被烧光了，至于孩子们的父母呢？那就更难查知他们的下落了……”

看了看两个保持着沉默的孩子，他们的眼和脸全都红了，垂下着眼脸不敢仰视。我为这悲凄的场面感动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滚落到记录本上。

又一次，在三××军的欢迎会上，我看到了另外一批小同志们的话剧和舞蹈。

这一个欢迎会被孩子们支撑了整个的舞台，他们不断地唱歌，演剧，舞蹈着，在战地，竟有这末多的孩子，献身于神圣的抗战，这该是一件不能不使人惊诧的事情吧？

孩子们第一个节目是独幕剧《张家店》，虽然这个剧对于我并不陌生，但它却始终地在牵系着我的心，抓紧了我的视线和神经，原因是他们扮演的太逼真了。

扮演老头的一个，年令最多也不过十二岁，但，化装起来，却完全是一个小老头了，他佝偻着弱不禁风的腰肢，拖着一双软颤的腿，呛嗽着，吁喘着，做作着老年人种种的姿态，他那脆亮的童音，一变而为苍老的喉咙，在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里，你怎么也找不出一漏洞来，他是那样地老练，那样地沉着啊，即使是一个熟练的老演员，怕也很难有这样的成绩呢！

扮演儿童和媳妇的两个小同志，也是十岁到十二岁的幼年，儿子的壮健，倔强……媳妇的畏缩驯良，被辱时的羞怯和挣扎，也都能维妙维肖，恰到好处。

两个敌兵的残暴举动，演来也并不过火，充分地暴露了倭寇的凶残，荒淫与无耻！

自始至终，我的心在紧张中蜷缩着，宛如置身于“孩子国”中，目睹这悲剧的成长和结局。

小同志们曾先后跳了四次儿童舞。四次，不同的服装，不同

的角色，好象蝴蝶飘在台上，身子是那樣的柔活而敏捷，他们踏着音乐的节拍，步伐和姿态整齐得象一个人的许多影子一样。尤其是最后的“活报舞”，十几个小同志穿着海军的服装，架起人做成的飞机，做成迫击炮，做着种种的声音，当飞机架起时，他们报告：

“我们的空军去到前方助战！”于是嗡，嗡，嗡，盘旋起来了。

那雄壮的姿态太动人了，看了这群中国的小主人，这群后起的栋梁，真愉快得禁不住要喊：

“后生可畏”了。

当我们去访问威震旧关的名将李××团长的时候，远远地飘送来一阵激人情绪的声音，荡漾在我们的耳际，荡漾在广漠的绿野，原来是童子队的小战士们正整队操场上，用他们那嘹亮的喉咙，唱出了他们的悲愤，唱出了他们雄壮的歌声。当我们走到他们队前时，几个小同志敏捷地跳出了队伍，也敏捷地牵走了我们的马匹，两位少年班长来和我们亲密地握了手，那是一个感动人的场面。

在广场上集合了，我们坐在太阳的阴影下，周围是一百多个能征惯战的小英雄，晚风拂着他们稚气的脸，他们在天真而兴奋地讲述着。

在旧关，在辛店，他们都参加了那激烈的斗争，他们背着枪，背着子弹和行囊日夜地行军，是以“通信队”的名义走上了战场。那时，他们一百七十多个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为了夺回旧关那八个重要的山头，李团长督率着他的英勇的士卒，在血泊里在炮火中和敌人死拼，他们忍受了几昼夜的饥渴与血的搏斗，终于，大部官兵都壮烈地牺牲；而敌人还在猛烈地逼攻着，我们的阵地空虚了，战士们的血染红了原野，战士们的

尸体狼籍了，援兵几时才能开到呢？望着英雄们的遗体，望着那八个巍峨的山头，李团长哀恸地落下了英雄之泪！

“我们补充上去！团长，我们去复仇，我们去夺回我们的土地！”一百七十多个铁样的小拳头坚强地高举在空中，悲壮的吼声响彻了山谷。

“不能，你们的年纪还太小，不能去白白地牺牲……”李团长坚决地拒绝了那要求。

然而，终于在热狂而坚决的要求下，孩子们走上了火线，终于他们牺牲了七十多人，如今和我们谈话的，就是那幸免牺牲的一群。

当时，在敌人猛烈的袭击下，他们虽在不断地伤亡，但他们绝不畏缩地后退，他们能在危急中，用无比的勇气去消灭那如虎的暴敌。在他们冲上去的时候，那已经是和敌人短兵相接了，敌人骑在马上，挥舞长柄的大刀，许多小战士都做了他们刀下的英魂，然而，余下的小战士竟立刻把这血海的怨仇报复了；他们匍匐掩蔽在浓烟燎烧的草丛中，当敌骑踏过时，他们悄悄地跳了出来，用那敏捷的小手抓住马尾，在那杀红了眼的敌人遽不及防的当儿，他们的手枪响了，子弹由马上的敌背贯穿过去，于是，敌人立刻就滚下马来。

他们以这样的战术消灭了无数凶顽的强盗，以这样的勇敢智谋写了不少类似的惊人故事，在夺回那八个山头的凯歌中，他们创造了不朽的功勋！

他们是各省自愿入伍的小英雄。离家两三年，他们不想回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是他们唯一的志愿。以这样幼小的年纪参加战斗，不可以称奇世界吗？

现在，李团长表示，为了避免太可惜的牺牲，从此不让他们参加战斗了，以后将专致力于他们的教育，训练之后，使他们成为持久抗战最后的力量。

小英雄，小战士们！假坐在这温暖地带不透风的房里，我握着笔杆的手僵冻了，于是，我怀念起你们，幻想着那冰天雪地的北国，幻想着战斗的中条山！

孩子们，我歌颂着你们！我祝福着你们；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愿你们常常歌咏着这大诗人雪莱的诗句，愿你们和严冬奋斗到阳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

选自一九三九年 出版之《文学月报》

陈赓将军印象记

——鲁艺文艺工作团报告之一

荒 煤

两年来纵横在华北战场上的三八六旅，有光荣的战绩。路东平原的人民称它是“我们的队伍！”而这次敌人进攻晋东南的开始，侵入北线，抓住我们的一个通讯员，第一句问话就是“你是不是三八六旅的？”我们的人民和敌人都熟悉三八六旅这一个名字——那是由于它的英勇。

陈赓将军即是这英勇的三八六旅的领导者。

他中等身材，圆脸上泛着康健的红色，被那沿着鬓角而去的黑的胡子衬托着，显得十分英武。眉浓宽而向上斜扬，眼睛望人的时候圆睁着，带着一种探索注意的神情，使你感到他的眼光射入你身心很深。一口细小的牙齿，薄的嘴唇，人是常以此来断定那性格该是属于刚毅和冷静一类的。看样子不过象三十岁的年纪，但他笑的时候，眼角浮现了一些细小的皱褶，可以猜想到他也不会太年轻了。第一次见他，我心里想：“象一个大学生。”

初次见面，他相当沉默，说话声音很低，穿一身深灰色军装，没打裹腿，裤子是西装式的，戴一副黑边眼镜，态度文雅。

以后，印象变了，我相信他自己的话：“硬是一个军人。”他精神饱满，果敢、豪爽，他明朗地大声谈笑，从那无羁的健旺

的谈话中，显示了他性格的质朴与坦白，从不掩饰自己，如同不知有虚伪——其实呢，他同时又是一个很懂人情世故，懂得一切人间诡秘和奸诈的人；这一点，是必须要他的历史来做说明的。

陈赓将军现在三十五岁，他的一生，惊人地充满了传奇似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但这并不显著地在他身上呈现什么痕迹，只是当他谈到过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一种惊人的力一样的什么东西，从他那并不魁梧的身体里洋溢出来似的。

有一天，那是山地里八月寂静的一夜，月色很好，我临睡前去到门外麦场上散步的时候，碰见了陈赓将军独自在那里徘徊。我走拢去，他微笑轻声向我说：“嗯——今天晚上月亮很好。”……当时我突然地想：象这样一个人，在这样凄苍的月下，他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呢？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一天，不知谈到什么问题，这个在过去革命斗争中，屡次把生命放到死的边缘上作赌注的人物忽然说：“一生把什么，真是的咧，把什么都贡献给革命了，自己还有什么？”

我们相信这样的话，他自己确没有什么，他有一个妻子，是一个坚强、勇敢的革命的女工，在一九二七年结合，不到两年，他们分开了，为了革命。她后来在世界一只角落里幽居到双十二事变以后才出来，今年却在河北平原，为着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牺牲了。他很悲悼，但现在谈到的时候，说：“刚死的时候想了几天，以后就不想了。”——象谈到很远的过去的别一个人的事情。他还有一个孩子，谈到的时候，他不在意地说：“现在在上海一定当童工了。”

这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想。然而，不止一次，他指着谢顶的头说：

“你看、头发都脱光了，就是这抗战两年打仗打秃的。”

打起仗来，他是整晚睡不着觉的；兴奋而又紧张，脑子只想

着这一件事。

三八六旅自从前年九月改编后踏上华北战场，直到现在，作战统计在二百一十次以上，但陈赓将军耗去若干脑汁，那却是无法统计的。

战争是一种艺术，它应该懂得自己的力量，优点和缺点，同时又要懂得敌人底；它需要灵机而又需要理智，细心却又要有魄力；要婉妙地使用技术，而使那庞大铁流在自己手里操纵自如。陈赓将军是一个战争的优秀的艺术家，因此，三八六旅在华北创造了无数光荣胜利的战绩。

三八六旅到山西的处女战，是在长生口，一战而解旧关之危。而后，敌人在娘子关长驱直入的时候，陈赓将军亲率一团兵力在七亘村伏击敌人。战斗以后，一团人都变成了日本兵，都是黄呢大衣、钢盔、皮靴、新枪，漫山遍野的高头洋马，供给了三八六旅一个月的干粮罐头等等……。这是三八六旅向敌人索取的开始，恰如那一个流行的歌儿所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恐怖的敌人进攻太原因之延迟了几天。好客的陈赓将军也因之能美满地招待了一个外宾，美国参赞卡尔逊，那是一个漂亮的丰富的美餐，一切菜饕统是日本“皂军”的，连大米饭也是。

太原失陷，山西数十万军队惶惶然欲渡黄河，而三八六旅却绕到敌人后面去了，不断地打击敌人，正太路没有一座桥不被它破坏过的。敌人为了保护他生命的维系线，不得不抽兵来围攻，但是这六路围攻被我们突破并粉碎了。

去年春天，当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时，三八六旅这一支远军赶回来，一月的期间接连地作了三次有名的大战斗：神头、响堂铺、长乐村之役。

“中国军的最后作战是游击战术，……神头村附近的战斗也正是它的典型战术。”在长乐村缴获的文件里，一个日本记者本

灵在他那篇神头参战的记事文字上开始这样写。

这一次战斗是非常激烈的，两小时就解决了一千多敌人，而且是短兵相接。

——当陈赓将军十四五岁的时候，长沙“六一”事变，他曾经守在日本洋船码头上，禁止为日人运输货物；在小西门一家日本洋行后门守了好几天，发见了有人来倒马桶，他可笑地去倾倒，倒在街心。他那时是一个顽强的反日的孩子。而一九三八年，他果敢地指挥着一支英勇的军队，守在神头伏击敌人。他部署的伏击部队，有一部份甚至经过敌人少骑两次的搜索，而依然去埋藏在离敌人二十米远或是只有七步远的地方。于是战争一开始，敌人“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两千在前方高地棱线上露出来的脸，连被憎恶心燃烧着充满敌忾心的睁着眼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了！（那个日本本灵记者这样写道。）

某团新成立，没有武器，大部份是矛子。而战士贴上一张纸条在矛杆上：“用这矛子去换一枝三八式枪！”到神头去参加他们第一次的战斗。

但一个日本俘虏问陈赓将军说：

“我什么新式武器都不怕，可就怕你们那长剑！”

战斗的激烈，部署的机动，指挥的魄力是很可以由此想见了。

长乐村战斗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以后，三八六旅追击敌人到平汉线石家庄附近，然后却沿平汉线高邑、赞皇、临城、内邱、邢台、沙河、邯郸、磁县……到道清线临漳、安阳、汤阴、淇、辉、汲……等县直抵博爱，给了敌人一个横扫，瓦解了各地的“皇协军”伪军，袭击了每一个县城？和每一个车站。

“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起劲了！”陈赓将军说。

没有什么会使得他比起谈到和敌人的战斗来还要奋勇的，他

圆睁着眼盯住你，时时咬一下那细小的牙齿，表示了刚强和坚决。

陈赓将军原是在战争中成长的。他是一个湖南湘乡地主家的儿子，为了不服父亲的管制，不等待父亲实行诺言！“到了十六岁一定把你赶出去！”他十三岁就跑到兵营里去了。他出来的时候穿一件羊皮袍子，是“少爷”模样，但终于拖着那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步枪拖了四年。民国十三年到广东进讲武堂，后来进黄埔学校第一期，北伐到武汉；后来参加南昌暴动，一九三二年参加鄂豫皖红军第十二师师长，后调到江西苏区为红军学校校长，又在一方面军当第一师师长。从护法之役到抗战，他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艰辛的长途，是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他前后受伤四次。南昌暴动攻会昌之役，他带着一营人孤军深入而被包围，撤退时，他在部队最后面受了伤，追逐他的敌人仅只隔他五十米左右。他急智地从一倾斜的高山滚了下去。在一阵昏迷以后，醒来听见有敌方的兵下山，他脱了衣服，用血染污了脸和半裸的身体躺在那里，用田里的血水淹住他……他听见有两个兵走过来。一个叫道：“这里有一个死尸！”另一个说：“娘卖×的，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一只脚踏着他的肚子，过去了……。

我们对于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的宝贵的生命，是很难给以何种估价的，它常常标着低廉的价值被出卖着，却有时又侥幸地（这并不是很合适的形容词）逃脱了出来。

一九二八——三一年，这期间，陈赓将军被人称呼王先生面出现于上海那种特有的权威之层（流氓世界）里，一面以赌场、旅馆、妓院……那种糜烂的黑暗的生活为掩护，一面却进行着神圣的革命工作；他是革命者的护身，是叛逆的制裁者。无数人在恐怖切恨地追索他的生命，象追逐一个在暖春的冰面上滑跑的人——那下面的陷阱时时等待着破裂面吞没下他。有一次他曾经

和追捕者作了一个长途的旅行游戏：从上海到平津，到青岛、哈尔滨，到了沈阳，他的化身时而是医生，时而是军官，时而又是旅行的绅士。终于他又摆脱那个猎狗回到上海。在天津那一次，追捕者都进了他的卧室，却没捕着他。他在家，只攀着那一根窗子的搭钩，在阳台外用脚尖踩着墙沿贴壁而立……。

一九三二年因伤在上海医治的时候，他被捕了，然而不久他又逃狱而到了江西，在那枪炮弹雨中生活到如今。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今年春天，三八六旅在河北平原香城固的战役。敌人的快速部队，十辆汽车，携着四门炮的二三百余人，被三八六旅诱伏在香城固全部解决了。于是敌人忿怒地集中了一百五十辆汽车，四五架飞机以及坦克车，进行了整整七天的搜索和追击。三八六旅每到一处宿营的第二天，敌人的飞机便来侦察，继之以轰炸和围攻——可是都扑空了，三八六旅每次都机动地在宿营的当晚又转移了地方。

“是不是三八六旅？”敌人沿途老这样探询。打听不是，汽车一溜烟走了，虽然当地有别的中国军队，也似乎是不屑于顾问。然而可怜，他始终没一次找着三八六旅，我们却在一条卫河边等待着他，又打了他一阵……。

陈赓将军现在对付敌人也同样使用了那狡捷的身手。

但离开了战争，在日常生活中，陈赓将军是一个很可亲的温和的人。虽然性急的时候，他会有一串叫嚣，但这是暴风雨，一阵就过去了。我曾经几次看见：当他叫得似乎很厉害的时候，那勤务员却是笑着脸望他。每天晚饭后休息的黄昏时节，在蓝球场边，你常可以看见他一个人在人丛里来往，也许他和那一个“小鬼”静静的说着玩笑话，也许和那个“老乡”闲谈，也许他一个人悄悄地坐在草地和石头上，自己哼着不大熟练的歌……四面的歌声、笑声，叫嚣得震耳；谁也不会注意他，也不曾有这样一个人似的。

最常看见他的场合，还是三八六旅宣传队的孩子群中——他手里牵着，怀里揽抱着，被包围着，孩子们——他们多半是被敌人炮火赶出家乡来的，最小的年纪才只十二岁——象和自己的小同伴一样，很随便的毫不拘束地把陈赓将军吸引进他们的游戏里去。

可是陈赓将军在他那年轻的干部中间，又显出了一个长者般的态度，他坐在那喧闹的一群中间，用爱抚的眼光不做声地微笑地望着他们。后来离开他们，他笑对我说：“我们这些干部，‘土包子’，有味道得很。”接着他又惊叹地说，“那个家伙打起仗来，硬是一只老虎哩。”或是：“这个同志对于党的忠实啊……”或是：“他政治上很开展，有前途的！”在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一种亲切和爱护。

而今，三八六旅的干部象种子一样散播在华北各个战场上，都在那里生长了新生的力量。现在的根据地都有那三八六旅的细胞在发芽，而顽强地从敌人的摧残下茁壮起来了。

三八六旅两年来没停止过战斗，他的足迹踏遍晋东南、冀南、鲁西北、豫北，象一股不能抑止的铁流，突破敌人在华北各战场上的顽强的一环，冲击着那无数被践踏蹂躏的人群，而且溶化了他们——那些流民、皇协军、红枪会、小商人、剃头师傅、戏班的鼓手——变成了抗日军！他们承继了三八六旅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弟兄们的优秀传统：过最艰苦的生活而坚强勇敢地与敌人战斗。三八六旅就是永远保持它青年气的强大的力量的。

现在，这支劲旅在晋东南某部重叠的山岭里雄伏着，象一只饥渴的狮子，在期待着狡猾的狐狸。

八月，柔和的蔚蓝的天，白云；山岭里的月色，星空……一切都很静谧。但不间断地有一阵雄壮的号声歌声在飘荡。

“要打打仗才好？”陈赓将军寂寞似地说：“战士也想打哩。”

“想着你们打个漂亮仗哩。”我说。

“不成问题，来了就打，一定漂亮！”

陈赓将军回答，轻轻咬一下那细小的牙齿，笑了。他有力地挥动一只手；而另一手，揽抱着那个十二岁的孩子怀里。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选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新华日报》

沁州行

吴伯箫

一 雪行三日

那天我们是在小宋村决死队作客。

作客，清晨是应当起早些的。虽然屋里还延俄着黎明的朦胧，纸窗白处却已经将农家桌椅立柜绘出隐约的轮廓了。院子里有扫雪的声音，也有沙沙跑着，跺着脚，喊：“雪，真大！”的声音。一壁想：雪落了一夜么？一壁梦也似的眼前浮起了元宵烛光下好客的颜旅长纵谈战斗故事的图画。吃多了麦芽糖的口还微微有些甜腻吧，仿佛大年元旦留恋于逝去的除夕夜，心怀不胜缱绻了。然而是在作客啊，振一下身子起来，喊醒睡在对面炕上的季陵兄，是分手的时候了。

晋东南，人们告诉说：长治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沁州是民众运动的模范。在我正是离开了长治到沁州的途中；季陵则是专为访问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而来的。以来宾资格而被优渥招待留了一宿的翌晨，正大雪纷飞。季陵回总部，我开始我的漫漫长途。

你在雪地里走过路么？当雪越下越大的时候，你看那辽阔的郊野里是多么寂静啊！村落里虽也有炊烟袅绕，但远远望去连一声犬吠都没有；行人自然是很少碰到一个的。只看见乱纷纷的雪花落在树枝上，落在枯草上，敲在冻僵后又复发烧起来的耳轮上；没有声音，却又处处喧嚣着若隐若现簌簌的碎响。这时候一

个人走路就会象白茫茫云雾般的海洋里漂泊着一帆渔船一样，是很容易感到压迫、感到孤寂的。太响亮的是脚步踏雪的声音，支格支格，仿佛给燃烧在脑际的簇新的回忆打着拍子。

日本人占了临汾车站，我们要反攻已经很久了。命令下来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号兵陈可胜那晚高兴得出奇，跑到街上买了很多烧饼、白糖、花生之类，回来对弟兄们说：“今晚我要向大家辞别了。我请你们的客。平日大家都挺好的，我走了要想着我啊！”说完一阵狂笑。素来憨直的性格，象有什么在啃噬着心的这种无限兴奋，使吃着东西的弟兄们有些吃惊了：“他到哪里去呢？”……队伍出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陈可胜就趁这机会第一个摸索到了车站附近。他吹一遍日本底集合号，将看守车站的日本兵从睡梦里惊醒，集合到了自己底身边；准备好了的手榴弹接连地抛过去，日本人猝不及防，死伤了大半。这时他又吹冲锋号了，在后边距离不远的我们底队伍应声冲过来，临汾车站没费多少力就这样克服了。号兵是被日本人衔恨乱枪打死的。坟前树木，日本人写着：“支那傻子”！

啊，多么可爱的一个“傻子”啊！我爱这样的傻精神，正象爱“四勇士”底英勇。

“四勇士”也是敌人送的徽号。

原来三月十六日，我们要打沁水城，正如队长说的：“把太阳旗砍倒，把我们底旗插到沁水城上。”出发前大队长检查队伍的时候，他在排尾上看到了四个家伙，一个个小圆脸都快乐得好象要炸开的样子。有两个还带着伤，裹着绷带。

“这次仗难打，”大队长向他们说话了：“你们小，又带彩，留在这里看家吧。”

“报告队长，我不留下！”一个小孩子这样喊了。

又一个也紧接了说：“我要去！小就不能打日本么？”

大队长没有话说。只一股劲地瞧着他们四个，一个个面孔都绷得紧紧的，透露着严肃和果断。大队长知道再说也无益，只得吩咐道：“好吧，你们愿意去就去，可是不要傻往前跑啊！”

四个小孩子，只要听得个“去”字，便放心了，队长底后半句话他们并没有听清楚。於是，半夜里，最先抢到沁水北门外天齐庙，攀了软梯上城墙，爬得象猿猴那样敏捷的是他们四个；最先扼死正在打盹的日本哨兵，在城里掷手榴弹，摸敌营，开冲锋枪的是他们四个；黑影里跑得最欢，“杀呀……”喊得最凶，而五点天亮，大家退出城头，终於没有退出的十八个壮士当中也有他们四个呢。

听说他们有两个是当场牺牲了，又两个是被擒了。看见那样两个孩子被押着走的时候，胸脯挺得直直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全无半点惧怕和懦弱，敌人石黑少将也不禁“支那军了不得呀！”惊惧得敬仰起来。

“你们底上级官长是谁？”

“不告诉你！”孩子小，声音不小。

“你们是多少人？”

“前边走的有，后边跟的有，人多得很！”

“你几时当兵的？”

“新兵。”

“你来沁水干什么？”

把口袋里剩下的日文传单一拉，“杀日本鬼子！你们看吧！”
砰砰两枪，两个小英雄倒在地上了。

痛恨、敬仰和惭愧，几种心理纠缠着，石黑命令将四个孩子底尸体埋在一起，题曰：“中国阵亡四勇士墓。”

想着这样的故事，大雪天也是不会冷的。听村里雄鸡叫过了

晌午，我踏进长子城去。传说这是帝尧之长子丹朱底封邑，因以长子命名。县南丹朱岭可为佐证。这里城墙是拆了，四门关厢凑成一个十字大街，市廛并不整齐。县政府地址还是旧的，几进的屏门里边，还有一座题着“宜法肃辞严”彩绘海日图的大堂。——在会客室里坐坐，烘烘火，请支应局代请一辆骡车，大雪中赶四十里长途，到鲍店。

车子赶进鲍店镇底区公所，叶区长正点了灯吃夜饭呢。簌落衣帽上的积雪，虽说是不速之客，也还是被毫不生疏地招待了。深夜里，将湿透了的鞋袜放在炉边烘着干，热炕上我们象老朋友样畅谈着。

……五六月间，前任县长因事下乡，忘记了带符号；走到城南的阿头村，被儿童团底小学生们查住了：“有符号么？”

“没有。”县长答。

“没有，那不能过去！”小学生们很认真。

“不能过去怎么办呢？”县长有些踌躇，也仿佛故意留难。

“那得带你去村公所，去见我们底先生！”

“你知道这是谁呢？”小学生将县长带到村公所，先生先吃了一惊，随后又转过脸来笑着问学生。

“我们不认得他是谁，反正他没有符号我们就把他带来了。”小学生们理直气壮（为什么不呢？）。

“你以为这是谁呢？”先生又说：“这是县长。”

小学生有点愣了：“县长！”然而知道自己可并没做错。县长看出了小学生的忸怩，这时说了话了：“你们做得很好，就应当这样办。无论是谁，没有符号、通行证，绝对不准过路。——一个人称一斤蒸馍给你们吃吧，往后还要认真，还要努力！”小学生半信半疑，脸上的惊惶却跟着拍在肩上的县长底亲切的手舒展开了。事后他们辗转传播：“我们捉住过县长呢。”在附近成了美谈……

睡了一宿暖觉起来，才知道鲍店是这样一个大镇。街市要比长子城还要热闹。无怪日本底特务机关都在这里设过间谍的分卡呢。间谍是个汉奸，一老一少，开烧饼铺。少的女扮男装，引动过很多过路客人。终因为出出入入的人不大正经，被我们破获了。女的带到专员公署审问，亲口供出是高中学生，受过日本人的特务训练。后来哭了，羞愧着，后悔着，象受了凌辱要复仇，她起誓要在救亡的路上做一番工作。……在大街上自己买烧饼吃的时候，想：“是那家铺子呢？”

也是在鲍店，买得一双芦绒草窠，踏雪虽嫌笨重，却说说不出的暖和，冷风里才有空听车伕一路唱山歌：

南瓜开花就地跑，
谷子开花压了腰，
秦椒开花渐渐高。

过余吾，又是一个大镇。晌午打尖的时候，遇到一位国民党游击支队的排长。流氓样子的，带了几名弟兄正查听着缉拿逃兵。看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很替逃兵捏一把汗。时至於今，行伍中还是免不了这种凌厉专横的风气！

到关上，已是沿了山岭间的溪流弯弯曲曲不知走了多少崎岖的路。天黑了，宿在田村长家里。村长白天到区公所算账办公，夜间回来要安置过路军人，照顾抗日军人家属，相当忙碌。他是大家公选的，不识字，却有一副忠厚心肠。一股好记性，一手熟练的算盘。“希望您常从这里经过，有我们自己人就好啊！日本人来了可就害死人了。”是他告诉的衷心话。临睡他还吩咐家人擀面条：“没有什么别的好东西，给您点面汤吃吧。”同榻而眠的夜里，知道他是一个“老绝户”。抱着人家的两个孩子，虽然都长大成人也都娶了妻室了，总觉不是田家底根本。感叹着，他也有他底解说：“现在抗战第一，天下都是一家；办了公事，我

底心就有了着落了。”……

第三天大雪。

掠过榆林村，吃了一碗老豆腐，换一挂牛车；过李家庄，遇着一个高尔基底小说里马尔华那样的女人，同男人讲话：“哼，放你底心吧！”挑逗的流盼，挑逗的笑语，该是战争中洗炼出来的人物。过老庄，看自卫队募集救国公粮，看一处小学里一些活活泼泼问长问短的小学生。过麓亭。麓亭是一个比得上一座象样的城池的镇店，襄垣县的首镇。可是来来去去被日本人占过两次，房子被焚毁三分之二，商店都成了一片瓦砾了。现在有些小买卖，只好将摊子摆在乱瓦碎砖的堆里。“日进斗金”，“自求多福”，残缺的薰得乌焦的砖垛上还偶尔留着这样的字迹，想象到当年的豪华，目下自嫌荒凉了。忿恨的黑花正遍开在一帮小买卖小住户人家底心里吧？街上有墙的地方满是这样的标语：

欢迎劳苦善战的一二〇师！

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

往前去，雪依旧在落着；寂静，过村也看不见一个人影。有狗，只管蜷伏在人家底门口，不吠一声。喜鹊栖在树上，缩着头，呆呆地望着乱纷纷的飞雪仿佛在为了食粮忧郁着。在车前飞起了又落下的鸽子，路旁哄的声散开去又哄的声聚拢来的麻雀，从被积雪掩盖着的大地上，寻找几粒草底种子。雪实在太大了，禽鸟也有它们的饥荒。

看见了由牧童领着的一群群的羊，看见了溜冰的顽皮的孩子。雪小了，可是也已经黄昏了。到了龙门。龙门，名字好响亮的村落啊！且听野店里那个八岁的小姑娘在唱：

石榴花开一枝红呀！

二十青年去当兵呀……

二 “调皮捣旦”

“报告！”从紧闭的门外边透进来的是这样一声清脆稚嫩的声音。

“进来吧。——‘调皮捣旦’。”招待所的安主任仿佛很熟悉要来的谁，便带几分命令似的口吻回答了。

进来的是一个小孩子。装扮得很整齐利落的。合身的鸭屎灰的军装，绑腿打得紧紧的。束扎得方方的铺盖卷，用两条背带背在两肩上，是一个久历行伍的模样。进门先是一个举手礼，手掌笔直地侧举在鼻子面前，位置不怎么合规矩吧，脸上的表情却一本正经。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将行李放在一张小桌上，摘下了小小的皮手套，这才报告说：“我是从游击队来的。”

“‘调皮捣旦’，又是新生法，想跑就跑啦是吧？”

“我有介绍信么，总务科长叫我到招待所工作的。”

伶俐的口齿，说着做了一个鬼脸。引得早就在注意他的屋里的人们都笑了。那是我到乌苏第二天的下午，外边雪停了，天气却格外寒冷，不出门，暂时在联络处招待所里休息，听几个农村工作团的同志谈怎样审汉奸，怎样动员群众；听曾经在秧歌班里做过花旦的小勤务员唱：“三修善，三战吕布，虎牢关上；有吕布，害董卓，凤仪亭前。”唱“反对老婆拖尾巴”。炉火烧得很暖和的屋里，大家等着吃晚饭，正极快乐。

“该吃饭了吧？”一点也不生疏，小孩子洗完了脸，就自动找工作。洗脸的时候，他有一块大大的白兰香皂，还怪羞涩地擦雪花膏。手巾、牙刷、牙膏，早晨漱洗的那一套和几册抗战军人读本，一只口琴，满满装了一挎包。看情形知道他生活很有条理，自己有一种管理生活的方法。

他提了饭钵出门了，安主任这才有空给我们介绍这个出色的

孩子。

“……他来了，又是个麻烦。不要瞧才十一岁这样点小人，经验却有一大堆呢。难缠得很！从前在这里呆过，人们看他聪明，调他到政治部去，政治部他嫌生活呆板，想打游击，新组织的游击队他又嫌不能打大仗，请求调到旅部；旅部呆腻了，再到游击队去，这不是又到联络处来了。”

名字叫王翰文，是簏亭附近流渠村底人。在家不过是个拾柴火、爬爬树、摸摸斑鸠的孩子。因为家住得离镇市较近，自然也会捉迷藏、说谎、骂人，那一套街市孩子的顽皮。战争时候，却需要孩子们的乖巧、伶俐、调皮。去年春天，三月初八日本人占了簏亭，流渠也满住了敌人。王翰文起初跟他一家人逃到外乡，后来他和他底祖父、哥哥偷回家看看，却被敌人统统捉住了。他说，祖父被敌人骂无用的老狗，当场打死。哥哥被认为是游击队，枪毙了；枪毙前还上了酷刑，挨皮鞭子。一切都是他亲眼看着的。看着祖父、哥哥被人打死，被人拖出去，而敌人还不准他挣扎，不准他啼哭。“你看多难受啊！”他自己是被扣留下当听差的。

当听差的两三天之后，月夜里他趁日本人睡熟了的时候（他们是睡在一块的），悄悄地从窗子里（门上锁了）爬出来跑掉了。当敌人发觉，四个人出来放枪追他的时候，他已经跑远了。因为他地理熟，转几个弯，翻几道墙壁，在罩了银色月光的夜里，远远是不容易辨得出人影的。“跨过了一条小河，”他说，“到了一抹山坡上那就不怕了。”过河的时候迈一步，就将河里的踩脚石搬掉一步，免得日本人利用了赶上他。“簏亭西边不是有一带高坡么？”在山坡上一棵柏树的丫杈里他睡了一夜。“蜷蜷着象一只小鸟。”他自己说。第二天绝早，天刚刚透露微明的时候，他从树上下来，那一直跟着他的唯一的财产。“我以为是什么呢？软软的，吓我一跳；一看才知道是一条毯子。”

路上走着，饿了就在人家门口要点饭吃，渴了就喝一点冰冷的河水。“爷爷、哥哥都被日本人杀了。”他想，“家又不知逃到了哪里，得当兵报仇！”当兵，他决定加入八路军。八路军里有小鬼。”他说，“喜欢小孩子。”但是哪里去找八路军呢？漫无头绪地四处跑着，碰见队伍就问：“您是八路军么？”足足走了五天。五天只吃了四顿饭。夜里睡在人家底大门口或没有人住的土窑里；“象一个小叫花子。”他说。等出了襄垣，踏进了沁县境，这才碰到臂上挂“八路”符号的队伍。

“同志，你们要小鬼么？”他追述的时候，还可以从他底神气里看得出他当时的高兴。

八路军这支队伍特别是喜欢小孩子的：宣传员、通讯员、勤务员，甚至特务员，都要小孩子担任。普遍将这样的孩子叫“小鬼”。部队里很多干部，就是小鬼出身的。往往年纪二三十岁了，还保留着一种小孩底天真与纯洁。生命力的强韧，做起事来的勇敢与敏捷，都是从小鬼时期就养成了，就带了下来的。——王翰文这样爽利的孩子部队自然是欢迎的。还在行军的当中，就收留了他，派定他给一个政治委员当勤务。

“头一晚宿营，供给部发给我一套棉军装，是大人穿的；我穿上大得简直象棉袍子。”他说着仿佛还想象得出当时臃肿得象老和尚的样子。他指指，棉袄是垂到膝盖那样长的。

他告诉，有一次骑了政治委员的白马出差，在路上遇到日本人的飞机几乎炸死了。那时路上的人叫他躲到树底下去，他不，他要躲在白马的旁边。“红颜色，白颜色，不是最显著的轰炸目标么？为什么要躲在白马的旁边呢？”别人问他，他却有理由说：

“不，白马站着不动，飞机上的人会以为是一幢碑或是一块大石头呢！”那次躲在树底下的人有的被飞机扫射受伤了，他和白马却没要紧。

摆起龙门阵来他的故事可多了，经历绝不象一个十一岁的孩

子。

“小鬼，你骗人！”在座听的人会不信的。

“不信，你问么。”小鬼却满不在乎，意思说：“信不信由你。”

他说在游击队的时候，他们三个小鬼曾假装得象随便玩玩的样子，半夜去敌人驻扎的一个村子里投过炸弹。连日本人的一个小队长都炸死了。他说每人腰里揣好了两颗手榴弹，大摇大摆地到村子里去，还吹口哨呢，那样自然。日本人的哨兵以为是孩子也就不疑惑。他们跑到事先调查好的日本队长住的房子，还听得日本人正睡得打呼噜哩，便将拉了火线的手榴弹从破了的纸窗里递进去了。听得轰轰隆隆爆炸的时候，他们跑得还并不远，等日本人发觉赶来救人救火的当儿，他们已躲在黑影里听敌人底呻吟与号叫了。“村子外边看救火挺好玩的。”这时候讲来他还觉得得意。

又一次，四个小鬼跟了一个侦察班长曾将日本人的哨兵掐死了，他说也是漆黑的夜里，他们五个人摸进了村子，到敌人宿营的地方，敌人哨兵正扶了枪打盹呢，班长偷偷转到他的背后，将他拦腰抱住，掩住了嘴，四个小鬼就把枪给他缴了。把他扼住喉咙弄死也没出半点声息。他说，自此以后敌人放哨都不敢放到街口门口了，要放在屋顶上，放在树上。

这个小孩子，就这样在战斗环境里生长着。他已经很少很少想到家了。军队的生活使他很满意。他在敌人后方随便走来走去，象一条小鱼游泳在大海里；他没有感情的束缚，随处都仿佛是他底家。在乌苏一带同他一路走走，处处都几乎可以遇到他的熟人。“老王到哪里去？”“大胡子你干啥哩？”招呼起来都象老朋友，象久历疆场的战士。他学习虽不很紧张，但他过人的聪明已使他认识很多字了。送信认得出人名地名，买东西可以记简单的帐目。安主任有一次说他工作不安心，学习不努力，他反过

来批评安主任说：自高自大，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民主，官僚主义。弄得安主任都闭口无言，只好搭讪着说一声“调皮捣蛋”潦草下台。

同别的小鬼不同，他似乎不怎么喜欢唱歌。在晚上大家闲谈的时候，央着别人唱歌，自己却从不开口。请别人唱歌带几分命令的口气，轮到自己的时候又有一派“谁稀罕唱小曲小调呢”的神情。有些早熟吧？但终久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啊。

在乌苏，赶上阳历年，联络处的人大家会餐：十个菜，吃面食，还有酒喝，是相当热闹的。招待所的人大家一桌，王翰文和唱秧歌的小鬼都在座。唱一会歌，喝一会酒，大家都非常快乐。

“王桂姐偷南瓜”一支秧歌曾惹得人哈哈大笑：

巧打扮，一枝花，
小小脚儿赛乌鸦……

王翰文底豪饮，也颇使我惊讶。高粮白，一干一杯，四两的壶还不够他自己喝的。散席的时候，他不吐，不躁，只脸儿红红的，说：“我喝醉了。”——是怎样造就的这样一个孩子呢？啊，战斗中锻炼，灾难里抚养，才使他这样硬朗的吧？记得分别时，连半点留恋都没有，倒很爽快地说：“同志，慢慢走，前线再见！”

那坚定快乐的影子，到现在还亮在眼前。王翰文，多老气的一个名字啊，我倒喜欢他那个绰号“调皮捣蛋”。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罢了。

三 衙门下乡

城市与乡村素来是相对的，有乡下佬，就有街滑子。衙门照例是在城里，筑城仿佛是专为保护官保护衙门的。皇帝离开了京

城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譬如安禄山造反才逼得唐明皇驾幸西蜀。县官出城也是非同小可的，不是微服私访，就是查案验尸。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几乎一出关厢，便尔咫尺千里；一道城墙连城乡间人们的风俗习惯与思想意识都隔断了。可是“七七”的炮声一响，各地的城墙炸倒了（虽然多半是我们自己拆的），城市与乡村间的壁垒也就打通了。各地行政长官不但经常住在城外，就是衙门也跟着搬到乡下了；甚至随了战争的环境变迁而在村落、谷豁、丛林里不断地旅行着。大堂、花亭，不必什么四棵八柱，随便一棵树底下摆一张缺腿桌子就可以审汉奸、问官司。所谓父母官更不必八抬大轿前后顶马摆那些臭讲究臭派势了，旱烟袋一拿可以蹲在土地上同老百姓聊天、闲话。顶多披了一身“二尺半”，不认识的人看模样也不过猜他是一个大兵。但是各项事务却比从前来得丛杂繁复了；要能文又要能武，“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苟且潦草是办不了的。人民的性命，军队的粮秣，与汉奸谍探的斗争，事事都须注意周详，都须掌握坚定。

为了向群众解释合理负担与空舍清野的道理，山西高平县的县长曾半月价在乡村里奔波着。为了指挥游击队作战，沿了平汉铁路的磁县、邢台，县长就完全过的是军队生活；一颗黄封大印怕就是与文书的油印机和饲养员的马干放在一道的。南宫专员相秀林在香城战斗前后与敌人辗转追逐，有一次连自己的铺盖大行李都丢掉了。就是这号称晋东南行政支柱的沁县专员薄一波也是整天在部队里在群众中转圈圈的一个，他的专员公署是早就下了乡的。

山西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是在沁县。这是晋东南人人晓得的。但沁县城自从正月十二日以后，敌人飞机接连不断地轰炸，早已糜烂不堪，连街宅房屋都剩不下几间了；周围老百姓都已经将“隆隆隆隆雷似响，轰炸沁县城”的歌谣天天摆在了口上，公署是很难得再设在城里的，但是在哪儿呢？几乎问谁谁都不晓

得。这样倒教专程采访的人有些为难了。

那次我去访薄专员，是特别请一位乡导才成功的；但是原听说离乌苏只八九里的地方，我们清早骑了马出发，竟然走到晌午还没有走到。雪后阴霾的天气，既湿寒又黯淡，就是骑了马吧，也实不是怎么舒服的事。上一道九连山，下一道伏牛山，走了东沟，又走冀家洼，好歹在几个山岭底窠落中间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里才找到了专员公署。但是一个矮矮的门楼前面站着个自卫队模样的门岗却又告诉说：“这里是公署不错，专员却已经五天不在家了。要找他，到决死队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那就说不定了。”大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味。

微微有点失望，跨下来的马又跨上去。心里想：“这就是衙门么？”那么几间草房，那么几处人家，连座买卖铺户吃食商店都没有，作为一个专员的衙门所在处，却实在有点太简陋了。但听说牺盟会的上党中心区也在这里哩，这正是晋东南群众组织的总枢纽，正是十三个县份行政的核心，又对这个偏僻素朴的村落感到了它的幸运与重要。想：敌人所加给我们的苦难不正是中华民族可以磨炼得更坚强的黄金般宝贵的机会么？铁梁肉者可甘糟糠，地狱都会变作天堂，我感动了。一念之机微，使我从阴沉欲雪的天空里窥到了明媚的骄阳，觉到了荡漾的春光。马上加鞭，得意春风快马蹄，指向决死一纵队的路上，我高兴得要唱歌。

过郭村，正遇着决死游击一团在开誓师大会。说是明天他们就要开往前线去了。作为会场的清和道院的门前且停下来看看吧。那时讲话仿佛已经完了，台上正扮演着节目，台下冷风里立着的是士兵和老百姓的混合团体。士兵披了子弹袋，带了手榴弹，背了铺盖卷，一律整齐的武装；老百姓毡帽小棉袄，两手暖在袖筒里，大家都极兴奋。一出秧歌，是“送儿上前线”，一个舞蹈是“海陆空军”。都给人够多的激发与鼓励。佛殿四周墙上的标语：“到战场上显我们的威风！”“我们要给老百姓一个好

的印象！”“一百二十个同志手拉手地上前线。”遒劲的大字都仿佛伴了士兵的热血在活活跳动。在墙报上士兵们写着：

……短小铺的钱应当还清，借老百姓的东西要还，坏了要赔，还要给他们说道歉的话。要整理我们的行装，把我们所带的东西都准备好。到出发的那天要开一个军民联欢会，安慰我们的老百姓。要到前方拚命，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使老百姓过安稳日子。……

还有一个第一营的张富旺写了一大段告别老百姓的话之后，末尾结束着说：“亲爱的父老们，再会吧！”不知怎么这样一句话几乎唤出了我的眼泪。记得六八五团要冲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开往山东的时候，为了千百壮士一齐喊“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继续东进”一个口号，与朱德将军在冰冷的寒夜里，荒旷的郊野上，象慈母一样那么娓娓动听的嘱咐战士的一些敌人后方游击战的谆谆训话，我曾兴奋得整夜不眠。

在乌苏我也看见过老百姓欢送决死队开拔的事：一支吹唢呐敲锣鼓象新嫁娘用的乐队，紧跟了老百姓赠给队伍的锦旗，后面抬着一方桌茶食：花生麻糖之类；再来是自卫队、儿童团、妇救会。有小孩子领导着喊口号：“决死队是老百姓的队伍啊！”决死队呢，一连人走在后边也喊：“乌苏的老百姓真好呀！我们要上前线多杀几个日本人呀！”感情都那样热烈又那样融洽。晚上队伍以各排作东道还要在住处分别地同老百姓聚餐呢，他们实在是互相爱护着。……

誓师大会的台前眼看已经黄昏了，赶到另一处小村子，赶到另一所下了乡的衙门我才会见了也是决死队政治委员的薄专员。

白皙的面孔，刮得青虚虚的络腮胡子，有点西洋美的是那样一个精干漂亮的人物。听说曾为了思想进步坐过六年监狱哩！态度是从容而亲切的。给他谈谈话吧，他绝不会使你感到一般作客的偏促。象在自己家里，笼了火盆的屋里是姓张、姓梁、姓傅的

他那么一些部下；谈话中勤务员也插嘴，真是又自然又洒脱。他是健谈的，谈到深夜，精神还很饱满。传闻他有“铁嘴”的绰号，若然没有更好的暗示，至少是对他一开口便滔滔不穷的一个特写。譬如冀家洼元旦次日他报告山西一年来的政况，从午前十点开始，一直讲到掌灯时分，听的人还觉得津津有味。

“沁州三宝：瓜子，小米，吴窑老。”叫人随便买些零食，他这样对我说。

“别人的生活，愈打愈坏；我们的生活却愈打愈好。——你看我们还可以吃消夜呢。”等谈话中间端上酒菜来的时候，他的话匣子又换了片子了。幽默里含蓄了深意。话引申开岂不是向后方躲的不见得舒服，在战区支撑的倒满有安乐日子。他不喝酒，也不吸烟，一个嗜好，是喜欢吃冷羊肉。那是清水羊肉加作料自己在炭火上煨的，大家抢着吃他一罐，味道的确相当鲜美。

谈到军装，他说：“决死队呢，还照人家八路军差的远；处处都得向人家学习。我们旅长今天就到八路军参观去了。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差堪自慰的，就是我们队伍的人数愈打愈多。啊，越打越多的队伍总不至太坏吧。哈哈！”一阵得意的轻笑。

谈到民众运动，他说：“我们讲民主，村长已全部做到民选了。选举法老百姓还有发明：叫什么香火点选法。大家提出候选名单，选举人喜欢谁，选谁，就在谁底名字下用香火烧一个窟窿。结果检查，谁底下的窟窿最多，谁就当选。”在座的人听得都笑了。“儿童团放哨，他们也发明了一种新的办法叫放伏哨：放哨的人隐蔽起来，他看到别人，别人看不到他。——看井防毒，妇女们也进步了，说是叫半腰加盖，井底养鱼……”

战地的衙门是多半下乡了。非战地衙门也欢迎下乡吧。真正扎根在肥沃的土壤里的树是最容易茂盛的，真正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府是最稳当的！

四 八万只臂膀

晋东南二十四县的群众大会，是四万个人的人海，带了四万个响亮的喉咙，八万只坚韧的手臂。喉咙的吼声象惊涛，象暴风雨；手臂的挥动也仿佛翻得转山岳，挽得住江河的奔流。混迹在人海里的人是会感觉到象海滩上一粒砂子，春天里一株野草那样渺小吧。

会场座落在沁县城南关外的广场上，北靠被轰炸得破碎不堪的城阙，南边是蜿蜒东去的小漳河。小漳河结冰了，映带着沿河起伏的丘陵，将广场绕成一个小盆地。大地若是母亲，这盆地应是母亲温暖的怀抱吧。太阳挂在高空，耀眼地照着人，煦暖地抚摸着人。纵目望去，又是漫山遍野白皑皑没有融化的积雪。好日子好景致啊！一切仿佛在笑，在唱歌。

实在是唱歌呢。你看那东来的西来的象潮水一样涌着的人群啊！转过一个山头远远就望见了。黑压压的，还排着队伍，那么整齐，又那么自然地行进着。是些什么人呢？是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聚集了来的、纯真的平民百姓。打头的儿童团底小孩子，一律拿着木棍，穿着得头紧脚紧。跟了来的妇女队，天足的，缠足的，手里摇着一面红绿纸旗，个个刮净的短袄，腿带扎得紧紧的，还围了各式各样的毛线围巾。自卫队，雄赳赳的，都带了一付红通通的脸，茁壮的身子，红缨绿缨的枪，黄缨蓝缨的梭标，招展着象秋禾田里的高粮棵。担架队抬着担架，破坏队扛着铲锹，输送队两人抬着桶的，一人担着筐的，牲口驮着粮的，连骡子小毛驴也上场了。头上戴了草扎的伪装，背上背着打好的铺盖卷——一队、两队，三百人、五百人，象竞赛一样的，蹿高蹿，唱秧歌，呼口号，喊“一、二、三、四”；还有敲着锣鼓家什吹着唢呐来的呢；也有的奏着军乐。实在太热闹了，花样太多

了，眼睛、耳朵，都感到接应不暇。队伍旁边望着，队伍里踏着步子走着，你为这汹涌的洪流会激动得落泪吧？但我知道你是快乐的。

司令台是搭在北面拆毁了的城墙脚下的。一面红旗迎风飘舞，人们底心鼓舞着，都象飞起来那样舒畅愉快。

报到了，正午日当头。按了三路行军纵队换了村庄次序站成一个扇面，山曲编村，漳源锁，松子村，长街……团体代表不计，村与村是八十六个单位，总数是三万六千四百一十八人。司令台两旁拥挤着的无组织的群众又何止五千六千呢？只吃食小摊就是两趟闹市。请你站稳吧，不然，这人的巨流会将你淹没了的。

“老乡，你怎么不参加呢？”随便问一个旁边的老头子。

“唉，我是武乡；这里来的只是沁县的。”

“老乡家离这里多远？这样大年纪了还来干什么？”

“看热闹啊！活了一辈子了，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大世面，人真多啊，你看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活到六七十岁也还是第一次看见。原来抗日战争是中国四千年来空前的大事！沁县一县摆在面前的是四万，然而我们要动员的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啊！想想数字已经够惊人了，若然亲眼看到四万万五千万人在一个口令下动作起来的话啊，你日本的大炮会吓得不响，飞机会吓得降落的吧？蕞尔岛国，告诉你，我们是注定了：非胜利不可。

请检阅一下我们的非武装的人民大众吧。

司令台上朱德将军，薄、戎两专员，各军各界的团体代表；司令台下，一队过去了，喊：“努力奋斗！”两队过去了，小脚妇女也微笑着红喷喷的脸向右看开正步走。三队、四队，高蹠上戏装打扮的花衫小生在唱《抗日点将录》：“人民武装总司令，朱德将军人人敬……”一会儿玩狮猫的也出场了，玩了一遍又一

遍，惟恐没人叫好捧场。烟立村防空演习：哨子一响是紧急警报，儿童团的孩子便都疏散卧倒了。静静地鸦雀无声。俄而飞机（纸扎的）来了，口里嗡嗡响，毕毕剥剥（鞭炮声）扫射了一阵机关枪，打了一个盘旋又飞过去了。一声漫长的哨子，解除了警报。小孩子掸掸土便又迅速集合。还有几个小孩子仿佛没听见哨子响，依旧卧在那里，你会替他着急：“做错了把？”不，原来他们受伤了。你看后边赶来了担架队和挂了红十字的救护队啊，将小孩子抬上了担架，你这才会鼓掌喝采。

自卫队演习怎样进攻、防御，怎样迂回、包抄；坦克车（纸糊的）也出动了。火鞭是枪声，爆竹是手榴弹、炮声。一队佯退，一队猛攻，猛攻的遭了埋伏便全军覆灭了。挺进的遇到侧击便溃不成军了。你会相信这演习的人就是平日与锄头镰刀为伍早晚埋头在田地里辛苦劳动的老百姓么？战争唤醒了他们，战争教育了他们，在烽火的燃烧里他们什么都学会了哩！火线上作战也好，后方管理事务也好，群众才是力量的源泉。什么时候要便什么时候给，要什么便有什么，那是无尽藏的宝库啊！——你听一个真正农民的代表曹寒用的讲话吧：

“……代表农民干部八千四百人、农民三十八万向毛主席致敬！”他这样开头，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啊。“日本人抢我们的东西，能拉的粮食拉走，能带的妇女小孩带走，看我们的房屋拉不动也带不走他便给我们烧！看这样的情形我们还不赶快来打倒他么？……”话该是不用多讲的。

朱德将军说：“我们要人民拥护军队，军队护卫政权，只要团结一致打下去，我们一定胜利的……。”薄专员说：“……粉碎挑拨离间动摇妥协，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地统一抗战下去，……”

好的军队，好的政权，与更好的千万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串成一条心，还哪里去找我们的敌人呢？敌人怕早早缩紧头

充乌龟了。这种力量是碰不破、打不碎、烧不毁的！是不可战胜的！在沁县城里胜利品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亲笔写给日本板垣大将的题字“日本国歌”，那是平型关战斗八路军从日将板垣手里得来的。别的堆积得山样高的大衣、军毯、枪枝，写满了“祝出征”“祝入营”的太阳旗不算，只这幅题字就足够向世界证明日本军阀指挥下的一群是应当从那里来赶快再回那里去了。在又一个工艺品展览会上，我们看得到武乡造的手榴弹、地雷；辽县造的套筒枪；黎城的小金口步枪；和顺的镢把枪……正回答了“自力更生”那个响亮的号召！

几乎炸平了的沁县街上，于残砖败垒的空隙里，处处看得到新年贴着的朱红对联。甚至土地庙上也有：土地也抗战，早已上前线。从废墟上生长出新的力量，哺育着新的花朵，是令人高兴的。——

一个拳头，一把刀，一条枪，
都要送给前方，
一个铜板，一块面包，一件棉袄，
都要送给前方。

是这样的歌声：“收复失地”，不是今年是明年。你看沁县城挥舞着八万只有力的臂膀！

选自《烟尘集》

年轻的县长

孟 美

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不大爱说话，高兴的时候，就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的笑；他不象别的青年人那样活泼，倒象是一个哲学家，老是在沉默。他勇敢，我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带着他那支不能连发的手枪到接近敌区的去。每次和敌人战斗，他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可惜他的身体不怎么健康。他那苍白的有些漂亮的面孔，叫人想起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然而他不是，他家里很穷，也没有读过几天书，抗战以后，他才得到了思想上的丰富的营养，他是在抗战的炮火中发育起来的。

他就是边山区人民的领袖，人民热爱着的青年县长王荫芝。

一两天来，我们接到了不少的情报，说敌人的公路加速度的伸展进来了，伸展到我们根据地里面来了；我们也派人去侦察过。不错，敌人用了两门大炮在掩护着上千的民伕和二三百工兵在赶修，那轰炸山岩的爆裂声离我们已经很近了。今天很有可能修到龙泉寺。

怎么办呢？王荫芝同志简捷的回答了：“破坏呀！今天晚上就动手。”下了命令，晚上，我们的破坏大队就在一个村子的打麦场上集合了。没有一个上年纪的人，全是象铁一样结实的三百多个小伙子。

站在这队伍前头的王荫芝同志说：

“同志们！敌人的汽车路，就是一条毒蛇，这条毒蛇已经爬到我们家里来了，它要吃人呵！……但是，我们怕吗？不，绝不！它白天爬，我们晚上就斩断它……”

队伍有些乱了，从队伍里散出了嘈杂的声音，讲话的人咬了一下牙：

“怎么？你们怕吗？你们不敢去吗？”接着这吃惊的尾音，队伍里有人说话了：

“县长你说什么呵，怕！你说我们怕吗？过去你叫我们干什么事，我们哪一回说过怕呢？怕什么？今天晚上破这路我们还怕吗？”说话的人把脸转过去，向着自己那一排黑压压的人影，用那半哑的嗓子使劲的叫了一声：“同志们！我们怕吗？”

“不怕”象一声雷在那夜的天空里爆炸开来。刚才的嘈乱，原来是他们过分的高兴。于是，王荫芝同志兴奋地又象是抱歉的笑了一笑，一摆手：

“那么，走吧！今天晚上的任务是破坏××村当中的大石桥，听手榴弹声集合。”

队伍跟着王荫芝同志移动了，用着急进的脚步，穿过二月的夜，山岗，河流，睡了的树林和村庄。……

一座多么坚固的古中国的建筑呵！我们就要破坏它，因为今天毒蛇就从这上面爬过。石条是那么粗硬，大家的衣服给汗透了，手上出血了，气喘了；然而，谁也没有休息，忘记了口渴，忘记了疲倦，也忘记了痛苦。终于，桥上的石条一块一块的给推到深沟里去了，兴奋的心在每个人的胸腔里跳起来，真想唱啦！

夜，跟着这石桥也快要结束了，东方浮起了一层白朦朦的雾。

三颗手榴弹响了。听着这信号，我们爬上了山岗。站在黎明的山头上，我心里泛滥着一种说不出的清新和愉快……

查完人数，还差一个小队没来，我和王荫芝同志跑到原来指定的地方去，发现他们还在那儿干着。王荫芝同志问他们：“你

们没听见响手榴弹吗？”

“听见了。”又是那个半哑的嗓子。

“听见了为什么不集合？”

“没有干完。”

“没干完今天晚上再来，天已经亮了。”

“今晚还有今晚的事，现在干完。”

“敌人就会来呵！”

“来了就打！”

“我们没带武器，人也少。”

“我们带着手榴弹，还有一支步枪；人少怕什么？”来了就拚命！拚不一定就死，但是这路修成了就活不成；晚上破不好，白天敌人就会填上。王荫芝同志踌躇了一下，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坚决的说：“不行！马上回去！”于是，这些诚实的人就扛起家伙，跟着我们回来了。他们是那样坚强，但他们却是这样听从他。我曾经听见他们说过：“王县长的话是不会错的。”

回到来时集合的村子，人们都在吃早饭了。村子里的人高兴的给自己的领袖送来了面条和鸡蛋，王荫芝同志都一一谢绝了，他只吃了一个糠窝窝头，就又带着手枪朝前面一个地方走去。

那里是敌人最猖狂的地方，人民在屠刀下面过着屈辱的日子，然而他们还是反抗着，进行着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王荫芝同志一去，给他们带去了更多的新希望，给他们斗争的火焰加了油。

两天以后，王荫芝同志从敌人的包围当中冲出来，脱险回来了。回来后，他又领着公安队员和那些强悍的人民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

今年四月的一个早晨，王荫芝同志就在伏击敌人的一个战斗中流了他最后的血，死在炮弹下了。那儿的人民，哀痛的送走他们领袖的尸体，用胜利的斗争，祭奠了他。

选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出版之《华北文艺》第三期

白云山上

袁 潮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鬼子集中了五、六万主力部队和四、五万伪军，从平汉同蒲两铁路线同时出动，向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残酷的大扫荡。

浆水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大镇。是太行根据地开辟最早的一个地区，也是这次敌人扫荡的重点区域。

十号的下午，从平汉线出发的敌人，已经两路侵占了邢台山川里的大部地区，并在浆水镇打下了临时的据点。浆水镇一带的群众，都已在当天的早晨，转移到西南的白云山上。

白云山距浆水镇有八、九里路，是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大山。因为山上常有云雾飘浮在山间，所以那一带的人们，把这座山叫做白云山。山势非常险要，除了西面和太行山巅相连接以外，其余东、南、北三面都是直上直下的绝壁，和前面的王莽山，南边的五指山都不相连贯，通往这座山上的道路，只有朝东面一条，而且是一个弯曲的羊肠小道。

山顶上长满了栗树、枣树、大圆叶的秋树，到处都是膝盖高的野草。正是阴历四月栗花开放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香喷喷的。山上的人散布得满山遍野，山洞里、岩石下，大树下，一堆一伙的老头、小孩、妇女、牲口……到处都是，喊叫声、哭号声、驴叫声，到处传播着嘈杂的响声与山谷的回音。

转移到这座白云山有浆水、南峪、下店、安庄、河东五个村庄的民兵和老乡。还有浆水区武委会主任周文芳，他们等到全部群众转移到山顶以后，根据县指挥部的命令，便由周文芳领导着成立了浆水小区战时指挥部。参加这个指挥部的有：周文芳，浆水民兵队长李永华，镇长王永合，安庄村长李来成，南峪村长张老五。

指挥部下分了两个组，一个是后方工作组，由王永合、李来成、张老五及各村民事委员等十五人组成。专门负责群众的转移、隐藏、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和纠纷问题；另一个是前方战斗组，参加这组的是各村民兵，共有四十八个人，编了四个班。李永华为总队长，周文芳为总参谋。除外，还组织了五十多个壮年，负责传递讯息，帮助前后方运转东西。各村党的组织怎么办呢？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根据县委指示便由五个村庄的支部，共同组成了战时总支委员会，由周文芳（区委之一）任总支书记，各村支部书记任委员。

这天，从路罗和稻畦两川南北两路进攻的敌人，已在浆水、安庄两村安下了临时据点。

第二天，天不亮，山上的人都起来了，家家在用石块支起的锅灶做起饭来，到处冒着青烟，当东方发亮的时候，大家都已把饭吃过了。

太阳刚刚发红，李永华和周文芳把民兵集合起来，便带往前面的山头去，有的蹲在石块上，有的蹲在草窝里，还有的爬在栗树上，个个都瞅着据点的敌人。李永华和周文芳直梗梗的站在大石头上，向四外瞭望，天气格外清亮，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两边山上的栗树和青草，长得一片鲜绿；前面大川里的水，象一条洁白的丝带，湾湾曲曲流向远方；两岸的麦田，长得一片金黄，风吹麦浪，象起伏的波浪。李永华用手指着大川，怒狠狠地骂道：“你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么好！可恨他妈的鬼子又来跟我们捣乱

了！”周文芳用坚决的口吻说：我们要狠狠的打击敌人，保卫麦收，保卫家乡！”

太阳升得很高了，还没有发现敌人的动静，根据过去的经验，每次敌人扫荡的规律，大都是第一天住下以后，第二天就会出来，搜山，而且太阳一发红，就会出发的，现在呢？大家坐了老半天什么动静也没有。蹲在山头上的民兵，已经感到有些无聊了。

大家在山头上爬了一天，太阳偏西的时候，除掉留下几个放哨的以外，才回到山洼去休息。

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了。

太阳发红的时候，北边对面的老爷山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当周文芳、李永华正要带领民兵爬上山顶去，北山头上传来了紧急的情报：

“喂！大家注意！老爷山上发现了敌人……”

“快，快爬到山头去！”李永华下命令。民兵们从树林的青草窝里擦擦的跑上了山顶。

老爷山和白云山相距很远，南北隔着一条大川，所以除了山顶上的古庙(老爷庙)和一些大树可以模糊的看见以外，敌人的动作是一点也看不清，只听得从北山顶上传来激烈的枪声。

敌人在老爷山上“清剿”的时间很长，从早晨一直到半晌，枪声才渐渐地稀少了。民兵们估计敌人已经退回去，他们便从山头上爬了下来，整了整衣裳，由周文芳、李永华带着回到山洼去。

敌人“清剿”了老爷山后，便于第四天清剿王莽山。

清早，敌人象疯狗一样爬上了王莽山顶。枪声“吼吼”的乱叫，惊得山上的红嘴乌鸦满天乱飞。

白云山和王莽山东西相对，中间只隔着一条横沟，敌人的一切动作都可以看得清楚。穿着黄色军装的敌人，散布了满山遍野，机枪到处扫射，这里“嘣嘣！”那里“哒哒！”哭声、叫声、鬼子们的呼喊声，嚷成了一团。

掩蔽在灌木丛里和大石峡里的民兵，亲眼看见了鬼子们的暴行；一批一批的青年、老头、小孩、妇女、从万丈悬崖的山头上被推下崖去。民兵们的肺都气炸了，这怎能忍得下去呀！他们一致要求队长：“打狗日的。”

李永华是个硬性人，早已气得眼睛发红，嚙吃嚙吃地直长出气！但几次要下命令都被周文芳阻止了。虽然距王莽山不远，但打枪是够不到的；打枪不仅没效，反而会引来敌人向白云山上打炮的。

敌人在王莽山上疯狂地跑来跑去，整整折腾了多半天，才滚下去了。

东面北面的两座大山，都已“清剿”过了。明天呢？很可能向白云山出动。为了能很好的掌握明天的情况，周文芳、李永华便派出一班长刘春荣和民兵李不喜、郭小有三个人，去打探今天敌人在王莽山的情况。

天昏黑的时候，三个探信的民兵回来了。

周文芳住的岩石下面，围了一大圈子人，都来打问王莽山的真实情况。刘春荣往石板上一蹲，便唤了一声说：“狗日的真是残忍极了！大河村的人，快……快叫他们杀完哪！……”

“死的都是谁？”

“谁？听我给你们说吧！”刘春荣扳着指头一个个的说着：“刘家春来死了，魁小死了，大脏、二脏弟兄两都被鬼子挑死了……”他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南坡上那个看病医生刘老善，也被推到崖下去了。还有，李振亮丈人家的人，死得最惨了，丈母、小姨子，都给刺刀挑通了胸膛，丈人李老有也被推下崖去，一家三口都完了！”

“我舅舅家里怎么样？”李永华很关切地问。

“别提了，”刘春荣叹了一口气说：“听说你舅父两口全被鬼子从山顶推到山下了，恐怕连尸首也收拾不起来啦！”

许多民兵听到这些情况，都低下了头流出泪来。

李永华这个硬性人，从来不曾掉过眼泪，这次一听到舅父死得那样凄惨，泪珠再也止不住了。因为他三岁上死了父母，从小就在他舅父家里长大的。

的确，大河村的人，受的损失很大。据刘春荣知道的就有三十多个人死了，而且死得都很惨。除了用枪打死和刺刀挑死的以外，大部分都被推到山下摔得骨肉粉碎了。

周文芳呢？究竟还是一个沉住气的人，他一点眼泪也没有掉，眼睛也没有发红，只是翻来复去的向刘春荣问着敌人怎样搜山？有什么特点？大河村群众遭受损失的原因……。因为他考虑的不光是仇恨敌人，主要是怎样打击敌人的问题。

根据今天王莽山的情况，敌人“清剿”有这么几个特点：爬山时，不走道路，搜山时假装小孩哭妈妈，装大人叫孩子。发现了目标就打枪、呐喊。大河村吃亏的原因：一是把石雷都埋在道路上，大部敌人没有从路上走，因此敌人很快爬到了山上；二是把牲口撒得满山洼，没有很好的隐藏，敌人到时，枪声一响，毛驴到处“哇！哇！”的乱叫，结果被敌人发现了目标。

周文芳细心地分析了各种情况以后，提出了对付敌人的办法：主动的打击敌人，怎样打法呢？第一个要在通往白云山的道口上，打他的一个埋伏，把石雷布置在路口的两边。敌人来时，石雷爆炸，趁机打他一个排子枪，给他个当头一棒。这一棒打住了，敌人就会退回去，假如打不住怎么办呢！随即把埋伏在山腰里的民兵撤到山洞来，跟他打游击。第二，明天的时候，接受王莽山的教训，把老头、小孩、妇女都掩蔽在山洞里，石峡里。牲口哩？一方面发动大家拔些荆条长草编成草片，披在牲口身上；另一方面把毛驴嘴巴用绳绑住，避免枪响时大叫。周文芳说到这里就问大家：“这样的计划怎么样？”

“好！好！”民兵们一声大喊。

“怪不得叫你周参谋！一点不假！”

他们在纷纷地议论着。

李永华也觉得这计划很细密，提不出新的意见，只是笑着说：“妙极了！还是我们的上级有办法。”

于是，就按计划决定了具体行动。

夜间，月亮照得格外明亮。

李永华带着民兵到山下去布置明天的战斗。山洼里的人们，有的拔着野草、荆条，有的编着草片。山洼里，“擦擦”的响声，给这明朗的月夜打起了清脆的节奏。

李永华、周文芳和民兵们，几乎一夜没睡觉。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第二天(已经是到山上来的第五天了)，天不亮，人们就吃过了饭。妇女、小孩、老头，也都躲到了石峡和山洞里，牲口身上都披上了青绿草衣，赶进了灌木丛里。

民兵们已全部在山根下埋伏好了。

太阳刚露头，正好浆水据点的敌人出发了。

前面山头放哨的民兵，把立着的草人推倒了(草人是传递敌情的信号)。

民兵们埋伏在草窝里，灌木丛里。李永华、周文芳爬在石头后面，都聚精会神地瞭望着敌人。

敌人的大队、牲口践踏随着麦田，大摇大摆的走来了。因为通往白云山上没有旁的道路，敌人走到山根时都拥挤在一起。敌人整顿了人马、牲口，正要准备上山的时候，刘队长在大石头后面暗暗的下了命令。

“轰！”

“轰！……”

地雷爆炸了，象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石块漫地飞炸，山地

冒起一团团的黑烟。随着石雷的爆炸，紧接着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惊慌的敌人、牲口，在草窝里到处乱跑，慌张地乱成一团。

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了。敌人趁着机枪的掩护，才撤离了石雷爆炸的地区。整顿了一下人马，还想再来一次冲锋，但又怕再中了石雷，便只好退回老窝去。

敌人刚刚撤走，民兵们就跑来打扫战场。的确，这场埋伏战，敌人吃亏很大。死尸、牲口横三竖四的躺在草窝里，有的炸碎了脑袋，有的炸掉了胳膊，还有的全身都炸得开了花。血溅在石头上，草窝里到处都是。民兵们看着每一具死尸，狠狠地骂着：“狗日的！真是该死的东西！”

战场清查的结果：鬼子共打死三个，得了两枝三八式步枪，一匹腿上受了伤的大个洋马，还有皮靴、大米、饭盒、罐头、饼干……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民兵们得了这些东西，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上山的时候，李振亮、刘春荣背着三八式枪，李不喜牵着大洋马，李永华、周文芳腰里夸上了明晃晃的东洋刀，活象两个指挥官，大家唱着歌，快活地爬上了山顶。

这一个胜仗，一方面对白云山及周围的老爷山、五指山的民兵有很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引动了敌人把主要目标对准在白云山上。为了这种情况，县指挥部特给他们来了一封信，大加表扬，并嘱咐他们不要骄傲，还要时时刻刻防备敌人。

第六天，天气大雾，山上山下的云雾，到处拥来拥去。树枝上、草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到处是湿漉漉的。

民兵们前天夜里没有睡觉，昨天又打了一仗，已经够疲累了。今天这样的大雾，大家估计敌人不会出发。天气大亮时大家还在休息。

谁知敌人诡计真多，企图趁着大雾来消灭白云山上的民兵。

天亮的时候，山头上放哨的民兵李振亮、郭小有，发现了山

下有动静。石头块“哗啦”的在响，李振亮爬在山石上仔细的往下一看，云雾里有许多黑影向山上移动，他又侧耳听了听，似乎又有马蹄声响，他往起一站，说了一声：“敌人爬上来了！”便顺手从腰里掏出一颗手榴弹用力扔下山去。接着郭小有大声地叫喊：“就是敌人爬上山来了！”

山洼里的人们立刻惊动起来了。李永华正在岩石下睡大觉，骤然被周文芳一叫，立刻站了起来，抓住了大枪，吹起紧急的集合哨子，民兵们都扛着大枪匆匆地跑了过来。

李永华下了紧急命令：“敌人已经快冲到山上来了！同志们，沉住气！赶快占领前面的山头。”

民兵们在李永华、周文芳带领下，踏着湿漉漉的草地悄悄地爬上了东山头。在白茫茫的迷雾中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得山腰里的石头“哗啦！哗啦！”地响。他们朝着响声，试探地投下了几颗手榴弹。

“轰！”

“轰！……”

手榴弹在云雾里爆炸了。黑烟和云雾滚成一团。随着一阵激烈的机枪向山头扫射过来。敌人的先头部队冲上山来。李永华托着大枪，把牙一咬，大喊一声：“冲呀！”带着民兵冲过去了。接着一阵手榴弹把第一批敌人打得退下了。第二批敌人又冲上来，民兵们又是一阵手榴弹，又把敌人打了下去。第三批、第四批都被民兵打下去了。

最后，大批的敌人冲上来了，可是民兵们的手榴弹、子弹都已打光了。

李永华瞪着眼，托着刺刀，喊了一声：“同志们，拚呀！”就猛冲了过去。接着民兵们跟着拥上去。李永华真是一个勇汉，个子又高大，冲上去的时候，一连刺倒了三个敌人。最后三个敌人夹击他，被刺穿了胸膛，鲜血直喷出来，刘春荣一见队长躺倒

了，迅速的冲过去，把敌人一连刺倒了两个。

在云雾里挥动着闪光的刺刀，血溅在草叶上到处是红血洼。

民兵们个个都很勇敢，他们习惯了的山间生活，在灌木丛里托着刺刀穿来穿去，十分灵活，鬼子穿着沉重的高筒大皮靴，在青草窝里，象鸭子一样地拙笨。最后被民兵们挤下去了。

这场大战虽然把敌人打下去了，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队长李永华、第一班长刘春荣、第三班付班长李振亮都壮烈的牺牲了；安庄的民兵郭小有挂了重彩；周文芳呢？虽说没有挂重彩，但浑身上下的衣服，被刺刀擦的和枣针挂的一片一片的，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了。民兵们，有的被枪弹射穿了衣服，有的被刺刀划破了皮肉，不受一点伤的几乎没有了。

这一场对民兵们的挫折是很大的。特别是李队长的牺牲，人人都感到很大的惋惜。但是情况越来越紧张，要求他们继续战斗，指挥部为了鼓动民兵们的战斗情绪，把牺牲的几个同志的尸首暂时安置以后，第二天晚上开了一个追悼会。各村干部和全体民兵都参加了。会上周文芳对敌人的错误估计，作了深刻的检讨以后，并向大家作了恳切而悲痛讲话，号召全体民兵继续战斗，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战斗以后，敌人散出了许多谣言：什么“八路军大批队伍投降了，靠山失掉了，应当快快投降皇军，投降了皇军会优待你们，不烧不杀，还说皇军剿到山上，大人、孩子、鸡犬不留。

两天以后，谣言一阵阵传来，飞机也嗡嗡着散发传单。

白云山的群众，在山上已经坚持了十天十夜，粮食快要吃光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群众的情绪低落下来，民兵呢？虽然情绪还好，但大家的精神上已经感到有些恐慌，因为手榴弹和子弹都已打光了。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在周文芳的主持下，便召开了一个扩大的指挥部会议，除了指挥部的负责人以外，各村主要干部和民

兵班长都参加了。会上大家把各种情况作了个分析，认为当前的情况是严重的，怎样扭转这个局面呢？经大家讨论的结果：认为一方面需要同县指挥部取得密切的联系，并与附近小区指挥部取得更好的配合；另一方面需要把全山群众的力量动员起来，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于是就按照着这个办法，作出了决定。

会议结束后，指挥部就马上派了两个自卫队员到县指挥部去送信，另外派了四个民兵到内羊、路罗两个小区指挥部去请求支援。

当夜就开始了宣传动员工作。为了能很好的转变群众的情绪，便首先在党内进行了动员。周文芳以总支部书记的资格，召开了党员动员大会。会上，他代表党向全体党员作了报告，把敌人和我们的情况向大家作了很好的分析。最后，他鼓动着全体党员说：

“党员同志们！敌人这次用的兵力是很大的，企图摧毁我们的太行根据地……但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全区军民到处都在打击敌人。我们同敌人坚持了十天十夜的斗争，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目前，我们是处在最困难的关头，可是我们必须渡过困难……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如何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坚持斗争。我相信……有着我们毛主席的领导，有着我们全太行区的军民一致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扫荡……”周文芳这个富有政治鼓动性的报告，给了全体党员很大的启示和鼓舞。

党内动员以后，正要在群众中进行动员的时候，恰好到县指挥部送信的自卫队员，绕着敌人的据点回来了。周文芳接住县指挥部的指示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浆水小区指挥部的同志们！你们在白云山领导了民兵，坚持了十天的斗争，保卫山上的群众。你们这种顽抗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但是应当认识，敌人还在用一切办法，企图最后“清

剿”白云山。应当号召与组织全体群众，提高警惕，克服困难，继续坚持斗争，粉碎敌人的阴谋。现在我们的部队已从外线转移过来，而且在沙（河）武（安）之间打了胜仗。你们应当相信，敌人的扫荡是会很快被我们粉碎的。”

周文芳和指挥部的同志们反复的读了两遍，信心越发提高了。于是，决定当晚向全体群众进行动员。

晚上在树林里开起了群众大会。周文芳先把县指挥部里的信，向大家大声的读了两遍，随后又把当前的情况作了分析。最后他满有信心的说：“乡亲们！不要发愁。我们有的是办法！只要我们大家都动员起来，就能够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有武器和子弹吗？有！有的是！我们的枪和子弹就是这座白云山！……我们全山上的人都动员起来，把山上的石头都掀了起来，敌人来时从山上扔下去，还挡不住狗日的大炮和机枪吗？！……”

没粮的问题怎么办呢？他也提出了办法：“发动妇女、老头到山上打野菜，吃树皮，咬紧牙关要坚持斗争，渡过困难，敌人的扫荡很快就会被粉碎的！”

周文芳得到上级的指示，办法越发显得英明了。他真象白云山上的活“诸葛”，经过他这一阵子的鼓动，大家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年青小伙子们的勇气更足的。小伙子们说：“办法好，非叫狗日的见了阎老五不可！”

第二天，白云山的人全都动员起来了。男男女女散布了满山遍野。妇女、儿童到处找着可吃的野菜，青壮年弯着腰把石块一块块的搬起来。

浆水附近小区的民兵，已经和他们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每天夜里到浆水和安庄据点扰乱敌人，不是摸敌人的岗哨，就是向据点里打土炮，使敌人整夜不能睡觉，所以战斗以后，一连五天没有向白云山上去清剿。山上的人们，就利用这些空隙，用木杠、铁撬把山顶上的石头全都掀了起来。有的碾盘大，有的象水

缸那样粗，小的也有粮食斗那么大，石头沿着山边堆在山顶上，象一座大围墙。

一天，大批的敌人拥到白云山下。

敌人知道民兵已打完了子弹，爬山的时候十分大胆。迫击炮叫了两声，山上也没有动静，野兽们便更不在意地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山上爬动，心里在做着梦。

爬伏在山头上的民兵，一见敌人向山上来，都想马上动作，一致要求周文芳：“快发命令吧！还不动手等什么？”周文芳的答复是：“不要慌，再等一等！”

当敌人蹒跚地到了半山腰，周文芳便急促的发下第一道命令：

“同志们！开始发射了！”

山上的大石块“哗啦哗啦”地飞滚下去了。好象几百门炮一起发出了炮弹，满山惊天动地的冒起了狼烟，飞快的石块撞着山间，到处爆炸着。敌人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有的倒下了，有的抱着头到处乱跑。

一会儿，敌人从山腰退了下去。

敌人的迫击炮激烈的向山顶发射起来，山上的石声也渐渐地稀少了。敌人以为民兵们的石头大概已用完，便又整顿了人马，向山上扑来。

其实，民兵们扔下的仅仅是第一批，而且还是较小的石块。他们叫做“小钢炮”，更大的石块还留在后面呢！他们叫做“迫击炮。”周文芳一见敌人又爬上来了，便发出了第二道命令：

“同志们！开动大炮！”

于是四、五个人，推着一块块地大石头，滚下了山头！

这石头的个是真够大！个个都有人来高，几搂粗。滚下山去，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震动得满山发响，撞着山间的石头到处开花，一个大“炮弹”，爆炸成无数的小“炮弹”，这

“小炮弹”也同样的在爆炸着。

“轰隆！”“哗啦！”“咕噜！……”响成了一个声音。

在这样密集的“炮弹”猛击下，敌人又被打下去了。

敌人往山上扑了几次，都被打下去了。虽然野心不死，但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狼狈地窜回了老巢。

民兵们打了胜仗，个个高兴得都一蹦三跳的跳起来了。他们为了庆祝这个大胜利，夜间在树林里会起餐来了。参加这次会餐的除了各村民兵以外，还有各村参加战斗的青壮年和作后方工作的干部。树林里黑鸦鸦的坐了一大片。他们杀了那匹被打伤的大洋马，煮了三大锅马肉，做了三锅玉茭和野菜稀饭，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这种战争生活，说来是怪有趣的，大家一面吃着马肉，喝着玉茭稀饭，一面说唱不休。安庄民兵刘小刚来了一段山西梆子，浆水村长王永合唱了一段南调；周文芳不会唱戏，给大家讲了一段话。大家整整闹了一个晚上。

过了两天，传来了胜利消息，敌人“扫荡”太行根据地的计划，被我全体军民粉碎了。浆水据点的敌人，在烧毁浆水、安庄村以后，便向敌人占领区全部撤退了。

胜利的消息，传遍了白云山，山上的人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下山的时候，周文芳带领着民兵在前面领着头，群众跟在后面，拥啦拥的走下山来。

选自《白云山上》选集

纪念左权同志

刘白羽

当我们现在用亲密的声音招呼着他的时候，他是再也听不见了。——在那一刻之前，他的热血在沸腾，立在民族的阶级的前卫上战斗着；在那一刻之后，他却永远地舍弃了我们。我们可以回忆他的声音，容貌，我们可以召唤他的名字，而我们却永远不能再握他的手，和他一道战斗了。是的，在我们革命事业前进的途程上，这种牺牲是会有有的，而且，同志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紊乱步伐；还正要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许多天之前，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就悄悄的传给了我，在十五日《解放日报》上得到了证实。在这以前，我是如何不能相信这件事；我不相信这件事真正会打在我们心上。我想不到这结实的，被我敬爱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就会如此突然从地面上消失，并且是给敌人这样残酷杀害了的。当敌人炮弹的爆炸置他於死亡，他把最后一滴血为了民族、阶级而流尽了，这是悲壮的结局。今天上午，我和一位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谈着，他说：“在战斗中，几次，领导同志牺牲了，只这次我流了眼泪，……”这是最深的阶级的情感，而现在，这夜深的时候，我再也不能控制我的感情。

虽然，在此刻回想他，对于我是苦难，为了写下我永恒的纪念，我不能不仔细的想他。

记得是一九三九春天，我认识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军人风度的人，在他黝黑的脸上有两颗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的闭着嘴是那样坚定的表徵。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的。不管在那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道来，迈着军人风度的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决的声调。我在总司令部看到他，这第一次的印象：他是沉默严肃的。我从来是最喜欢沉默严肃的人的，所以对他就怀了一种萌芽的敬意。

那时，我们所在的晋东南，不是象今日这样残酷的地方。对于他所住的总司令部，我曾在《朱德将军传》初稿里加以记叙，现在先抄一段下来：

“……三九年，五月，是平静的。在这两条山脉（太行、太岳）中间，展开着一片盆地，盆地上错综着一条一条棕红色的山峦。庄稼是繁茂的，树林里结着各色果实，村庄边流着亮晶晶的河流。在屯留县附近，盆地中的一片小小盆地上，分布着四五个村落；站在那一个村落边上，都能看到周围的村落，给静静的树林包裹着。四面是山岗，……几个村落之外，由一条黄土的山沟进去，渐渐上升到布满苍松和杉树的山上，十分幽静，——顺着一条太阳光把密密的松干隔成黑图案的路，到一所院前，那门额上写着漳川学校字样，……”

我紧接着简述左权同志印象之后，写了这一段环境，是不是为了冲淡一下心情呢，假如能冲淡一些，我想也好，实际，我只是想到他，不免想到他生活过，工作过，保卫过的地方而已。

就在这里面：左权同志住在朱总司令隔壁的一间房里，房子是狭长的，光线并不太好，墙壁上挂满地图。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彭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在他的工作岗位——参谋长——上说，他是最适当

不过的了。我想这是由于一生的军事工作，培养锻炼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革命工作溶为一体，就是性格上也有着显著的特点；左权同志的细心，负责，经常的积极性，沉着，理智，再加上他的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正规人才。

我知道，总司令部作战科，工作是最紧张的，——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在那里面工作的同志，可以说都是左权同志的助手，他们轮流着三天便要值一次夜班，而左权同志是要天天值夜班。在那巨大的革命事业的浩瀚里面，他整年累月没有休息过。我除了偶然看到他为了开会，从总司令部走到政治部去；在吃过晚饭到黄昏之间，出现在网球场上打打球，那更是很稀罕的事情；我总看见他的忙碌。每天一直办公到夜深，情况紧张时候，要到十二点钟，等处理完毕这一天的工作——他得到全部情况的电报，然后发下电报去部署，指示，这是整个战争的呼吸与脉搏——他回到屋里，并不被疲乏所压倒，他还要在这深夜摇摇的烛影下，读书两小时。就这样，在白天，我也从未看见过从他的脸上露过一丝疲乏或松懈的表情啊。

几日前我听他夫人刘芝兰同志说：今年春天，他由前方带回来的信上还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春天快完了，我的工作与学习还是没有什么进步。他是这样的同志，他沉默而谦虚的埋头于工作，——时时感到自己不够。我想愈深入工作的人，愈能客观的认识自己；是的，为党为群众，每一个人永远不会感到够的；只有那种革命的旁观者，个人主义的“英雄”，才会虚张声势，夸张个人力量，为一己而自满，这种人丝毫没有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的。左权同志是会打漂亮的胜仗的，但左权同志的特点，不在于他能打一次漂亮的仗，当然，这也绝不是容易的事，做为布尔塞维克的军事领袖，更重要，是他那经常的积极性——永远任劳任怨，只有党没有自己，这从左权同志一生的历史，就能得到最

好的说明。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上过中学校，后来就到一个部队教导队里去，又住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后来被派送到苏联去上陆军大学。他在这一贯的正规学习中间，获得很好成绩。回国，在江西苏区时，曾做过军事学校教官。而当党需要他的时候，他更多的时间，出现在战斗的火线上。

他在红军一军团任参谋长。……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的时候，在江西苏区，红军时时刻刻投入在反围剿的战争中间。当红军遭受着最大的困难和迫害，一军团永远在战争中担任主要方向的。它经常在困难中的最困难中，接受着重要的复杂的任务；而又长期在疲乏着；那一条火线上危岌，就调到那里去，那一个地方最困难，就调到那里去。在这频年累月转战中间，不仅表现出左权同志最能胜任，最能忠于职守，而且表现出一个有最好品质的党员——他从指挥军事，发电报，打电话，整天整夜沉浸在战争的一切工作里，他要布置通信，侦察，准备伤兵运输，筹划粮草，总之，从后勤工作，到火线上一枪一弹，每一次呼吸，每一发射，无不是他亲自去由准备而完成的。他的战友凌霄同志写的悼诗中有最感动我的一段，就是描写当时情景的：

“白天行军作战，
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导有方，
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
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催你醒来，
你倦极了，
清醒的神志到底抵不过过度的疲劳。
电话还未讲完你又昏睡过去，
不到几秒钟你又醒来，
电话，一次再次的电话！”

过度的烦劳使你好说梦话，
你的梦话我常听到，
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

他从苏联回国十多年了，十多年如一日，没离开过战争，奔波。但这并未摧毁他的精神或体质，他是更趋向于旺盛的战斗的年纪。

如同一个人的呼吸器官——左权同志毫不嚣张，毫不矜持，而确是在最严重的岗位上；尤其是一九三七年以后，他更是整个八路军，现今有了数十万战斗员，代表无数千万劳动群众的，这一团体的呼吸器官。所有情报，战争，一次胜利接一次的胜利，偶然的失利，莫不经过他的心。假如每一次胜利，他的心正曾漾过一丝微笑，那么，偶然的失利，他的心上也会感觉到一种颤悸。——有人说习惯于战争的人对战争是麻木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没有了那种毫无战争经验的人的恐怖，而是更沉着，更敏锐，更认真，更细心，因为革命的军事领袖，深知：每一胜利与失败是关系着若干同志的生与死的。象左权同志这样最熟悉这一个集体的人，一旦骤然离去，实在是损失太大了。现在，谁能从他的全部生活中，找出个人琐碎的事？他生活是为了阶级与民族，他死是为了阶级与民族；他留给我的影子，永远是沉默坚毅的；我记不起他曾经有过随便或轻浮的一句话，一个举动。——我们有一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知识分子心理的同志们，口头上说着献身革命事业的壮语，而心中时时刻刻还有着——一个“我”，这个“我”眷怀着生与死，旧的愉快，虚荣，自私自利等等；他们为此时常神经过敏的愤怒、埋怨、啼哭或大笑。而革命事业是正在艰难过程当中，她需要同志们以沉默的毅力去推动；这对于前面这些“献身者”却似乎并不重要，好象也不想知道。然而，我们党在领导这伟大的革命战争中间，正需要真干实

干，象左权同志这样——十年从未下过火线，经手着红军从稚弱危险时期发展到如此强大的每一事件，每一时刻。如同朱总司令所说：

“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

这并不使左权同志感到过“英雄”的新英雄主义的产生，是他更深的深入于工作，而永远不离开那工作。

我们确实更需要知道他的生活吗？在这里，他的全部生活便是全部战斗。因此，我想忠实的记述下他一次战斗故事。

一九三八年春季，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那时，总司令部初入这个地区。左权同志和朱总司令一直前进到府城，迎面之敌，已占领良马。可是他们手边只有两个连，敌人却是三千。一个连上去一打，连长也负伤了。敌人沿山直扑府城。这时左权同志同朱总司令才转移城左山上，挂起地图，他在打电话指挥作战。一直到太阳落下，敌人进城。他劝总司令转移到二十里外的山地。他自己没有走，仅仅带着两个参谋，一个骑兵班。天黑了，敌人已在山脚下燃烧村房，冒着火光。劝他走，他不肯走，因为任务还未完成。一直到深夜十一点，把刘鹏同志（当时两连步兵的指挥者）找来，他清清楚楚吩咐了明天作战的任务，才走。

这一夜未睡眠。次日清早，左权同志又接受了到另一处指挥新军的任务。

是十分紧急的任务，而且是要和敌人竞赛的，因为那个方向，正是敌人要进攻的，敌人要由府城大路前进。他要从这条大路前进，在敌人之前，赶到目的地，以阻止敌人。

他带一个骑兵班奔跑着，从山路拐到大路上来。在路口上，他看到一个老百姓，就下马询问他府城的敌人情形，正谈着，一转头，路口上，三百多敌人骑兵奔驰了来，敌人一开枪，他身边

的一班骑兵惊散了，他的马也吓跑了，两个特务员赶忙去捉马，只剩下一个骑兵，带一支枪，留在他身边。这时，左权同志是十分危险了，可是就在这种时候，——就是一兵一卒，左权同志还是要战斗，他喊了一声“冲！”那一个英雄的骑兵便冲上去，卧倒在坳口上放起枪来，抵挡了一下。这时，他的马才捉到，敌人又复冲过来，他才退回到原来的山路里来。这时，从后面，两个参谋才带了一个警卫排赶到。

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左权同志掌握着仅仅几十个人的兵力，可是，他不但不放弃他的任务，一定要达到目的，并且还要打击大路上这股敌人的尾巴。

于是，就在这山地於大路口上展开了战斗，——打了两个钟点。敌机从天空出现，低低的在山头上空盘来绕去。一个参谋喊他：

“参谋长，卧倒隐蔽一下吧！”

但是，沉浸在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里，对左权同志这时一丝时间也不能空过，他丝毫不顾，依然拿着望远镜，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地走来走去。

打了一阵，敌人仍沿大路前进了。左权同志便从大路之侧的山地小路，并进；而急急的翻山越岭，在敌人之前，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在这两天战斗里，左权同志处处以沉着克服着危险，从危险的烟雾中突破来达到任务的完成。从这故事里，除了这种不完成任务绝不甘休的精神外，他这种钢铁般坚强的英勇善战，简直是可以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都为此而敬重他。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从箱子里寻出一个纪念册子，我在其中一页上，写着三九年一月四日，记录的左权同志谈话。我记得那是十分寒冷的落过雪的上午，我到他屋里去。窗外都堆着白雪。——那时，住在王家峪，听说现在这个村庄已被敌人烧杀得一个人都不剩了，——因为请他谈一些关于朱总司令的事情，他

在中间就把这府城作战情形告诉我。但是现在我翻这本记录，他是没有一句话说过自己，上面所写的故事他没提，只是再三赞叹着总司令的掌握游击战术之精确。……左权同志太克制自己了，他的危险，他的生死，自己总觉得是不足道的。到现在，听旁人讲起才知道他在那里面的故事。我对着册子，想到那雪天上午，他和我谈话时的谦虚严谨的态度；我再联想到他在每一次战斗里走来走去的情形；这些生动的景象，都还历历呈现目前。

记得三九年七月，敌人向晋东南扫荡，我们向山地里行军，他是直属队的直接指挥者。

我想在此处再叙说一下，他和他周围的同志们的关系。由于他的沉默、经常的责任心、谦虚、理智、和蔼，可以想到他和大家的关系的。我现在想记下一个同志告诉我的他对左权同志的印象。那是抗战几年来，一直在他领导下做参谋工作的潘开文同志所讲的事实：“在经常工作中，他总是很细心，很耐烦，不放过每一个情况，——我们起草的电报稿，他看了，每一个小处，文字上、极琐细的地方，都批改，都指出。他常常说：这样电报发出去，部队是会受怎样影响的。和他一齐工作，在他帮助、教育下，都有相当的进步。我们在他周围工作，有时粗暴零乱起来，他来了，并不需要正面斥责，只要他微微一皱眉，看我们一眼，我们一看到这种表情，就知道自己不对了，自己就愈想愈难过了。……”总之，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和他一道工作过，生活过的，都是如此敬爱他。

还可以举一例：就是有几个和他一齐工作过的同志，或因学习，或因工作，现在离开他，到后方来了。这时，听到他殉国的消息，都落了泪，都后悔离开他，他们愿意和他一齐，战斗至死。

连我这样一个没和他一道工作过的，只是时常见面，也喜欢他；当然这喜欢是出于默默的敬爱。我再说这次向山地里行军的事

吧！——那恰是这山地里的雨季，行军的次日就开始落雨，到了浊漳河岸上，河水暴涨得可怕，涛声震得山谷轰响。我们停在岸上两三天，等候水势稍落，后面又有敌人。我记得涉渡那天，水势还相当大，从早到晚，一批一批涉渡，——当我过河时，看见左权同志，裤脚挽的高高的，骑着一匹黑马，一会在河这岸，一会在河那岸，指挥着，呼喊着的。——那已是下午，太阳只照着山头的时光。他却是从上午就是如此指挥的，而他毫不停息，毫不疲倦，我们过河继续前进了，他还在那里指挥呼喊。我永远记得：他骑在马上，马在深水里游泳着，激起来的白色水花一直溅到他的身上脸上，他紧紧勒住马缰，腿都浸到水里面去。

我是四〇年春季离开前方的。两年多，陆续归来的同志，谈到他，都说他很好，他也的确确实是那样一个钢铁的战士啊！自从三七年一渡黄河出发抗战，四年多了，他从未回来过。我相信他离不开那工作，他的休假，大概就是战争结束的时候吧！……可是，在黎明有待，已处于黎明之前的黑暗的时候，他满腔热血倾洒在清漳河上了。我听说，这次敌人是十分狡猾的布置了的。战争中，左权同志为了保卫司令部，保卫彭副司令，奋勇进击敌人。谁知就在这次麻田之战里，他被敌人炮弹击中而牺牲了。我想到他那坚定不移的责任心，这种为民族、阶级的责任心，一直至他死的一刻，因为他死了，他完成了他最后的任务。只是，左权同志死得太早了，今年才三十六岁，正是怀着丰富经历，旺盛发展的时际；他是精力十分充足的，他是前方几个领导同志中，年纪最轻，身体最健康的一个。这样一个军队的领袖，党的高级干部，是在党的艰难困苦中生长起来的；这是和党的血液一齐流动的好同志；这是在党的利益上从来不顾及自己，而英勇奋斗的好同志；这是党的，不但通过苏区的困难，长征的危险，而且在为了黎明而搏斗，到黎明前黑暗之时的出力的好同志。当他参加了党，还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党还是经验不够丰

富的党；等他从苏联回来，党在极艰苦条件之下创造了红军，而那时红军是在锐利的开始，也还嫌薄弱；今日，八路军在党的领导下，成为驰名全世界的劲旅；党也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有八十万党员和无数千万同情者的大党；在这时，全党团结成为一个身心、坚韧、英勇、沉着的，不怕黑暗，而且要突破黑暗，迎接光明的时间，左权同志的责任心，一定要继续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

这时，——窗外黑夜十分平静——我由左权同志想到我们革命的队伍，想到法西斯敌人。我想：当世界上还有敌人存在的时候，我们要战斗，一直到它根绝灭亡，——记起这些血的仇恨，我们是要更坚强起来的。

左权同志的血，不仅仅肥沃了清漳河，而是各处，凡是在他日常工作中经历过的指挥过的；今天，收到总司令部的电报，而且，一想那发电的人不再是他了的各个战斗的地方。……

六月十九日夜深灯下

选自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窑洞阵地战

华 山

武乡是太行区丰饶的产粮区，鬼子常常出来抢粮拉牲口，真个是“三天一小扫荡，半月一大扫荡”，闹的老百姓没法安生。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又调来三四千兵力，一股脑儿在武乡“驻扎”了半个多月，大小村子全安上“钉子”，这里一百那里八十的，鬼子兵没日没夜的团团转着，这队刚走那队又来了，活象走马灯一样。

邻近的老百姓都担心着说：“这遭武乡家可活不成啦！”因为他们知道：半年前鬼子在武乡的年关“扫荡”，一家伙就杀死一千多人，抢走粮食两千石，而出动的鬼子还没有这次多呢！但是事情却完全两样。有很多村子，虽然给鬼子住上半个月，可是连一粒米也没有丢掉，人更用不着说了。事后武乡家都很得意的说：“挑残（摧残）越凶，咱仇气越大，办法也越多！”而“窑洞阵地战”这个新的群众创造，正是武乡人民战胜敌人“驻扎清剿”的斗争办法。

一 “野窑不顶事”

前些年，鬼子一“扫荡”时，老百姓就逃到“野窑”里去躲。武乡这地方，到处都是些黄土层的断绝地。圪梁上看时倒也还开阔平展，可是河沟底却东弯西折，到处都是“迷沟子”。从前老百

姓躲避官府和强盗的“野窑”，大半是挖在“迷沟子”里。

武乡曾经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抢粮的敌人在圪梁上，发现河沟底下有一只牛。两个鬼子跑下去找了半天，没找着。回到圪梁上一看，牛还在老地方。鬼子第二次下去拉牛，没有找到。再回到山上，那只牛还是一动没动。于是六个鬼子分成三路，分头下去寻找。由山上的鬼子吆呼着方向，这么的东找西找，一直闹到太阳落山，还是没办法走到牛跟前，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类似这河沟的怪地形是很多的，所以老百姓一向认为“野窑”保险：鬼子找不到。只消把一家子老幼藏到“迷沟子”去受罪三两天，躲过鬼子的眼睛就没事了。

村子里找不到人，敌人全变成些亮眼的瞎子。没有老百姓引路，别说藏粮的暗窑地窖没法找，就是出门走步路，也常常岔到“迷沟子”里，半天转不出来，于是，从一九四〇年起，“扫荡”的敌人到处玩起血腥把戏，想把老百姓骗回村子：把大队兵力分成很多小股，专门到山沟里搜索民众，碰到十个杀十个，碰到三五十就杀三五十，连怀里抱着的小娃儿也不放过。来不及离开村子的，反而平安无事。鬼子还故意拍着他们的肩膀说：“村里的都是良民，良心大大的好，山沟里都是‘共匪’，良心大大的坏，坏了撕拉撕拉的，好人皇军保护的！”

自然，搜出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民兵的冷枪保不住会在那里打来，鬼子躺倒了还不知是怎样死的，所以暗藏在各村的特务汉奸，到处怂恿老百姓，不让民兵打枪：“可不敢打。日本家就是八路的死对头，一枪倒把日本引过来啦！”而敌人呢，也装着只打八路的样子，那里有民兵打枪，就拼命往那里搜索，那怕三两百人在一条沟里搜上三两天。

“野窑”的确不好找。但是它有一个大毛病：断崖绝路跑不了。残暴的敌人，就把成村的民众堵在里面，活活用火烧死。又

到处扬言：“这是因为民兵打枪的缘故。”

这时候，很多老百姓也糊里糊涂，跟着特务汉奸们大骂民兵：“都是你们这些引火柴，把鬼子引到咱头上来啦！”老婆哭着不让丈夫打游击，父亲把儿子的步枪埋到野地里。弄得年轻小伙子们，一个个垂头丧气，闹着不干了，他们说：“打个鸟，咱卖命保家乡，连爹娘婆姨都反对，还有啥干头！”

没有民兵积极活动，特务汉奸就威风起来，公然纠合“二土匪”偷东西，给“扫荡”的敌人引路。百几十年来没有给州官和盗匪发现的“野窑”和粮食窖，现在却给鬼子挖开了。甚至光绪年间打下的秘密“套窑”也给掏得精光。老百姓愁着眉眼说：“‘野窑’不顶事啦！离开家门，不给打死也得饿死。横直一个死，还是死在家里好！”

鬼子的阴谋成功了，老百姓不愿离开村子，粮食堆在家中。于是，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武乡遭到了空前的血洗，一次鬼子在那里杀害了一千多个被欺骗的民众！

二 “不打活不成”

但是即使在最痛心的二月“扫荡”中，也不是每个村子都上了鬼子的当。×××村的老百姓没有听信特务汉奸们的谣言，他们跟着民兵指挥部躲到山沟里。鬼子往沟里搜索了三次，每一次都碰上民兵的冷枪。——待要不理吧，子弹老在后脑门上响着，待要回过头去追吧，民兵却撒开两条腿溜掉了。你追得慢，他慢慢跑，你追得紧，他跑得更快。你待要丢下不追，民兵却索性坐下不动了。搞的鬼子们眼睛冒出火来，一股劲扑上山头去。

比赛翻吃梁，民兵们才不怕呢！他们故意把敌人引到自己这边来，离开老百姓远远的。这事情告诉武乡民众一个真理：“敌人总是敌人，不打活不成！”

但是，怎样打法呢？

民兵丢不下家庭，是没法安心打仗的。但如果老百姓不愿离开村子，生命财产还能有什么保障？没有民兵打游击，老百姓更加不会把粮食藏到野地去了。而粮食正是老百姓的命根，如果一家的食用全部放在村里，谁又能放心躲到山沟里去？——于是，中心问题给找出来了，当地的共产党在总结这次经验教训的时候说道：“转移群众，武装民兵，埋藏粮食资财，是展开腹地群众游击战争的三个基本环节，而转移群众则是中心的一环。”

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武乡所出现的“保险窑”，正是当地的党和群众所共同创造的安全转移群众的地方。

三 “保险窑”

新挖的窑洞，是按照下面三个条件设计的：第一，“找不到”（象秘密野窑那样不易找）。第二，“进不去”（万一给发现以后，也可以和敌人斗争，守住窑口）。第三，“闷不死”（有气孔，有两个以上的出口，不怕敌人堵死窑口）。老百姓把他们叫作“保险窑”或者“四眼窑”。

我曾经参观过一个“保险窑”。洞口就在路边。以前在那里来回走了几趟，什么也没有看到。直到我爬到一道不很高的土坎，才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黑洞，洞口是那样小，只能和蛇一样往里爬行。几乎有三丈深的一段路，我一直不能把腿稍微弯过来，略略一抬头马上就碰着土壁。里面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感到已经爬过两个深坑。引路的老百姓说：第一个坑可以堆满荆棘把路堵住。第二个坑可以用石板装成陷阱，谁个踩到石板上，立刻会跌到坑里，同时另外一块石板，也从上面朝他脑袋打下来。再往里走，洞壁两侧开着两孔小窑。负责保卫窑洞的人，就拿着火柱、菜刀、斧头等埋伏在那里，等敌人的头刚刚爬到眼前的时

候，突然把他打死。——老百姓把这三道障碍，叫做“三关”。

过了“三关”还有“三弯”。我又得象蛇一样爬着。有时脑袋简直往下垂着，不一会又感到脑袋往上直伸。这样来回折了三趟，身子突然自由起来，也开始看见亮光了。我到了另一个天地。一条狭长的过道，比头还高出些许。过道两侧，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窑洞，有粮食窑，有厕所窑，自然也有人住的大窑。光线从通道外面断崖上的气孔，射到人住的窑洞里。

过道的尽头，有一道楼梯一样的长土阶，可以通到另一层同样的窑洞。原来这叫做“楼上楼”，“天外天”，一层又一层的，他们简直是把整个村子，搬到地下去了，三几百个人也可以完全容得下。

我从另一端爬过“三弯”，再爬过“三关”。整整爬了二十分钟，才重新看到刺眼的阳光。不想自己却已经到了另一条山沟。如果想绕到刚才的进口，最少还得走上四五里的河沟和山路。当然，并不是每个“保险窑”都是这样打法，但是无论如何，武乡的民众，从老头子到小娃娃，以至小脚老太婆和年青媳妇，他们虽然不能象民兵一样翻圪梁打游击，现在却找到一个和敌人斗争的堡垒了。

四 “窑洞阵地战”

但是，窑洞始终是死的东西，如果洞里的人没有决心斗争，“保险窑”还是不保险。而一九四二年的秋季反“扫荡”，恰恰考验了两种不同心理的人。××村给鬼子占领了。三天中民兵到那里袭击了三次。鬼子分明看见几个拿着武器的老百姓冲到村边，但是刚刚追到一块凹地附近，却连一个影子也看不见了。

那是一块很奇怪的洼地，不知什么年代，给大水冲陷了一道很深的裂缝，走下去一看，底下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只是洞口

放着一只酸菜缸。敌人不敢进去，就在洼地边放了一个哨兵。

哨兵在那里守了三天，什么也没有看见。第四天，洞里忽然钻出一个女人的脑袋，伏到缸上去喝“浆水”。

于是来了好些鬼子兵，吆喝洞里的人赶快出来。里面没有回声，鬼子朝洞里打了两枪，还是没有回声。

两个鬼子往洞里爬进去。不久就抓出来两个妇女，野兽们把她们强奸了，然后把她们双脚提起倒栽到崖底下去。

鬼子知道里面还有人，但是不敢进去了。他们用一捆捆的干草堆在洞口烧着、熏着。等到八路军把敌人打走，洞里的十三个妇女，只有一个没有给熏死。因为她正坐在气孔的旁边。从她的口中，我们才很痛心的得知她们惨死的详情。

民兵曾经到洞里去过三次，要把她们转移到另一个窑洞去。因为那里太靠近敌人了。但是她们不出来，她们说：“咱跑不动，鬼子找不到这里的。”民兵没办法，只好叫她们好好躲着，不要暴露目标，然而有一个妇女，却随便爬出来喝水了，虽然旁人死命反对着她。

鬼子往洞里钻的时候，她们好些都拿着菜刀、火柱、和锥子、剪刀之类的家具，而鬼子却连身子也不能直起来。但是谁也没有动手把鬼子打死，反而看着两个妇女给拉走了。

在洞里她们听到外面哭叫，听到两个可怜的乡亲给摔到崖底。她们感到死的恐怖，而敌人真的又用烟火杀害她们了。好些人都嚷着把洞口用棉被塞住。这是个好办法。但是谁也舍不得拿出自己的被子。她们怕自己的被子被烟熏坏了，……她们苟安、自私、不守公共的纪律，不敢和敌人斗争，甚至于舍不得自己的一条被子。终于给残酷的敌人杀害了十四个。

××村子和她们完全两样。那里的窑洞打在一道很深的夹壁底下。民兵用绳子把村民吊下去，然后才一个个钻进旁边的洞里。搜山的敌人用绳子吊下两个伪军，看看底下到底有什么东

西。

伪军很高兴，他们发现那里有一个秘密窑洞。但是一只手榴弹却突然从洞里扔出来。当鬼子把绳子扯上去时，两个伪军早给炸的稀烂。

于是鬼子决定用火攻。一把把着了火的谷草，落到窑口前。

洞里的人早想到这一着，他们准备了很多沙土。男女老少抢着用沙土洒到火上去。他们把窑洞当作阵地，这样和敌人战斗到黄昏。

这时干草已经把洞口的夹壁堆满。任你多大的火也熏不到窑里去了。第二天，鬼子们又到那里去，一心要把洞里的老百姓弄死。可是民兵们却在黎明以前，把所有的老百姓用绳子吊出来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去了。

类似的事情多着呢。二百多个敌人，在××村的“保险窑”跟前围困了一整天，打算用锄头和铁锹把洞口挖开来。正挖得起劲呢，不提防几声大炮，却轰到他们中间，打的几十个鬼子满身血点斑斑，眼睛鼻子全给血污糊成一片。——原来这并不是什么“大炮”，村里民兵用榆树干做成的“榆木炮”，早在三里路以外的圪梁上安好了。土造的火药把几十斤铁砂和石头，打的鬼子连哭带叫的，锄头都来不及拿就跑掉了。好些地方挖窑洞的敌人碰响了埋在洞口的地雷。或者用干草堆熏窑洞时，反而叫草堆里的手榴弹炸死自己。尤其感动人的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扫荡”中，柳沟的老百姓在窑洞里和敌人抗拒了半个月，一直到洞里的粮食和水都吃完了。正在这时候，八路军的一个连和那村的民兵，突然在一个晚上打进村子，把洞里的老百姓救出来，一个个全给背到五里地以外的地方。——进攻“窑洞阵地”的敌人，不但碰到妇女，儿童和婆婆老汉们的顽强抵抗，而且还常常遭到民兵们的意外打击。

五 “窑洞黑麻麻、心可亮咧！”

××村有三个“保险窑”，两个是住人的，另一个是牲口窑，那一天敌人出动，深入根据地四十多里，村子已经可以听到机关枪响，他们还留在村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一面推炒面一面说：“不怕，指挥部（村政府和民兵组织的反‘扫荡’指挥机关）不开话，啥事情也没有。”

那时候正是秋收头几天，好些庄稼没有收割，场里堆满着粮食。这些是不能让鬼子糟蹋的，好几个邻近的村子，临时组织一个联防指挥部，保卫群众突击抢收。情报员在山上布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情报网，老百姓把它叫做“无线电”——前面山头一吆呼，这里的消息马上又传到后面的山头去了。情报从这个圪梁送到那个圪梁，敌人一举一动，十里地开外的村庄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只要敌人没朝着自己的村子前进，人们总是忙着收割、打场、打粮食窑，推炒面，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

一个十四岁的小孩，整天拿着一只“牛角号”跟着指挥部来回跑着。第一声号响，老幼妇女们开始撤退了。牲口赶到窑洞里，添好草料，伪装起来，民兵战斗班拉上山头，中年人依然和民兵一起，给在抢收粮食，转移的群众，准备干粮和开水。

“保险窑”里有一个“洞长”和一个情报员，所有的人都听他们的话，情报员从外面民兵那里，不断得到关于作战和藏粮的消息，甚至敌人占领村子，民兵转移到村外，每天还可从气孔传进来几次消息。从情报员口中，他们知道全村的粮食，都埋到村外三里远的僻野山沟里了。知道民兵打死了三个敌人和一匹洋马，知道伪军三天来也没吃过一顿饱饭，知道×××村敌人找到三升谷子以后，也没有锅把它煮来吃……总之，所有的村民都安心。一个老太太，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纺车，只要牛角号还没有吹

响第三声，她的纺车总在窑里嗡嗡地叫着，好几天她没有叹过一口气，她说：“从前钻野窑，人象闷在鼓里，心头着实闷得慌。如今有民兵在，甚也不怕啦！别说窑洞黑麻麻，心可亮哩——鬼子到那里咱都清楚，外面粮食也不要咱操心。整日夜心头稳稳当当的，该做啥照样做啥。”

她的话一点不错。敌人在村里“清剿”了八天，没有一天不搜山找暗窑，也没有一天不追逮民兵，临到撤走的前一个晚上，一百多鬼子还把皮鞋脱下，和狗一样地悄悄爬进山沟，总想找出那村的老百姓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听到。及至第二天往回撤时，圪梁上不知道怎地却满布了民兵，把骑着洋马的“太君”打落地上。而×××村呢，除了厕所里的一只夜壶，给鬼子碰得粉碎外，什么也没有损失。

六 “不死照样过时光”

一九四二年秋季反“扫荡”以后，武乡再没有人骂民兵做“引火柴”，也没有人给鬼子引路刨窑洞了。各村的反“维持”斗争的退粮退款，过去是各户分用的，现在都给民兵买了步枪。好些人家把祖传的钟鼎和铁香炉等等古董，拿到兵工厂去给民兵换地雷。父亲到野地里挖出生锈的步枪，还给自己当民兵的儿子，婆姨们在丈夫的挂包上，用绿线绣上“保卫家乡”之类的花字……

多问的日子，街头再看不到有人在太阳地里胡扯淡。他们或者到山沟里打新窑，或者把旧窑改得好好的。“问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每个村民都会说出类似的话来。各户人家除了锅碗、炕席、和纺车以外，再难找到旁的东西。桌子板凳只有小学校和村公所才用上几张。但即使这些东西，在敌人出动时也搬光了。集市到了晚上，所有的店家都把门敞开着，因为门板是白天才重

新安上的。老百姓把一切不急用的东西都埋到地下或者搬进“保险窑”，甚至每天吃用的粮食，经常也只不过在家里放着斗把七八升。

我很难说现在武乡到底有多少“保险窑”，但当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扫荡”时深入根据地的敌人没有碰到一个老百姓，要是碰到的话，那就是全副武装的民兵，他们对“皇军”是“来时招待不周，去时好好欢送”。从洪水到蟠龙直通武乡城的近百里的大河滩，两旁的圪梁全站满了民兵——他们是站着而不是伏着，给撤退的敌人响了一整天的“礼炮”，不识抬举的敌人，连头也不点一点，一口气撒腿跑了八十里，沿途丢满了洋马，辐重，和带到根据地来运粮的牲口。

但是，一般老百姓并不是整天钻在暗窑里。早上敌人刚撤走，就可以听到纺织声。敌人还占领着蟠龙时，洪水集（相距二十里）每天总有一次集市，赶集的老百姓不下五六千人，从早上一直拥挤到黄昏，甚至离蟠龙三里的地方，依然有老百姓到地里种庄稼。……正如×××村那位老太婆所说的：“鬼子不叫咱活，咱偏要活；他挑残越凶，咱仇气越大，办法越多。我老了又怕啥——咳，‘八十老汉去开荒，不死照样过时光’！”

一九四四年

选自《英雄的十月》

旅长马忠全同志

——一个人民战士的剪影

刘备耕

旅长马忠全同志，他一向给我的印象，就是质朴和勇敢。

我们初次相识的时候，在一九三九年的深秋。他的右手只有中指和食指还能动弹，其余的三个指头在冀南柏乡战斗中打残废了。因此，吃饭只好用左手捏筷子，显得很不自在，这是由于当时使用左手才一年多的工夫，等到前年冬天，就见得他的左手熟练得多了。

先入为主的印象，往往是牢不可破的。旅长马忠全同志——为了唤起我的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我爱用“三营营长”的称呼，来代替他各个时期不同的职位。当然这是有道理的。第三营的番号，具有历史性的光荣；著名的阳明堡焚毁日本二十二架飞机的战斗中（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第三营担负了主攻任务，它的领导人，就是我们所敬爱的英雄——赵崇德同志（他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过了不久，上级命令马忠全同志任第三营营长。

马忠全同志，给第三营继续增添了不少光彩，他晓得发扬赵崇德同志的光荣是他的责任，有好几次，有的同志谈起三八五旅的漂亮战斗，我几乎都得这样问：“是哪一个团担任主攻的啊？”

回答常常是：“七六九团。”假若我再追问一句：“哪一个营哪？”给我的回答几次都是：“三营，马忠全的那个营嘛！你还不知道？！”

一个初夏的黎明——一九四〇年五月上旬——攻占白晋要点南关镇的队伍胜利地回来了，战士们提着电石灯，老百姓抬着一箱箱的炸药，凯旋的喜悦驱走了人们的疲倦，行列中流传着马忠全同志的故事：

“三营真行，要不是他们在关里坚持一天的战斗，先占了两座房子，后来他们把大部敌人消灭，剩下的敌人也就跑了，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这许多好炸药啊！”

“马营长就是有办法，他带两个连就把敌人打败了。……”

什么事情都不会是不可想象的。有时我好向自己提出问题：马忠全同志所带领的部队，为什么战斗力总是这样的强呢？

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向旅长马忠全同志问过，因为我相信几个事实已经准确地答复了我。

一九四四年最后的第二天清晨，一听到号音，我迅速地穿好了衣服，正在束着皮带的时候，蓦地走进来了一个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他的脸，就听到非常熟悉的声音：

“×××同志（六连连长）真是傻啊！”马忠全焦急地说着：“战士过年吃不够三斤肉，为啥不早吭声嘛？！”

邬营长惊讶地注视着马团长，好象是没有料想到团部离开这儿三里多路，而马团长却已经到过各厨房巡视一遍走进了营部。

马忠全同志接着说：

“不管怎样，六连一定要每人吃够三斤肉，你们营部有没有办法？”

他们两人正在思索着：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马忠全同志知道二营的经济基础是不好的，他索性干脆地说：“你们叫六连事务长，早饭后上团供给处拿钱，要他拿了钱快去买肉，最好是买

不能种地的老牛，吃了肉，牛皮又能卖好多钱。”

他还要上另外两个营去，临走时特地叮嘱了一句：

“叫六连事务长快来，不要忘了啊，我一回去，马上告诉供给处。”

战士们的困难，马忠全同志是很知道的，并且还随时想法子解决，因为他自己也经过了长期战士生活。他的幼年充满着辛酸。当没有工作的夜晚，他会回忆起往事，他曾经替地主放了三年牛，家庭被恶霸驱逐到村外的山庙上，泥菩萨对着他们饥饿的肚子。他形容自己的贫困是：“穷得还没有讨饭。”十七岁，他参加了人民的军队。连长看到小马忠全，为了照顾他的体力，给了他一支套筒枪，小马忠全想：“难道自己不中用吗？为啥叫我背这条枪呢？”经过连长耐心解释，他才高兴地背上了这支套筒枪。不久他在湖北枣阳挂了彩，这时候队伍正要长征，团政治委员叫他留下治伤。还给了他一米袋的银币。年青人哭起来了。虽然他是讨厌哭的人。

“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小马忠全急得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只好用劲地说：“我要和大家一齐走。”

团政治委员想到：象马忠全这样伶俐的青年，当然跟上走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他如果跟不上又怎么办呢？

“能行，能行哪，政治委员！”小马忠全恐怕他不相信自己的伤很快能好，又加上一句，“你看我的彩最多十天就会好的。”

“那你就跟着走吧。”小马忠全听到政治委员这样回答，就笑了起来。

七、八天后，马忠全同志的伤全好了，已经不用骑牲口了，他又背上自己的套筒枪向征途进发了。

旅长马忠全同志的脸色是灰黄的，他的那副缺乏红色的嘴唇似乎在告诉人们：他身上挂过七次彩。八年多的抗战中，只有当他住学校或养伤的时候才没有打仗，本区每一次重要战斗，他同

他所带领的部队几乎回回都参加了。

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我听到几位做参谋工作的同志谈到部队的训练问题。有一个同志说：“去年到过马旅长的部队帮助练兵的人，回来都说：‘马团长对练兵热心得很哪，天不明他就上操场，他的右手虽然残废了，但是他总是亲自纠正动作，许多动作经过他一指点，就更加适合战斗要求了。他很虚心，肯问旁人，肯向战士学习。’……马旅长脑子真是清楚，我听到他在一次战斗总结会上的发言，真是精彩、具体、生动、干脆。”

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在《论解放区战场》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军官的各方面的模范作用，才能指挥士兵领导士兵。”这里叫我想起了去年七月上旬的一个感人的场面：

平汉路的支线——观（台）丰（乐）路，被我们切断了，要彻底毁坏敌伪的交通命脉；我们军民白天黑夜不停顿地搬运着铁轨。马忠全同志布置好了对观台敌伪的警戒，就沿着铁路走着，他看到战士们、自卫队员们困乏的情绪，但是马忠全同志懂得用什么才能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三四天来，他得不到休息，过度的操心使他的眼睛凹了进去。他一方面命令部队快快搬运，一方面自己也参加到抬轨组里，他抬着铁轨气喘喘地走着，警卫员们，通讯员们，参谋们以及干部战士们，他们见到自己的首长——身上受过七次伤的同志——都能这样做，咱们就不该去抬吗？于是经过部队和群众一齐努力，很快就完成了抬轨任务。

今年一月，我到了武安，听说旅长马忠全同志住在离开我们驻地才三里路，我和另一位同志选好了一个休假日去看他，自反攻以来还没有相见过。

冬天的炉边，谈心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旅长马忠全同志用他的左手剥着花生，那只仅有两个指头能动弹的右手，帮助左手去剥花生皮。我们谈了一阵时局问题，话题一会儿转到戏剧上来了。

“《血泪仇》是一个好戏”马忠全同志说：“我在反攻中看到了这个戏，想到把它当作战士的政治教材来教育部队，该是多么地好呢。我建议我们的政治主任，组织战士忆苦，这种做法是很成功的，因为它容易叫人懂。”

马旅长几次谈到文化程度低限制了他的进步，他很苦恼。当我们要回去的时候，他又说：

“我要好好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不高，就象光有钱，没有一根钱串子把许多钱串起来。”

在归来的路上，我反复地想着：假若马忠全同志能在文化知识上再提高一步，那该是多么地好呢。我相信能攻克坚固碉堡的人，一定也能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于武安伯延镇

选自《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劳动的回忆

张天林

傍晚，我们这一排窑洞里，大家都围着木炭火，有的说故事，有的拉胡琴，唱二簧，十分高兴、愉快。

课堂、伙房是我们伐木，我们当“工程师”，我们亲自动手把它修起来的。窑洞里的粮食，是我们开荒、播种、锄草、秋收……用血汗换来的。现在的生活也够好了。菜是山药蛋、萝卜、豆芽、白菜……样样都有。在这一周内一定要好好吃一次肉，人人精神饱满。我们的“家”，现在是肥猪满圈，牛羊成群，你说！我们怎样不愉快呢？

现在的欢乐，使我想起了刚来时的艰辛。那时是多么苦呀！一切劳动的情景，又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

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这一群活泼的青年——一二九师的干部学校——陆中，到了陕甘宁边区。

我们的住址，是在一片荒凉而又偏僻的山沟里，那里只有一二家老百姓。我们每人背了一把镢头，除了有几孔没有窗刚打好的湿窑洞外。其他便一无所有了。

第二天整理了下住处，第三天，我们就上山开荒了。几天的劳动，把我们变得又黑又瘦。中午，天气炎热的连一丝风也没有。太阳把我的背晒得变成了紫红色，手是满手血泡，痛的我握

不住锨柄，我用手巾将手裹的厚厚的，仍咬着牙坚持着。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从没有参加过劳动，这个艰苦的锻炼，我是第一次。我回顾周围的伙伴，他们一声不吭的在挖着地，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鼓舞着我，我也拚命的挖起来——我要为完成我订的最小的计划——二十亩地而努力。

我不愿休息，也不好意思休息，因为我怕落后。我的汗，雨点似地滴在我初开垦的土地上，我懒得用手去擦一下。我嘴里干巴巴的，黏的张不开嘴，舌头苦的象吃黄连，腰痛的简直直不起来。但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尽我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关坚持着。

当开水来了的时候，人们象蜂一样的拥上来，水对于每个人，是那样的需要。我象贪婪的野兽闭着气，咕咚咕咚一连喝了几大碗。

天漆黑的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才收了工。回到家，躺在炕上，困的我动也不想动。可是翻来覆去，总难以睡着，身上象火烧一样，头发晕，眼里冒着一闪一闪的金星。以前我学过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现在我是深深感受到了。

半夜稍过，我仿佛才合了一会眼。我隐约地梦见对面山上有人在说话，并有“咻！咻！”的锨头挖地的声音，急忙披衣出外一望，可不，很多人都悄悄地上山了。高度的自尊心，使我想着无论如何不能落后，我扛着锨头，狼吞虎咽的在伙房吃了两个馍，便和已邀好的两个伙伴上山了。

山风在呼呼的吹着，四周山上的火，在燃着。豹在山沟里咆哮；狼在山坡上嗥叫，山鸟“格咕！格咕”的发出哀鸣。随着，带来了对面山上，我们开荒的同志呼叫的声音。我们互相壮着胆，毫不以为然的在挖着地，让那些野兽们叫吧！

东方发出了鱼肚白色，四周的人影，渐渐的能分明了。黑黝黝的荒地，一块一块的象鱼鳞那样好看，被我们翻过来。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挖了多少？”

我们彼此互相问候着。我们的值星排长，匆匆的从山下扛着锄头走来，他惭愧似的对我们说：“你们是不是都商量了，起这样早？我是落后了，我在家黑洞洞的吹了半天哨，听不见一点动静，我还以为你们睡懒觉了。我大声的呼喊：“起床呀，起床呀！”后来伙伙老王见了我，大笑着说：‘排长！你当了空军司令了，家里人都走光了，你还集合个鬼？’我着急的只吃了一顿饭，就来了。”说着，我们彼此都笑了起来。

秋末时，我们欢聚在一堂，相互握着手！手是那样的粗涩，起了厚厚的一层硬皮。我们骄傲的笑了，确实，我们变成“农民”了。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生产建设，幸福终于来临了，我们排除了一切困难，在这祖国西北的高原上——从来没有人烟的地方，凭着我们的双手，建立起了我们的革命家务，开辟出了我们学习的园地，真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了。

一句话：

我们用劳动创造出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经历了一年多的劳动，锻炼了我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劳动者的艰辛和伟大，更加深与提高了我们为群众谋解放的决心！

我将永远不忘劳动，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碑志。将随时警惕着我自己——注意劳动人民的痛苦！

我默默的想着：无怪乎在实行减租时，农民同顽固地主的斗争是那样坚决！也无怪乎许多农民们吃饭时，要把掉在地下的米粒，一一拣起来……

选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神头之战

张香山

宿营到屯留鸡甲岭，已经五天了，打好草鞋，炒好干粮，分发了宣传品……一切都似乎安排妥当，但是却依旧没有动作的徵候。

我们五个人，在充满早春阳光的小院里，躺在谷草上晒太阳。那一段从辽县出发以来紧张亢奋的精神，由于这五天的平静，就象失了弹性的弹簧一样，松弛下来，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耐烦。

“怎么会子事儿呀？怎么还不动作呢？”老王使劲地吸着旱烟，吐出了烟圈，然后，他慢慢吞吞地唠叨着；但平素，老王是最朴讷和耐烦的。

“难道敌情有了变化，这才日捣人呢！”老杨附和着说。

“……”我懒洋洋地伸了下腿子，两只眼睛尽望着雪后初嫩的柳苗，朦胧地听了他们的话后，不期然的想起了七天前的那个上午。

在武乡西堡的山岗上，大雪初晴，寒风唿哨地翻越着重重的岗峦，我们一二九师直属队和七六九团三千多个指战员，都兀站在雪原中，举行一个紧急的大会。寒冷使我们脚尖发僵，我们三千多个人，象凝成一团灰色的大皮球，“一二一”的在雪原上跳蹦着取暖；只有那安排在最前列的重机关枪和迫击炮，它

却安静地，在灿灿的白雪上，投下整齐的机械的图案。

立正号响了，会场立时变得肃静而紧张，两个警卫员卫护着徐向前副师长，缓缓地走进了会场，他穿着一件灰布的皮大衣，为了避风，他耸立起皮领子。

关于这个将军，如果有人曾听到过内战时代他在四川的威名，那末他将想象得副师长是一个多么威猛的斩将呀！或者曾有人知道他是个山西人，那末他或许会联想到副师长有着关云长那样的魁梧吧！但事实却正相反，他是一个身子细长的，脸色白皙消瘦的军人，他沉默多于谈话，象一个整日价耽于思索的哲人，即使在任何紧张的场合，他也不肯轻易地表露出一丝特别的表情的。几年前在四川一个激烈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部队的进攻，那时，敌人的子弹象狂雹似的射击着他的周围，可是副师长他仅仅皱了下眉头，用手向左右挥摆了二下——象要把射来的子弹拨开似的；然后，轻微的自语地说了下“讨厌”，依旧站在原阵地上，而没有移动过一步。有时，他在各种大会上，必须说话，但是他的话，总是那么严肃而冷彻，没有一丝笑影，也见不到一丝激动的感情，真象一潭深不见底的幽邃的苍泉。我说，他真是一个斯文的穆肃的儒将呵！

“同志们！”他步上讲台，用冷彻的目光，看了下雪原中的战士们，就开始讲话。他讲起了临汾的失守，敌骑已“饮马黄河畔”的危局，然后又谈到政府最近颁布了一个命令，不允许有一兵一卒退过黄河去。

“同志们这道命令不简单呀！骨子里是有问题的！”副师长停顿了一下：“有人想把我们远抛在孤立无援的敌后呵！可是，我们不在乎，我们欢迎它！我们是打惯无后方作战的军队，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退过黄河去！”

“我们一定要发动山西的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坚决保卫住我们的山西，有了山西，就有了华北，有了华

北，就能保卫住整个的中国。

“可是那命令，却也一时为难了几十万的友军，他们不懂游击战，他们没有经验过敌后方的作战，可是，我们必须帮助他，我们要用模范的战斗行动，来影响他们，推动他们。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去打一个漂亮仗，我们要当火车头，我们要担起最沉重的担子！”

就在第二天，我们和四个团，跋涉着泥泞的大山，转移到屯留的境内。……

“这是怎么一会事儿呀！赶快打吧！”这时，老王抽完了一袋烟，又重新发起牢骚，这话声打断了我的回想。

院门开了，项股长黧黑而红的脸上，冒着涔涔的大汗，跑了进来，他看了我们一眼，喊了一声“来”，就一劲儿的奔进他住的窑洞里。

“唔！这是带来了我们多日期待的喜讯的表情呵！于是我们就爽利的站了起来，蜂涌的跑进了他的窑洞。

“明天就出发，不等了，咱们自己干呀！”项股长气喘喘地小声说。

“等谁？”我有些希罕：“四个团不都调到了吗？”

“不，等友军呀！”项有些忿意：“晋东南的队伍，最近新编成了东路军，归咱们朱总司令指挥哩！这次我们开到屯留来，就是准备和他们并肩作战的。”

“可是，他们不干？”

“唔！起初他们答应了的，但是说东面打，地形不熟，我们就迁就他，开到西面来，过了三天，他们又说敌情没弄清，好！我们就帮他们来侦察，到昨天，他们又来电报说，集结队伍还得七天的功夫，哼！那才是见鬼呢！中央军从来就不能分散住，一团一团的，那里要用得着那么长的时间来结集。唔！在这里住久了，暴露了企图，还打什么仗，推宕呀！推宕呀！”

“就是推宕呀！好！咱们自己来打，示个范吧！”老王说。

“对，咱们自己来打！”大家都异口同音地嚷着，充满了悲壮的决心。

新的作战计划已经拟定好了，七六九团被指定去佯攻邯长路上的黎城。七七一、七七二、补充团被指定埋伏在黎潞之间的公路傍，一等到黎城打响了，请出潞城的敌人去增援黎城而经过我们伏击地带时，我们就打算给他一个歼灭的打击。

我和项决定到攻城的七六九团去。

三月十五日的黄昏，我们到了七六九团的驻村，穿着便衣的侦察员们，蒙着白色的手巾，腰缠着驳壳枪，已经三三五五地出动了。

走进三连集会的院子里，那刚扎好的云梯，砍铁丝网的铡刀，都密集地横陈在墙脚下；一百多个年青的南方战士们，他们欢娱高亢地在唱着歌子——这是赞美战争的歌，这是跃动青年人生命的战歌！真的，没有比作战更能掀动起他们的兴趣底东西！

长久地在正义战争中生活过来的人们，战斗已经变成象呼吸空气一样地轻松而需要的，他们是知道为什么打，为谁活又为谁死的；即使是年老的马夫，年青的勤务……。

八天前副师长讲过话，昨天团里召集过连以上干部讲过话；今天党的支部召集了党员讲过话，现在——距出发仅仅半小时的现在，连指导员又召集了全连的军人，再进行全体的动员。

这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和阶级，国家和阶级也最眷顾地把每一个人，造成为民族的英雄。

夜已到来，于是我们就轻松地踏上了征程，翻过山——是那样险峻的荒山，夜带来初春将萌的草香，一轮缺月斜挂在高耸的悬崖旁。有一片浓云渐渐上来，掩盖了月光，原野逐渐变得黝暗，这真是一个出色的夜袭好天气呀！

走到离城二里地的时候，队伍又结集下来，有人在喊：

“小钢炮来啦！”大家的精神，陡地抖擞起来。

“小钢炮”，这不是武器，而是九团团长陈希濂的爱称呵！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青人，十年前，他在鄂豫皖区替人放过牛，受尽过人世的苦难，但是红军来了，他参加了红军，当过勤务员，可是后来一直提擢为团长；真的，在战争中，子弹在他身上留下了七八个窟窿，但也把他锻炼成一个出色的勇士；他作战，简直没有攻不下的碉堡，象钢炮一样的顽强，象钢炮一样的无坚不摧。

他穿着一套农民的破棉絮衣，头上包着一块油污的灰布，是刚从城那边看地形回来，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们围着他，接受他攻城的命令。

“一营担任主攻，从北城墙爬上去，那里没有城的，警戒是疏忽一些的，没有爬上城墙前，不要打枪，惊动敌人，二三营到东阳关那一带去警戒，阻击出援的敌人，注意！不要收割通潞城的电话线。”

任务分配了，我们就走上一个小高阜——这是团的临时指挥所。

时间是显得那样冗长，一分钟、二分钟，已经十五分钟了。

……

“看呀！”一个通信员发出了希罕的喊声。

在那城子上面的夜空中，有一团象夏夜坟场里磷火的绿光，尾曳着一条银色的线条，缓缓地升了上来。这是主攻部队已经登上城墙的信号呀！欢欣立时笼罩住我们。

枪声激烈起来了，而且渐渐地弥漫了城的周围，登上了城墙的一个排，向两侧扩展着缺口，那轻机枪压服着敌人城墙上的两侧的火点，掩护着二三排的攻城。

又是一颗绿色的光团，在灰色的黑幕中升起来，它报告一连

已全部爬上了城墙。

“司号员，吹！调二连继续进城！”

小司号员鼓起小小的丰满的两颊，两片薄嘴唇按在号口上，吹出嘹亮的号声。

枪声是紧一阵，松一阵，每当那机枪声间歇的时候，手榴弹就发出沉重的轰音，一团团的火光象闪电似的，在城墙上迸裂着、跳动着。

不久，城墙上的枪声已渐渐远去，那两个连已自东西两侧包抄着从房上，从街道，进入城内，敌人已被压缩到原是县政府的中队本部里去了，于是双方开始了胶着的对峙。

这时，宣传队敌工组是得到了最好的机会，分散着在巷口，在墙上，沾贴着带来的传单；有好几张就都讽刺地贴在那敌人“建设王道乐土”的传单上。

当天色微明，我们完成佯攻的任务，撤回到洪井的岭上时，听到了西南方传来隆隆的炮声。

那是潞城敌人的援兵出发了。二个步兵中队，还带上两个辎重中队，打清早就向黎城来增援。

他们是浩浩荡荡，疏忽警戒。

一月前，突破了川军驻守的东阳关，进入了潞安盆地，快速地夺取临汾的受奖，使他们自满和骄傲；他们是密集地分作二路纵队，进入了我们神头的伏击圈。

尖兵发现公路已被破坏了，挖得深有丈余的五六条陷坑，堵住了去路，于是敌人的队伍被迫地停下来，百余辆双轮马车，拥挤地纠缠在一块。

这时，刚才还是静悄悄地两侧的坡地上，突然飞进出尖利的五六支号音，是时候了，用不着运动，队伍就发起了冲锋，真象两列颠巍巍的巨墙——二千个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底横队，从坡上倾倒下来，以万钧的磅礴的巨力，压向着公路。

敌人的本队，来不及展开，就完全被压服了，战士们懂得节省自己的子弹，用刺刀刺杀着，有一个战士他刺得太猛了，刺刀戳穿敌人的肚子，但是拔不出来了，他用脚踩着敌人的肚子，才勉强的拔出了刺刀，一股鲜血，从敌人的肚里，象泉涌似的冒出来，濡湿了他的脚，但他顾不及这些，他只看一看那已经缺了口的刺刀，赶快把这支枪背到肩上，另从死了的敌人手中，夺过来他的三八式枪。

敌人的尾后部，看到了前面本队的厄运，动摇了，真象从笼子里放出来的脱兔一样，就满山遍野地返身逃窜。一个大尉指挥官，他拔出日本刀叱喝着，咆哮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从他的命令，他的脸色，从紫红变成了灰白，焦躁变成了绝望，蓦地里他用自己的刀子，划开了自己的肚子，从马上倒了下来。

追击呀！不能放走一个敌人呀！于是七七二团就毫不留恋地放弃已垂手可得的敌人辎重，向溃退的敌人追击过去。真是没有比追击战最愉快的战斗了，敌人是把枪托和肩背朝着我们的呀！追上一个，打死一个，追上两个，打死两个，他们一直追到了潞城的城郊，城里的敌人才仓惶地开炮出援窜回的残敌，阻挡我们接近城墙。

为了接替七七二团追击去后的空隙，补充团就受命投入了即将解决的战斗；他们千来个战士，有大半在一二个月前还都是荷锄的农民，现在，他们穿上了灰色的军衣，可是，他们大部人还没有步枪，只有四个手榴弹，和一支往年看青苗时或者元宵时耍武术的红缨枪；这枪，有些是战士们从家乡带来的，有些是铁匠炉新打的。

已被打死了大半的残敌，看到了这千来枝红缨枪呆住了，他们摸不清这是二十世纪几十年代所发明的新武器？他们也回忆不起在故国的“歌舞伎”上，是曾经看到过这种家伙的，那红缨飘飘地多末耀眼，它像散布着妖术，迷住了敌人，让敌人发抖，服贴

地让我们把它的肉身，刺成象一个蜂窝；或者就索性跪下来，搓手叩头，甘愿当一个“丢人”的俘虏。

当战斗结束下来的时候，那刚才大显威风的红缨枪，却被冷酷地丢弃在满是敌人死尸和血泊的公路上，那些原先拿红缨枪的新战士，他们已换得了新的三八式步枪了；他们爱抚它，钟爱它，他们再不会被三个老团战士们手上的步枪，逗得眼红了。

可是补充团二连的小战士陈德志，他却在扫兴，他没有得到枪；原先，他在敌人尸堆里是找到过一枝枪的，可是被同班张成新抢先的拣走了；他有些生气，为什么自己的手不能快一些，为什么自己班里要有这末一个张成新；于是他决心去找指导员。

“报告指导员，我缴得一枝枪，被张成新先抢走了，不行呀！指导员，我要那枝枪。”

“呵！你没有得到枪？好！我给你一枝！”指导员笑眯眯的拉起陈德志的手，看着他生气的懊丧的脸子，于是叫通信员把背上扛的两枝枪，拣一枝送给了陈德志。

陈德志高兴地接过枪，端详了一番，但那笑脸又变成懊丧了，他说：“指导员，不行！我不要这枝四川造的旧枪呀！”

“什么？这枪不要！”指导员的脸色变得严肃：“小鬼！这枪是用血换来的呀！是经过雪山草地的，还是刚刚从牺牲了的同志手里拿下来的呀！小鬼！咱们八路军，每一个战士可以丢掉他的命，可是不能随便地丢掉一枝枪给反革命的哟！‘命在枪在’，这是我们的传统！”

陈德志静静地听着。

“咱们自己没有兵工厂，那来的好枪呀！谁肯给咱们补充呢？我们从陕北来，路过太原，政府说叫阎锡山给我们补充枪，我们真高兴透呢！我当了五年兵，这还是第一次发枪呢？可是怎么样？阎锡山把装满晋造三八式枪的仓库门，关得紧梆梆的，不肯发一枝；我们一个师，只领了九百箱的手榴弹。小鬼，要听

话，把这枝枪拿回去，等下次打胜仗，再拣好的吧！”

小战士的气渐渐消了，他接过了枪，立了正，行了个礼说：“报告指导员，我下次一定要缴一枝三八式！”

“好！”指导员笑起来：“这才是听话的革命军人呀！”

选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之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包围圈内

——太行反扫荡散记

柯 岗

我们这一支仅仅只有五十多个战斗员的直属部队，被一千多个敌伪包围在一座险峻的山上。这是因为突然的遭遇而形成的。

激烈的战斗从中午持续到黄昏，我们杀伤了敌人，敌人并没有接近我们，可是我们要转移了。因为战斗胶着下去，对于我们的游击活动是无益的。

枪弹不停的爆炸在岩岸上；太阳在硝烟里沉落了。葱绿的峰峦刹时模糊起来和天空混成一片巨大的灰暗。……

人人都在准备肉搏，准备杀死更多的敌人。步枪都上了刺刀，机关枪手们把弹巢里装满了子弹，小炮手把炮弹也装上了，饲养员们把各种颜色的马匹从乱树丛中拉出来，弄好了鞍子，也上好肚带。最后，每人都拿起一颗揭开了保险盖的炸弹。

一切都妥当了。按平常的习惯，只要再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开始冲击。可是现在，由于我们的政治委员同志要让一位负了轻伤的通信员同志骑在他的马上，而又耽误了好几分钟。这本来并不会多费唇舌的，只因为我们的政治委员曾在内战时多次负伤，至今胸部还有一颗反革命的子弹未能取出，而且由于失血过多和营

养不良，使他成为一个极不健康的人。所以通讯员同志一开始曾坚决违抗这个命令，但终于被我们政委那种过分严肃而诚恳的态度所战胜。

我们集中了一切火力开始向敌人的集合部猛烈射击了。炸弹象成群的流星似地飞过去，队伍开始移动。我是走在最后面的一个。因为我那将要生产小孩的伙伴，她的马是最后的一匹。

“杀！”一阵暴怒的声音，在五十公尺的前方，炸弹的火光映红了松树的枝芽。队伍加快了步子。

几乎是完全意外的，敌人的一颗盲目的炮弹，突然爆炸在我那伙伴的马肚下，火光一闪，我的身子便随着弹片和石末飞了起来。……

“我死了！”是有十几分钟的工夫，我的脑子里仅仅只有这样三个字。听不到一切，也看不到一切。

后来我听到有人在无力的呻吟，我确信自己还没有死，并立即判定这是陆霄的声音。但当我急忙坐起的时候，发现我的胸膛上有一条非常潮湿而又柔软的绳子，我没有管它。

“陆霄，你怎样？你觉得什么地方痛？”

“我不觉得什么地方痛！只是没有气力，不能动，就象有什么东西压着我……”

现在我才完全清醒了。我看到有一隻炸断了的马腿压在陆霄的脚上，马的大肠摔到我的胸膛上。我们满身马血，可是我手中的炸弹并未丢掉。

用力把陆霄扶起，摸索着重新回到我们白天隐蔽的岩岸下。枪声停了，夜沉沉，山寂寂。……

“他们走远了吧？”

“大概远了，枪声都没有了！”

“他们现在会知道我们在这里不会？”

“可能知道我们发生了事情，不一定知道在这里。”

“我相信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接我们的，特别是政治委员会这样作，因为他很惦记我这样将要生产的女同志。”

“不，不会的，我们也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们的主力都到外线去进攻敌人的据点了，要是为了我们两个人，让咱们直属部队，或者是另一个小部队再返回来冲进敌人兵力强大的包围圈，那是不聪明的。我的认识是这样。”

沉默，长久的沉默。风唛唛的响。

“假使敌人捉住我们怎么办？”

“不可能，绝不可能，因为我们要和他战斗，并且当他真要捉住我们的前一秒钟，我们要决心死去！”

“好，靠近些，把炸弹夹在我们两个胸膛的中间！”

酸枣树和小橡树的叶子在我们身边轻轻摆动着，星星在我们的眼帘上不停地跳跃着，幻变着各种颜色的光圈和各种战斗画面。夜，迟迟的行进。……

黎明，我们的左侧有脚步声，我们连忙钻进浓密的草丛。心开始了毫无规律的跳动，我们把炸弹紧紧的抱在怀里。但是，当他们越来越近，离我们还有三十多公尺的时候，我便很自然的站起来，因为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三个战士。其中一个已经负伤。

我们没有来得及说话，敌人的机枪便从四周响起来，山下的房屋已经烧起漫天大火了。我们不约而同的弯着身子，绕到山头的背后，钻进一个十分隐蔽的石洞里。

“你们是哪个部队？这位同志怎样受伤？”

“我们是三五四三部队。昨天队伍在山那边作战，连长命令我们到这边山下监视小王庄的敌人，说是敌人如果往山那边增援，坚决用冷枪阻击，并尽可能把他们引到别的方向去。到天黑就回来！”

“任务完成了没有？”我插问。

“没有，因为敌人一直在小王庄不出来，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接近了村子，打死了他们的哨兵，可是他们仍旧不出来，只是用机枪扫射我们。他就是那时负伤的（他指着那个受伤的战士）。晚上我们有一人回去报告连长，可是他们已经转移了，没有找到！”

“你们谁是班长？都姓啥？”

“我们都是战士。我叫冯根旺，他叫刘拴，那受伤的叫小麻子，我们都是辽县人。”

“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决心在这座山上和老百姓一块打麻雀战，因为我们这样搞惯了。敌人再多也不怕！”他非常自信的说。

“你的伤厉害不厉害？”我转过脸来问。

“不要紧，这是常事，子弹从大腿上穿过去了，没伤骨头。百团大战时从脖子上穿过去还没死哩！”小麻子满不在乎的样子，顺手把脖子上的干粮袋往地下一扔：“大家吃吧，这里还有点糠炒面。打仗我可有经验，非抓紧时间吃东西不行！”

“你从哪里搞的？咱们的干粮不是前天就完了吗？”冯根旺和刘拴一齐追问。

“昨天追击敌人回来的时候，在老乡家拿的。”

“老乡在不在，你和人家说好没有？”冯根旺和刘拴不等他说完就接上去。

“当时老乡不在家，但我实在太饿，想了半天，没办法，后来我把我所有的十块钱都给他放在面缸里，并且用小棍蘸着锅底上的烟子给他写了一个纸条。我说：‘老乡，我是八路军，几天打仗没饭吃，很饿，我拿了你一点炒面，请你收下这十块钱吧！’”小麻子很沉住气的样子。

冯根旺和刘拴瞪着眼珠子看我的脸，我正在考虑这究竟算不

算违犯群众纪律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在我们的头顶上尖厉的点射起来。这告诉我们敌人已经占了山顶开始“搜山”了。在天黑以前我们是不可能离开这座石洞了。

“我们出去打吧！要不然大家都得等死”……冯根旺和刘拴要出去，但被我们拦住。

把子弹推上枪膛，把炸弹准备好，我们卧倒在这非常潮湿的洞口上。我们的视线从那不知名的荒草的尖端超越过去，穿过那被山猪擦破了皮的漆树的间隙，看到一个扇面形的山坡，那里有二十多个日本兵散布着，并且象“贼”一样蹑脚蹑手的在草丛、树木、乱石和小壕的中间到处寻觅着。只要一见人，在一百公尺以外，他们就要开枪。

冯根旺几次瞄准那大石头上站的日军小队长，他要求开枪，他说他保险一枪把他打倒。可是我告诉他，现在这样做是不利的。

过午以后，枪声忽然中止，大石后面走出一个穿着蓝上衣，蒙着白头巾的老百姓，他和小队长指手画脚的不知说些什么，然后所有的日本兵立刻隐蔽起来，那老百姓扯着嗓子叫：

“狗旦他娘！回来吧！老日都走啦！”

“老王！出来吧，咱队伍来啦！”……

我们正在努力判断这个汉奸是什么地方口音的时候，枪声又起。一个中年女人和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被骗出来，在那断崖的边上让他们捉住，那日军小队长亲自用短刀戳穿了两个孩子的锁子骨，用一根细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这期间。那女人突然用头撞在一个日本兵的怀里，两个一齐滚下绝壁。孩子们的尖声惨叫，老远都能听到。

我们不转眼的看着，感到自己的锁子骨也在被戳穿，感到象一只狠毒的野兽咬住了自己的手脚，我们恨不能立刻飞到对面，夺过短刀，把那小队长的心的挖出来。

小麻子忘了伤痛，挣扎着要出去打，冯根旺情不自禁发了一枪，子弹落到那个小队长的脚跟。

糟了，从此敌人的机枪、步枪一直不停地乱射起来，但他并没有发现我们。

黄昏，枪声显的倦怠而稀疏了，日本兵惊心的“噢伊”、“噢伊”的叫着开始走下山去。可是现在有人走近我们的石洞来，最初我们只能听到声音，但很快我看到正是上午喊叫的那个汉奸，在我们洞口前面的十几步远的地方，急忙忙的追着他的主子往山下走。

这种意外的情景，使我当时不知怎样才好，几秒钟之后，当我决心出去捉他的时候，冯根旺早已象猫一样，迅速而凶猛的跳了出去，那家伙没有转过身来，便被他双手抓住脖子摔在草窝里，并立刻从他的头巾里发现一张用铅笔写成的，没有人名信，在暮色苍茫的石洞中，我吃力的看了几遍，无论如何只能看到这样几句话：“日军进山，应极力配合……共匪……八路乃吾党大害……凭条来……。”

夜，悄然低压下来。山下的村舍仍在燃烧，日本兵那长脖子的马仍在嘶叫，可是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我们知道日本兵从来在夜晚是不动的，我们从石洞里走出来，团聚在树林里。

“喂！我们今晚一定要转移，天明就不行了，敌人一早就会上来的！”我这样低声的说。

“不要先说明天，先把这汉奸给砸死吧！”冯根旺搬起一块石头。

“不行，不行，我们要问问他呀！”小麻子说着手拉住冯根旺的裤管。

“问个啥，反正他是汉奸，谁没见，小麻子你可别管我！”

“就因为他是汉奸才要问的呀！刘拴你说是不是？”小麻子

转脸对刘拴说。

“我觉得我们非有个政治委员不行，要不然谁也不服气谁？我同意问问再砸。”刘拴这样说了之后，对我膘了一眼。

“对么，我同意这意见！×同志我们选你当政委吧！你比咱们政治高……”小麻子对我这样说。

“我同意！”刘拴说。

“我也不反对！”冯根旺这样说着，把石头重放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在包围圈里，只要大家一心，啥都好办。”我这样说了之后，小麻子立刻接着说：

“那你就快拿主意，这汉奸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先问问他。”

冯根旺没有讲话，伸手把汉奸嘴里塞的手巾拉出来，谁知手巾刚一出口，那汉奸便大声吆喝起来。冯根旺猛力向他脸上踢了一脚，把手巾又塞进他的嘴里。刘拴也气坏了，拿起刺刀要穿他。

“这是个死心踏地的家伙，不必再问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刘拴的刺刀已经刺进了汉奸的心窝。

“好，我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能够证明他确实是死心的汉奸，何况咱们大家都已亲眼看到他的无耻罪行，我相信这种情况下把他杀死，政府是完全许可的！”

总有半点钟的样子，谁也不说话，只有那汉奸隔几分钟用鼻子低哼一声，血在黑影里流着。

“到南边大山上去，谁知道路？”我问。

“要是白天我知道。”冯根旺说。

“这不是扯淡话吗！？”小麻子着急了。

“不要紧，咱们慢慢摸吧，天黑，敌人不敢出村，咱们不进村就行……可是冯根旺同志要到前边走，一碰上敌人，就先开枪，我们好准备。刘拴同志好好扶住小麻子……。”

“女同志怎么办呢？”小麻子插嘴问。

“不怕，我照顾她就行。”

我们开始在这没有道路的荒山行进了。每走十几步远，我要用手在地上摸一摸。穿过一片树林又一片树林，绕过一块怪石又一块怪石，我们常常走上绝壁，重新转回来。

就这样，一直到天明，我们并没有离开这座山。

东方猛然发亮了，骤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在一块矗立的大石旁边，陆霄和小麻子都已不能支持了。我的心立刻就要爆炸，但这只是十分短促的时间。

夹杂着枪声，我们听见有人在喊：“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伪军弟兄们要留后路！”枪声越来越紧，这喊声也越近。

冯根旺马上大叫起来：“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呀！”枪声激响着，没有人回答他，但是他仍旧在喊，而且他笑的眯缝着眼，小麻子忘记了脚痛，陆霄也忘记了笨重的身子，他们几乎要跳起来。

现在我们感到和自己部队离开了一天两夜的功夫，确实比过十年还长。

选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之《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送 粪

云 岑

为了帮助抗属劳动，四月二日上午，大队部召开了动员会，在会上杨指导员特别向通讯员、公务员同志们说：“我们是军人，帮助的是军人家属，就等于给我们自己家里劳动，我们要象他们的亲儿子，亲弟兄一样地听他们的话，叫我们做什活，我们就干什活……。”最后将干部、通讯员、公务员、理发员、司号员分成六个小组，一个小组帮助一家抗属，由小组长领导，利用下午游戏时间进行。

下午三点半钟吃了下午饭，各小组上都出去寻找帮助的对象去了。

我是小组长，全小组有我和两个公务员。

我们帮助的是黄老太太，她领着我们三个到邻家借了一辆车子。

黄老太太在头领路，三个人拉着满满的一车子粪在后面跟着。

借来的车子，不是大车，是连轴转的小平车，两个坨死死的安在轴上不能转动，是由铁轴来转动的。拐弯子的时候，两个坨就死拧起来，车身又窄，两个坨不合路上的大车辙，车子又是多时没有使用过，轴锈得不光滑了，所以拉起来非常吃力，拉了不过一百步三个人就累得满头大汗。公务员马力学开口了：

“不知道是车子重呢？还是没有拉过不习惯呢？啊呀，老结

实(特别重)!”

“不习惯!我过去也没有拉过车子,这是头一次,就当锻炼锻炼。”公务班长王双明接着这样说。

我问王双明:

“你过去也没拉过车子?”

“咳!干部们都是念书出来的,家里满有钱,还拉车呢?”马力学这样说。

“八路军的干部不一定是有钱的出身,我家就是给地主种地的,没有拉过车子是因为我们那里不是平地人拉不成车子,是用担子担的。”我也没拉过车子,不习惯,很费力。

“马力学!咱们两个在两旁象什么?在中间架着轡子的又象什?”王双明的意思是:说他两个是赶车子的人,我是牲口,来开我的玩笑。马力学听了他的话哈哈的笑了,王双明笑了,我也笑了。对这我不烦恼,我高兴,这就叫做官兵平等。在平时战士与干部可以互相说笑,象亲兄弟一般,这是八路军新四军的特色,在其他旧军队里是享受不到这种愉快的。

三个人说说笑笑的走着,一时把车的沉重忘记了。

抬起头来,看见三个通讯员也拉着一辆大车在公路上跑,还有一个组给村边的一家抗属担粪,地有半里远的样子,这个担上跑出去了,那个担上空担子跑回来了,跑过来跑过去,犹如穿梭一般。又看见黄老太太走在前面二十多步远的地方。

“虽然拉不动还要尽量走的快些,给老乡拉不象给咱们自己拉一样。”他俩也同意我的意见,说着三个人将全身的力气都一齐用上,车坨转得快起来了。

拉到地里以后,三个人的头上都是热气腾腾的好象刚从蒸笼里取出来的热馍,穿的单衣被汗水完全浸湿了,身上感到非常疲乏,如果继续拉下去是支持不到天黑的,其实一回拉的粪也不过三担子,又不象担来的快,于是便向老太太商量换担子担,黄老

太太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头前回去借担子去了。

三日下午，大队首长们除尚政委有事以外都参加了。因黄老太太劳动力最缺乏，夏大队长和李副大队长都参加了我们的组。我头前去告诉黄老太太，她非常高兴的又去借了两副担子。

大队长担着满满的两筐粪在前头跑，我们四个紧跟在后面，地离村一里多远，担上一口气就跑到了。将粪送在地里马上又跑回来，每个人都紧张的加快脚步，谁也怕落了后。

“大队长！咱们竞赛，我这一回要往你前头跑。”小公务员马力学向大队长挑战了。

“小狗儿的！你还敢和我挑战（不是骂，是十分亲切的语调）？对！跑在我前头就算你是劳动英雄！”大队长很和蔼的带着笑容应战了。大队长担上在前边飞跑，马力学担上拚命追去，恨不得一下跑在大队长的前面，我们三个因为他们的挑战也快了許多，都跟着追上去。

“呵呀！大队长跑的真快，老是追不上，再比赛一回！”马力学一边往筐子里边铲粪，又向大队长挑了战。

“对，让你今下午都胜不了我！”大队长笑着，又应了战。

“大队长，你的筐子小，来换筐子？”马力学以为大队长深深的小口子筐子小，换了以后，刚担起来便被压得放下了，“呀！不行，大队长！还换吧？”

“这小狗儿的真俏皮！”大队长很亲热的笑着，给他换了。

第二次竞赛，马力学还没有打了胜仗，回去后，给大队长往筐子里边铲粪，趁大队长转过脸去看不见，眼很机警的看住大队长，将大队长筐子里的粪迅速地用脚踩了又加、加了又踩，一筐子差不多装了两筐子。

“怎么特别重呢？这是小鬼搞的鬼吧！”大队长一往起担这样说，马力学禁不住的笑了：“大队长！这回我一定要跑在你前

头啦！”

大队长因为跑的很快，跌在路上一把粪，马上放下担用手捧起来：“这是咱们自己的东西丢了多可惜，”又向我说：“最后一回的时候，要把路上跌下的粪都拾完！”

五个人连休息都不休息，匆忙的跑出去跑回来，在村边做活的老乡们，每逢我们担上跑过去的时候，都停住手看着。他们认识大队长和副大队长，这里是新解放区，他们没有见过当官的能这样吃苦。

西边，一百多米远的场子上，有二队的一伙学员闹嚷嚷的在说笑打闹，每逢我们担上跑出去的时候，他们都用惊奇的眼光，动也不动的看着，说笑声马上停止了，变得静悄悄地，虽然场子上有七十多个人，但好象没有一个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奇怪呢？因为他们都是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放下武器的连、排级军官，他们知道大队长曾在大青山、陕甘宁当过骑兵团长和步兵团长。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队伍里见过一个官长能够这样的吃苦，他们也知道副大队长当过营长和抗大的军事主任教员。

从下午饭后开始，直到日落西方，暮色笼罩了大地以后，才收工回去。一下午就没有休息，计算起来每人担了九回。

回到大队部以后，听通讯员们说，贾政治主任参加宣传干事的小组，给一家抗属拉了一下午大车，去地的时候拉粪，回来的时候还拉玉茭秆子，谷副主任参加另一个小组，整担了一下午粪。

一九四六年九月於军政大学

选自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英雄沟

——记著名的武乡窑洞保卫战

郑 笃

—

武乡县属东南，和襄垣、沁县接界的地方，有一个不到三二十户人家的小山庄——漆树坡^(注一)，也许因为它小而又特别偏僻的缘故吧，在任何详细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但在抗战时的一年中，这个极其偏僻的小山庄上，却演出了一幕极其悲壮的窑洞战。

那是四三年敌人占据蟠龙后不久的事。

敌人占据蟠龙后，那里的鬼子，便和段村、沁县、襄垣的敌人，形成了一个斜边四角形的互相呼应的犄角形势。这一来，居住在那个斜边四角形地带以内的许多村庄，便完全陷入那四个斜角上敌人严密的包围中了。

然而，胆怯的鬼子，对于这样的形势，似乎反而更加感到可怕。

鬼子占据蟠龙后，他们虽在那里修筑了许许多多防御工事——左一个碉堡，右一个碉堡，但他觉得已为他所包围了的那个

地带，仿佛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白天他们深怕有人拦截他们，夜里也深怕有人来聚歼他们，于是在修筑好一切防御工事后，四个角上的敌人，便调集兵力，向这斜边四角形的地带，展开了残酷的反复“扫荡”。

残酷的“扫荡”开始了，二十天的时间里，敌人在方圆只三五十里的地带，接连着便进行了十二次“扫荡”。每次“扫荡”中，敌人所能想出的一切阴险毒辣办法，都使用出来了：急袭、奔袭、包围、捕捉、分进合击、梳篦搜山，圪堤圪梁，都走遍了，甚至每块可疑的石头，敌人都要翻转过来。

在那十二次的残酷“扫荡”中，最大的“扫荡”，共有六次。漆树坡那幕悲壮的窑洞战，就是在敌人第二次最大的“扫荡”中发生的。

那正是炎热的七月天。第一次最大的“扫荡”，刚刚过去两天，但第二天的夜里，各角上的鬼子们就又出动了。

那天夜里，漆树坡的人们也和其他临近战斗的村庄的人们一样，后半夜起来就吃过了早饭。因为那些日子，由于敌人的连续“扫荡”，情况一直是紧张的。因此，不管有没有敌情，人们总是一早起来就吃饭。吃过饭后，老弱残废和妇女儿童，都进了洞，只民兵们仍然留在村子里。这是他们处在情况紧张时的一贯作法。黑夜里，即使敌人包围了村子，这些在战斗中已习惯了的青年后生们，也是不往外跑的。他们对付敌人的办法是：守着村口，不让敌人进村，等天亮时，然后再瞅空子向外冲。

人们进洞后，情况象是一阵比一阵紧张起来。

“蟠龙敌人到东皋了！”情报很快传来了。

接着，襄垣、段村方面的消息也传来了：襄垣的敌人到了龙王堂，段村的敌人，也出动了。

东皋和龙王堂，离漆树坡都是十多里地，民兵们仍然象是没有什么事情似的安静的守卫着村子。但情况紧张起来，是十分快

的，立刻，东面南面响起了枪声。这时，天色已快亮了。

听着枪声，平素十分温和沉着的民兵指导员武志芳同志，立刻严肃起来。

武志芳同志，和其他所有的民兵一样，也是一位二十四五的青年。他是一个中等身材，黑瘦的脸，有些长，但看起来，却很精明强悍。由于他的性情很温和，工作积极负责，所以很能团结人。自从村上一成立起民兵，他就一直担任指导员。敌人未占据蟠龙前，他时常带领民兵，隔三打五的下段村、沁县、襄垣一带打游击，配合军队作战。以后情况变化，斗争剧烈，他更领导民兵积极进行反“蚕食”、反“扫荡”等作战。在这以前，大小战斗，他已经历过说不清多少次了，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他从来没有变过面色。这次的情况，他却觉得有些异样，跟往常不同。

四面敌人都出发了，都是朝漆树坡方向集中，而且说来就来了。敌人一定是奔袭、捕捉！这时恰好县上姜一同志、李尚春同志，正在村中，于是他便和他俩简单的判断了一下情况，立刻在村南那个高地上，集合起民兵，就行动了。

“往出冲，向西面转移！”

两个民兵班，二十多个人，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武器——步枪或手榴弹，象正规部队一样，排着队，顺着一条并不很深的山沟，就匆匆的向西面走去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打起仗来最勇敢果断的磨儿，他和民兵分队长全木——也是一个很勇敢，但性子十分急的愣后生——曾配合军队，摸过李庄、柳沟，得过奖。这次由于他的带头，人们走起来，显得更其紧张、迅速、有力。

漆树坡的西面，有一条岭，那是从高岭到二十里铺的一条大路。每次“扫荡”，从沁县上来的敌人，总要从那里路过。这次因他们听到这边还没有什么动静，所以就顺着沟，向这边走来

了。

他们是想越过这条岭，转移到外线去。

枪声仍然在东南方面不停的叫着，民兵们跟着勇敢的磨儿，迈着宽大的脚步，虎虎的顺着沟在走动。也许是路熟，他们走的很快的缘故吧，他们很快就爬上那条岭了。

然而，事情竟是那样的出乎人们的意料！

民兵们很快的爬上岭去了，但也就在这一刹那，一堆潜伏着的黑影，象从地下钻出来似的，虎的站起，向他们扑来了。

“糟糕！”

走在前面的磨儿，一看情况不好，连忙摔了一个手榴弹，扭头便催促着大家往回跑。

岭上的机枪，呱呱的响了起来，子弹从人们头顶上，身边擦过，打到了土上，发出噗噗的沉重声。但情况是丝毫不允许人们顾虑什么的，为了冲出敌人的包围，人们象飞似的顺着原路跑了回来。

跑回了村边，大家静了静，接着又往北面冲去。

漆树坡的北面，只里把地，就是上司。村那里是西通二十里铺，东通监漳的一条大道，但冲过那里，便可转移到外线去。

于是不管情况如何，大家便朝着上司村方向的那条沟里冲去了。

上司村的岭上，敌人也仿佛早已布置好了，他们刚走到那里，岭上的机枪，就格格的打了下来。

北面冲不过去，又折回村边。人们呼呼的喘着气，汗一把一把的从脸上流下，但在村边，已不能多停留。

“看样子，是会要打硬仗的。”

这时，人开始都有了这样的预感。于是，在未全亮的天色里，他们急急忙忙把所带的多余的东西，如布袋、挎包等轻装了一下，就顺着沟，向东南方向冲去了。

漆树坡的东南里把地，是杨桃沟，他们希望能从杨桃沟的右边穿过，冲出龙王堂和东皋间的封锁线。不想还未走到杨桃沟，东南面的敌人包围上来了。

漆树坡紧紧的陷入敌人严密的包围中，再也不能冲了！

为了应付万一，武指导员和姜同志、李同志简单商讨了一下，两个民兵班，就在村子南边的山岭上，很快分开了。

村南面的山岭下，有两个窑洞，一东一西，中间只隔两道小圪梁。

指导员武志芳带领磨儿、来庆、二孩等那班人，准备下到岭下，就暂时在西面窑洞下，就地隐蔽，或瞅机会往外冲，万一不行，再进洞。

另一班由姜同志、李同志和金木带领，向东面那个窑洞方向转移，能冲就往出冲；不能冲，也进洞。

但情况，立刻就万分紧张了。两个班刚刚分开，敌人的机枪就打了过来。

再也来不及作什么打算了，指导员简单说了一声“进洞！”民兵们就翻下岭向窑洞爬去了。

很快，民兵们爬上了洞口，但在洞口下面的那块地边，有三个敌人的便衣，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时天已大亮，太阳也出来了。民兵们知道是些汉奸，为了不声张，他们没有答理他，只是匆匆的踏着梯子，往洞口爬。

指导员背着一枝枪，刺刀已上起来，当他踏上梯子时，那三个便衣，大声喊叫着，向他扑过来：

“等等，不要上！”

指导员扭头就是一枪。

“叭！”

三个便衣，一个被打倒了，其余两个，却逼近了梯子，指导员看看一时上不去，便退下来，和那两个家伙拼起了刺刀。

对于面前的两个汉奸，他是那么的恨他们。他端着刺刀，愤怒的眼睛，象他手中的刺刀一样，灼灼的盯着那两个汉奸，猛一下扑过去，就打倒了一个。立刻扭过枪来，将那一个也刺倒了。

然而时机是那样的紧，他刚刺倒那两个汉奸，大部的敌人就冲了上来。

洞是进不去了，于是他又和大部的敌人扭打起来。

他的愤怒，似乎已达到了顶点，眼珠完全发红了。他一面恶狠狠的跟敌人肉搏着，一边发狠的向已进了洞的民兵们叫喊：

“下来，下来和狗日们拚！”

由于过度愤怒所产生的勇猛，他象一只猛虎似的，舞动着刺刀，使敌人很长时间接近不了他。

这时，大部的民兵，都已进了洞，留在洞口的，只剩一个有病的民兵肉小（他是事先就进了洞的，为了探听情况，他守卫着洞口）和另一民兵了。他俩望着这幕白刃搏斗，很想下来帮助身陷重敌孤立奋战的指导员，但进了洞的人，一时叫不应，于是他们就伏在洞口，瞄着敌人打。

在他们的援助下，大部敌人伏下了，指导员抽空就刺死了两个。但枪声一停，敌人立刻又都爬了起来，向他刺来。

大部敌人刺了上来，他向旁边一闪，瞄准一个，就猛的刺了过去。被刺的那个敌人吓得一后退，他就有了一小块回旋的余地，然后即刻又猛翻过身去，扑向那边那个。

他就这样紧张的，和敌人一来一往的在搏斗。

时间很长了，搏斗一直在继续着。

有时，他因用力过猛，一扑空，险些儿跌倒。也有时因刺中了敌人，刺刀咬的敌人太紧，很费力才拔出来，也使他心急。

也许是由于时间太长，使他有些过分劳累吧，终于他被敌人逼到了崖根。

但他仍然紧贴着崖根，在和敌人死拚。

数不清的刺刀，发着雪亮的寒光，一齐向他刺来，他用力拿枪一拨，所有的刺刀被拨到了一旁。

然而很快，那些刺刀就又举起向他刺来了。最后他被刺中了胸脯，刺中了鬓角，手里的枪举不起来了。

指导员牺牲了。因为民兵们没来得及将梯子拉进洞里，敌人便沿着梯子爬了上来。

窑洞的构造，是十分曲折的。一进口，有个深坑，民兵们已把道板拿去了。当要爬上洞口的时候，鬼子却耽心起来，谁也不敢进。

他们先迫使一个伪军进洞，那个伪军不敢进，硬迫着上去了，但随着窑洞里发出来的枪声，便滚了下来。以后又上去两个，也都滚了下来。

对于这个象蛇窝似的窑洞，敌人已无可奈何了，可是他绝不甘心。最后，向窑洞里摔了两个手榴弹，鬼子就改变了方针。

熏！

不知从什么地方，鬼子弄来了许多柴火，于是就在洞口烧了起来。

火，那么剧烈的燃烧着，但因窑洞里面，已堵住了口，烟汹涌的倒冒出来，升到了空中。熏的效果，一点也没有。

然而，正在敌人感到没办法的时候，窑洞的气眼，却被敌人发现了。

气眼和洞口，是在同一方向的，因为洞口堵住了，洞里闷得出不上气来，为了不致闷死，他们小心的隔一会儿放一会儿气，不想却被敌人发现了这个缺点。

敌人发现这个缺点，象得了宝贝一样，立刻转移兵力，完全集中到气眼这边来。

守卫气眼的，是来庆、磨儿等几个民兵。气眼口，高悬在半崖中间；他们没有想到敌人会从这里下手，他们仍然小心的执行

着自己的职务——隔一会儿放一会儿气。

外面仿佛静寂了，洞里人们紧张的心情，开始安定下来。可是并没多久，就又陷入了新的更紧张的情况中了。

鬼子的心毒极了，它计划从岭上挖下来，一直挖通气眼。

由于吃力的挖土受了震动，气眼口，开始在掉土。不久，“通通”的挖土声也听到了。

“敌人挖气眼口了！”人们的心，陡的悬起来。

二

敌人在发狂的挖着土，一幕剧烈的战斗，正十分严重的发展着。转移到两条土圪梁东边的那个班，离的虽不远，彼此之间，却谁也不知道谁的处境是怎样的。

姜同志、李同志带领着全木那一班人，刚爬过那两个圪梁，就听到指导员那一班人和敌人互打的枪声了，但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时他们也本来该进洞口了，走到洞下面，却又顺着沟向南冲去了。他们是想从杨桃沟的左边插过，转移到外线。

一班人顺利的冲出沟去了，但刚一出沟口，就和敌人碰了头。

敌人架起机枪来便向他们扫射，没办法，这才折回来准备进洞。

李同志、全木领着人们进洞了，姜同志却还是那么沉静。

敌人追上来了，正在一个西瓜地里乱摘西瓜吃。姜同志趁着这个机会，摘下来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望远镜，瞭望起来。

这个小望远镜，是一个朋友为了他领导打仗方便，赠给他的。他把它对到眼睛上，凝神的望着敌人，他是想看看是日本鬼子还是伪军，倘是鬼子进洞再说；倘是伪军，马上叫下人来就和

狗日的拚！

他凝神的望着，天色虽已很亮了，但不知镜子上沾了土还是怎样，没等他看清楚，身后西南方向早来了敌人，他扭头一看，赶忙收拾起小望远镜，准备进洞，却已迟了。他迅速的向四下里望了望，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沟沟，于是弯着身子，连忙爬了过去，躺了下来。

敌人上来了，四下里马上静的那么可怕。刚刚升上来的太阳，发着怕人的光亮，十分清洁的天空里，此刻也仿佛被阴森、寂静所统治，不允许一切生物存在似的。敌人到来前的情景，真比旧小说中所描画的一个恶魔到来前的情景还恐怖的多。

一会儿，圪梁上脚步声在响，敌人在搜山了！

突然，敌人象是发现了目标，一个人跑着，鬼子顺沟撵了下去。象是没有撵住，鬼子“呜啦呜啦”的叫起来。

这“呜啦呜啦”的叫声，象是一个命令，接着，“呱呱呱”的机枪声就打了过去。

枪弹着地，发着“噗土噗土”的声音，使人万分耽心的象打着了谁。

姜同志躺在小沟沟里，屏着气，一声也不敢哼。

一会儿，一切又寂静了。姜同志听了听，再也听不出什么动静，他就慢慢爬起，爬出那个小沟。

他站起来，紧了紧腰带，提着原先的那根棍子，顺着沟，向前走了。他的心有点儿忙乱。他向前走，是想找个较好的地方隐蔽，还是想转到一个小山庄找个老乡探听一下情况呢？这时连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

但他匆匆的顺着沟跑下去了。

跑了没几步，路旁仿佛有人轻轻的在叫喊。

“别走！别走！看敌人！”

他顺着声音，细细看去，一个人正躺在离他不远的一个沙土

壕里。

那人伪装的十分好。下半身被沙土埋着，上半身上，堆着一堆茅草，倘不细看，谁也想不到那下面会有人。

突然，山岭上真的又有了脚步声，他赶忙学着那人，把自己伪装起来了。

他的下身，刨了些土埋住了，头顶上，也放了些乱草。他的伪装，也许比那人还要自然些，可是他总是有些心乱。因为他从乱草缝里，明显的望着敌人溜溜的从圪梁上走过去了。他想，如果敌人仔细往下看，也定能看见他。

他的心，有点发慌，敌人过后，他再也不能呆在那里了，翻身就顺着沟跑下去了。

他顺着沟一直跑着。在这条沟里的一个敞着口的窑洞前，有两个老婆婆，还安祥的坐在那里梳头。

那边在剧烈的搏斗，这边仍然安祥的该干甚干甚，这本来已是生活在敌后的人们的一种习惯了，但他这时却觉着好气又好笑。

这两只糊涂虫，真糊涂的气人！

“快进去吧，敌人过来了！”

他一边跑，一边这样生气的对那两个老婆婆说。那两个老婆婆，才慌张的钻进窑洞里去。

他茫然跑着。在杨桃沟南面的一个小水沟旁边，碰到了一个人。那人也仿佛刚遭受了一段什么危急似的，苍白的脸上，似乎还未变过色来。喘着气，脸上汗水一道道的流着。

他一看，原来是七区救联会的韩凤高同志。

他们两个人一见面，彼此仿佛都安下了些心。互相一问，才知道方才敌人在圪梁上撵的就是他。于是他们就边走边谈的互相诉说起各自危急的遭遇来。

这时杨桃沟、斜道沟，都没有了什么动静，只是漆树坡的西

南面，还一直在打枪。这使他们很放心不下。因为那两班人分开后，西面窑洞的情况，他们一直还不知道。

对于那一班民兵和全漆树坡的老百姓的关心（全漆树坡的男女老少，就都在西面那个窑洞里），使他们非去探听一下不可。

他们的谈话，很快就停止了。他们爬到一个松树坟上，向漆树坡望着。

窑洞的对面，竖着一杆刺眼的膏药旗，鬼子的大队正停在那里。鬼子的周围，则是抢来的毛驴、牛、羊……等。

望着望着，他们很快就望到了窑洞顶上的敌人：

呀！敌人在挖窑洞！——挖气眼！

这件惊心动魄的事，使他们禁不住的惊叫起来。为了替窑洞的人们解围，他们匆匆的又向杨桃沟跑去。

杨桃沟，这时还没有人回来，但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老汉。他们问过那个老汉后，知道七区的民兵，先前是在上司村住，这时可不知道转移到那里了。姜同志马上派韩同志找去了。

三

韩同志走了没多久，李同志、全木，领着那一班人就来了。因为他们进了窑洞后，一直待在里面，对于外面的情形，除了从洞口不时传进几声枪声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现在他们跑出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实在在那里待不住了，想探听一下外面的情形；另一方面，他们进了窑洞后，姜同志没来得及进去，也使他们放心不下。当他们刚进去时，很快就听到了枪声。但姜同志却还没有进来。一种同志的兄弟般的友爱与关心，使他们很着急。为了把姜同志叫进洞来，李同志和全木等，在情况已十分紧张时，还连出来三次。但每次出来，爬在洞口上望望，总是望不见姜同志。

姜同志那里去了呢？这使他们十分焦急！

后来，望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没办法，不得已，他们急得竟叫喊起来了。

“喂，快，快来！快来！”

他们不敢叫他的名字，只好糊里糊涂瞎叫。可是这一叫，敌人听见了。因这时窑洞上，已有了敌人。

于是“叭，叭，叭！”敌人打起了枪，把他们顶回去了。

因此他们在洞里，一直在焦念着这事。

出了洞口后，他们为了慎重，才绕到杨桃沟来。见了姜同志，他们放心了，但一听说敌人包围了西面的窑洞，他们立刻又都焦急起来。

“走，走，去和狗日们拚！”

全木，这位性急如火的分队长，更是急得暴跳起来。漆树坡的民兵，是在四二年以前就成立起来的。四二年春天，经过剧烈的反蚕食斗争后，民兵们的战斗力，更坚强了。从那时以后，他们为了更提高战斗力，就在一块集体睡，并安置了一个“民兵家”。大家白天生产，晚上轮流站岗放哨，亲热的比亲兄弟还亲。每半月有定期的“民兵日”，在这一天，他们就开始检讨，讨论各种问题。家里有老婆的，也可定期回家睡，因为大家“滚打”的太热火了，有的叫回家睡也不回去。现在，许多兄弟被敌人包围了，还有全村自家的父老兄弟姐妹等。他们一听说，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焦急和忧虑！

“走，走，去和狗日们拚！”

全木简直气透了，他一边这样说，一边一直挥动着手，要大家去。这时大家也都十分愿意去，但他们想，看样子，是不会有办法的，可是也终于不能再说什么，都随着全木冲上去了。

冲着冲着，他们冲上去了。冲到离敌人相当距离时，他们立刻就恨恨的打了几个排子枪。敌人是决心要搞垮窑洞的，也象是

知道他们人不多，没有理会。

“狗日们还看不起民兵！”这一来，十多个民兵，就再也全都忍不住了。

“冲，冲，向前冲！”

他们完全下了拚死的决心，凶猛的向前进了。

在民兵们勇猛的冲击下，敌人的机枪，终于不得不响了。但枪弹却是那么稠密，象雨点一样，一时使他们很难抬起头来。没法，只好退回来，再作主张。

退回杨桃沟后，杨桃沟老乡，已有不少人回来，并给他们作好了饭，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吃。

可恶的枪声仍然不断的在窑洞那面响着，象是故意增加人们的焦虑。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家人叫人家打死呀！”

求援兵解围的念头，在每个人的心里搅动着。于是赶忙派了一些老乡，分头去给部队送信了。每个老乡走时，大家都用同样的话，再三叮咛了他：

“探听着，那里有咱队伍往那里去，只要碰上咱八路军，不管那一部份，就说咱漆树坡的民兵叫鬼子包围了，叫他们赶快来援助！”

四

送信的人，分头出发了，窑洞那面的战斗，也更其剧烈了。

气眼离岭顶，多么高呀，敌人却一直挖下去了。

挖着的坑，席子来大的一片，挖着挖着，敌人终于挖透了。

敌人是要决心毁灭这个窑洞的。刚挖透，上面就跳下来两个凶恶的敌人。

窑洞里面，是那么的寂静，连三五岁不懂事的小娃娃，也机

警到一声不哼，竖起耳朵耽心的听着外面的动静。

“下来了！”

磨儿三叔和几个老汉们，蹲在通气眼的通路上，一边注视着把守气眼口的侄子和来庆等，一边不时的回过头来给大家传递消息。

敌人在用烟熏的时候，磨儿三叔和老汉们就一直替大家传递着消息。敌人开始熏时，大家还有些慌。他们知道把口堵住了，烟进不来，一边传消息，一边便安慰大家：“不怕，不怕，烟进不来！”这时却因情况紧急了，所以他们只在耽心的传递消息。

扑通！扑通！两个敌人跳了下来。

磨儿三叔和几个老汉们的心，卜卜的跳着，但他们仍然向大家传递了这个消息。

“下来了！下来了！”

但立刻：

“轰！”

手榴弹响了。跳下来的那两个凶恶的敌人，被炸死，滚到了崖下面。

半个钟头后，外面仿佛没有什么动静了。窑洞里也开始安静下来。

一阵过度的紧张，人们除静静的提心吊胆着紧紧的注视这场生死搏斗外，完全忘记了一切。人们从半夜起吃了饭，一直没喝过一点水，但这以前，人们却都谁也不知饿。现在情况安静了，人们这才觉得有些饿了。于是，大家“咯嘣咯嘣”的吃起干粮来。

这时，藏在窑洞后面的，全村七八十个男女老少，也都放下心来。他们和她们，对于守卫洞口的民兵们，完全充满了感激与爱护的信心，但却说不出来，他们只是争着拿出自己最好的干粮给民兵们吃。他们对于民兵，从根就是很爱护的。因为在每次敌

人“扫荡”中，他们在民兵的保护下，从来没有受过一点惊怕。每次敌人“扫荡”，不管情况怎样，民兵们总是先要把他们安置在洞里，然后才离开村子，监视敌人，袭击敌人。“扫荡”中在窑洞里很闷，民兵们也总要想尽办法，不时的给他们报告情况。因此，每逢过年过节，家家户户全都要给民兵们送些礼物。今天，经过这场搏斗后，他们对于民兵们，更觉得异常亲热了。他们一边吃着干粮，一边紧紧的望着民兵们，只怕民兵们吃不饱，吃不到自己送给他们的东西。

磨儿的娘，钻在洞深处，向气眼口的磨儿看着，她对磨儿是很爱的。但这以前，她是对他有些意见的。她总觉得他对家里活不关心，有空儿就跑到民兵家，连吃饭也不回来，竟有时误了工。这时，她望着儿子，却完全明白了他对于工作热心的好处了。此刻，她觉得他，任何一处，都十分可爱、十分可亲的。她把他当作了“金不换”。她同时更觉得她有这样的儿子，是一个无上的光彩。

“他是全村人的护身佛，他在保卫着全村人的性命，人们也都敬爱他感激他。”这种骄傲的感觉。使她不住的望着儿子。但这感觉一刹那也就都过去了。

气眼口吃紧着，她的心紧张着。她的眼不断的望着儿子。……

望着望着，她觉得儿子受了很大的苦。儿子正在漫不经心的吃干粮。不久前因心神紧张，动作急遽不断的流汗，此刻仍然不时冒出来。有时他把它用手抹一下，抹去了，有时就让它挂在脸上，鼻尖上或眼角上。这一来，她的心情就变了。

“唉，俺孩可是出了大力，受了大苦了。”

这情形，使她想到五红六月天，儿子上地回来时，她该让他先喝些水，给他把扇子，或是赶忙给他饭吃。她今天也应该给他这些。……

这时，全洞人的心和眼睛，也都和磨儿娘一样。他们望着他

们吃干粮，总是耽心他们吃不饱，另外也想让他们睡睡或是怎样。以前，个别的认为民兵不顶用，或对民兵们有成见的人，这时也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所堵塞住了。他们很想和民兵说些什么，表表自己对他们的热爱，但却什么也说不出。

然而，就在这时候，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大的炮声在响了。

“轰隆！”

象是天震地裂似的，炮弹正打在窑洞的正中间。由于过分的吃惊，人们本能的挤向窑洞的顶深处。

一直未离开气眼和洞口的磨儿、来庆等，吃惊的探出头去向洞外望了一下，立即撤回洞里来。

敌人在窑洞的正对面，架起了炮，他们要把窑洞从中间轰透。

“轰隆！”

“轰隆！”

怕人的炮响，一声接着一声，一连响了三四声。随着每声的巨响，窑洞就象是马上要塌下来似的震撼了一阵。但却终于不很要紧。

敌人打过两声炮后，窑洞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动，于是大家又松了些气。

“不怕！打不透。”

磨儿三叔们，又低声的向大家传起话来。

敌人的炮弹，一直打下去了，打到第七颗的时候；

“轰隆！”

“哗啦！”

窑洞终于被打透了！

窑洞完全敞开了，藏在洞里深处的人们，全被显露出来。

“啊呀！”

民兵们一看，窑洞被打透了，赶忙跑到了两边的洞口。

情况是越来越紧急了。但他们是决心抵抗到底的！两边的分工，仍然是肉小、二孩等守窑洞口，磨儿、来庆等守气眼。

敌人打透窑洞后，调过炮，就向两边（洞口和气眼）打了起来。

“轰隆！”

“轰隆！”

怕人的炮声，仍然一声紧接着一声。但情况却比先前万分严重了。

在气眼口，敌人连发了十二炮，年轻而英勇的磨儿，就被打死了。磨儿娘一见儿子被打死了，立刻疯了似的向儿子扑去，抱住了儿子。然而兽性的鬼子，紧接着又连发了两炮，将他母子俩全打下崖来，并被炮弹掀起来的土块石头埋起来。

后来炮声停止了，但一场可怕的白刃搏斗就展开了。

窑洞里，本来是很凉的，但由于动作太紧张了，来庆的赤红色的脸上，也早已淌满了汗。他为了战斗方便，这时竟脱掉衣服。磨儿牺牲了，他没有顾得怎样，仍然紧紧的把守着洞口。

炮声停止后，敌人就从气眼口跳下来了，来庆一句话也没说，端起刺刀，赤裸着身体，就和敌人拚起来。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逼到崖下，用石块砸死了。

窑洞口的搏斗，是和气眼口同时进行的。敌人爬上了洞口，二孩、肉小们，叭叭的用枪打着，有两个敌人中弹滚了下去，可是敌人的手榴弹摔进来了。

“轰！”

手榴弹炸开了，是谁被炸死了，炸伤了，不知道，二孩却被打到道坑下面了。

两个洞口的民兵，死的伤的，都失掉了战斗力，这场恶战该算结束了。可是绝无人性的鬼子，仿佛这才更猖狂起来。

一切炮响枪声停止后，鬼子疯狂的搜索起来。

这次，十多个民兵，牺牲了四个，肉小也被鬼子杀死了，被捉走四个，鬼子也死伤了十多个。二孩因钻在道板下面，始终没有被搜出来。

但最后，无耻的鬼子，竟向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们，疯狂的示威起来。

几个鬼子，爬到已敞开了的窑洞后面，拖着人就往下摔。

窑洞是那么的高，但鬼子狞笑着，摔下去一个又一个。

轮到磨儿三叔了，鬼子要他出来。他愤恨的蹲到窑洞后面，一动也不动。他老兄弟六个，只两个孩子，如今他们打死了磨儿。他死也不能听任鬼子摆布，他怎样也不出来。

鬼子用力的拖起了他，但他摆脱鬼子的手。又蹲了下来。蹲着，而且低着头，连看鬼子一眼也不看。

鬼子发火了，用拳打、脚踢，又用刺刀吓他，可是一直到被摔下去，老汉终于一声也没有哼。

五

窑洞那面的战斗，早已结束了，但在杨桃沟等待着援兵的人们，却还是一点也不知道。

天快半晌的时候，藏在地板下的二孩跑来了。他是在敌人刚走后就跑出窑洞的。但方才鬼子的那幕对民兵和老百姓的杀害，使他悲痛和气愤的，完全发了痴。他那洁白的，从来也没有变过色的长马马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变得那么黄了。现在，看样子，他是十分悲痛，很想痛哭一场，眼睛里却一点泪水也没有。

他痴痴的跑着，跑来了。一看全木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直发愣的叫：

“都死了！都死了！”

此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等人们问他时，他却“哇”的一声大嚎起来。

此刻他仍然还完全被一种说不出的悲痛所占据着。过了好久，他才说出话来。

窑洞的消息，人们是知道了，但极度的悲痛，使人们也立刻变得异常沉默了。在回去的路上，谁也没说一句话，人们只是一直不停的气得跺脚唉唉着。

回到窑洞跟了，那幕谁也想象不来的惨剧，使人们更加痛心了。

已经倒了的窑洞的前面，炮弹轰击下来的虚土堆上，被摔下来的人们，横三竖四倒卧着。野兽们蹂躏得一塌糊涂的地里，到处乱飞着，染了血的白花花的棉花（注二）。被敌人搜出来，但他却带不走的家俱杂物，到处乱扔着，象经过一阵冰雹将一切已打得稀乱似的凄凉。

倒卧着的人们，一个个直挺挺的躺着，满脸满身的涂着泥土。

他们仿佛都已死去了，然而並沒有。

指导员是牺牲了，但他靠在崖跟的身子，还是那么倔强的站着，两只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眼睛，也仍然睁的那么大。

被轰塌了的窑洞口下面，已牺牲了指导员的对面，有一个小窑洞。那个小窑洞里，藏着一个脚痛的情报员，他虽没有被搜出来，但在敌人搜索的时候，他也将他拿着的步枪，上了顶门火，准备了万一。

静静的卧着的人群里，有一个负了重伤的民兵，象似仍然在和敌人搏斗似的，从敌人将他从窑洞里摔下来到大家回来，他就一直那样舞抡舞抡的甩动着他那已经失去了力量的胳膊。

是谁触动了一下一个倒卧着的小孩子，那个小孩睁开了眼睛，扑簌扑簌的望着。一看，认出了自己人，哇哇的哭了起来。

这哭声，惊醒了孩子的母亲，也惊醒了所有倒卧着的人们。

“自己人来了。”

他们知道是自己人来了，这才都慢慢的爬起来。

这以前，他们对于敌人，全部都抱着一种无言的仇恨。

但人们爬起来后，大家都哭了都大嚎起来。民兵们望着他们那样惨死了的指导员，哭得更其悲痛。

民兵们遏止着悲痛在安慰大家了。那个一直甩动着胳膊的民兵，本来早已失去了视听的能力，说话的能力，这时他也仿佛知道是自家人来了，他的那只已无力了的胳膊，再也甩不动了。

他安心的瞑目了。

人们哭着哭着，难以遏止的悲痛，算是暂时遏止住了。在处理死者的时候，老汉们觉得目下情况“不定对”，说不定什么时候敌人又会来，他们主张当时就埋，埋了再说，还是先顾活着的人吧。但民兵们坚决不埋，他们要举行追悼，举行公葬，游行示威，给死者报仇。

立刻他们把死者抬回了村上，这天夜里，有许多青年通宵未睡，他们轮流换班的放着哨，看守着死者。

第二天举行追悼公葬，附近各村民兵，都跑来祭奠，七区的民兵，也给死者们抬来一副作了里的棺材（注三）。追悼时，鬼子的这场残酷屠杀，使所有到会的人，都气愤的流着泪，怒叫起来。为了替死者复仇，不少青年，当场报名参加参加了民兵。那条和敌人搏斗过的沟，经大家决议，把它改成了英雄沟。永远记着这笔血账。

但白天刚开过追悼会，公葬了，夜里敌人就又来了。

不过这次敌人的到来，它却没有占了便宜。因为各村民兵都配合上了，同时部队也开来了，而更主要的是大家都抱着坚决的复仇的意志，所以敌人很快就被打退了。但又使人们气愤的是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代理指导员全木同志，被敌人打伤后牺牲

了。

全木同志是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伤牺牲的。

那次敌人败退了，在追击敌人的时候，他们曾打死了一个骑马的敌人。可是仇气太大了太深了，他们不能让他们有一个囫圇回去。于是他们就在敌人屁股后面，一直追着。

追到了一个河滩里，民兵们在山梁上，鬼子们都歇下来。全木立刻眼红了。他在山梁上破口大骂着，来不及和大家相跟，就象疯了似的一个人冲了下去。

冲下去后，他被敌人打伤了。因为伤重，以后也没治好，就牺牲了。

这时全木的一个亲叔伯兄弟，见全木负了伤，跌倒了，以为是敌人把他兄弟打死了，马上拿起一个手榴弹，也要冲上前去。后来人们把他拖住了，他气极的指着敌人哭骂起来：

“日你娘，你们打死了俺兄弟，把我也打死。俺死不了，你狗日们也活不成！”

人们对于敌人的仇恨，就是这样：他杀死我们一个，这仇恨就增加千万倍，不把法西斯侵略者斩尽杀绝，总出不了这口气。

为了报这日益增涨着的血海深仇，这次“扫荡”过后不久，村上人们，在频繁的战斗空隙里，又新打了一个窑洞。因那次开追悼大会时，大家已检讨出那个旧窑洞的缺点——洞口和气眼不该在一个方向，也跑不脱。那个新窑洞，不但完全适合了窑洞战的要求（注四），而且他和根据地内其他地方的好窑洞一样巧妙：

“拐三弯，设三关，楼上楼，天上天。”（注五）

那个新窑洞，是从村上一个院子里打下去的，但却一直通了杨桃沟。自从有了那个新窑洞，他们对付敌人的办法也更方便有利了。从此以后，他们也再没吃过敌人的什么亏。小股敌人，就在村口和它打，不让它进村，倘是大股敌人，也不慌不忙，等它

到了村边，再钻进洞去，还不迟。

这就是有名的武乡窑洞保卫战。

注一：“漆树坡”村名，据说有人曾在地图上找过，没有找到这个村，究竟别的详细地图上有没有这个村，不知道，但这村是很偏僻，确是毫无疑问的。

注二：敌人擦了血，乱扔的棉花。

注三：指好棺材，因一般棺材，都不修饰里面。

注四：窑洞战的要求，是要每个窑洞都要作到以下几点：一、找不见，二、熏不死，三、进不来，四、住得久，五、跑得脱。

注五：这是老百姓对于好的窑洞的赞美。抗战中，武乡的窑洞战是顶有名的，各种窑洞，也都像传说的那么巧妙。它的构造，弯弯曲曲，上上下下，一层又一层。在洞道的每个弯曲处或上下关键，都设有机关。据说顶好的窑洞，里面还有厕所，作饭的炉灶。藏在窑洞中的妇女，还可纺线作活，不耽误生产。

选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卫生员的榜样

冯 牧

卫生员焦松旺已经十八岁了，但他的外貌却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一些。他的个子并不小，使他显得小的是他说话时的童稚的声音和在人面前的羞涩的表情。这最初的印象几乎无法和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传闻协调起来。我曾经好几次听人说：焦松旺是一个他们所看到过的最好的卫生员，在他参加部队以来的几十次频繁战斗中，他从来没有在战场上丢弃过一个伤员；他进行救护工作不是在火线后面，而是和战斗突击队一起冲锋前进，一起爬梯登城，战士们在那里倒下，他就在那里救护。我又听说：他不只是一个模范卫生员，并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在过去好几次战斗里他都捉到俘虏，得过武器，在最近一次汾河西岸的追击战中，他曾经徒手用计捉住两个武装的敌人。

由于这些，战士们全体提出选他为全连的特等功臣。同样由于这些，我决定到六连去访问一下这位著名的小英雄。

和我一起去的是营教导员张国钧。已是黄昏时分了，我们走进了六连的连部，一间简单得只有一座土炕和一个大炕桌的土房。炕上围满了人。坐在中间的是一个小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述着什么。这孩子有着一个惹人喜欢的脸孔，他的又黑又红的健康的面颊，他的时常由于天真无邪的笑而眯成了一条缝的眼睛，他的腼腆的表情，立刻给了我一个印象：这定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小

鬼——全连喜爱的中心。可是，这难道可能是焦松旺——那个我想来访问的战斗英雄么？

但是教导员告诉我说：这就是焦松旺。

用着纤细而天真的语调，这孩子继续讲述着。

“这一回我有什么功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人家守大堡的战士们，和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拼手榴弹，那才是英雄呢！”

“不要客气了，我们的医官！”不知谁从人缝后面说，同时还递过一杯水来，这孩子又笑了，继续讲了下去。

“……咱们队伍往吕梁开的时候，我本来心想：咱是个卫生员，又不是战斗员，咱还能象人家战士一样下决心？所以我就对医助说：这回打仗咱可要向三十团挑战，条件第一是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不丢彩号；第二是关心彩号的要求，减少伤员痛苦；第三是做到使绷带无菌；伤口少流血。可是，人家战士在旁边说了：你们‘杂牌’就不下个决心？我有心下个决心捉一个俘虏得一条枪吧，可是又想到：咱又没个枪，人又小，定下计划完不成不是活丢人来？想了一阵，我就暗暗下了个决心：人是要捉，枪也要得，可不明写出来。

“咱在救护上下的决心这回可是实现了。远的可不说了，就说这回守大堡战斗吧，在那天，咱救护了自己连的彩号，还救护了别的营的彩号，半夜功夫，就救护了二十多个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那天下午，咱们刚把护村沿的工事作完；就看见远处黑压压一片敌人向村里走来了，大炮机枪响成一片。咱们二排可真勇敢，敌人不接近，连声也不出，敌人一到跟前，就一下从工事里冲出来，由咱们的英雄刘建斌领头，一片手榴弹打上去，打得敌人滚的滚，逃的逃，哭的哭，叫的叫，可是敌人很顽强，打退了第一次，又来第二次。正打得激烈，我就听见工事里有人叫我：

‘松旺，有人挂彩了！’我出来一看，是王班长。我们中间是一

片开阔地，敌人机枪正打得凶，把路都给封锁了。可是为了救彩号，就顾不了危险，我就一口气跑到王班长的工事里，一看，是王五奎打带彩了，躺在工事外面二三十米的地方，正是敌人的封锁口，我跑上去，想把他拉下来，可是他个子太大了，拉不动，我又跑回工事里，让王班长去拉，他说他还要监视敌人，顾不上。我就对他说：王班长呀，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个子大，替我把彩号拉下来，我替你监视敌人。听见这话，王班长就跑上去了，一会就把王五奎拉到了工事里，我跪在战壕里给他救护了。接着，我拾起了彩号的满是血的枪，第二次穿过开阔地去找担架。找来了担架，把枪交给队长，又跑回工事里，然后又送彩号到后面去。我每一次穿过开阔地，敌人的机枪就乱扫一阵，可是，大概是我个子太小，总没打住我。

“这就是我救护那天的第一个彩号的情形。

“战斗越来越激烈了。咱们连一连抵住了敌人几次冲锋。彩号慢慢多了。天快黑了，又下着雪，我就在离工事七八十米的地方，找了一间房子，叫彩号都到我的这间‘救护所’里来。我只有一个人，忙不过来，见连部的两个炊事员没事，我就把他们给掌握住了。一个——我叫他帮我剪绷带，一个——叫他给我照灯亮，我只管救护，干得满起劲。慢慢，别的营的彩号也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也不管是那一营的，凡是咱们的人我就都救护，这样，半夜就救护了二十几个。”

说到这里，焦松旺停顿了一下。炕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房子里弥漫着烟。炕洞里烧着松柴发出隆隆的响声。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挤进来的小通讯员在焦松旺背上给了亲昵的一拳，说：“快说呀，人家等着要听你怎样捉俘虏呢？”

“你急什么，这就到捉俘虏的时候了。”焦松旺笑着说。他的声音是那样温和而腼腆，仿佛在讲着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不一会，天就亮了，”他继续说，“敌人也打退了。”

来了命令，说叫往回开。走了没多久，又来了新命令，说在我们后面东南方发现了敌人，要部队赶快去追击。你们都知道，我最爱跟突击队，听说一排接受了任务，我就跟着一排向前跑。人家腿长，咱个子小，跑着跑着就跟不上了。可是我还是紧撵着人家跑。跑过了北桥头村，我的干粮撒了一地，我连看也没看，还是紧撵着人家跑。

“跑着跑着，队伍就跑散了。三班往东面追下去了，二班往西边去了。中间只丢下了我一个人。不一会，就远远看见一群群的敌人往这边跑下来了。这时候，我猛然一下子想起了我过去暗自下的决心：捉一个俘虏得一条枪。可是我怎么捉呢？我想到：我没有枪，连个炸弹也没有；我想到：我个子这么小，人家那么大，我拿什么捉人家呢？正想着，猛然看见有两个戴钢盔的大个子向我这方向走过来了。走得很快，前面一个扛着小炮，后面一个拿着步枪。正想着，眼看他们就走到离我不远了。正想着……，说也怪，也不知那里来的一股劲，两步我就串到头一个面前，我把右手放在棉衣下面假装掏武器，放粗了嗓子大声吼了一声：‘站住，把枪给我放下！’那人吓得一下楞住了，赶忙把小炮丢在地上，举起双手说：‘是！是！是！’我把小炮捡起来，又说：‘把弹袋解下来！’他又把弹袋解给我。这一下我才放了心：有了武器，我叫他站在一边不准动，要跑，就打他一小炮。又跑到第二个面前。这人真胆小，听见我咋唬，吓得钻进了水壕，只露一个钢盔在外面。我向他吼叫说：‘快缴枪！’他一抬头，见我是个小娃娃，看不起我；又见咱二班的人从北面快来到了，他们比我威风。就想向他们缴枪。这时候，我就把小炮往上一举，又咋唬了一声：‘你不缴枪我拿炮打死你！’吓得他连忙把枪举在头上说：‘缴枪！缴枪！’

“有了枪，我就什么也不怕了，把刺刀上上，我又向前追击。没走多远就看东面又过来了一蒲摊，有好几十个。这一回，

我机灵了一下，没冲上去，我心想：他们人太多，可不要捉不住人反把咱小命给送了，转过身，我就向后呼叫起来：‘队长，队长，赶快叫二班跑步上来捉敌人呀！’等二班追上去了，我看见左面有块地方正好作机枪阵地。就又把队长说：‘队长，赶快叫机枪上来，在这里掩护二班前进！’队长说：‘对！’就把机枪架起来了，一梭子子弹一打，敌人立刻就象散了群的羊一样，在田野上乱跑。接着，我拿了一支步枪也追上去了……。”

说到这里，焦松旺兴奋起来，一下子从炕上站起来，比划着追击前进的姿势，引起了大家一阵哄笑。

“松旺”和我坐在一起的教导员说，“你不光是英雄，你还是个小参谋呢？”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焦松旺对于自己的战斗经历的叙述，也是他最近一次战斗里所表现了的。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六连去找焦松旺。我很想知道一下他过去参加过的战斗。我发现，这个孩子除了昨天夜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天真、害羞以外，还有着那种在八路军小鬼中间所常见的淳朴、谦虚和有礼貌。他的衣服收拾得非常干净、洁白的领子露在领外。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和昨天夜里的滔滔健谈不同，他不大愿意多谈说自己在过去的战斗中所作过的贡献（后来我才知道他昨天晚上讲得那样多，是因为在贺功会上喝了酒。）。回答我的询问时，他总是喜欢先加上这样一句：“那一次我没有什么功，人家×××才是英雄呢！”

一种近于淡漠的冷静，他对我讲述了在另一次战斗——闻喜下晁战斗中他救护伤员的情形。这是去年七月的事情。

晚间，战斗打响了。他后来和卫生班在村外救护彩号，一听见冲锋号的声音，我们的突击队攻上了村外围墙，他就再也站不住了。把村外的三个彩号救护完了，他就对医助说：“医助，我

上去了，今天晚上，村里的彩号我负责，村外的你负责！”就一口气冲上了登墙的云梯，这时，我们的突击部队正在从左右向村中央突进。他一进来，就看见前面平地上有十几个人挂了彩。看见了他，彩号们就好象见了亲人。这个拉住他说：“松旺，我挂彩了！”那个说：“松旺，快给我救护！”轻彩号也起来了，把他围成了一个圆圈。不顾敌人的炮火威胁，他立刻开始了救护。他跪在地下，给这一个上了药又安慰着那一个：“不要急，我马上就给你上药！”这时，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机枪不断地从他头上扫过，炮弹也常在他不远的地方爆炸，必须有最大的勇敢和镇定才能够在这里停留一会；可是他仿佛完全没有把这放在眼里，一直在不停地工作着。正救护时，突然一颗出口炸炮弹在他前面炸开了；他感到好象有谁在他腰上重重捶击了一下，他身体摇摆了一下，又继续工作起来。等到把周围的伤员救护完了，他才发现，他的皮包打穿了，里面有块弹片。他笑了笑，说：“这炮劲不大，连皮包也打不透！”又跑到前面找彩号去了。

天亮了，敌人被消灭了，战士们开始到处搜索敌人。他也到各处去搜寻，想找到敌人遗下的药品。他走进了一间好象是指挥所的房间，在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两个装璜很漂亮的纸盒，他非常高兴，以为是药，但打开一看，却是糖果，于是，大大闪耀在他脸上的那种胜利的兴奋一刹象变成了一种小孩子的欢欣。可是，突然，他好象立刻想起了什么，他把糖果包好，很快地跑了出去……

“你是不是到外面去吃糖果？”我好奇地拦住他问。

“不是，”他低声回答，“我把它们都分给彩号了。当时我想，吃了糖，他们一定会疼的轻一些。”他这样结束了他的故事。

这一天，焦松旺还对我讲了另外的战斗经历，可是，我感到，仅仅从上面这几个故事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样执

行着一个卫生员的职责了。

焦松旺是晋城人。和我们队伍中的许多战士一样，他也有着一段痛苦的生活经历。他父亲原是兵工工人，父亲死后，家里便开始过着缺衣无食的穷困日月。在他十五岁那年，为了找一口饭吃，他的母亲叫他到他父亲旧日的朋友——当时的村维持会长那里去找事作，但维持会长见他穿得破烂，连理也没有理他。当时他想：“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我为什么要在他汉奸面前低头？”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子，参加了八路军的游击队。一年之后，他便成了一个出色的战士。而现在，他不但成了一个有名的模范工作者，战斗英雄，而且成了一个青年共产党员。

选自一九四七年华北新华书店编辑

出版之文艺小丛书《解放“5000发电厂”》

计 划

苏 策

苏岳飞第二次订的计划，不要说别人，我听了都有点替他担心，因为，真是有点太大。可是，他自己并不觉得怎样。他说：他在消灭“天下第一军”的陈堰战斗里，有过很好的经验了。

那一回，当然是很不错呀！我见报纸上都登过，他那时宣布的计划，是要夺敌人一支步枪。他说：“我们小炮班放哨站岗的时候，老跟别人淘气，谁也不愿意把枪借给我们。咱决不说漂亮话，这回一定自己闹一支。”当然，他还说了许多办法和别的条件，可是，那些谁也没听在心上；大家稀罕的是，扛小炮的人要空手夺人家枪哩。

本来这计划就好象是有点不合适，苏岳飞自己也很明白。可是，他生来就喜欢打冲锋。他才到三营的时候，教导员就把他放到重机枪排了，后来闹的没办法，才下到九连来。一到九连，连长说：“你从机枪排来的，测量、瞄准、订距离一定有办法，你到小炮班当副班长吧！”这有啥法子哩！这回苏岳飞宣布了他的夺枪计划以后，他就去找指导员。指导员不知正在忙着写啥哩，他说：“这回总得叫我到步枪班吧？”马上就要作战了，小炮班叫谁来领导呢？苏岳飞当然又碰了钉子。

在纵队英雄大会上，我才知道，自小以来，苏岳飞就有三件大仇：第一件是在他十六岁的那一年，日本人“扫荡”士敏县，

他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侄儿九口人在害传染病，一下子叫日本人全杀了，那时，他正在县游击队上当通讯员，赶回家的时候，人家替他把尸体全埋了。第二件是：当时他二嫂去走亲戚，没有被敌人杀害，可是，村里一个恶霸，把他二嫂骗回娘家的半路上，硬逼着卖了；二嫂当天晚上也就上了吊。第三件，是他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叫国民党八十八师把他绑了一次；家里卖干了粮食，卖了牛赎他，也没有赎出来；他家从此也就完蛋了。

打了八年的日本，日本终于是投降了。苏岳飞才一听见的时候，高兴的连话也说不出来。去年，那个恶霸也叫村里人斗争的时候打死了。他听见了也高兴的两天没睡觉，就是第三件仇还没报。

这一回，这机会可就真来了。

苏岳飞跟着部队摸到上陈堰的时候，天已经朦朦发亮；可是村里不见一个敌人。那知道，太阳才一露脸，敌人顺着河沟就运动上来了。九连被命令守到一条大路的凹道里。敌人分了三股头，借着炮火的掩护扑了上来；他想把我们挤出村子去，可是，我们都想把他顶在村外，这样，激战就开始了。

苏岳飞第一炮打远了，第二炮就打到敌人中间；他的准头就是厉害，凡是有敌人的地方，就有他小炮爆炸的一缕缕白烟……。炮弹慢慢打光了，他把炮交给了指导员；然后，投了八颗手榴弹投入突击与反突击的行列里，敌人冲到中间，他跑到中间，把敌人打下去。敌人绕到东面，他也赶到东面，敌人绕到北面，二排长牺牲了，敌人在那里占了个路口，他又领着自己的班，把那缺口夺下来。他嚷着：“八路军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你们想要来，摸摸你们的脑袋！”……。

他说的话一点不错，敌人想驱逐我们，那他眼睛可真是瞎了。可是，也怪，我们在黄昏未来之前，没有等人家驱逐，自己

却先悄悄地撤退了，把村庄让给了敌人。

苏岳飞气的不得了：“打了一天，什么样子还没有哩，这计划怎么办呢？”他想：“另想办法吗？”

敌人是高兴的不得了；向四处广播着消息“共军溃了，十月××日我军占领了太岳共军重要据点陈堰村。……”

可是，敌人的消息并没有发完，苏岳飞的部队又反扑回来了。这回，苏岳飞要了支马枪，和连长跑到部队的最前面。

这时候，太阳完全落山了，山和村庄都是一片黑紫；只有天亮亮的，象平稳稳的一池水。部队拚命的跑着，一面投出去一阵阵一排排的手榴弹、炮弹，那黑雾雾的烟，立刻遮天盖地的弄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连长和苏岳飞就是借着这机会冲到最前面；他们跑的很急，遍地的石子、子弹皮子，都弄得脚板疼。

敌人猛一下楞住了，好长时间，象哑巴一样，枪打不响了，浑身都没劲了，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楞了一阵，猛一下看见有人从硝烟中冲上来，机枪手们乱嚷着：“快打，快打！”平时训练成专家似的熟练动作，现在象全忘了，好半天，机枪才着急的“达达达”叫了几下，九连连长跳上去一下就把机枪拉过来了，机枪班的人“哗”的一下都跑的一干二净。八路军的人到处嚷着：“缴枪不杀！”“不给汉奸蒋介石当走狗！”

“过来就是自己人。”他们也嚷着：“唉呀！八路军来了，跑呀！”美国最精良的武器，这时都成了废铁。

苏岳飞接过连长的机枪一看，好东西呀，崭新新。他满头汗也顾不得用袖子抹一下，他想：“一块冲锋，人家手急眼快得了挺机枪，好漂亮的家具。我的计划怎么办呢？”他说：“连长，我也要弄挺机枪。”连长说：“别着急！慢慢来吧，到村边了，我们应当停一停。”

苏岳飞想歇一歇，可是脑子里的“计划”又不住地叫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他没有停，一股劲的跳下了一层层的地堰，那个也有丈数高；苏岳飞记不得是跳了六个还是七个，他黑糊糊的看见下一层地堰上，有七八个带大帽子的人挤在一起，他高兴极了，马上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一步不停的跑过去。

敌人挤在一堆，见他跑过去，慌忙的小声问着：“你是谁？那一部分？”连苏岳飞自己都记不得当时跑着，为什么要翘起手来伸出去两个手指头。

敌人小声的说：“你是二连？”

苏岳飞说：“对对，就是二连。”本来，在这“天下第一军”里，就几乎没有一个山西人的。敌人要是能比较冷静的想一想，苏岳飞的土敏口音一下就可以被听出来。虽然天黑了，能冷静的看一看，苏岳飞身上扎的漂亮的皮子弹带也会被看出来的。可是，这些都没有顾上注意了。七个人围着一挺机枪慌张的问着：“上头……有八路军没有？”

苏岳飞一步抢上去说：“唉呀！多的多哩。怎么不打？快瞄准打。”

射手一手摸着枪栓，一面乱摆着枪口，发愁的说：“那里呢？那里呢？怎么老瞄不准呀……”

苏岳飞象是生气了：“唉，你拿过来，我给你打吧！”

枪口送过来了，苏岳飞一抓：“唉呀，快给我枪把子，枪口烫手哩。”

对方抓着枪腿子，毫不犹豫的把枪把又送了过来。苏岳飞高兴的快跳起来了，他款款的扛在肩上，向看呆的人说：“你们跟我走吧，我是八路军，不要怕，来吧，保证不杀……”

他的话还没说完，敌人“忽”的一下都跑光了；手榴弹扔出去，也没追上一个。

不管他第一次的计划，完成的多好，他这第二次的计划，不能不叫人替他担心，因为他除了想完成自己的计划以外，他还宣

布了要保证把全班的计划完成。可是，真真不凑巧的很，在汾西的第一仗，就是紧守蒲县的上龙华。

上龙华是在一道大土岭上，土岭有几条膀臂伸到河滩里。我们一个营，扯了八里长，对面山上，敌人几乎动员了一个旅的火力掩护着步兵冲锋。地冻得象石头一样，我们工事做不好。苏岳飞的二班扼守着一个小山包，从拂晓就打起来了，到了太阳一竿高的时候，已经打退了敌人六次冲锋。在山包前面不远，是一段山崖；不管那一次，苏岳飞都是等敌人千辛万苦爬上来的时候，一下突击出去，让敌人成批成批的滚下山崖底。

可是，敌人还不死心，因为他想在黄昏以前赶到午城，去夺取黄河边上的大宁城。而苏岳飞的任务是要迟缓敌人，叫他在黄昏以后到达午城去；因为，一个新的更大的网，我们陈赓司令员还没有给敌人布置好，所以，这紧张的争夺时间的战斗，就集中到了上龙华。

已经快到中午了，敌人拼着死命从东而绕了一股；占领了一个小山包，已经可以威胁到苏岳飞扼守的包子了；并且大约有两个步兵连的样子，顺着苏岳飞正面的两道山梁，两条小路爬上来。

而苏岳飞的防线上，如今只有十二个人。

敌人两股头慢慢汇合了，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子弹象泼水一样的洒过来。

他们没有等这两连人展开，十二个人就叫喊着扑上去了；营长的手榴弹一颗一颗的都擦到人群中间；敌人还是照样的“爹呀”“妈呀”的滚到山崖下面去了；而他们当然还象钉子一样的钉在自己的阵地上。

战斗以后，苏岳飞受到了表扬，可是，他心里非常的不痛快，因为，计划还是个空的；虽然班里得了两支马步枪，可是还差的太远哩！

没有想到，在旧年腊月三十的下午，苏岳飞的好运气又来了。

在汾孝平原上，还没有怎么打，孙楚上将的部队已经垮了台。他们完全是日本装备：有日本的装甲车、榴弹炮、山炮、机炮，当兵穿的是日本大衣、日本皮靴、日本帽子，阎锡山还请了许多日本人支持他的士气，可是现在全不顶用了，全垮了。

老头子孙楚和他的警卫员、副官们，在离汾河不远的一个大碉堡里，生着气，骂着人，下着一道道的命令……。可是，这碉堡立刻就被我们炸塌了，步兵蜂涌的冲上去，把孙楚的副官长杨纶元捉住了，孙楚的马弁也叫捉住了，老头子下命令用的图章都顾不上收拾，自己光杆一个跳上了日本人给他留下的汽车。

满地都丢的是东西，可是没人拾，苏岳飞拼命的跑着、追着，他想：“这回计划还完不成？”小小峪河挡住路了，他跳到冰里面，淌过河去；他跑到一切人的最前面，敌人的抵抗也阻止不住他，凡是被他们看见的，很难能逃得活命。

“追呀追呀，活捉孙楚呀！”苏岳飞跑的浑身大汗，帽子湿透了，汗从脸上，四面八方的往下流，嘴一点也合不住，气喘的一塌糊涂。苏岳飞和大家整整追了二十五里地。前面就是汾河了，苏岳飞想：“好你汾河，把孙楚这坏家伙给我挡住吧！”

河水正汹涌的流着。孙楚跳河了，他随身带的十来个人也跳下了河，有些人顺着水漂走了，有些人叫大冰块一下打到河底，剩下的人推着孙楚摇摇晃晃的爬上了对岸……。

回来以后，大家都在生气的不说一句话。

那知道，过了六天，苏岳飞这个团，又准备去伏击敌人了。队伍还没走到北船头，敌人就跑了出来。

我们从东往西走，敌人是从西往东走，离村还有一二里地的地方就正正碰了个对头。

那时，天刚擦黑，谁也看不大清楚谁。苏岳飞的班走在最前

面，手榴弹还没解下来，刺刀还在鞘里，敌人先站住了，大声喊：“谁？缴枪？！”

一共距离不到五六尺，这可怎么办呢？

韩老马同志“腾”的一下跳过去，抓住了敌人一枝枪。苏岳飞喊：“投手榴弹啊！”他用最快的动作，解下手榴弹，第一个投到人群中去，敌人“轰”一下都散开了，有的敌人刚端起了机枪打算抵抗，我们手榴弹就立刻又都飞了上去……

苏岳飞想到：他们班这一下要压不下敌人去，那没有顾得上展开的全团，该受多么大的损失呀！他不顾一切跳起来，扑到一个大个子敌人的身上。那个人，半弯身子，卧在地下，一支手还握着枪，苏岳飞抓住他的枪柄，用力一拉，这是生死关头哩，那人也用力的拉了一下，他想把苏岳飞翻到底下，把头扭到苏岳飞的肘子外边，他想站起来，想用枪托支着他，苏岳飞就用力抓着枪柄，猛一撒手，那人闪了一下，半起的身子一下又倒下去了，苏岳飞猛然想起一件事来，他用右手摸着刺刀柄了，他迅速把刺刀抽出来，用力的刺进那人的胸膛……

“别的敌人都跑光了，全连只捉住了两个。”连长说：“苏岳飞带着你的人把这俘虏送回去，你们辛苦了，今天休息吧，不用来了，我们还要到村里去。”

苏岳飞一路走着一路发着愁：“计划怎么办呢？”他自己觉得计划连个影子还没有。他想起动员会上的情景了，他第一个站在大家面前宣布了计划，不光凭自己的勇敢，他要带领大家去完成任务！他还动员了两个非党同志也订了自己的计划，他有责任帮助他们去完成！可是，现在什么都还是空的。机会这么多，真象有人故意开他的玩笑似的，别人的都将近完成了，而他还是自己一个和那支老步枪。

才回到家里，苏岳飞就对大家宣布了：“不行，我看我们还得回去，人家计划都完成了，咱们还连屁也没摸着。”

到了北船头，费了好大劲，在八连才打下的房子里，找见了连长，连长正在围着个小油灯，和大家不知正在商量什么，一听说苏岳飞来了，就马上高兴的站起来说：“你来的正好，八连才打下这院子来，现在轮上咱们九连了。”

连长说得声音很大，外面子弹炮弹响得什么也听不清楚。他说：“怎么样，还是你们一梯队，能行吗？工兵一炸，你们就冲。”他把苏岳飞领到门口，他告诉他：“你留点神，这离敌人的院子只有这一节。你看，那就是敌人的院子。”顺着他的手指，苏岳飞看见，大约有二十六尺的距离，就是一道院墙，北面有一片窑顶。那上面，大概总有几挺机枪，连续不断的发射着火光，因为都距离的太近了，许多子弹炮弹都向着这院里投掷着。连长说：“左边是八连，右边是七连，我们在中央突击。你们准备好了没有？”苏岳飞的计划这次在脑子里又跳动起来了。

这时，风更冷了，许多人都在轻轻跺着脚，星星稀了，已经是快天明的时候了……

这是敌人最后的一个堡垒，他梦想坚持到天明会有人来救他。

工兵们上去了，几十公斤炸药，被一道流弹的火光飞快的燃着了，全屋子的象大地震一样的摇了一下，窗纸全破了，玻璃也碎了，房顶上索索的落着土。院子里被烟和土，一下涌得满满的。

苏岳飞喊着：“冲啊！”教导员说：“等一等！”一把没拉住，苏岳飞第一个冲进了炸破的缺口。

院子里涌满了人，乱哄哄的不知干什么。苏岳飞嚷着：“王世民上房，上房。”王世民“稀里忽通”就爬到房顶上。那上面有齐齐整整的五挺重机枪。

苏岳飞看见正面窑洞里，有人要往外涌哩，他急忙跳下去，把门堵住。用力喊着：“缴枪，缴枪！”

那房里有五六个人！他们噪着嚷着不知在干什么，是想冲出来吗？不是，他们都一个个的缴了枪，放在苏岳飞面前的是三十七支步枪和一挺崭新的机枪。

苏岳飞高兴极了。

苏岳飞为什么要高兴呢？他一个人就完成了全班的五倍计划。全班的人，一个个都记了功，他自己被选成全纵队的特等英雄了。他的名子象钟一样的响了起来，他的战斗故事到处传播着，他那直溜溜的身材、细长的眼睛、凹凹的鼻子、胖胖的脸，围绕着眼睛鼻子的，那仔细才能看出来的浅浅一片苍蝇屎——他的样子，没有人不想把他看的一清二白。

苏岳飞是应当高兴的，我们全太岳的人也都为高兴，他士敏县赵庄的老乡们一定更高兴。人人都在希望着，苏岳飞再继续完成你的计划吧，苏岳飞，苏岳飞，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夜于王壁

选自一九四七年华北新华书店编辑出版文艺创作小丛书

《解放“5000发电厂”》

我·喊·叫

冈 夫

祖国！让我喊出
你的愤怒吧！
喊出你的苦！
深重的苦痛！
你的
风信旗似地飘扬的
战斗的光辉！
喊出啊，
向全世界！

我毫不羞惭，
我的粗糙的
 无训练的喉咙，
因为你
光辉地战斗着，
而我，
是你的光辉的子孙！

在全世界面前，

(啊，全世界！)

你高高地仰着

那不屈的头颅！

象那浩浩平沙中的“司芬克司”（注）一样，

暴风吹，

大雨淋，

烈日晒，

鸟兽留下它们的粪迹

在它硕大的身躯与面庞上，

但不可动摇的啊，

是那伟壮的姿容，

坚实的脚步！

祖国啊，

你正是这样地

屹立在世界上；

同你的远方的弟兄。

他——在北方，

你——在东方，

你们擎持着

几乎整个的天宇！

靠了你们，

靠了你们英勇的支撑和抢救，

和平的人类，

才不会完全落到

法西斯野兽们

注：Sphinx. 埃及的狮身人面巨像。

毁灭这个星球的大火灾里！

无情地
给打击者以打击！
虽受着巨创，
毫不顾惜！
鲜血，
滚滚的头颅，
悲恸吧？
但屠夫
不会自动地放弃屠刀！
那退让者，纵容者，
正在吞下他们的悔恨的果实。

但你却不是这样的！
你坚决地站起来，
迎接战斗！
直斗到你的敌人
不能还手的一天！
在你的顽强地坚持下，
敌人的什么铁鸟，
将不再振翼而飞；
那大炮，
将张着它愚蠢的口子
而沉默！
看还有什么是他可夸口的啊？
这个凶恶的
然而渺小的

窃盗一样的敌人！

但是，祖国，
你却有的是可以夸耀的，
庞大的整个！
进步的整个！
有着千锤百炼过的
 英雄的儿女
作你的擎天柱！
颠扑不破，
强硬于任何的谗言和炮火！
为这个，
你值得
全世界的同情，
并不羞愧！
值得
它的帮助，
“谢谢啊！”
但并不羞愧！
再多些，更多些！
“谢谢啊！”
但并不羞愧！

祖国，这也正是
我的骄傲：
我——中国人！
我——中华民族的儿女！
百年来，

你的名字
给强盗们尽情侮辱，
如今——
你的儿女
将走遍全世界的角落，
受到
震耳的欢呼！
全世界爱听
中国人的呼声！
我也就不顾粗拙地喊叫起来啊，
你的苦痛，
你的愤怒，
你的光辉的战斗！
我喊叫啊，
向全世界！

1988年

选自《文化哨》

沁河三唱

丘 琴

—

沁河的水呀——
年年流淌。
流不尽那
人民的愤怨；
流不尽那
人民的哀伤。
人民的家舍呀，
全变成了火场，
 血场……
人民们成群地
 流走四方——
老军人把泪珠儿
滴落在风前；
年青人
手触着死亡……

二

沁河的水呀——

水面上泛荡着
金色的阳光。
这阳光，
也照耀在原野和山林；
这阳光，
照亮了人民的心房，
人民们抹掉泪水
拿起枪——
呼啸向战场。

三

沁河的水呀——
流水响叮当，
人民们在河岸
正热情地歌唱。
歌声里颤跳着
 复仇的欣快，
 战斗的欢狂，
和那
 胜利的渴想。
这歌声
冲破淡青色的河雾，
漫过起伏的山岗
向遥远，
飞扬，飞扬……

一九三七年尾，七星岗。

选自《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悼

磊 生

风雪飘萧
云山迢遥
你们的辽远的坟墓，
已积雪成冰了。

风雪飘萧
雪山迢遥
亲爱的同志啊！
你们的热忱的脸
何时能再见到？
你们的质朴的话，
何处能再听得到？

风雪飘萧
云山迢遥
在寒冷的冬朝，
我们悬起红旗
为你们而悼。
你们英勇地

战斗在前哨，
你们慷慨地
为党把头颅抛！

亲爱的同志呀，
而今永别了！
但是，纵然是永别了！
你们的不灭的光辉
永在人间照。
永在人间照——
照着那光明在望的大道。

.....

烈士遗诗 写于一九四一年

拦牛人的故事

王博习

荒山荒得不长一棵树木，
荒草萋萋在风鞭下哭泣，
瘦牛群里坐着瘦人儿小银，
仿佛沉思又仿佛望着荒山叹息。

不管是冰雪还是阴雨，
拦牛的号角呜呜吹起，
他早晨将牛群吹上荒山，
黄昏时又将牛群吹下山去……
雪夜里，他对我讲出他的故事，
他原籍山东，祖父逃荒来到这里，
生活的担子使祖父执牧鞭，
这鞭子又递到小银手里。

这鞭子抽过祖父，父亲和他的脊背，
祖父的坟墓在那荒山上淋着风雨，
年老的爸爸病倒在冰冷的草房，
他开始遭受牛主人的恶毒的言语。

直到如今他还遭受那些责骂，
但另一股仇恨却紧紧地压在心底，
去年春天东洋强盗打来，
多灾的母亲第一个被强盗们杀死，……
几次想去当兵没得到的允许，
爸爸叫他永远望着荒山叹息。
五月的季节正是鲜花血红，
他把民军抛下的一颗大枪偷偷的
埋在土里。

严寒天，强盗又骑着鬃红大马走来，
人民都逃向荒山里去，
夕阳下画出大马的瘦影，
拦牛人坚定地坐在瘦牛群里……

强盗走后我又回到了这个村庄，
推开窗子只见荒山不见了小银，
房东老人讲完小银的故事，
荒草萋萋在风鞭下哭泣……

“那一天小银作了英勇的壮举，
打死了八个敌人，他也被敌人活活烧死，
他的爸爸将他埋在祖父面前，
那只牛鞭和小银埋在一起……”

选自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华北文艺》创刊号

拓 荒

朱 穆 之

对面，
那耸峙在天空的山峰，
用高傲的神采向我们端详。
头顶上、
白云惊异地捷飞去。
他们好象在想：
看啊，
那一群强壮的人，
他们开拓了洪荒，
他们把原始的洪荒开拓了！

但我们无暇答理他们。
一种单纯的喜悦，
曾跃动在我们古代祖先的胸臆，
迷惑着他们开拓了无边原野，
又洋溢在我们的胸间，
我们轻快地把锄头高高举起，
深深翻转，
那解冻的草根和泥土，

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拦阻。

汗水象油流着，
手掌磨得发肿，
但疲劳如蜜，
涂遍我们全身，
于是我们舒坦地躺下，
在我们开拓的原野上，
无梦地，
酣然睡去。

刚刚翻起的土地，
散发出异样的清香，
深密的松林，
吼着水恒的呼啸，
我们敞开的胸怀，
深深地吮吸着太阳的温暖。

选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出版之《华北文艺》第三期

血 债

——这个事实发生在去年九月，
壶关东崇贤村

路 庚

半个月亮，
挂在天上，
棉絮似的流云，
一团过去了；
又奔来一团……

风——
呼啸着，
细沙灰尘，
被带到空中飞舞。

一阵声嘶的喊叫，
伴着风沙
在半夜里打滚，
——鬼子来了！
……

树上

栖息的鸟雀，
受惊得离开了枝头，
公鸡张着翅膀，
向屋顶猛扑，
狗在狂吠着……
人们——
向着山沟的路上走着，
孩子失声地号啕，
“不要跑了！
不关你们老百姓的事！”
——这是中国的口音
这粗暴的语声
压下了这慌乱的一群，
有的停住了脚，
还在跑的
也回过了头。

女人
发着抖地蹲下来，
颤跳的心里，
象小鹿在乱闯。

“你们这里，
有没有八路？”
一个穿黄呢军衣的矮个子
一把抓住
跑得慢的老头。
“没……有……！”

老头颤慄着，
一颗子弹
透过他的心。

.....

又一个穿军衣的人
发出魔鬼般的声音，
仰起头
大叫着：
“老百姓
都到村口的空坪里去！”
他红涨着脸，
牙齿发出凶恶的白光。

月光泻在空坪，
地上印着憧憧的黑影，
人们望见东边角里
一挺
西边角里
一挺，
这么多的机关枪！

女人
红肿着两眼；
男人
脸上变成了死灰；
孩子拉着妈妈的衣角，
要回家去睡觉。

一阵冷风吹过——

死的暗影

掠过了这无辜的一群。

“站好！

把队排起来！”

人们

摊成一团，

无知觉地

又拉成了一条人行

我看你

你看我

有人在失神地颤抖……

“打！”

两个拿枪的

把手一挥：

“他们都是八路

杀他们一个不留……

八格牙噜……

人们零乱地

随着枪声倒下了……

空坪里

染遍了殷红的血泊。

半个月亮，

仍旧挂在天上，

棉絮似的流云，

从她身上

一团过去了
又奔来一团。
风
呼啸着
卷起沙尘，
卷着人间无限的仇恨……

选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出版之《华北文艺》第三期

太行山之歌

(大众合唱诗)

孟 美

女唱：

太行山上草青青，
太行山水淙淙，
象流不完的水呀，
我心里有流不尽的热情。
我要呀！
唱火热的战斗，
唱创造的新生，
唱我的生命呀，
比草还要青。
.....

哦！你看：
七月的风，
吹醒了太行山上的黎明，
你看那升起的太阳呵！
照亮了黑暗的长空，
象火一样红。

工人：

炉里炭呀红又红，

铁锤下呀飞火星，
炉里炼出钢铁汉，
锤下打出新英雄。
要解放，
就要革命！
工人呀！
是革命的先锋。
今天，
我是用这劳动的双手，
在太行山上，
建一座民主的贵宫。

农民：

拿上锄头扛上枪，
又种田呀又打仗；
铁锄锄野草，
钢枪打豺狼，
锄去了苦难，
锄去了草，
打走了黑暗
打跑了狼。……
太阳烧热了我的胸膛，
太阳照亮了我的希望，
让我唱一个快乐的歌呀！
让我亲一亲这一发热的太阳。

子弟兵：

太行山是我们的家，
人民是我们的妈妈；
为了人民去打仗，

为了人民呵，
我们去流血。
昨天流的血，
今天在太行山开了花。
你看：
花儿多鲜呀！
花儿多大
哦，妈妈！
你给花儿浇水，
我来保卫花，
要是敌人来呀，
我们就去消灭它。

青年：

脚踏着太行山的岩石，
头顶着七月的天，
我们的生命，
象太行山一样的结实呀，
象七月的天儿兰兰。
太阳，
你吻吻我的心。
风呵，
你吻吻我的脸。
我的心多热呀！
象炉里的火焰。
哦，我要飞呀！
象白云一样的飞，
飞过太行山，
飞向那辽阔的平原。

去叫醒那些受难的人民，
起来！
把强盗赶到鸭绿江的那边。

.....

我还要告诉他们呵！
太行山的人民发狂了。
自由的歌声，
从早唱到晚，
解放的火把，
照亮了半个天。
人民，
在太阳底下笑，
那笑声呀，
比蜜还要甜。
为了保卫这自由的土地呵，
人民的心连成一片……

合唱：

我们的心，
已连成一片，
我们的臂膀，
要结成一条铁链。
为了幸福，
我们去劳动，
为了自由，
我们去战争！
为了保卫这自由的土地呵！
我们一块儿行动。
要活，

就一块儿高兴的活着，
要死，
就一块交出我们的生命！
要是敌人来呀！
听着指挥，
给它一个大反攻。
让太行山，
永远的活着，
让太行山上的孩子们，
永远唱着自由的歌声。

尾声。女唱：

太行山上草青青，
太行山水淙淙，
草青青，
水淙淙，
白云拥抱着山峰，
微风，
吻着人们的笑声。

选自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出版之
《华北文艺》一卷五期

俺还要活下去！

江 横

鹿儿回

青龙河边

一个小山庄，

三块四疙瘩，

隔河为界

分得清。

本地人，外乡人，

穷的，富的，

哭的，笑的，

人间，

说不出的悲苦，

说不出的凄愁，

象河底泥沙

随波逐流，

流了一代

又一代。

北疙瘩上住的

山东老乡——谭文礼

来了一辈子
受了一辈子气。

他，谭老乡

三十多年纪，
从山东要饭到山西
又到洪赵汾西去讨饭吃，
挑着一担行李，
跟着两个小子

一个闺女，
还有哪
任劳任怨的老妻。

一家老小，
风吹雨打
跑东走西，
不曾一次
在困难前把头低！

一年，两年，
积攒了十几串钱，
买了一口小猪
一头小黄牛，
喂大后
抵押了东沟一片山坡地，
春夏去讨吃，
秋冬来割种。

一年，又一年，

流着汗
流着血
忍受着人间酸辛
但是——
谭老乡，他毫不气馁，
他哭着说：
俺还要活下去！

二

青龙河水
清又清，
受难的人
不怕雨不怕风，
谭老乡，人正经，
用血汗
和着泥水
抹起
瓦房六间，
挖了
窑洞一孔，
还加了
两个儿媳
四个孙孙，
添了房产
又添了丁。
可是，
谭老乡走了，

白发苍苍，
满脸横着
一道一道的皱纹，
面皮漆黑如铁
骨头露得
一根一根。

他的年纪呵
已经上了六十有零。

但
谭老乡，骨头硬，
他毫不气馁，
看一看自己的家园，
摸一摸孙子的头
脸上浮满了笑容：

“遭罪遭了一辈子，
可该过几天
好日子了！”

一年，又一年，
流着汗，
流着血，

但是
快乐的日子
象乌鸦窝里
插了一根棒

鬼子，
恶狼般闯进来，
打碎。人间宁静
家庭的甜梦。

“不抗日，活不成！”
谭老乡，认得清，
便打发二小子
去当兵。
临走呵，
谭老乡还再三叮咛：
“八路军，
抗日坚决
打仗硬，
你去了，
要跟他们
学一套好本领，
不打走鬼子
不要转回家门！”

一年，两年，
生在炮火里，
长在炮火里，
他哭着说：
俺还要活下去！

三

鹿儿回
青龙河边
一个小山庄，
大难当前
应不分彼此

团结的象一家人。

可是

村长陈奇祥

真不开明，

办事太不公平

出粮、纳款、支差……

啥也叫谭老乡多支应，

谭老乡，人忠厚，

好比

哑巴吃黄莲，

只有苦在心中。

日子，

挨着一天

又一天

民国二十九年

已是腊月严寒，

青龙河边

听见了隆隆的炮声，

村村潜伏着死的恐怖，

人人露出一幅愁苦的面孔，

呵，那是凶顽的敌人

来了，

分着十路人马

闯进来了。

鹿儿回

紧靠大路，

敌人

从这儿来，又从这儿去，
火从村里烧起。
这时，
河边人没了归宿，
谭老乡一家九口人
就跟几家邻居
躲在一家山沟里，
但是呵！
谁想到奸徒会告密，
这一群
可怜的庄稼人，
就整排整队的
作了机枪下的冤鬼，
他们圆睁着眼睛
含着颗颗泪珠，
七竖八歪的
躺在了血泊里！
谭老乡的心
被撕碎了，
房子
粮食
烧光了，
人
死了两个年轻媳妇
死了两个吃奶的孙儿
九口人死去四口，
一幅凄惨景象
怎能使人不伤情！

老太太

哭得眼珠儿

红桃一般肿！

她哑着嗓子说：

“饭没人做，

孩子没人养

还都是小事情，

可气的是

跟鬼子牵线的是自家人！”

谭老乡，

来了一辈子

受了一辈子气，

活到老，

遭罪遭到老，

“穷人，外乡人，

就该被人欺？”

这，在他

这是一个

解不透的迷

但是——

他有硬骨头，

他哭着说：

俺还要活下去！

四

青龙河水

清又清，
受难的人，
不怕雨，不怕风，
黑暗过去了，
迎来的是光明。

谭老乡
今年七十整
一辈子
在波浪里求生，
受过的折磨呵，
数也数不清，
人，死去了！
房，烧尽了！
永远忘不掉的创伤呵！
拖他
走上新的路程。

他，谭老乡，
从泥血里
从瓦砾里，
看见罪恶，黑暗，
也看见幸福，光明！

人生
象是曲折的山径
生活
就是斗争。
青龙河边呵，
不再是死的寂静

你看，
你看，
从山脚下
从岩石下，
爬起来的是谁？
那是谁呀，
那是几千年
被压迫的奴隶。
今天，
他们不再是驯服的绵羊，
他们举起了民主的火把，
喊着：
“反对坏村长！打倒坏村长！”

这时
谭老乡
老太太
和他大小子——
谭自立，
才尽情的吐诉出
一辈子
积压在身上的冤情。
斗争胜利了
坏村长滚开，
新村长
选成谭自立。

今天呵！

抗日政府
是属于老百姓，
混世魔王
不容再横行！
谭老乡，活了七十整，
今天呵！
头一次
看见这样的事情！
穷人，外乡人，
也能参政！
呵，太岳区抗日根据地——
你，一天一天，
走向了繁荣，
幸福的日子呵！
就要到临。
谭老乡哭着说：
俺还要活下去！

选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出版之
《华北文艺》第一卷第五期

诗 三 章

路 工

一 麦子

（在黎明前
我唱着歌
走向冬天底山野……）

山野里
碧油油底麦子呵
我第一眼
看见你
你在冻结底土层上生长……
你年青
坚强
——为着
我们底幸福！
你集体地
一垄垄
站着队伍。
向冰雪
斗争着

不屈

不挠……

——你

冬天底模范战士呵

晋冀鲁豫边区

象好妈妈一样爱你

盼望你

结起辉煌底果实……

冰雪

皑皑地

压住你

你

每一秒钟

都在生长……

（碧油油地

含蓄着

战胜敌人的力量！）

二 森林

（森林

伸起手臂

欢迎我……）

我投到

森林的怀抱

——好啊

你矗立着

抵挡住

冬天的风暴
你森林
站着不动摇……
让风暴
更猛烈些吧！
让枯死的树木
随着旧世界
埋葬在风暴里去吧！
你森林
决不怜惜……
风咆哮着
世界在震动
——大众的集团
象英雄般站着
——好啊
让我们在风暴里
唱一个：
“欢迎太阳之歌！”

三 漳河

（我唱着
勇敢地唱着
走到漳河底水边……）
——好啊
漳河
你躺在太行山的怀里
在坚硬的冰层下

你前进着
你太行山底脉搏
在跳动
在困难面前
你决不低头
你快乐地
攻击着冰层
在麦田边
哗哗的流着

一九四二年除夕

选自《诗风》

我底诗，永远是年轻的

张秀中

我底诗，
永远是年轻的
当诗句
从笔尖下
流露出来时，
我底思想
象电一样
便从千里之外飞来了。
于是
我紧张地劳作着，
象一个耕地的农民
以劳动的力量
养育着我底灵魂。

我喜爱我底诗，
因为它象牛一样
永远拉着犁
和劳动人民在一起
耕耘着祖国底土地。

我底诗，
是从那久远的
 黑暗的年代
从敌人血腥的营垒
从阴暗的地下室
战斗过来的
战斗过来的！

 但是啊！
 终于
 来到了
新生的一代。

我底诗，
歌唱在太行山上
和千百万人民活在一起。
用血和生命
 赞美着民主的阳光
 保卫着青春的大地。

我喜爱我底诗，
它一点也不消瘦，
 我底诗
 永远是年轻的。

 选自《诗风》

痛悼何云同志

林 火

声似洪钟笔似刀，
昼看文稿夜挥毫。(注)
三载游击千日尽，
一腔碧血万年潮。

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胜利后，在华北《新华日报》所召开的
何云同志追悼会上作。

(注)

何云同志在华北《新华日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报社实行这样一条制度：“白天不开会，晚上不点灯。”为了节省灯油，开会一般都在晚上摸黑开。何云同志往往开完会后又点起菜油灯，深夜孤灯起笔挥毫，撰写社论或论文。

蝗 旱

高沐鸿

愈来愈扭紧了螺旋钉，
内奸外敌两支撑；
飞蝗扑过太行山，
助纣为虐逞顽凶。

自古太行如封山，
飞蝗不越山右天；
飞蝗只在山左转，
山右天空兰一片。

今朝飞蝗过了山，
山前山后如雾漫。
不见兰天见蝗天，
不见庄稼见蝗滩。

柿子树上落飞蝗，
汹涌枝头如怒浪；
飞蝗一旦起飞去，
树枝摇折树叶光。

青苗地里落飞蝗，
唼喋之声一片响。
绿野霎眼成赤野，
老百姓口粮做了蝗粮！

人把飞蝗看成“神”，
不敢动手把它打一打。
我们唤醒了“人”的意志，
遍地组织起剿蝗军。

不料旱魃又来侵，
七月无雨天地一片红！
脚底草鞋如熨斗，
头上草帽可蒸云；

大地一片如烘火，
天空到处不遮荫；
此乡彼县赤地千里，
秋无收来夏无种！

人民苦旱要祈神，
我们说，不如开渠、引河和打井。
也如组织了剿蝗军，
千万群众马上生产救灾一条心！

我军实行精兵简政，
战士的生活低于群众；

每日吃不到一斤米；
穿着领破棉袄好过夏——
穿着领单衣好过冬！

荷起锄头把地垦，
开荒开到石田中，
掘深三尺不见土，
卵石震得血手疼；

拿把小锄来挖菜，
辛、苦、甜、涩辨得开；
榆叶儿成了好下饭，
焦米锅粑号“优待”；

一朝大家来会餐，
饱饱吞他顿小米饭；
饿了肚皮，空口再把饭来谈，
津津有味如捧碗——
有名这叫：“精神会餐！”

可赞肚皮没足劲。
三顿并一顿倒也成！
我们竟创造了千古奇迹，
灭绝了蝗虫的子子孙孙！

敌人笑我们遭了凶，
旱魃、飞蝗来“收人”。
他笑得未免有点过早，

不知天灾终被我战胜！

敌人笑我们遭了凶，
他支使特务投毒来造“人瘟”。
他笑得也未免有点过早，
不知投毒者将把毒自吞！

笑吧，笑吧，尽管让他笑——
谁笑的最后，谁笑的最好。
我们根据地坚如磐石，
打得败这番天灾和鬼闹。

节选自《太行吟》

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追念左权将军

袁 勃

一撮撮莪麦，
一撮撮谷，
啥时候想起左权将军，
啥时候哭……

——榆社左权一带民歌

左权将军，
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活在太行山人民的心里。
对于你——
太行山上，
每一个山庄，
每一个窝铺，
都歌唱着你的名字，
那是人民真诚的心呵！

在人民受苦的日子，

你走来了，
你告诉他们：
要战斗就没有痛苦，
要战斗就会有光明。
人民都跟着你起来了，
太行山上的草葱葱绿，
太行山上的人笑嘻嘻。

但是——
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左权将军死了，
左权将军牺牲了……

这消息，
传到各地，
谁都说不是真的。

“他没有死！”
一个老人问他，
旁边的人说：
“我挑着担子往东面山上走，
我看见他
手中拿着小枪，
走向西面的山上。
漳水流得很响，
水声夹杂着匍匐的机枪声，
我爬上了东山，
还远远地看见

他站在河东岸的山圪梁上，
在他的周围，
爬着一堆一堆的八路军同志。
那圪梁下面，
咱们村里没有一个人啦！
敌人每次从西面来，
他都站在那山圪梁上，
我挑着担子，
牵着老牛上东山，
我很放心，
左权将军那样英俊，
一心保护咱们。
谁说？他已经死了呢！”

一个穿军衣的兵士，
听到了消息，
表情也有些迷惑，
他说：“我才不相信哩！
战争紧张是紧张，
有人没经验过，
也是有些发慌，
可是——
他一点也不慌呵！
他站在山圪梁上，
大炮朝着他打，
炮弹在他身旁爆炸，
他还是直直地站着，
他向我们高声喊：

‘同志们不要慌，
慢慢地爬上山来，
爬上山来就安全了……’
我听了他的话往上爬，
从他身旁走过，
他一点也不慌呵，
他是那样强壮，
他怎么会牺牲了呢！”

可是，不幸终久是不幸的，
人人敬爱的左权将军呵！
敌人罪恶的炮火
让我们失去了你……

但你的影子，
你对人民伟大的爱，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活在太行山人民的心里。
清漳河的水
 不停地激越的流荡，
你不朽的庄严的坟墓，
静静地矗立在
 河东岸的山岩之上，
我默默地站在你的墓前，
好象你还鼓励着我们，
人民的革命事业，
永远没有打不破的困难，
象漳河的水，

要湾湾曲曲地走出，
峰岩万重的山峦……

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稿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修改

选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出版之《文艺杂志》第一卷
第三期

农村的歌

振 瑞

我要唱
我要高声的歌唱
唱出我们快乐的村庄。

村前是流着的清漳，
村后是沉默的太行，
场里有年轻的民兵，
田里有播种的女郎，
.....

到处都听到子弟兵的歌唱，
我忙着在田园耕种
子弟兵在山脚下演习打仗。

我今天才有了嘴
说起话来也有力量，
村长县长自己选
村里，县里.....
有事情大家商量，
我活了七十岁，

到今天总算翻过身来。

我们饿了有饭吃，
冷了就有衣裳；
要喝水去清漳担，
后山砍草滚米汤；
.....

年年都是好风光，
没有乞丐流浪在街上。

我家有三种宝；
大叶上的绿核桃，
小叶上的红玛瑙，
柿子树长红灯笼，
照得满地都发亮。

这里是铁的屏障，
不怕什么“讨伐”和“扫荡”；
民兵是游击健儿，
子弟兵专打胜仗，
根据地天天繁荣，
新中国在这儿生长。

我要唱
我要高声歌唱
唱着我们快乐的村庄。

选自《诗风》

正 月 里

(打油诗)

高志华

岳北军民闹新春，
沁源秧歌爱煞人。
沁州老儿路东跑，
买了一回新剧本。

花花红鞋泥中踩，
如今秧歌就地排。
人家问我有多少，
一村一村数不来。

官兵纷纷踩高跷，
老乡就把锣鼓敲。
咚咚嚓嚓好热闹，
小孩喜得跳高高。

绵上秧歌大改良，
男男女女都下场。

看看谁的嗓子亮，
女人又比男人强。

选自《工农兵》第一卷第六期

太行山赞

冈 夫

太行山啊，我们的老朋友，
将近十年了，和你在一起打交道；
可我就不知道：如何赞美你才好！
我不想把你描绘成一个美丽的
花园、避暑的胜地——
虽然我有时从你的山脚下仰望过你千尺的瀑布，
或者攀登在你的高峰上时，
皑皑的白云的带子荡漾在你的腰际，
飘浮着你活象一个巨大的“飞天”——
使我曾遐想：在祖国众多的锦绣山河中
你也该算是壮观的一个了。
我不想夸示你的富有，预测你的未来，
说你有如何丰饶的宝藏待开采，
虽然仅仅在你满山红柿、花椒、核桃树的香风中，
我就曾象一个醉汉似地给熏醉过。
今天啊，我却只想倾诉一次我们间的战斗情谊，
而这才是那个神圣的秘密啊，
为什么你——平处不便跑马，高处不便回车，
你的尖利的石头牙齿，又不止一千次

咬破过我们穿草鞋的脚趾，
而我们还象对一个贴心的恋人一样，
这样固执地爱着你呀？
我永不会忘了啊，在那些艰难而愉快的日子里，
我们背着枪和一个单薄的行李卷，
走在你僻静的崎岖的路上，
几十几百的人自然而然排成一个不断头的
“之”字形，
象一个巨大的螺丝一直向天空钻上去；
长久的行军使得人们走着走着
就立着打一个盹做一个长长的梦，
旁边就是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沟，
可是谁也没有跌下去；
新鲜的空气和叫不来名子的虫儿鸟儿
轮番地唱着各样稀奇的曲调把人们唤醒了；
一个同志唱了一声“我们在太行山上”，
立刻得到大家齐声的回响：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马又壮……”沿着一个个山峰鸣朗鸣朗
响开去了，
人们的精力恢复了，谁也不再打瞌睡了；
有人摇着你灌木上的露水掬到手里喝下去，
润一润唱得干燥的痒痒的喉咙；
有人采集着你的杜梨和榛子，
补充着行军的炒面……
皎洁的星星、月亮和多变的云霞，
照亮着你坚定、静穆的容光，
正好似一个庄严的启示：

“宽心地休息吧，辛劳的人们，为了明天。
谁也不会损害你们一根头发，
只要你们机警和坚决！”
我们就躺息在你鹅绒似的草上，
任你把我们摇入一个奇异的天地……
而后我们百倍地提起新的精神和勇气，
投入到新的战斗！

我永不会忘了啊，在另一些日子里，
我们扼守在一个险要的路口，
象猎人一样准备好了捕获时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用绳子系着腰，
吊落在那些山羊也爬不到的地方等候着，
架起我们穿戴着树枝与草叶的枪。
敌人远远地来了，用望远镜窥探着，
平静到连一只鸟儿也没有的呀！
他于是大摇大摆地来了——
……一个个音符似的头和脚
 用肉眼也能数得清楚了……
不理他！他们出不去了！
但那个昂头骑在马上军官，
却正好做我们信号枪的靶子，
他手里闪光的刀片刚画了一个半圆，
砰一声——他从马鞍上滑跌下去了！
敌人开始慌乱了，
他的炮无法安架；他的枪无法瞄准！
……马跑了——人倒了！
前队回冲着后队——后队阻塞着前队！

枪声、树声、风声、草声，

敌人的逃命声、我们的喊杀声——响成一片，
山把这些回声又扩大到十倍！

惊慌而绝望的敌人还想最后地零散地撤走，

机关枪早封锁了他们唯一的退路！

我们用枪弹指挥着他们，到那些似乎安全的地方：

轰！轰！他们踏入我们早布置好的地雷网了！

铁片打中了太阳穴，石片钻进了心脏，

衣片、肉片、破烂的旗片，一同飞挂到

山岩的树枝上！

一个活着的也没给他们剩下。——

山啊，你把我们隐蔽的多么好呀！

我更不会忘了啊，那些英雄的日子，

我们追击着溃败的敌人！

我们从你的天然堡垒奔出，

驰过山岗，奔向平原——

象一只猛虎冲出山林，

顿一顿脚，山也动啦！

吹一口气，树叶儿也颤抖！

我们的行踪还未到，

我们的风声已振奋了人民的心，

吓落敌人的胆！

——那可是一些三头六臂的天兵天将吗？

——唉，人民的兵人民的将啊，何止三头六臂！

人民围绕着自己的子弟兵啊，

象赶集一样走上自卫的爱国的战场——

几千副几万副的箩头、担杖，

运上来用不完的子弹、手榴弹——
一群一伙的大姑娘、小媳妇，
穿着自己手织的花条纹衣裳，
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路上嘻嘻笑笑，
遇着担架抬担架，遇着伤员当看护，
把滚汤热水一匙一匙喂到受伤战士的嘴里，
有的还用嘴一口一口喂着就象喂婴儿一样——
因为那个战士，头上已缠满了一层一层的白绷带，
他却还在昏迷中“冲啊，冲啊”地喊着——
而这时他的战友早已冲上去了！
有的正奔向他从未到过的地方——
有的却押解着比飞蝗之群还多的俘虏，
朝我们的山路口曲曲绕绕地回来。

……多么悠长而又迅速飞逝了的日子啊！
充满了苦痛、充满了狂欢、充满了歌声的日子啊！
把几千年加在一起，你也没听过那么多的歌：
春耕的歌，秋收的歌，
子弟兵团的歌，游击队员的歌，
麻雀战的歌，反汉奸反恶霸的歌……
而我偶然登上山顶眺望你的兄弟峰峦，
我仿佛就听见这些同一的歌声从四面八方飘来，
从吕梁山、太岳山、五台山——
从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
从草原的大青山，从中原的桐柏山……
由山到山，由河到河，
我们的土地已联成一片，
我们的歌声已汇合成一道巨流，

汇合成一支唯一雄伟的歌曲：
一支解放的歌——祖国黎明的歌。
而今天，却有人想把我们重新割裂开——
把我们拖回旧日的只有号啕而无歌声的时代——
把我们，刚刚从一个强盗的刀下挺身战斗过来的，
交付到另一个强盗的刀下——
啊，太行山，我们的堡垒，
凭着你的威名，我们说：
我们人民，会打败任何一类强盗！

一九四六年

选自《战斗与歌唱》诗集

猎人之母

——时代的脚印

柯 岗

风，雪，
象马队在屋顶上跑。……
满山的小松树都弯着腰。

是这样大风雪的夜呀！
在这小屋——
这大石崖下用石块砌成的小屋里，
有一位山村的婆婆，
她说她如今欢喜啦，
 欢喜的没法说。
她拿起一张野羊皮，让我坐，
又拿一张小狼皮盖住我的脚。
她说：谁能猜透我的高兴哩！
 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
她燃起了喷香的松枝，
为我蒸着莜面“河捞”，
她拉过蒲团和我对脸坐，

她笑着，添火，
她比着手式
把六十年的风尘当作一天说：

说呀！
八路军，好同志！
我知道你不笑话我。

……

我说说，
你听听，
看我高兴不高兴……

忽然她沉默了，
两条眉毛一动，
立刻收了笑容，
拣一根小木柴，拨一拨灯，
又低微的叹息一声：

俺好比玩把戏的爬刀山，
过来的路呀，不敢回头看！
俺好比没人撑的船，
河水涨的漂天。……

俺家原在河南洛阳县，
伊洛河出龙门往东流，
到俺村边一拐弯，
留下老大一块黄泥滩。

那可是块好地方！

春天里桃花杏花一片红，
河边上杨柳树绿油油排成两行，
俺有半亩竹园，一头牛，
五亩麦地平荡荡。
俺村古辈传下一首歌，
男男女女都会说：
 “洛河水拐个弯，
 留下一块狭河滩，
 狭河滩上好种地，
 完了银粮不怕官。”

可惜呀！好梦不长！
怕年逼节“瘟神”下降，
腊月二十交五更，
不知那里来了兵，
拿着洋炮；拿着灯，
踢开大门一口咬定，
说俺爹是“刁客”
抗租又抗差！
绳捆索绑拉着走，
临出门又砍死老黄牛。……

全家齐呼乱喊到天明，
天明遍地都是兵！
拿刀弄杖，乱打乱杀，
庄户人谁也不知为了啥！
一群兵从俺门口拥过去，
扯着嗓子乱嚷嚷，

他说，他的官长是“皇上”，
又一群兵杀过来，
说，他的官长要寻个明眉大眼
的俊姑娘……

好同志，你也是个兵，
 你还年青，
那你可不知道呵！
那些兵，象支狼，
八路军，象个娘。
你想想，
那时节庄户人那能放在他心上！
那些狗官们，
杀够啦！
抢够啦！
象是大家都胜啦！
你占河南，
他占河北，
大家都坐八抬轿，
大家都吃这条河里水。……
可是，俺那古辈的老歌改了嘴：
 “洛河水拐个弯，
 狭河滩不一般，
 蓼蓼花满滩红，
 大闺女三吊三！”
那年俺才整十五，
俺娘狠心卖闺女，
养活小子上坟祭祖。

同志，你可知？
谁家骨头不连筋？
谁家孩子不连娘的心？
俺娘接过人家那青铜钱，
把俺搂在怀里哭的不停声！
哭也不顶穷呵！
那药材贩子眯眯笑，
把俺一手拉到山西平阳城。

天哪！那人满脸黑胡茬，
象支野狼不恋家，
下关东，跑京津，
见了银钱忘了人！
过年过节回来啦，
空撒两支手，
进门就打骂，
人家说：
“买到的妻，买到的马，
想骑就骑，想打就打！”

同志，看俺是啥命！
“靠水水流，靠山山崩！”
就这日子也过不成：
那年他装了一船货要下卞梁城，
谁知半路船翻啦，
那野狗跑回来九死一生。
气头上，见了俺分外眼红，
立的不正坐的歪，

打一顿再吊一绳，
反正没缘分，
到处都是病。……
没出三天，
那汉子一反脸
又把俺卖到山中。……

俗话说：

“深山出俊鸟，
浅水也生龙。”
想不到俺这没命人
钻进深山苦熬成。……

俺这个人儿呀！
他生的结实。
他比俺还年轻，
要是拉起远年的事，
他比孩们还愿听。
他喜欢种地，
俺两口一块开荒，一块种地，
你看，这座小屋，
就是俺俩一手盖成。
这个山洼洼又背雨又背风，
俺有一男一女都在这屋生，
男的叫铁旦，
女的叫小英，
铁旦生来胆大好耍枪，
一年四季打虎狼。

小英精明伶俐象朵花，
自幼跟娘学纺纱。
几十年啦，俺没敢下山，
俺也不敢想那山外的事情。……
日子过的平静静：
 爹种地，
 儿打狼，
 闺女纺线细又长。
 同志，你看这不很好吗？……

老人忽然住嘴了，
她眼圈红润润的，
长长吁了一口气：
 哎！俺也不知犯了啥灾星！
 那年打算给铁旦订个亲，
一家齐下手，
在岭后老坡上多开二亩荒，
春天落啦透雨，
跌五月谷穗就长半尺长，
 “阎王爷不嫌鬼瘦”，
王老六伸手来抢。……
人家说：
 “这座山自古以来就姓王，
 李铁旦竟敢老虎头上来擦痒！
 这谷儿要不丢下，
 连茅草都要替我重栽上。……”
这山里王家有钱有势，
是人不敢开腔。……

一颗苦瓜囫囵咽，
俺老伴就为这口气，
半夜里偷偷吊死在王家大门上。……

同志啊！
自从你们来到山中，
山里人象是瞎子透了明。……
二月里，
山桃花开的红橙橙，
罗面雨带着小风。
这一天，
两个八路军来到家中，
那人进门喜盈盈，
他说春二三月好耕种，
连我们朱总司令
也要下乡帮助穷人耕，
为的是打走鬼子享太平。
还说自己年纪轻，
翻土，撒种全不懂，
要俺多多讲给他们听。……
看，这是那一代的修行，
他的话叫俺全家都心惊，
我说，八路军是“天神”下凡，
八路军是人间救星！
俺铁旦笑的咧着嘴，
说我脑筋不开通，
他说，八路军不是“天神”
是人民子弟兵！

到黄昏，
他们才转回兵营，
我站在家门口，
铁旦送他们翻过这座岭。

夏天，
又有女同志来了一趟，
她穿着蓝晶晶的衣裳，
活灵灵的两只眼，
又大，
又黑，
又亮，
说起话来又亲热，又家常，
就象亲生的女儿样，
可是人家不说东家短西家长，
她只说怎样闹翻身？
怎样诉冤枉？
怎样选举好村长？
她说：今天的事不比从前，
大家的江山大家管，
谁也不能一手遮住天。

.....

老人站起来了，
手舞足蹈
拍着胯骨大声叫：
哎呀呀！
日头一出天大明，

八路军好比一盏灯！
说句话山前山后闹成一窝蜂，
早敲钟，晚敲钟，
大会开不完，冤仇诉不清。
俺铁旦拿根麻绳两丈长，
这头捆住恶霸王老六，
那头捆住汉奸刘成丰。
多少人呀！
多少人拍着胸脯嗷嗷叫——
欠地还地，
欠钱还钱，
欠命还命。……

同志，这你懂，
世事要变象阵风，
人人齐心连这山也能抬动，
转眼间穷人打烂穷命，
人人有吃穿，
家家有地种，
小孩们自编曲儿自哼哼，
“王老六赛禽兽，
喝人血，吃人肉，
掀起这块大石板，
砸碎他这狗骨头。”

“刘成丰象只鹰，
领着鬼子来进攻，
又拉牛，又牵羊，

又烧房子又抢粮，
咱要跟他算老账。”

“涩罗粮（草名）丝拉拉，
受苦人是一家，
一块闹翻身，
一块把柴打。”

“山榆树开花白洋洋，
八路军赛过生身娘，
好了疮疤不忘痛，
好小伙参军保家乡。”

唱呵！唱呵！
日子好过啦！
人心也透亮啦！
孩们那小嘴象条河，
说不完的高兴，
唱不完的歌。……

直到今年七月里，
又听说老蒋来进攻，
俺铁旦气炸了肺，
连夜报名去参军，死活不等到天明。
临走他握着拳头对我说：

“娘，你想想从前咱那苦日子！
你不要挂念我，
要是不打退老蒋，
王老六那臭骨头还要活……”

同志，看多好，
前日他来信啦，
说他们打了胜仗，
把老蒋的兵撵到黄河边上！
还说他们吃喝好，身子壮，
打老蒋就象打狼，
等着把狼都打跑，
回来看娘……。

同志，你看俺喜欢不喜欢，
俺铁旦在外打胜仗，
互助组替俺砍柴磨面。……
俺这小屋热烘烘，
不怕雪，不怕风。
同志，你说俺如今喜欢不喜欢！
不愁吃，不愁穿，
开门就是俺的山。……
老人从她贴身的袋袋里，
掏出铁旦的来信叫我再念念。

风雪象马队在屋顶上跑，
老人在屋里哧哧笑……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选自《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六期

战斗吧，我的故乡

卢 培

夜里

我被自己的喊声惊醒，
我梦见在故乡里，
看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的故乡，
已不是原来的情景，
她美丽的面目，
已昏暗不清，
太阳在天空象一粒萤火，
失去了他金子样的光明，
欢跳的河水，
变成了铅液似的浊流
在地上慢慢爬行，
河岸上的杨柳
枝叶完全凋零，
象一排粗大的手臂
兀突的伸向天空。
寒风吹进了我的胸脯，
我的周身森森的冷。

我走到一座破庙跟前，
看见许多黑影在那里蠕动，
我疑惧的走上前去，
呵唷！
使我大吃一惊，
我浑身颤抖，
我的心惶惶跳动，
我见到的活象一幅漫画，
 画面上人物如生：
一群卫侍不断的
 从四处捉来许多农民，
他们骨瘦如柴
 象一堆烧鸡
 被招进一桌筵席当中，
周围坐一圈大人先生，
 有的肥胖如皮球，
 有的黄瘦如蚂蜂，
 有的是穿军服的官长，
 有的鼻梁上架着眼镜，
 在这群魔中间，
 还坐着一位高鼻子蓝眼睛。
它们面前
 杯盘狼籍，
 酒气扑人
每人都在撕吃着一块人肉，
啧啧的发出嚼噬的响声，
他们嘴上和手上，

沾满了血污，
人肉吃红了它们的眼睛……
我顿然觉得恶心，
我的心抽搐作痛，
我仰天惊叫一声，
从梦中把我惊醒。

故乡呀，
我躺在这里。
就听见你在痛苦中呻吟
忍住一会儿喘息吧，
听我把心里话
一字字告诉你吧，
故乡，我亲爱的母亲。

你的眼前，
果然是寒夜凄冷。
但是，在我们这里，
却已是阳光通红。
这里的人们，
都在“揭掉身上的石板”，
他们正欢乐的为自己做工。
有的正愤怒的站起，
扯碎他身上的铁绳。
他们已经知道
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新中国的诞生
已在他们身上

闪现着光明。
他们排起队伍来，
恰象一条巨大的河流，
正在用它无比的力量，
向着吃人的魔王冲锋。

故乡呀，
你不曾听见吗，
已经几度响彻了
我们胜利进军的号声。

北起东三省
南到广东，
我们到处进行着
保卫祖国的战争。

吃人魔王发动他的全部罗卒
向我们进犯，
但是，人民的军队
不可战胜，

我们是真理、有正义、最神圣！
我们在哪里抵抗，

哪里就掘下敌人的墓坑。

你看，到处开展的游击战争，
如象遍地燃烧的烈火，

吃人的魔王
将要被淹没在这火海之中。

故乡呀！
站起身来吧。
你不见在你的周遭，

有多少人已变悲愤为行动，
他们正在死亡线上
 用决战夺取他们的生命。
故乡呀！
不反抗的羊子，
 只有被狼吃掉，
长坐在阴暗里，
 永见不到光明。
我知道，你原不是甘做奴隶，
你的阴沉和寂默，
正是一包炸药，
 到那一天就要轰然雷鸣！
是时候了，故乡呀，
战斗起来吧，
用你的手
卡死骑在你身上的仇人，
鼓起勇气来，
你不是孤单的，
在你的身后，
是全中国的人民！
让我们一同怒吼起来吧，
汇一道翻腾的江河，
向那吃人的魔王反冲，
我们用战斗换取胜利
换取自由
换取我们的天明！

四六年十一月八日深夜

选自《太岳文化》第一卷第三期

漳河牧歌传

(第二部节录)

高 咏

退 却

马鞍放在路旁呀，
马儿啃吃着树：
马夫的额角象夏晨的草叶，
挂着一串露珠。
忘却了铁嚼口，
遗失了马笼头，
在杂乱的寻找里呀，
生长了愤怒。

狠狠地打着马，
马夫挥着鞭子，
奔向大道呀，
马儿被打得长嘶。
没有人管呀，
脱皮的柿树流着白血。

只有风叫着寒冷，
卷走落叶。

国军军官们，
脸上的紧张，
开成了可怕的花，
打马的皮鞭子，
指了勤务兵骂：
“快呀
快备好马！”

勤务兵在慌乱里，
背负了千斤拙笨。
叫军官们踩碎了鞋底，
咬破了嘴唇。
没有人管呀，
军官们踏碎了麦苗，
只有风卷着落叶，
在树上叫嚣。

每一个村庄呀，
牵一颗凄凉的心，
每一个村庄都穿过，
退却的兵。
每一个集市都留下了恐怖的刺。
每一家门前呀，
都飘过战马长嘶。
每一寸道路上，

人的足痕踏碎了马的足痕，
每一秒钟里呀
人的声音杂乱着兽的声音。
人马的足痕呀，
将千百里尘烟扬起，
将军们指朝一个方向——
向太行山，向西……

有一片云绕着屋角，
红墙黄瓦呀，
那是一座小庙，
庙门外，
撕碎了字条，
留一个“支”字呀，
在风声里飘，
红墙下面，
腐蚀着一块路碑，
路碑上写着：
 “东去五里梨堡，
 西去十里松会。”
庙里呀，
神像的面前象锅水，
花花地沸了，
神像在流泪。
眼珠子抽着血丝，
眉毛横成一字，
老村长的声音象哭。
他嘴里的字涂了猪胆，

黄连样苦！

他说：

“这个杏花峪呀，
没一枝杏花，
一共只有二百人口，
八十家。
六十个女人，五十个小孩，
壮丁呀只有四十个。
余下的头发象丝，
已死的灰烬呀，
引不着火。

“半个月前，
派出了三十个人。
三十副担，
向黄泽关，
向十八盘（注一）
为了中央军呀，
去挑子弹。
到今天只回来了三个人，
病成了三副骷髅；
去的时候呀，
每人肩上一百斤，
回来啊，
已不能独自儿走路。

“到现在，

还躺在炕上，
瞪着双大的眼睛呀，
呆看着屋梁。

“昨天，
中央军退却，
退呀，退过漳河，
抓走了剩下的十个壮丁，
全村的驴！
今天，副官呀，
空旷了杏花峪，
漳河里打尽了鱼！
今天，
任凭你有不漏的网，
杏花峪呀，
它瞎了所有的窗。

“今天，杏花峪除了白发，
便只是没牙的嘴，
漳河枯了，
再吸不出一星星水。

“副官，今天，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你瞧，
我的眼睛红成了樱桃，
这口气呀，
一天天少！……”

回答的呀，
是一只饿狼的眼睛，
一腔恶狗的声音。

小手枪抛在桌上，
给屋角一阵战慄，
战慄是个瘦身材的鬼，
悄悄地，
爬上墙壁。

他说：

“你知道吗？村长，
这是‘支应局’（注二）

咱们抗日军，
打日本，
为的是老百姓！
现在咱要退却，
要四十匹毛驴，四十个伙子，
你就闹别扭呀，
装孙子，装死！”

“不管你怎样滑，
咱老子只一句话：
今晚上非备好这些——
咱老子明天出发！”

粗大的手指头，
指着枪口，
枪口象叫唤着死亡，

抖着一星火，发绿。

副官走了，
留下一脸狞笑，
临走时说一句：
“办不到呀，
这家伙，你瞧！”
庙门里呀，寂寞开了花，
老村长的头上呀，
又添了几根白发。

水 磨

村子外面，
漳河旁边。
漳河水冲激着水磨，
河水发出了碎声，
这是杏花峪的水磨呀。
在工作，
在低吟，
吟的是：
“阴沉的天气呀，
没有太阳。”

沉默的水磨边，
两个磨面的人；
沉默的水磨边，
一座太行山；

人心里呀，有说不出的苦，
山面上呀，有说不完的酸！……

两人相对着——
 相对着无声。
过村的小道呀，
拥来了年老的村长，
愤怒的兵。

一片静荷不起千斤争闹，
象一个上升的球，
遇着了上空的燃烧，
水磨呀，
水磨的静谧碎了。
愤怒的空气，
填满了磨房，
愤怒的兵呀，
一只手抓了村长。
愤怒的声音
压下了漳河的水声。
愤怒的声音呀，
一句句咒咀，
一声声问：
 “漫天的谎话，
你说的呀，油一样滑，
你说吧！
这不是白面，
难道是沙！？”

老村长呆着眼睛，
凸眼的鱼样，
醒了惊呆的磨面人，
象醒了白浪。

磨面人说：
“老总，
这是借来的二升麦子，
磨四斤白面，
为了我妈病得要死！
她躺在炕上呀，
脸象白纸。”

愤怒的兵，
睁大了眼睛，
血红了嘴唇，
他骂：
“天上的贱乌鸦，
地下的贱人！”

他骂：
“‘打白米，
骂白面，
不打不骂小米饭！’

咱打日本呀，
生和死丝一样细。
你们自己吃白面
咱老子吃小米！？”

磨面人拿出了，
秋柿染红的干粮，
他说：“老总呀，
不哄你，
老百姓吃糠！”
他说，
“老总呀，你仔细瞧瞧，
这一碗干粮里，
有几成是糠，
几成玉茭。”

粗磁碗抛在地上，
粉碎了带霞的云，
一布袋白面拿走了，
走了愤怒的兵。
剩下来一个老村长，
两个磨面人，
一段静，
一片水声。……

小道边，草尖上，
过着没人知的风，
天哑了，水磨哑了，
所有的声音呀
都结上了冻！

夜

夜压在门口呀，

夜冻僵在门外了。

庙门里，
一盏煤油灯放着绿光，
绿光里颤动着花白的头发，
白发呀，
 在悄悄地长。

两只手抱一个拳头，
连连地拱手。

村长说：

“副官，
半个夜呀，
我白了头发，
哑了声音。
杏花峪是再也呀，
再也派不出人。

“你听，
家家的女人都哭泣；
家家都给夜冻成了冰；
家家的丈夫都不在家里；
家家的暖炕呀，
 都一样冷。

家家户户呀，
只剩下女人；
没一个少年呀，

没一个壮丁！

“只怪咱娘肚子小，
没生下七八个兄弟；
只怪咱村庄户少，
没多养牲口，多种土地！
只怪咱当村长，
单想到打日本上前方；
只怪咱没想到，
退却，打败仗；
只怪咱村的壮丁，
都作了前方的伙子，
只怪咱村呀，
没留下撤退的兵！”

“副官，
咱一家八口，
只三个儿子，
六只干活的手。
大的今年三十，
二的二十四岁，
第三个十二。

“大儿子，
在第一批伙子里，
去了武安；
第二个抬伤兵，
去了涉县；

昨天，
说尽了好话，
才走了退却的兵，
副官呀，
我家再没有别的男人。

“剩下第三个儿子呀，
刚学会说笑，
他只会捉蝴蝶打架，
才三尺儿高。

“我呀，
白头发象丝，
冬天的树在谢，
过去了大好的年月，
象一条快干的水，
象一堆快化的雪。

“两个媳妇呀，
空有了两个年青，
三天走不完十里，
脚小得象菱。
伴了她们的孩儿呀，
才只三岁，
每天有一半在哭里，
一半在睡。

“虽然有十八亩坡田，

好年头能值个一千，
而现在呀，
地荒成了坟园，
卖了地啊，
也雇不来一个少年！

“副官呀，
我是没办法了，
我是棵枯了的树，
我是棵黄了的草，
要不然只有我和我家第三个儿子，
随了副官去……。”

送 别

第二天，
天刚明，
有鸟儿在飞。
副官们骑着马笑，
老村长流泪。

杏花峪外，
漳河边上，
两个女人抱一个孩子，
眼睛红成了柿样。
这象是送别呀，
只象是送丧！

那是年轻的云姑，
送呀，送她白发的公公，
十二岁丈夫。

老公公抖着白发，
小丈夫抖着红唇，
四只眼睛流泪，
泪呀，
软不了骑兵的心。

每个人一付重担，
在路上，向西走呀，
走向哪里呢？
西面是一万重山。

有鸟儿在飞，
媳妇们揩干了呀，
流不完的泪。

回家去的几步路，
拉长了象一段长途，
她们向家里走
低垂着头。

那象有家的人呢，
活象无家的鸡！
太阳从云缝里出来了，
谁看见太阳呢？

漳河两岸呀，
处处有杨柳，
河上的柳枝都向西。
但那枝柳枝呀，
管这种别离！？

咒 诅

杏花峪所有的眼睛呀，
都是水汪汪，
那水汪汪的眼睛里闪动着仇恨的光。
那里面没太多的悲惨，
太浓的凄凉，
还有太厚的记忆，
太深的创伤。

“秃子骑兵哟，
没心肠，
死他的娘！
他一把
拉走了我家的驴呀！
青色的，
象一匹小马。”
想起了田园上的同伴，
悲凉冲洗着丑孩，
他一个劲问着：
“会不会回来？”
“什么国军，

打日本，
我家赖旦才十八，
就给他驮一百斤！
走慢了呀，
还用鞭子打！”
赖旦的娘流了泪，
她不措它，
泪呀，
一会儿开了冰花！

“我家老牯牛，
秋天的黄病刚好，
还没拉一回犁呢，
就给骑兵赶走了。”
这是歹货的父亲的
他翘着胡，鼓着眼睛，
眼睛里有泪水，
泪水里有恨。

新戴上白孝帽，
水磨的磨面人呀，
他气急了。
他说：

“我妈呀死的可怜，
她临死还想吃面！
借来的二升麦子，
才磨成白粉，
给拿走了，

还骂咱老百姓心狠！”

云姑红着眼睛呀，
那是泪水的红，
泪水浸透她伤痛的心——
呵，十二岁的丈夫六十的公公！

春桃
紧咬着牙。
她说：
“也拉走了我家好长工呀，
我家小青！”

磨房的三眼在骂：
“该死呀，
没良心的兵！”
开店的小三在说：
“混世魔王呀，
那有良心！？”

屋子里还有人独自地问：
“驴没了
马没了，
牛也没了，
雪化了的土地呀，
怎样儿耕！？”
“中国呀，
没有两样官兵，

直军、奉军、晋军、中央军呀，
全是一个型。
要中国的军队，
不打人，不劫钱财，
除非呀，
白天出月亮，
太阳打西边出来！”

线

是漫天的灾难，
串呀，串一条线，
从平地爬上山，
从武安呀，
爬上涉县。

数不清的“国军”呀，
打着个旗号叫作“退却”，
顺了灾难的线，
横呀，
摸过了漳河。

鬼子刚占下武安，
骑兵就退出黄泽关，
二百里外呀，
还退了涉县，
空留下一座山。

散兵们无王的蜂样，
吃尽了大村，
吃呀吃小村，
三里一个司令呀，
五里一将军。
那驻守涉县的中央军师长。
姓呀，姓的是王，
听说鬼子到了武安，
就打马走了
留下座城墙。

半路上明白了敌情，
安了心，
扎下了营，
传一个命令呀，
说是要回来守城，

有人说，
他是半路上软了心，
想起了百姓。
但他自从退出城去，
就再不进城。

回来了一个团长，
不多的兵，
一边是出布告安民，
一边是呀，
抓商会搜城。

布告上说：
我们有守土抗战的决心，
我们与涉县共存亡呀，
我们与民众同死生，
我们要死守涉县城。

抓商会的人却说：
我们要救老百姓，
拚死命守城。
你们就该募款慰劳，
慰劳抗日军。

穷山城呀苦涉县，
一家三斤白面，
全城一万元。
骑兵和商会挨家儿讨，
象债主呀讨还旧欠。

嘴里含着苦糠，
心里含着酸，
眼里含着泪水呀，
涉县的百姓去劳军，
象是去坐监。

慰劳会散了，
太阳刚眨眨眼，
一阵炮声，
骑兵开走了！

留下座空城呀，就是涉县。

什么抗日军啊，
白日里说的是抗战，
道理日头样辉煌，
黑夜里挨家要白面
活象个山大王！

谣 传

冬呀，
忍受了人间的饥渴，
还没有去，
北风还吹着。

春呀，
贪地下的甜睡，
还没有醒，
北风还在吹。

冰呵，
还在冻结；
没人的路边呀，
还没化完雪。

人呵，
还没回来，
家家的门儿呀，

还没打开。

在杏花峪四周，
张开了，
千百张口，
千百个声音，
落在人的心；
比雪还冷，
比冰还硬。
比冬天呀，
还更凄清！

说呀，说日本的太阳旗，
插呀，插上山西。

说呀，说中国军队，
象呀，溃堤的潮水，

丢下呀尸体如山，
撤退呀一哄而散。
说红色的血，
渠一样流，
说十月二十七日呀，
娘子关失守！

说中国的土地，
丢呀，丢了半边，
说十一月十日呀，

十月十日
晋冀鲁豫
平津
解放区
文艺

失了太原！
说中原要变色，
血洗了江南；
说一个不幸的命运，
要改换江山
说日本注定了，
灭亡中国；
说河北河南呀，
要变颜色！

说日本的旗子，
正插向南京；
说中国的政府，
成了孤魂！

说第二个唐明皇，
躲避战争！
将首都，
搬到重庆（注三）。

说天下在变，
变一个正统；
说黄河边上呀，
要出朝廷。

说十二月十三呀，
中央军的手里丢了南京；
说十二月十四呀，

日本人就立起北京。

说山西的老百姓，
应该安静，
说皇军得天下，
天下会太平。……

说不尽的传闻，
结成了雪花，
在杏花峪呀，
纷纷的下。

这传闻，
从张家传李家，
大村传小村，
传呀，
风吹着云，
从这个人，
传到那个人，
串起了人人的心。
传说长了脚，
爬遍了太行山，
漳河呀，
在雪里刚刚清了
又被搅乱！

平型关

（大同府呀，

九龙壁呀，
日本鬼子闯呀，
闯进来呀！)
烽火呀象雾，
烧到大同府；
烽火呀象云，
烧过呀，
万里长城。
烽火烧死了千里阳春，
雁门关外呀，
千里无人。

北风吹着呀，
塞上的杨柳；
塞上的杨柳呀，
可怜的瘦。
柳枝伸多少呀，
求救的手，
不能留！
山西的军队呀，
退进阳方口！

这时候，
一千里平野，
一千里愁；
千里路上只流亡的人，
千里路上呀。
没一片安静的云。

家家都开着门，
出去流亡；
白米贵成了黄金呀，
没有人爱惜田庄。

流亡的路呀？
有多远多长？
究竟流到几时呢？
流到那乡？
没有人回答，
只眼泪在下，
路无言地伸向天边，
伸呀伸到天涯。

这时候，
有一支军队呀，
开上前线，
人人都说呀，
那是五台的徐向前！
这一支军队呀，
开到五台，
安定了一千里土地呀，
揩去了千里悲哀。

流亡的人民呀，
停下了足；
象落叶遇见了静水，
停呀，停了漂流。

不及问，
这是谁家的军队，
守谁家江山；
烽火已烧到五台呀，
烧到平型关。

战士们开上去，
堵南来的风云；
兴奋了流亡的百姓
他们第一次爱了兵。
他们说：
你们放心打吧，
向着北方；
有我们呀，
给你们预备军粮。

插天的山峰呀，
五台山高。
包地的山路呀，
平型关小；
让关上的垂柳，
监视敌人，
战士们埋伏路边呀，
靠着削岭。

点起漫天的烽火呀，
烧大好田园，
一千里得意的焚烧呀，

没遇过阻拦。
日本鬼子呀，
拿血染的旗帜
要横过五台山，
要烧尽长城呀，
要烧尽长城的春天。

远望着平型关，
正向着山路走；
远望着关上无人，
风摇着杨柳。
一声呐喊呀，
火红了天！
平型关外呀，
火葬了铃木旅团！

到如今，
关上的杨柳呀，
伴五台的春，
她记得九月二十五呀，
平型关外三千孤魂！
到如今，
关上的杨柳呀，
伴五台的春，
她作着铃木旅团呀，
永恒的见证。

老百姓呀，

蒸好了馒头，
送上平型关；
第一次看见，
胜利的旗帜呀，
火一样灿烂。

才问到：

“兄弟呀，你们是那里人？

你们从那儿来？

你们是那一军？”

回答的是呀，

江南的声音，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

现在的八路军。”

（大同府呀，

九龙壁呀，

日本鬼子怕呀

八路军呀！）

注一、黄泽关在山西辽县晋豫交界处。关高踞巖上，下有盘道十八盘故称十八盘。

注二、抗战初期，中央军过处，均有支应局，供应军队。

注三、唐史载：唐明皇避安禄山之乱，迁都幸蜀。

选自一九四六年九月出版之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盼 喜 报

——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信

阮章竞

孩子他爹爹××同志：
门前柳树绿了梢，
冬尽暖来春天到，
祝你在前方身体好。

那天给你剪鞋帮，
多大多小我不用想，
一捶捶长来再加三指，
不肥不瘦合脚样。

忽然听得锣鼓响，
八音吹打来村上。
想是咱村谁娶亲？
劳动英雄又受奖赏

大家嚷着“快来看”，
小孩们拉爹又推娘。

我放下剪子跑出去，
瞧瞧为甚乐洋洋？

数不清的杨树数不清的人，
丈八红匾抬进村，
斗大的黄字绣得真，
都说黄海立下大功名！

东街南街转三转，
光蜡蜡的喜报贴门旁。
黄海的媳妇好喜欢，
递烟敬水手脚忙。

院子街门人挤满，
区长念起奖功状，
钜野攻城英雄汉，
咱村黄海上头榜。

村里摆席请他爹娘，
门前挂匾好风光。
唱戏三天大庆贺，
中状元也没这排场。

咱村人人精神爽，
黄海的媳妇更漂亮。
街头巷尾都称赞：
黄家出了个好儿郎！

我瞧罢人家就想自家！
想起你人材不差啥。
论你的人材比黄海，
半斤八两不上下。

去年参军你多爽快，
头个报名把人带。
红花绿叶挂胸前，
我一瞧见就脸光彩。

俺姨俺嫂都夸赞你，
问我怎修下这好女婿！
静静思思悄悄想：
料定俺哥会有出息。

你瞧人家多光荣，
为甚你还没立下功？
莫不是病了没去打？
莫不是你们连没调动？

春风吹、草发芽，
加油早把功立下。
人民军队为人民，
为了大家也为了咱！

我要给你绣个好暖肚，
绣一枝快枪绣一把锄：
再绣颗桃儿作个心，

我的心儿要记住：

带着快枪的是英雄汉，
扛过锄头的都能干，
绣成暖肚系哥身，
千山万水保平安。

你喜报临门我定绣成，
谁也不许塌下账。
你是英雄我光彩，
我的巧活儿你喜欢。

十年栽树万年歇凉，
一人立功万人敬仰！
雁过留声人留名，
喜报值黄金千万两。

再说咱家更美气，
又分到二亩好水地，
村里代耕特别好，
地堰修垒得整齐齐。

孩孩越长越像你，
又能又费又俏皮。
扛棍做枪又扎草人，
学人枪崩蒋介石！

为好时光要打好仗，

为咱孩孩要除老蒋！
漳河的河水哇啦啦，
我的光荣在你身上！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漳河畔上

选自《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弹唱小王五

刘衍洲

—

王家集有个小王五，
王五命乖黄连苦。
清水煮菜汤呀汤里捞，
记事没吃过一顿饱。
剪毛的羊儿过不了冬，
交九的天哪他光着腩。
房檐冻的喇叭长又长，
两根鼻涕挂在嘴唇上。

磨道的毛驴转着拉，
爹爹看活在财主家。
寒天里下雪鹅呀鹅毛片，
六月的日头火呀火炎炎。
老牛累了搬搬梭，
人累了叫你快把衣裳脱。
没明没黑忙个死，

东家骂道是慢抽丝。
马鞭打马一打一道印，
马鞭打人一打一个血淋淋！
要问狠心的东家是那个，
大胆不敢叫声李志和。

大雁一日能飞千里地，
紧飞慢飞还得落在他地里。
骡马成群槽哇槽头拴，
钱象流水流呵流不完。
买来朱砂扬红风，
再比这奢华他也不怕穷。
天下的老鸦一样的黑，
心硬原属着财主爷。

二

那年王家集上遭荒旱，
方园一片成了火呀火焰山。
墙头上烙饼饼烙焦，
漫野洼里不见一棵绿苗苗。
阴天又加上啊月黑头，
穷人的时光不如狗。
地老鼠窝里还有几天粮，
王五家勺子不动锅不响。

趁着栽倒推一把
李五爷要账放狼牙；

“一颗明珠无哇无价宝，
将你的闺女给我好不好？”
灶洞里烧火冒黑烟，
王五爹一听红了脸。
“人心铁打石子硬，
四十块钱逼着我卖亲生！
五男二女好人修，
求你五爷抬抬手！”

“牲口不吃不上膘
不卖闺女我看你活得了？
卖了她来还了账，
我再开恩给你五升粮。”
猫儿闻腥眯眯叫，
五爷说着哈哈笑，
冬瓜头摇的象个泼浪鼓，
鼠眼一翻摸着胡。
鸭子走道挂着扭，
癞蛤蟆一心想吃天鹅肉。

打不怕人饿呀饿怕人，
逼的爹娘下狠心，
黄水滔天没了路，
亲生的闺女换哪换了半斗谷！

三

春桃一朵正呵正开花，

王五的姐姐年十八。
雨打风吹花落地，
姐姐临走哭哇哭啼啼：
“霜打了的茄子黑又紫，
李志和今年足有五十四。
梧桐树上落凤凰，
老狗哇！怎配同我一张床？”

十指尖尖连哪连心肉，
疼的爹娘绕地走。
一把鼻子一把泪，
爹娘看着心呀心成灰。
玉藕两只一个根，
王五不愿姐姐嫁弄人：
“财主爷压人仗着腰里有，
死罪要俺姐姐活人受。”
他粗黑的眉毛拧成绳，
一对圆眼瞪的大又明。

烧水又不能单靠一把火，
卖姐姐的粮米下不了几顿锅。
泥人搁不住摔三摔，
连饿加气娘啊娘瘦坏。
苦瓜不甜青杏酸，
到底逼娘进了鬼门关。
滚油浇心象火烧，
王五爹一条绳子上吊。
线串泪珠亮晶晶，

撇下个王五孤哇孤伶仃。
他知道爹娘为啥把命丧，
李五爷就是杀人的活阎王！

四

枣树枝啦弯又弯，
穷家人的孩儿谁可怜？
多亏来了八路军，
减租减息闹翻身。
日头出来满哪满天红，
王五心里喜呀喜盈盈。
——一条大路明又宽，
这会不干啥会干？

李五爷拉他背地里，
使了软的使硬的：
“三指没有二指近，
我是你姐姐心上的人；
你翅膀不全要飞高，
咱们骑驴听唱走着瞧！”

“人多能把老虎打，
死猫瞪眼我呀不怕。”
黑脸的王五象张飞，
伸着胳膊他攥着锤。
雨淋的鹌鹑落水的鸡，
李五爷转圈干着急。

半夜星多满院子明，
王五啊！翻过身来不受穷。
一盆炭火十分旺，
七亩半地要哇要手上。
棉花桃开花白如银，
身上的衣服一崭新。
光棍汉子娶呀娶老婆，
喜的他夜夜睡不着。
更喜临死人有救，
受罪的姐姐得啊得自由。
春雨浇花花再发，
王五拉着姐姐说了话：
“江米粽子口口甜，
不是共产党咱怎能有今天！”

五

夜猫子上房笑三声，
秋里打过来国民党的兵。
狗肚子长疮心呀心肠坏，
一脚想将穷人踢下台。
怕不长命认哪认干亲，
美国是他的洋大人。

邪风怪雨头阵子大，
咋咋唬唬他们占了沙河坝。
黑夜里毛贼聚成一窝蛋，

跟着屁股又来了“还乡团”。
沙河坝西十里地，
就是王五的村子王家集。
纸老虎发疯要把人来咬，
小胆的一见害呀害怕了。

“风口的火亮不易点，
穷小子你们这会后悔晚。”
腊月里阴天响了雷，
喜的李五爷拍手又张嘴：
“一窝老鼠早晚滚水泼，
快把斗的东西加倍还给我。”
城隍庙里的吊死鬼，
五爷的脸象抹了灰。

冰上跑马马不稳，
人心慌慌乱了一阵。
“太阳出来就落西，
这件事儿该怎的？
吃了的东西没法吐，
再说不吐又怕小命顾不住。”
一阵风啊一阵沙，
气的王五咬哇咬钢牙。
火烧干柴烘烘的着，
眼睛红的就象炉里火！
穷人受罪几千年，
抬头翻身没哇没几天。
羊肉包子喷喷香，

叫狗抢走不冤枉？
想吃鲜鱼别怕腥，
王五把道理讲给爷们听：

“常言道：金子不怕大火炼，
钢打的棍儿不能弯。
天阴不过是一会，
害怕缩头不顶事。
要想护住咱们的好果实，
齐心去打舜种蒋介石。
武装不是为别人，
正为的自己要翻身！”

开了天窗亮啊亮堂堂，
青年小伙背起了枪。
风摆大旗半空飞，
王五组织起来游哇游击队。

太阳一落黑呀黑了天，
据点边上他们去扰乱。
东面一枪西一枪，
从黑打到东方亮。
闲下无事熬鹌鹑，
搅的贼兵夜夜睡不稳。
一天“还乡团”去到他村中，
抓人打人一窝子蜂。

十里山哪摆下九面埋伏阵，

他们藏在洼里等仇人。
鸟枪单打回头兔
打的孬小个个撅呀撅屁股。
干看桌上放着满灯油，
耗子回窝不露头。

行船遇上风不顺，
李五爷坐船松呀松了劲：
“早先怨我没长眼睛珠，
请您大家原谅我个老糊涂。”
猫咬尿泡瞎喜欢，
他话儿说的面条软。
英雄大花该着王五戴，
人人学他准保打退反动派！

选自一九四七年六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之文艺创作小丛书之十一

河水谣

王博习

河里水，
哗啦啦，
转来转去没有家，
穿红裤的女人正淘米，
放牛的孩子来问话。

“大嫂啊，
河从哪里来？
河从哪里去？
为啥不用它来浇地，
水浇麦田苗儿发。”

“小哥儿，
会说话，
百灵鸟儿赛嘴巴，
你不看，那群人，
正在河滩干甚吗？”

他一看，真不错，

张大叔，李三娃，
一铲一铲用力挖；
挖开一条渠，
省得拜天求菩萨。
河里水，
哗啦啦，
流下水来有了家；
家在麦田里，
家在麦根下。

麦根下，搭了窝，
顺着麦根向上爬，
春天一来麦苗长，
多打麦子富国家，

富国家，一枝花，
好抗战，两枝花，
打走鬼子三枝花，
中国解放哗啦啦……

选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之《不死的枪》

血的证件

——谨以此献给所有的指导员，以慰死者

园 丁

“喂！同志，你到这边来！”
我随着声音，
站在另一付担架前，
闪着泪花的老大娘，
偷偷的擦一擦眼。
轻轻的掀起棉被，
棉被下是一付年青的脸。

他艰难地抬起右臂，
（左臂已经受了伤）
指一指自己的胸前，
胸膛已被弹片撕裂，
鲜血沾满了衣衫。

他从炸破的衣袋里，
拿出了血纸一片，
是一张油印的表格，

已被弹片撕去半边。
透过鲜红的血迹，
我看见几个黑字，
——“入党志愿……”
伤势使他发抖，
疼痛使他紧锁眉尖，
他勉强的、低低的说：
“请转给我亲爱的指导员。”
他似乎已经平静，
脸儿安祥自然，
闪着异彩的眼睛，
最后的向我一瞥；
象企求，又象寄托。
慢慢的，慢慢的，
闭上了他那星般的两眼。

我捧着这“血的证件”，
站在担架前边；
默默的祷念着，
“安息吧！同志：
你的血证明着，
你是共产党的真正党员。”

尸体被抬去了，
我却仍呆立着没有动弹，
因为我没有问他的姓名，
(志愿书上的姓名被弹片撕去了)
也不知道他属于那营那连，

却到那里去找他那“亲爱的指导员”。

.....

选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太行
群众书店出版之《歌谣快板集》

歌唱刘伯承将军

(民歌)

山岳震，天地动，
歌唱人民的将军刘伯承。
你是天才的军事家，
你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八年打败日本鬼，
反击蒋贼获大胜。
率领大军渡黄河，
百战中原再建功！

选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太行群众出版社出版之《歌谣快板集》

铁西瓜

(民歌)

铁西瓜，铁西瓜，
圆圆肚子胆量大。
庄头路口埋伏好，
单等蒋军你来踏。
臭老鼠爱吃老南瓜，
蒋家兵爱吃铁西瓜。
铁西瓜来开红花，
蒋家兵来地下爬，
丢了枪支直叫妈，
咱们民兵笑哈哈。

选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太行群众书店出版之《歌谣快板集》

童 谣

高鸿基

咚咚噔，
上南山，
南山住的姑姑家，
姑姑家里去做啥啦？
看看母鸡下蛋啦，
新鸡蛋，
光又光，
送给毛主席做蛋汤，
鸡蛋能养人，
毛主席吃了壮精神，
他给人民出主意，
人民跟他闹翻身。
咱们穷娃娃，
今天上学堂，
学上本领打老蒋，
把强盗都赶光。

选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之《工农兵》第四卷第十一期

送哥哥去参军

李 红

哥哥，
你决心参军去，
爹爹十分欢喜，
妈妈也很同意，
高兴的俺心快要跳出哩。
爹爹去赶集，
买回了四包挂面
称了二斤粉条斤半粉皮，
妈妈在家里，
割了二斤豆腐，
还杀了一只老母鸡。
这些好吃东西，
都是为了欢送你，
让你吃的饱饱的，
好给咱老百姓打蒋介石去。
妹妹没啥好东西，
送你一个小本本一支铅笔，
这是俺努力劳动，学校奖给的，
你拿到前方好抽空学习。

如今翻身，
毛主席给了咱们房，
又给了咱们地。
哥哥，
你可不要忘记，
以前遭殃（中央）军在这里，
毁坏咱们的家具，
抢走咱们的东西，
拉走了咱们的一头黑毛驴，
你到前方去，
好好出出这一口气，
杀死那些鬼孙臭娘鸡，
回来的时候，
割回蒋介石的头，
送给咱们毛主席。

选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之《工农兵》第四卷第十一期

致天水岭人民

张赛周

天水岭上空的明月，
在过去的日子里，
你为什么暗淡无光。
十二月的朝阳，
你怎不光辉四射！
天水岭的受难者，
那时间——
黑暗笼罩着你们，
寒风吹打着你们。
在荒凉的四野，
你们痛苦的哭声无人谛听。
“千斤石”从天上压来，
人们只有一息奄奄，
苦难的人们，
你们能逃到何方？
在水天岭的路上，

凶猛的山风起了，
良善的人们，
你们的生活忽明忽灭，
正如狂风暴雨中漂摇的灯烛。
天水岭啊，
你申诉吧，
 你正义的歌声，
使日月的光辉熊熊闪耀。
天水岭的受难者，
你呼唤吧！
让你们愤怒之火重新燃起。

二

我的朋友们，
你们谁是大圣大贤，
谁能数清天水岭的血泪斑斑。
你们看啊，
郭葛连是多么可怜；
他白发苍苍的父亲，
吸不着一袋黄烟。
在严寒的冬天，
老头儿衣服单薄，
在北风凛冽之夜，
他只能赤身晾於砖火。
前边烤焦了，
后边冻僵了。
郭葛连啊，

你伤心不浅，
因为孩子摘了地主一个瓜儿，
竟被暴徒夺去了庄田。
在天水岭的宝殿里，
你一家老小呼唤求救，
凶恶的赵敬文如豺狼怒吼。
你们满含泪水给人家摆起了盛宴，
同泰会的朝臣们在这里尽欢，
郭葛连你敢说什么？
在这悲惨的人世上，
你被压得日趋沉默。
我的朋友们，
你们听啊，
在太行山的深谷里，
赵清泰又哭得多么凄惨。
在大荒年间，
他的家产被同泰会滚去了，
赵清泰被剥的象一株枯草，
想逃走啊，无盘缠，
他只能半夜卖掉火口与门板。
深夜中他一家要逃走，
双手紧扼住孩子的口，
哥哥弟弟走出村边，
从此后再不能相见。
更深时狗儿咬了，
赵清泰如熬干的孤灯将要昏倒，
他一家九口人呀，
七口人被逼死在荒郊。

是啊，
天水岭处处洒满了人民的鲜血，
在短短的时日里，
八十五位受难者的白骨抛於旷野。
天水岭的受难者，
你们悲痛的眼泪流似海；
天水岭的受难者，
你们的灾难重如山。

三

解放的号角从太岳山岭吹起，
毛泽东在黑夜中高举火炬，
天水岭翻身之日来了。
助理员向天水岭奔来，
党使他从痛苦中将人民唤起，
但在革命的风暴中，
我的同志却心惊胆战，
人民向他伸出热情的手，
他却未能秉承人民的意志，
给以真诚的搭救。
他未深察压迫者的残暴无理，
只是片面的强调了“社会秩序”。
这就使人民的热情未得焕发，
他们依然陷在黑暗的深渊里。
人民依然是“弯火睡”，（注一）
人民依然是去“担山”，（注二）
他们沸腾的热血渐渐的冷了，

天水岭又要照他的老路走去。

四

那一日陈华来了，
他带着毛泽东的法宝，
调查了天水岭的民意，
于是结论说：

运动只过了一层皮。
这就决定了

在晋庙铺又召开英雄们的盛会，
天水岭的代表们匆匆赶来，
他们重新揭开了翻身的账底，
看啊，
他们昨天还是山中的“野人”，
今天却研究开哲理，
让一切古圣贤们去吧，
只有今天他们才理解了人生的秘密。
——谁靠谁活的？
——我们穷在那里？
他们如大梦初醒，
惊讶的呼出了：

世界原来是我们创造的！
说什么剥削者有慈悲的良心？
他们倒比狼心还要凶狠！
说什么我们命穷的祖坟上不长白草？
我们的血汗不都是被人家吸干了。
在晋庙铺的盛会上，

英雄们发出了呼号：
如今世道不同了，
理是直的，法令是活的，
官成咱们的了！
如此英雄们转回了家园，
重翻身的怒火又在水岭燃起。
风声呼啸着人群，
人们到处传说着：
身还没翻透，
还要重翻身！
数日之内，
水岭又骚动起来了。
八十五位英灵的冤魂又在人心中浮现，
同泰会的残暴又将人们的仇恨唤起。
这时间任凭你四处刀山林列，
任凭你毁谤讥议，
几千年来他们的泪都是往肚里流着，
如今就象山洪冲去！
在人民的怒吼下，
同泰会的朝门上百灵鸟停止了歌唱，
他们的千金小姐也该落地。
虽然啊，
吃人虫们都还在人间，
但刀斧手赵凤歧却已死去。
在他凶恶的坟垣，
仇恨使人民唤出：
我们八十五位亲人就死在你手里。

五

风暴从四野卷来，
天水岭进入了沸腾之海，
他们苦人找苦人，
亲人找亲人，
邻居找邻居，
一切苦难者都从海底浮起。
看吧，
伤心的郭葛连带着他的朋友来了，
可怜的赵清泰也跟着老太婆来了，
青年的小根又带了他的舅舅，
少妇小雪又带了她的邻居。
天水岭的受难者，
今天你们尽情的哭吧，
智慧的陈华了解你们，
他知道说不出冤气找不出穷根，
倒不清苦水讲不清理。
是啊，
在天水岭的人群中，
你们以苦引苦，
在大街小巷，
到处是激愤的叫嚷，
到处是你们的哭诉。
热泪冲洗了天水岭，
苦水泛滥了天水岭，
象在急风暴雨之中，

你们的哭声宏大而悲壮！

千斤石将被人们揭开，
所有的镣铐都将要解去。
大会诉苦开始了，
赵清泰的哀歌沉痛的唱起。
他诅咒同泰会的残忍，
他痛哭他已故的哥哥弟弟。
他的哭诉充满了泪和血，
说今天只要能翻了身呀，
那怕明天打黑枪死去。
哭诉中痛恨从他心头涌来，
赵清泰被气得离开了人世。

伟大的阶级友情在人们心底燃烧，
慈悲的老太婆们将他团团围住，
他们召魂的声音在四处呼唤：
 回来吧，清泰呀！
 这里不是同泰会的世界，
 这是咱农会诉苦的地方呀，
 我的好孩儿，你回来啊！
在热泪横流的诉苦会上，
大家的脸色变了，
他们将陷入疯癫的状态里。
这天六个人诉苦，
就有四个人被气死过去。

这算是正式斗争大会之日，

正义的人民站在这边，
凶恶的罪犯在那边站立。
郭葛连走到了人前，
他将赵敬文紧紧抓起：
你这个吃人虫啊，
你足足的是十六两，
一切罪孽都是你出的主意。
他再指着赵凤歧的儿子：
你是护兵，
只有十四两，
每一回打人都是你。
就这样将他们一一判决，
他们比一切神明都要公正合理。
在严明的民主政府之下，
为赔偿八十五条人命，
赵敬文要伏法了！
郭葛连忽然爬倒在地，
他将衣服投向地主的怀内：
叫你们知道，
我们的皮是被你们剥去的！
然后指着古庙里的红柱：
这是我们的鲜血染红的！
对着庙宇里的神像郭葛连骂道：
你卖淫的圣母，
我们敬你你不灵，
眼看着我们被剥削穷的。
这时间天水岭人民齐声呼叫：
我们的石板揭开了，

我们不是凭毛主席欺负你，
我们越担山越瘦，
你们越吃越肥。
天水岭的灾难都是你们造成的。
斗争会结束了，
人民指着罪犯：
 你们反攻去吧，
 一千零六十只眼睛看着你们。
所有的诗人们，
你们歌颂吧，
天水岭人民又走向了新生，
他们又用清水洒街黄土垫道，
他们已有了房屋土地，
一切的封建枷锁不能再束缚他们，
愉快的情感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英俊之气缭绕在他们的眉睫。
一日之内，
他们将村外的公路改在村里，
霎时间腾出三十五亩土地。
不到几天，
合作社又募集十五万元资金，
人们从此又可穿上新衣。
人民一齐喊道：
天水岭不会再穷了！
谢谢你吧，
毛主席！

注一“湾火睡”穷人冬天没被子躺砖火上。

注二“担山”穷汉担挑贸易。

选自《新文艺》第二期

揭开石板看

(晋城民歌)

马适安辑

集镇观，
好地方，
松柏树长在石板上。
揭开石板看，
长在穷人脊背上。

选自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之晋冀鲁豫
边区文艺小丛书《揭开石板看》

柳泉村群众斗争诗

(晋城民歌)

马适安辑

牛万年，狗心肠！
设立药铺同济堂，
变为全村赌博场，
推牌九，打麻将，
你去输八百，
他去押地又押房。
进去易，出来难，
赢了黑笔落在欠账上，
输了马上拿现洋。
腊月里不明不白来要账，
欠条送到家门上，
有的卖了驴和牛，
有的借钱还他账。
牛万年吸血吸在咱身上！

选自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之
《冀鲁豫文艺小丛书《揭开石板看》

槐 树 下

胡 征

槐花飘落在槐树下，
树下坐着老妈妈，
妈妈头发白了眼又花，
帮咱队伍缝这又缝那。

我说妈呀妈呀辛苦啦，
这些事儿不该你做哇！
妈说你这娃说话太外啦！
你把我老婆子看成个啥？

妈妈叫我坐在槐树下，
抽一支香烟把话拉：
妈问我是那里生来那里长？
啥时候离开我老家。

我说家住在黄河南岸南又南，
过了黄河还走二十天。
十五岁离家把革命干，
十三年没见亲娘的面。

我说跟着毛主席的家庭长这大，
见了你就是见了咱亲妈。
妈说八路和百姓是一家，
八路军都是咱好娃娃。

我说咱也跟毛主席提了意见，
要求把咱调到黄河南又南；
南方的妈妈在受灾难，
要去帮她们把身翻。

妈说去吧去吧不留你，
南方有好山好水好庄稼。
南北都是咱穷人的天下，
南北都是咱毛主席的家。

妈说回去给你亲娘捎句话，
就说你北方的妈妈想着她；
妈给你缝上一顶麦秸帽，
刮风下雨你戴着它。

我说大雷大雨我不怕，
风里雨里也要给妈打天下！
我跟妈妈穿上针和线，
哨子响了我要去上操啦。

选自《人民日报》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副刊

百团大战

（左权民歌）

八月二十一，
下午八点半，
八路军，决死队，
展开百团战。

破坏正太路，
切断平汉线，
同蒲路已切断，
敌人无法办。

八路军决死队，
杀敌千千万，
包围呀阳泉站，
克复娘子关。

道路挖成壕，
炸坏铁路桥，
这一场大战，
打得呱呱叫。

选自《山西民间歌谣选》

黄崖洞大战

（左权民歌）

鬼子毒辣又凶狠，
调兵进攻黄崖洞；
鬼鬼祟祟往前行，
结果碰了一个钉。

出潞城，到西井，
到处碰到地雷阵，
大战坚持了好几天，
那里又遇正规军。

两班人守黄崖洞，
数千鬼子来进攻；
大战坚持了好几天，
两班拚了两千人。

十四团来更勇敢，
曹庄打了个伏击战；
给了个鬼子猛不防，
人马死了一大半。

送子弹，送干粮，
民兵配合真适当；
这场大战真漂亮，
粉碎鬼子大扫荡。

选自《山西民间歌谣选》

漳河水

阮章竞

小序

离开漳河一年多了。今年春天回去一趟，正碰上桃红柳绿的时候，一天偶尔在河边走走，山坡树林间传出歌声来，娓娓悠扬觉得好听。是妇女生产互助组唱的。她们在歌唱自己的翻身，歌唱自己的劳动，歌唱自己的快乐。

太行山——我的第二故乡，太行山的人民和全华北人民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封建制度，解放了自己，并和自己的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从自己的家门口，先打走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打走一个蒋美匪帮军队，建立起一块自由幸福的新天地。太行山的妇女，过去在封建传统、俗习的野蛮压迫下，受到了重重的灾难。但随着抗日战争，减租减息，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伟大斗争，她们获得了自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十多年来，她们忍受着难以设想的重负，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并且不断地和封建传统俗习作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生产，获得妇女彻底的解放自由。她们的丰功伟业，在祖国解放的史诗中，占着光荣的一页。

自听了歌声以后，萦绕脑中。找人口述，录下些片断的歌儿，自己又摹仿着编了些，组织成现在的样子。

三个女主人公到底是哪个村的，没打听出来。群众说好多村都有这样的故事和大同小异的歌儿。

这些片片断断的歌儿，原无题名，也无章段和小题。因故事发生在漳河两岸，民间歌谣中常用头一句做题名的，故名“漳河水”。

题名是有了，但这篇东西，是由当地许多民间歌谣凑成的，代表这些歌儿的总形式叫什么呢？每个词儿都注明采用什么调吧，如“开花调”、“刮野鬼”、“梧桐树”、“绣荷包”、“打寒虫”、“大将”、“一铺滩滩杨树根”，还有好多失名的。可是这些歌谣又因人因村，唱得不大相同，我所听过的“开花调”就有五六种，如陕北的“郿鄠”、“道情”，是总的形式名称，其中包括很多曲调名：“刚调”、“虞美人”、“剪剪花”等等。说是“山歌”，在北方很少听说这两个字；说是“秧歌”，太行山的秧歌是一种戏曲名，和平常唱的歌儿，有严格的区别；说是“快板”，快板是“说”的不是“唱”的；说是“诗”，群众叫“念”，用文人的说法是“朗诵”，现在这些东西分明是唱的；“乐歌”，“乐曲”、“乐章”，太文雅；“合唱”、“大合唱”；更是胡诌；“牧歌”，洋来洋去；“夜曲”、“夜歌”也不对，人家常常在白天唱的。过去用“俚歌”两个字作为诗体名称，曾引起个别同志的不同意，这回如果名不正，就更言不顺了。想了好多时候想不出来。

有一天，碰见两个牧童在河边饮羊，嘴里也哼着这些歌儿。我问他们唱得是什么，回答是“小曲”。故把这许多曲调总名叫“漳河小曲”。

1949年除夕，序于北京。

第一部 往 日

漳河小曲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层层树，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崖。

清晨天，云霞红红艳，
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
漳水染成桃花片，
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

三个姑娘

漳河水，水流长，
漳河边上有三个姑娘，
一个荷荷一个苓苓，
一个名叫紫金英。
河边杨树根连根，
姓名不同却心连心。
低声拉话高声笑，
好说个心事又好羞。

荷荷想配个“抓心丹”^①，
苓苓想许个“如意郎”^②，
紫金英想嫁个“好到头”^③，
毛毛小女不知道愁。

断线风筝女儿命，
事事都由爹娘定。
媒婆张老嫂过河来，
从脚看到天灵盖。
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
闺女盘算的是人和心。

不知道姓，不知道名，
不知道是老汉是后生。
押宝押在哪一宝，
是黑是红鬼知道！

偷偷烧香暗许愿，
观音菩萨念千遍。
心操碎，人愁死，
三天没吃完半合米！

三月里，桃杏花儿开，
押的宝子揭开了盖。
三尺青丝盘成卷，
抬过河，抬过川。

①、②、③都是理想爱人的昵称。

漳河水，水流长，
三人的心事都走了样：
荷荷配了个“半封建”^①，
天天眼泪流满脸！

苓苓许了个狠心郎，
连打带骂捎上爹娘！
紫金英嫁了个痨病汉，
一年不到守空房！

年年要过十二个月，
渡过冷来渡过热。
榆花开，花开搭戏台，
姊妹们回娘家碰在一块，
无心看牛郎会织女，
无心看郭驸马“打金枝”。
三人拉手到漳河沿，
滴滴泪珠挂腮边：

桃花坞，杨柳树，
东山月儿云遮住。
漳河流水水流沙，
荷荷一泪一声诉：

“常阴天，森罗殿，
自从关进那砖门院，

① “半封建”，即封建富农

苦胆拌黄连！
一锅要做两样饭，
婆婆骂硬，小姑嫌烂，
啪啪三巴掌！

人家端碗俺旁边看，
骂俺眼馋不洗衣裳，
张嘴‘败婆娘’！

秃汉要鞋，小姑要裙，
贴工容易难贴线，
俺没买花钱。

抽俺的筋筋搓成线，
也买不下婆家心半片，
还骂没针尖！^①

十七的闺女四十的汉，
光秃秃脑壳长毛脸，
活象个琉璃蛋！

马骡锅，骆驼背，
塌鼻子吊个没牙嘴，
黑心肝象鬼！

‘媳妇是块烂锈铁，
揣在怀里暖不热！’

^①“针尖”，妇女活计好手工叫有针尖。

婆婆骂得绝！

‘老婆是墙上一层泥，
你要死了我再娶！’
放他娘狗屁！

哪年才把头熬到？
漳河你为甚不出槽？
给俺冲条道！”

桃花坞，杨柳树，
北岸石鸡夜半哭！
河底不平掀起浪，
苓苓揭开冤家账；

“天上的云彩千变化，
汉子对我好就要，
恼了就是打！

俺说好狗不咬鸡，
好汉子不打自己妻，
上社去说理！

‘娶来媳妇买来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他说是老王法！

一汤一饭想着他饥，

一冷一热惦着他衣，
回我冷蛋子！

缝衣做饭纺线线，
天明忙到二更天，
他还嫌糖不甜！

推罢碾来又推磨，
不顺他眼都是俺错，
理是由他说！

俺是男人的破棉袄，
冷就披，热就脱，
不用就扔角落！”

桃花坞，杨柳树，
河边草儿打穀棘！
风吹花飞落水面，
紫金英倒尽心头怨：

“三月里，花开娶过门，
十月初一上新坟，
紫金英，泪盈盈！

男人原是常病身，
爹娘重财不重命，
贪人有钱银！

过年养下墓生孩，
只有娘亲没爹爱，
春天花不开！

有意守节心难下，
俺娘劝我另改嫁，
改嫁我嫌怕！

断头香纸烧过后，
出门泼水哭着走，
村边上牲口！①

腊月难遇南风生，
十户婆家九户狠，
改嫁是跳火坑！

水流撇杖没根梢，
带孩儿是路边草，
进门爬墙头！②

改嫁难保不走荷荷路？
改嫁难保不受苓苓苦？
女人走没路！

①当地风俗，寡妇再嫁的那天，先要到先夫坟上烧断头纸，夜里才能离开婆家，且必须哭哭啼啼的走出去，在大门口泼一碗水后，到村外才能骑上牲口走。

②“带筷”，是寡妇带去前夫的孩子。“带筷子”不能从大门进家，须从墙头或屋后爬过去。

咬牙咬牙守寡吧，
少受骂，少挨打！
把墓生孩守大！……”

声声泪，声声泪，
声声泪泪山要碎！
山要碎，山要碎，

问句漳河是谁造的罪？
桃花坞，杨柳树，
漳河流水声呜呜！
戏鼓咚咚响连天，
唱尽古今千万变。
唱尽古今千万变，
没唱过俺女儿心半片！
恨咱不能拔起山，
把旧规矩捣成稀巴烂！
万代的脚踪要踏出路！
千年的水道看流成河！

第二部 解 放

自 由 歌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毛主席领导把天地重安。

写在纸上怕水沤，
刻在板上怕虫咬。
拿上铁锤带上凿，
石壁刻上支自由歌：

共产党，毛泽东，
光明福根遍地种。
抗日本，保家乡，
除“秃蒋，”大解放！
减租减息闹土改，
妇女飞出铁笼来！
漳河发水出了槽，
冲坍封建的大古牢！

荷 荷

自主婚，不靠爹娘，
媒人的饭碗打他娘！
坏男人瞪眼，恶婆婆头昏，
反倒了封建荷荷离了婚。

自从关进那恶婆家院，
荷荷进了阎王殿！
自从打出那恶婆家门，
荷荷才是个自由人！

春风吹，百花开，
想不叫蜂采蝶儿来。

工作好，有能耐，
要表有表才有才。
谁不喜，谁不爱？
都想把情根往她身上栽。
荷荷有了个苦经验，
自由要自由个好条件：

“自由要自由个好成份，
荷荷戴见的是庄稼人；
自由要自由个好劳动，
荷荷戴见的是新英雄；
自由要自由个好政治，
能给群众办好事。”

姊妹们笑荷荷条件严，
实在是从前有经验。

沙里澄金水里淘，
荷荷看中王三好。
三好的条件样样够，
荷荷高兴得睡不着。

西崖挂，迎春花，
两人悄悄的拉开话：

“种谷要种稀留稠，
娶妻要娶个剪发头。”

“种玉莢要种‘金皇后’，”

嫁汉要嫁个政治够。”

“好面疙瘩溶也好！”

“两心情愿的比甚都好！”

“荷荷的巧嘴实在香！”

“三好的条件够对象！”

河边栽瓜搭瓜架，
连心隔水丢不下。
窗根根开花用纸糊，
相思的心儿关不住。
互助小组起得早，
戳破窗纸把荷荷瞧。

“戳破张麻纸费五块钱，
等我开门你进里面。”

“话不多来只半句，
上地绕来瞧瞧你。”

“瞧我绕了一大个弯，
误了上地要丢模范。”

干蒿草，偏偏和烈火碰，
热得个心儿扑腾腾。
他心藏个猴，她心拴匹马，
去找主席公开了吧！

村东请来紫金英，
村西请来个苓苓。
姊姊妹妹好高兴，
陪送荷荷做新人。

不坐花轿不骑马，
革命时兴手拉拉。
新郎头戴八路军帽，
新娘身穿红夹袄
大红旗旗扛在前头，
八音锣鼓跟着后。
互助组员呼口号，
一队新人街心走。

不拜天，不拜地，
敬个礼给毛主席！
感谢人民子弟兵，
敬个礼给朱总司令！
翻身房子住翻身人，
翻身的新夫妇爱煞人。

一盏银灯照笑脸，
新两口子坐在炕沿。
煤火火焰烧得欢，
捉住手谈心心更暖：

“封建把俺苦了一生，
可是俺心儿还年轻。”

“干革命，把身翻，
以后要积极做模范。

明天要调我下江南，
动身不等吃罢早饭。”

“我今宵不歇打干粮，
明早送你上火车站！”

春夜短，知心话儿长，
夜是嫌短不嫌长。
针连线，线连针，
恩情话儿热辣辣，
说起它来把人羞煞！

.....

漳河水，水流长，
绿杨翠柳枣花香。
共产党把路打扫净，
给咱女人指了路径：
吃穿住行靠自己，
妇女解放才能彻底。
今年生产要长一寸，
支部领导来响应。
男人前方运军粮，
妇女保证地不荒。

七人小组自由碰，

荷荷当了领导人。

北点豆，南栽瓜，
河东河西种小麻，
早从东崖上，晚夕下西坡，
生产的歌声永不落。

苓 苓

青草洼，放牛犊，
热火朝天闹互助。
苓苓的男人二老怪，
大男人的思想出色坏。
支差半月走得累，
回到家来天已黑。
一进院子没人声，
推开房看没人影。
一想打破了他老规程，
憋得两眼冒火星！
揭开锅看冷冰冰，
踢开水缸空叮叮。
二想打破了他老规程，
三尸暴跳满院蹦！
往日回家炕上躺，
要干有干汤有汤。
今天回来见了鬼，
要饭没饭水没水。
三想打破了他老规程，

芒硝进肚不能忍！

东邻寻，西舍找，
找了两家找不到。
南头碰见张老嫂：

“我家做饭的哪里跑？”

张老嫂，外号“铁疙瘩”，
倒牙费嘴的老干家：

“不能提了二老怪，
你我家媳妇都把兴败！
跟上荷荷这花东西，
插上街门唱‘落戏’①”

二老怪，本来早憋坏，
张老嫂添油塞干柴。
三步两跳往前蹦，
冲进荷荷家大院门。
小组开会正热闹，
讨论请人作生产指导。
荷荷看见二老怪到，
拍手欢迎说“他就好！”

二老怪，眼一瞪，
满嘴飞起唾沫星：

①“落戏”，当地一种戏名。

“咱一不浪，二不偷，
再说咱好也不上钩！”

谁人不晓得二老怪，
仍旧开会不理睬。

没人理睬他气难出，
朝着苓苓耍态度：

“你野鸡跟上老鹰飞，
逞你胳膊逞你腿？”

谁人不晓得二老怪，
仍旧开会不理睬。
三步两跳又往回蹦，
石头街道快踩成坑！

“二老怪的作风不象话，
大男人主义自高自大。
没有斗争不能团结，
咱来给他换脑筋。
回去开个训练班，
看他怎过这一关？”

月亮照窗纸上明，
二老怪想起老规程：
猪不离圈，狗不离院，
母鸡不离开破篮片。

自由平等怎能行？
女人都惯坏成了精！

屋檐鸽子咕咕咕，
定是公鸽踩着母鸽。
院里鸡窝咯咯响，
母鸡扭着公鸡脖。
二老怪，倒了霉，
女人不服他指挥！
越听屋檐越心伤，
想起鸡窝肚皮胀：

“铁不打，不出钢，
不管教管教不象样！”

寻根棍，找条绳，
半夜打老婆是老规程。
一根麻绳抛上梁，
吊住她头发才接他娘！
数这玩意儿最利索，
二老怪是老手旧胳膊。
哎呀呀，不能够，
她娘早剪成短发头！
不能吊，寻棍捣，
只寻到麻秆和馊头。
麻秆打她当搔痒痒，
馊头一敲会死他娘！
敲死人命可吃官司，

不是坐牢就挨枪子！
不偿命，也不成，
没有老婆要打光棍。
花钱再娶犯法令，
自由谁敢上我家门？
不准打，也不敢骂，
动她根汗毛也犯法！
哎呀呀，老规程吃不开，
二老怪碰到了新朝代！

街上有说又有笑，
苓苓唱着回来了：
拿苕帚，扫扫土，
炕上一头另撑铺。

二老怪，嘴咧开，
唾沫星星儿飞出来：
“你要去参加互助组，
先到区上写休书！”

苓苓抿嘴微微笑：
“你要休我没条件！
俺又不知道你今天回，
上地劳动也有罪？”

“猫捉老鼠狗看门，
锅台炉边才是女人营生！
骡马也想上大阵？”

不准上我地瞎闹腾！”

苓苓回答慢吞吞：

“土地证上俺两人有份。”

“别吃我饭你另支锅，
明天咱就各自过！”

“后天另过也不忙，
还得跟你算算账：
去年穿俺五对鞋，
一对就按五工折。
两身布衫一身棉，
至少不算个十万元？
去年俺织了十个布，
一个值钱两万五。
卖了俺布买驴回，
草驴该俺有三条腿。
洗衣做饭都是我动，
一年算三月九十个工。
男女平等讲民主，
谁不民主就找政府！”

嗤嗤两声钻进被窝，
露出半个头来轻轻说：

“二老怪，不用发呆，

你的老规程如今没人买！”

出色厉害的二老怪，
今天唱戏下不了台！

“鹅鹅冷冷^①，早起五更。”

荷荷小组上东岭。
一路走，一路问，
夜里训练班开成甚？
苓苓把情况一报告，
笑得姊妹们不能走。
报告好，报告妙，
报告快把人笑死了：
你揉肚子她又腰，
荷荷笑得眼泪掉！

荷荷的办法灵验快，
一夜治服了个二老怪。
夜训练班要多多的开，
姊妹们高兴得唱起来：

封建社会能糟蹋人，
胡捏出来套老规程；
“母猪不敬神，女人不算人，
养孩儿抱蛋，洗衣裳做饭。”
不想想俺们是占一半，

^①“鹅鹅冷冷”，候鸟的主名字。立夏从南方来，五更则鸣，可能就是“五更鸟”。

盖房要靠柱和梁！
不想想男女是心连肝，
谁离开谁都没时光！

紫 金 英

河水流，淘白沙，
野鸭儿飞来印脚丫儿。
一双脚丫儿两个印，
两个媳妇绞一个心：

“紫金英坏了谁家的事，
为啥骂她是‘坏妇女’？
‘浪女人’‘破鞋’‘花老婆’
难听的脏话都往她身搁。
十指连心心连血，
咱不体贴谁体贴？”

掌上灯，记上分，
荷荷苓苓找紫金英。
旧时姊妹到一起，
有说有笑不回避。
谈罢远山说近水，
翻罢旧箱倒新柜。
拉完从前扯如今，
紫金英脸儿飞红晕；

“妹妹俩是东坡向日葵，

你姊姊好比是麻池水^①。
人前人后俺低头过，
厚着脸皮偷偷活……”

话儿没完头低下，
有语难明啃指甲。
窗外呼呼风阵阵，
甚时能吹断那万恨根？
甚时能吹断那万恨根？
漳河的女儿要闹革命！
共产党员前头领，
荷荷拉起紫金英：

“摔袖过，昂起头，
跌倒自己爬起走！
旧社会害咱害得苦
摆下万里蒺藜路，
如今道路条条平，
条条平路通向光明。
支起腰干挺起身，
靠自己劳动作自由人！”

枯了的树，发绿芽，
死了的灰堆迸火花。
不老的心儿，未了的情，
铁锁锁不住春风门：

^① “麻池水”，沔麻的死水坑，气味难闻，这里是比喻声名不好之意。

“人人骂我根扎错，
开口闭口‘不是货’，
有苦向谁说？

“你俩人的凄惶我嫌怕，
摇摇荡荡心难下，
守寡咬紧牙！

“看尽花开看花落，
熬月到五更炕头坐，
风寒棉被薄！

“灰溜溜的心儿没处搁，
水裙懒去绣花朵，
无心描眉额！

“吃水劈柴泥墙角，
桌坏椅倒要人拾掇，
偏偏门又破！

“寡妇的困难实在多，
一手难做千件活，
日子没法过！

“不怀好心的常来帮助，
只要不嫌他手儿拙，
白打他心也乐。

“寄生草根缠树身，
日日缠缠日日深，
有刀割不断情！”

“纸做的花儿不结果，
蜡做的心儿见不得火，
日月糊涂过！”

扪心自问我犯啥错？
难道寡妇就不该活？
妹妹呀，救救我！”

怒火烧心心要炸，
忽然惊醒了墓生娃。
拍拍孩孩乖乖睡，
眼泪滴落小嘴巴：

“咽了吧，莫嫌苦，
记住你娘是寡妇！”

摇山拔树风呼呼，
静静的漳河发了怒：

“怨命求人都不是路，
麻秆拐棍扶不住！
砸破封建的老笼头，
姊姊你跟俺们走！”

“人都骂我是败东西，
跟上妹妹不坏你各誉？”

“只要咱行正脚立稳，
谁要屈咱咱不答应！”

“从小没闹过这营生。”

“没听过铁杆磨成针？”

“朝代不同乾坤变，
今天妇女是半边天！”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满天云雾风吹散。
桃花坞，杨柳树，
紫金英踏上了新道路。

头一天，闹生产，
腿痛腰酸口发干。
姊妹们，帮她忙，
说开头几天都一样。
第二天，又上山，
大家对她很称赞。
一边做活一边唱，
紫金英整天心喜欢。
害怕荷荷天天叫，
第三天，起早了。
荷荷满嘴夸积极，
又体贴来又鼓励。
紫金英，更欢喜，

别的念头都高搁起。

黄昏近，返门庭，
相好的人在家等。
满面春风走向前，
接过锄头又接锨：

“月不常圆花难常开，
人生趁早图自在。
白生生的脸儿花朵朵，
三天晒成个黑老婆。
劳动生产当模范，
怎能比在家舒坦？
早给你焰火热上锅，
生怕你回来吃冷饭！”

巧言巧语比糖甜，
嘻皮笑脸多殷勤。

缘分绝，情难断，
心乱如同万针穿：

红皮萝卜紫皮蒜，
他有老婆我没汉。
他来我家不算甚，
我却担个坏声名？
没眼的针针纫不上线，
我家是他的歇脚店。

他对老婆常打吵，
人说是因为跟我好。
真是因为跟我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不务营生作二流，
给人指着脊梁笑！
到底哪是光明道？
面前摆着三岔口！

走新路，走新道，
好马不吃回头草；

“好朋友，好朋友，
咱俩从今晚分开手！”

天没雨，地无风，
清明没来为甚春雷动？

“以后别再上我门，
紫金英要重新再做人！”

一团热火落海沉，
垂头丧气凉冰冰。

“你走吧，别难受，
送你平安出门口！”

送出门，送出院，

梨树花开月明天。

“从今后，分两头，
新的路子在等我走！”

第三部 长青树

漳水谣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漳水流出太行山。
写成诗，刻成歌，
回头再来教漳河。
漳河给俺天天唱，
唱到大洋唱到海！

翻 腾

死榆树，不开花，
老鸦飞来叫呱呱。
老茅坑，茅虫多，
张老嫂没事把舌头磨：

“年时兴土地改革，
今年兴娘儿们改革，
真是了不得！”

“结亲不兴坐花轿，
手拉手儿嘻哈笑，
摆翠①，叫人瞧！”

“好男不过州府边，
好媳妇不出婆家院，
如今疯过县！”

“什么互助闹生产，
麦子垄里跟男人玩，
浪摆摆上山。”

“野兔跟上狐子蹦，
荷荷配搭个紫金英，
无巧事不成！”

“太阳不照老路上，
女人不服家教管，
媳妇封王娘！”

“世道坏，规矩败，
老骨头朽了没坟埋，
老天爷眼不开！”

看不下，忍不下，
死榆树永不再发芽。

① “摆翠”男女热恋时的传情、欢悦的表现。

摇摇头，摆摆脑，
如今的年月实在糟：

“后生都兴戴四方帽，
怎能扣上咱老圆头？”

天变了，地变了，
彭祖的夜壶打碎了！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二老怪上了夜训练班。
好似騷骡上了嚼，
不敢哼气不敢跳。
天天鸽子对对飞，
老婆是爱理不爱理。
母猪攻进棘针窝，
自找苦吃自找祸。
支书批评他不应该，
村长说隔天要把会开。
心上抓了把花椒面，
麻得咧嘴板着脸。
女人真真能种地？
不过黄河我心不死！

快步钻过枣树坡
倒霉的棘针把脸刮破。
青山绿水白云彩，
二老怪不是游山玩景来。

冒冒失失溜上山，
慌慌张张偷偷看：
苗苗出土绿油油，
瓜秧露芽肥展展。
花不棱棱手艺巧，
头有头是道有道。
眼儿越看眉越高，
禁不住张嘴叫了好。
没提防岩上有荷荷，
早就瞧见他老哥：

“二老怪，来这边”
咱们对你还有点意见！”

妇女小组是一窝蜂，
噗噗咚咚往前拥：

“请上来，别光看，
先上上白天的训练班！”

嘻嘻哈哈乱拍手：

“二老怪今天害出丑！”

二老怪，怪是怪，
唱文唱武招架不来。
撒开飞毛腿跳下堰，
丢下了脚踪不敢拣！

二老怪，走红运，
白天受训开洋荤：
妇女解放了不简单，
男人的活儿也能干。
男女这样闹光景，
种下石头长黄金。

老榆树，死榆树，
是谁在这儿嘀嘀咕？
过来一看是张老嫂，
还有两个怪老头儿。
好象她家出了丧事，
摇头摆脑长出气：

“这个乱，那个破，
妇女小组就不是货！”

二老怪到底是受过训，
今天听来不顺心：

“无风起尘的老妖精
成天没事造谣言。
娘儿们浪摆上了山？
拖你老草驴去看看！”

鸡飞狗叫猫儿跳，
孩儿们追着喊“快来瞧！”
纺花的放下花不纺，

担粪的擗下箩头筐。

到底为了啥事情？

听听二老怪在演讲：

“娘儿们生产还是玩？
叫这老草驴坦白一番！”

山多大，天多高，
张老嫂低头哑了口。

“二老怪今天来认错，
不该压迫俺好老婆。
娘儿们今天是真解放，
这才叫我服了软。”

坡坡上，有了样，
坡坡下，漳河唱；
妇女解放有了样，
漳河河水欢声唱！

“把我编歌写成戏，
登报批评我都愿意。
咱的脑筋有封建，
哥儿们姐儿们多提意见！”

“男女本是连命根，
离开谁也万不能。
去给苓苓陪个情！”

荷荷笑着下命令。
举手额前脚立正，
二老怪今天象个民兵。
苓苓捂嘴低声啐：
“出什么洋相讨厌鬼！”

“出什么洋相讨厌鬼！”
孩子们学着苓苓嘴。
人人都笑出欢喜泪，
惹来山雀转圈飞。

牧羊小曲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漳河流水唱的欢；
桃花坞，长青树，
两岸踏成康庄路。
万年的古牢冲坍了！
万年的铁笼砸碎了！
自由天飞自由鸟，
解放了的漳河永欢笑！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初稿完于卧虎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改写完于北京

选自《漳河水》诗集

太行太岳文艺作品目录索引

赵树理

- | | | |
|----------------------|-----------------|----------------|
| 变了 | 《抗战生活》第三卷第一期 | 1940年8月1日 |
| 开河渠 | 《抗战生活》第三卷第三期 | 1941年1月1日 |
| 闹元宵 | 《青年与儿童》第五卷第五期 | 1943年3月1日 |
| 万象楼 | | 1942年在太行演出 |
| | 《工人日报》 | 1950年3月发表 |
| 李有才板话 | 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 1943年底 |
| 两个世界 | 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 1944年1月 |
| 来来往往 | 《新华日报》 | 1944年1月14日 |
| 战斗与生产结合——
一等英雄庞如林 | 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 1945年1月 |
| 邮宫图 | | 1945年创作演出 |
| 孟祥英翻身 | 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 1945年3月 |
| 汉奸阎锡山 | 《新大众》第五期 | 1945年8月31日 |
| 巩固和平 | 《新大众》第十六期 | 1946年2月1日 |
| 李家庄的变迁 | 山东新华书店出版 | 1946年10月 |
| 福贵 | 《太岳文化》创刊号 | 1946年10月 |
| 刘二和与王继圣 | 《新大众》第三十四期至三十九期 | 1947年2月1日至7月1日 |
| 小经理 | 《人民日报》 | 1947年7月1日 |

催粮差	华东新华书店出版	1948年10月
邪不压正	太岳新华书店出版	1948年12月
传家宝	《人民日报》	1949年4月19日 至21日
田寡妇看瓜		写于1945年5月 13日 1949年5月收入 《赵树理选集》

王玉堂

晋东南小曲	《文化哨》	1938年 收入1954年作家 出版社出版之 《战斗与歌唱》 诗集
河边草	《文化哨》	1939年 收入《战斗与歌 唱》
苹果树	《文化哨》	1939年 收入《战斗与歌 唱》
好象他完全忘 了呀	《文化动员》	1940年 收入《战斗与歌 唱》
九月谷上场	《文化动员》	1940年
棉花	《鲁艺校刊》	1940年
曼陀林曲		1941年 收入《战斗与歌唱》

小司号员和他的号		1941年 收入《战斗与歌唱》
五月的悼念		1942年 收入《战斗与歌唱》
漳河吟		1945年 收入《战斗与歌唱》
胜利和平凯歌	《文艺杂志》创刊号	1946年3月1日
人民大翻身颂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1946年4月1日
申秋子讲翻身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1946年5月1日
申海珠	《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1947年3月1日
地主和长工的故事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1946年9月1日
青年党“裸体游行”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三期	1946年11月1日 收入《战斗与歌唱》
故城翻身谣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1947年8月1日
黄姥人纺花	《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1947年5月1日
曾 克		
解放《5000发电厂》	《文艺杂志》创刊号	1946年3月1日
织布机的响声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1946年7月1日
分居生活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1946年8月1日
钟声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1946年8月15日

女射击手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二期	1946年10月1日
新人	《北方杂志》第二卷第一、二期	1947年3月1日

郑 笃

小民兵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六期	1947年2月
打姬家山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二期	1947年4月1日
两个新来同志		
的故事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1947年5月1日
随军散记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1947年6月1日
火线二日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1947年8月1日

阮章竞

未熟的庄稼		新华书店1943年出版
-------	--	-------------

让恨火更猛烈		
的烧吧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1946年4月1日
圈套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1947年3月1日
送别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二期	1947年4月1日
赤叶河	太行群众书店	1948年1月出版

吴伯箫

（作者以下的散文均写于1938至1940年，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之散文集《烟尘集》）

马上思想
 沁州行
 潞安城
 路罗镇
 神头岭
 夜摸长胜军

柯 岗

- | | | |
|------|--------------|------------|
| 火线诗叶 | 《北方杂志》创刊号 | 1946年6月 |
| 燕赵秋野 |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 1947年1月11日 |
| 小顺他娘 |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 1946年8月15日 |

吴 象

- | | | |
|------|-----------|----------------|
| 老神头 | 《华北文化》第一期 | |
| 过封锁线 | 《过封锁线》小说集 | 195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高沐鸿

- | | | |
|-------|----------------|------------|
| 土地的吵架 |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 1946年4月1日 |
| 黑熊 |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 1946年8月1日 |
| 赵书记长 |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 1946年9月1日 |
| 网罗 |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二期 | 1946年10月1日 |
| 战斗 |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三期 | 1946年11月1日 |
| 人民的爆发 | 《北方杂志》第二卷第一、二期 | 1947年3月1日 |

路 工

- | | | |
|--------------|--------------|------------|
| 张大娘哭根生
孩 | 《文艺杂志》创刊号 | 1946年3月1日 |
| 新生的矿山 |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 1946年4月1日 |
| 不爱他，那爱
你？ |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二期 | 1947年4月1日 |
| 要把娼子斗的
服贴 | 《文艺杂志》第四卷第二期 | 1947年10月1日 |
| 大家坐天下啦 | 《文艺杂志》第四卷第三期 | 1947年11月1日 |
| 翻身农民和
地主 | 《文艺杂志》第四卷第四期 | 1947年12月1日 |
| “窑黑子” | 《太行文艺》第三期 | 1949年7月1日 |

王博习

- 河水谣 收入1947年7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之二十
- 归队 收入1947年7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之二十
- 二月春风吹 收入1947年7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之二十

胡 奇

- 清平乡 一二九师先锋剧团演出 1942年
- 模范农家 收入晋冀鲁豫文艺小丛书之十八
- 纺花车与枪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1946年12月1日
- “四川马”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1946年12月1日
- 酱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1946年12月1日
- 报功单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1947年8月1日

王 南

- 芝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1946年4月1日
- 藜草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1946年5月1日
- 炼潮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1946年12月1日

胡 征

- 主席台 《北方杂志》创刊号 1946年6月15日
- 声 音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1946年7月15日
- 石榴花开 《北方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1946年12月19日
- 燃 烧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二期 1947年4月1日
- 铁匠的儿子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五期 1947年7月1日

刘 江

新仇旧恨（与赵正晶合写）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1947年1月1日

桃 莲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二期 1946年10月1日

李 庄

仇 恨

《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1946年12月1日

黑 丁

熊掌子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1946年5月1日

江 横

山西黑暗的三十年

1947年6月出版之晋
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
小丛书十一

小 空

赵凤英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1946年8月1日

出 击

《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1947年5月1日

彻底反倒算

《文艺杂志》第四卷第二期 1947年10月1日

花衣裳

《文艺杂志》第四卷第三期 1947年11月1日

过 河

《文艺杂志》第四卷第四期 1947年12月1日

一条腿

《太行文艺》第二期 1949年5月1日

姚天纵

岩山村今昔

收入1946年9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之通讯报告集
《翻身》

一场阴谋破灭了 收入1946年9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之通讯报告
集《翻身》

反攻 太岳新华书店出版 1947年1月

赵正晶

绸背心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1946年4月1日
杏儿甜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1946年7月1日

王昭敏

纺车旁边 《文艺杂志》创刊号 1946年3月1日
家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1946年4月1日
栽树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1946年6月1日

袁勃

我要跟大家
一起去报仇 《文艺杂志》创刊号 1946年3月1日

唐仁均

巧巧上地 《太行文艺》第二期 1949年6月1日
第一步 《太行文艺》第三期 1949年7月1日

苏策

我们的小组长 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
卫顺明和他的团长 收入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
书之廿五《新战士时来亮》

刘丙一

刘吉耀和他的第三连 收入太岳十九分区政治部编新华书店出
版之《第一功》

- “为了老百姓嘛！” 收入太岳十九分区政治部编新华书店出版之《第一功》
- 第一功 收入太岳十九分区政治部编新北书店出版之《第一功》

曾延伟

- 超过计划 收入太岳新华书店1947年4月出版之《超过计划》

朱 襄

- 天水岭群众翻身记 收入1947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之一《天水岭群众翻身记》

剧本

- 胡长有 绿茵剧团编剧，载1944年8月出版之《工农兵》七、八合刊
- 李来成家庭 襄垣剧团编剧，1945年1月韬奋书店出版
- 双转意 段二森编剧，载1945年2月出版之《工农兵》第三卷第五期。
- 金不换 克莹、晓照编剧，光潜配曲，1948年11月太行新华书店出版
- 军民一家 燎原剧社编剧，载1945年3、4月号《工农兵》第三卷第五期
- 全家福 燎原剧社编剧，载1945年5月出版之《工农兵》第三卷第五期
- 周喜生作
- 风转变 左权县剧团皇甫束玉编剧，1945年11月新华书店

出版

- 纺织好 平顺县农民剧团余戈、钟林、乔贵、天佑编剧，
1946年1月太行群众书店出版
- 我们的胜利军 太行军区警卫团一连集体创作，先锋剧团赵子岳
帮助整理，载《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46
年4月1日出版
- 义务看护队 光明剧团集体创作，1946年6月《文艺杂志》第
一卷第四期
- 斗争恶霸牛万年 农民集体创作，杨培洲执笔 太岳新华书店出
版
- 兰英回头 屯留绛河剧团集体创作，牛项良执笔，1946年8
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
- 黑小回家 田作良编剧，载《工农兵》第二卷第五期1948年8月
拥政爱民 张仆农、孙慈惠编剧，1946年10月韬奋书店出版
组织起来 高介云等编剧，载《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四期1946
年12月1日
- 劝归队 屯留剧团编剧，1947年1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
- 管喜云 阳城北燕张纲编剧，1947年1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
- 挖工事 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集体创作，江涛、杨正明执
笔、吴毅作曲，1947年军区政治部出版
- 还驴 刘清凯编剧， 1948年2月太行新华书店出版
- 王克勤班 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六纵队文工队集体创作，周
宗华、张立友、史超、江涛执笔吴毅作曲，军
区政治部出版
- 赵申年 左权县剧团集体创作，1945年11月华北新华书店
出版
- 错打算盘 武乡城关解放剧团集体创作，俊川、东明执笔
1947年5月太行群众书店出版



2 035 9917 8

- | | |
|--------------|---|
| 神虫 | 左权下庄村李世昌、靳小三、尚恩宽集体创作，
收入1949年出版之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
| 改变旧作风 | 武乡光明剧团高介云、张万一、梁栋云、陈忠
贤、陈凤祥、李模集体创作，收入1949年5月
出版之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
| 赵山河转变 | 韩北生、杜希唐、马毅、杨栋林、王易礼编剧，
夏洪飞配曲，1949年1月太行新华书店出版 |
| 后悔了 | 张国贤、崔子春编剧，载1945年2月《工农兵》第
三卷第五期 |
| 关二爷整周仓
贺功 | 张万一编剧，1947年出版
太行剧团集体创作，高介云执笔，1947年8月太
行群众书店出版 |
| 绑住结婚 | 王世荣编剧，载1949年5月1日《太行文艺》第一期 |
| 一捆柴 | 皇甫束玉编剧，1946年10月太岳韬奋书店出版 |
| 得胜归来 | 王启宏编剧，1948年10月太岳韬奋书店出版 |
| 两条心 | 张万一编剧，1948年3月10日太行群众书店
出版 |
| 夫妻参战 | 之云编剧，1946年12月韬奋书店出版 |
| 出路 | 冰之编剧，1947年3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 |
| 纺线好 | 平顺县农民剧团编剧，太行群众书店出版 |